古龙作品集

陆小凤传奇

②

珠海出版社

怪客传警讯

秋。西山的枫叶已红，大街的玉露已白。秋已渐深了。

九月十三。凌晨，李燕北从他三十个公馆中的第十二个公馆里走出来，沿着晨雾弥漫的街道大步前行，昨夜的一坛竹叶青，半个时辰的爱嬉，并没有使得他看来有丝毫疲倦之色。

他身高八尺一寸，魁伟强壮，精力充沛，浓眉、锐眼、鹰鼻、严肃的脸上，总是带着种接近残酷的表情，看来就像是条刚从原始山林中窜出来的豹子。

无论谁看见他，都会忍不住露出几分尊敬畏惧之色，他自己也从不会看轻自己。

十年以前，他就已是这古城中最有权力的几个人其中之一。距离他身后一丈左右，还跟着一群人，几乎要用奔跑的速度，才能跟得上他的步子。这群人之中有京城三大镖局的总镖头和镖师，有东西城“杆儿上的”的首领和团头，有生意做得极成功的大老板和钱庄的管事。

还有几个人虽然已在京城落户十几年，但却从来也没有人能摸得透他们的来历和身分。

他们都是富有而成功的中年人，谁也不愿意在如此凌晨，从自己温暖舒服的家里走出，冒着寒风在街道上奔走。可是每天早上他们都非得这么样走一趟不可。

因为李燕北喜欢在晨曦初露时，沿着他固定的路线走半个时辰。这地方几乎已可算是他的王国。这时候他头脑总是特别清醒，判断总是特别正确，他喜欢他的亲信部下在后面跟着他，等着他发号施令。而且这已是他多年的习惯，就正如君王的早朝一样，无论你喜不喜欢，都绝不能违背。

自从“镇远镖局”的总镖头“金刀”冯昆，在一个严寒的早上被他从被窝里拖出来，抛入永定门外已结了冰的河水里之后，也从来没有人敢再迟到缺席过一次。

阳光尚未升起，风中仍带着黑夜的寒香，街旁的秋树，木叶早已凋落，落叶的露水，已结成一片薄薄的秋霜。

李燕北双拳紧握，大步急行，已从城郭的小路，走到前门外市区的中心，忽然唤道：“孙冲！”后面跟着的那群人中，立刻有个衣着考究，白面微须的中年人奔跑着赶上来，正是李燕北手下的大将之一，以打造各种兵刃和暗器名满中原的“快意堂”堂主。

李燕北并没有放慢脚步等他，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只是沉着脸道：“我是不是早已关照过你，十五之前，绝不要再接大宗的生意。”

孙冲道：“是。”

李燕北道：“那末昨天晚上，你为什么还要将存在库里的六十六把鬼头刀、五十口剑、和所有的弓箭全都卖了出去？”孙冲垂下头，脸色已变了。

他显然想不到李燕北会这么快就知道这件事，垂着头，嗫嚅着道；“那票生意的利润很大，几乎已有对本对利，而且……”

李燕北冷笑道：“而且生意总归是生意，是不是？”孙冲不敢再答腔，头垂得更低。

李燕北脸上已现出怒容，双拳握得更紧，忽然又问：“你知不知道买主是谁？”

孙冲迟疑着，摇着头，眼珠子却在偷偷的四面转动。这时他们刚走上路面很窄的樱桃斜街，两旁的店铺当然还没有开市。但就在这时，左右两旁的窄巷中，突然有两辆乌篷大车冲出来，将他们隔断在路中间。

接着，车上盖着的乌篷也突然掀起每辆车上都藏着十来条黑衣大汉，每个人手里都挽着张强弓，每张弓的弦都已拉满，箭已在弦，孙冲刚想冲到车上去，手腕却已被李燕北的铁掌扣住。

他脸色立刻惨变，张开嘴，想呼喊：“ 不能…… ”这句话还没有喊出来，弓弦已响，乱箭飞蝗般射出。

李燕北沉腰坐马，反手一抡，竟将他的人抡了起来。迎上了飞蝗般的乱箭。霎眼间孙冲的人已被射成个刺猬，李燕北厉喝一声，也想冲上篷车，谁知前面的一班弓箭手乱箭射出后，身子立刻伏下，后面竟赫然还有一班弓箭手。

二十八张强弓的弓弦也已引满，箭也已在弦。李燕北的身上立刻僵硬。

跟着他的那群人，都已被第三辆大车隔断在一丈外，他纵然是一身钢筋铁骨，也万万挡不住这一轮又一轮飞蝗般的乱箭！

经过了二十年的挣扎，数百次艰辛苦战，到头来竟还是免不了要落入对头的陷阱。

李燕北眼睛里血丝满布，看来也正像是一条已落入猎人陷阱的猛兽。只要弓弦再一响，这雄霸一方的京城大豪，也难免要被乱箭穿心。

谁知就在这一刹那间，左边的屋檐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极尖锐的风声。青光一闪！划过弓弦。

只听“ 蹦、蹦、蹦 ”一连串的急响，如珠落玉盘，二十八张强弓的弓弦，竟同时被两道青光划！接着，又是“ 夺 ”的一声，青光钉在右面的门板上，竟只不过是两枚铜钱。

是谁有这么惊人的指力，能以铜钱接连割断二十八张弓弦？弓箭手的脸色也全都已惨变，突然全都翻身跳下篷车，窜入了窄巷。李燕北并没有追。

这些人并不是他的对手，还不配他出手。而且多年前他就已知道，杀戮并不能令人真心对他服从尊敬。

他只是沉声道：“ 各位不妨慢慢走，回去告诉你们的主人，就说李燕北今日既然未死，总有一天会去找他的！ ”左面的屋檐上，忽然又响起了一阵掌声。

一个人带着笑道：“ 好！好风度，好气派，果然不愧是仁义满京华的李燕北， ”

李燕北也笑了：“ 只可惜仁义满京华的李燕北，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比不上陆小凤的两根手指！ ”一个人大笑着从屋檐上跃下来，轮廓分明的脸上，带着满脸风尘之色，但一双眸子却还是明亮的，眉毛也依旧漆黑。

四条眉毛，除了他之外，世上绝没有任何人的胡子长得和眉毛同样挺拔秀气。

“ 你知道是我？ ”

“ 金钱镖要用指力。 ”

李燕北微笑：“ 能以两枚铜钱割断二十八张弓弦的，除了陆小凤外，世上还有谁？ ”

阳光已升起，豆汁锅里冒出来的热气，在阳光下看来，也像是雾一样。

陆小凤用火烧夹着猪头肉，就着咸菜豆汁，一喝就是三碗，然后才长长

吐出口气，擦着汗笑道：“三年未到京城，你知道我最怀念的是什么？”

李燕北微笑道：“豆汁？”

陆小凤大笑点头：“第一怀念的是豆汁，第二是炒肚，尤其是蔡仙居的火烧炒肝，还有润明楼的搭鞑火烧和馅饼周的馅饼。”

李燕北道，“我呢？”

陆小凤笑道：“肚子不饿的时候，我才会想到你。”

李燕北道：“但你只怕却想不到我也会有几乎死在别人手里的一天？”

陆小凤承认：“我也想不到你会放他们走的！”

李燕北道：“你以为我喜欢杀人？”

陆小凤又笑了：“你若喜欢杀人，自己只怕也已活不到今天。”

李燕北道：“可是你……”

陆小凤道：“可是你至少也该问问，他们是谁派来的！”

李燕北也笑了笑：“我不必问。”

陆小凤道：“你已知道？”

李燕北的笑容看来并不很愉快，淡淡道：“除了城南老杜外，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陆小凤道：“杜桐轩？”

李燕北点点头，手里刚拿起的一个油炸螺丝转几，已被捏得粉碎。

陆小凤道：“这十年来，你跟他一向井水不犯河水，他早已该知道你并不是个容易被暗算的人，为什么还要来冒这种险？”

李燕北道：“为了六十万两银子，和他在城南的那块地盘。”陆小凤不懂。

李燕北道：“我已跟他打了赌，就赌六十万两银子，和他的全部地盘。”这赌注实在不小。

陆小凤忍不住长长吸了口气：“你们赌的是什么？”

李燕北道：“赌的就是九月十五的那一战！”月圆之夜，紫金之巅，一剑西来，天外飞仙！

李燕北道：“那一战的日子本来是八月十五，地方本来是在秣陵的紫金山上，可是西门吹雪却坚持要将日期延后一个月，地方也改在这里。”

陆小凤道：“我知道。”

李燕北道：“自从八月十五那一天之后，江湖中就再也没有人看见过西门吹雪的行踪！”

陆小凤叹了口气，这件事他当然也知道。他也正在找西门吹雪。找得很苦。

李燕北道：“所以大家都认为西门吹雪一定是怕了叶孤城，一定已躲起来不敢露面了。”

陆小凤道：“但你却知道他绝不是个这么样的人！”

李燕北点点头道：“所以别人虽然都已认为他必败无疑，我却还是要赌他胜！无论多少我都赌。”

陆小凤道：“这机会杜桐轩当然不会错过。”

李燕北道：“所以他跟我赌了。”

陆小凤道：“用他的地盘，赌你的地盘？”

李燕北道：“他若输了，另外还得多加六十万两银子。”

陆小凤道：“我知道，一个月以前，就有人愿意以三博二，赌叶孤城胜！”

李燕北道："前两天的盘口，已经到了以二博一，每个人都看好叶孤城，直到昨天上午为止，杜桐轩还认为他已十拿九稳。"

陆小凤道："直到昨天上午为止？"

李燕北道："因为昨天下午，情况就已突然改变了！"

陆小凤道："哦？"

李燕北凝视着他，道："你难道真的还没有听说叶孤城已负伤的消息？"

陆小凤摇头，显得很吃惊："他怎么会负伤的？有谁能伤得了他？"

李燕北道："唐天仪。"

陆小凤皱眉道："蜀中唐家的大公子？"

李燕北道："不错？"

陆小凤道："叶孤城久居海外，怎么会和蜀中唐家的人有过节？"

李燕北道："据说他们是在张家口附近遇上的，也不知为了什么，发生冲突，叶孤城虽然以一着天外飞仙重伤了唐天仪，可是他自己也中了唐天仪的一把毒砂。"蜀中唐门的毒药暗器，除了唐家的子弟外，天下无人能解。无论谁中了他们的毒药暗器，就算当时不死，也活不了多久。

李燕北道："这消息传到京城，那些买叶孤城胜的人，一个个全都变成了热锅上的蚂蚁，有的人急得想上吊，有的人想尽了千方百计，去求对方将赌约作废。"

陆小凤道："对方若是死了，这赌约自然也就等于作废了！"

李燕北冷笑道："所以杜桐轩才一心要将我置之于死地！"陆小凤叹了口气，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总算已完全明白。

李燕北道："据说就在昨天晚上一夜之间，京城中至少已有三十个人因此而死，连西城王府里的护院"铁掌翻天"，都被人暗算在铁狮子胡同后面的陋巷里，因为他也赌了八千两银子，买西门吹雪胜。"

陆小凤叹道："想不到八千两银子，也已足够买人的一条命！"陆小凤看着面前的猪头肉和火烧，忽然觉得胃口变得很坏。

"有没有人亲眼看见叶孤城和唐天仪的那一战？"他忽然又问。

李燕北道："没有。"

陆小凤再问："既然没有人亲眼看见，又怎知这消息是真的？"

李燕北道："因为大家都相信说出这消息来的人，绝不会说谎话！"

陆小凤道："这消息是谁传来的？"

李燕北道："老实和尚。"陆小凤说不出话了。对老实和尚的信用，无论谁都无话可说的。

李燕北道："老实和尚是昨天午时过后到京城的，一到了之后，就去'耳朵眼'吃花素水饼，吃一个饺子，叹一口气！"猪头肉上的油，已在北国九月的冷风中凝结，看来也像是一层薄薄的白霜。

李燕北道："那时天门四剑恰巧也在那里吃饺子，就问他为什么叹气，老实和尚就说出了这消息。"听见这件事的人，当然还不止天门四剑。

李燕北道："除了老实和尚和天门四剑外，这半个月来，已赶到京城来的武林豪杰，已有四五百位。"陆小凤看着猪头肉上的油腻，忽然觉得想呕吐。

李燕北道："据我所知，九月十五之前，至少还有三四百位武林中人会到这里来，其中至少有五位掌门人，十位帮主，二三十个总镖头，甚至连武当的长老木道人，和少林的护法大师们都会到，只要是能抽得开身的，谁也

不愿错过这一战。”

陆小凤突然用力一拍桌子，冷笑道：“他们究竟将西门吹雪和叶孤城看成了什么东西？看成了两只变把戏的猴子？看成了两条在路上抢肉骨头的野狗？”猪头肉和火烧被震得从桌上跳起来，又落下，滚在路边。李燕北吃惊的看着陆小凤。他从未看见过陆小凤如此激动，也想不通陆小风为什么会如此愤怒。

他忍不住问：“你难道不是为了要看这一战而来的？”

陆小凤握紧双拳，道：“我只希望永远也看不到他们这一战！”

李燕北道：“但现在叶孤城既然已负伤，西门吹雪已绝不会失败！”

陆小凤道：“无论他们谁胜谁负都一样！”

李燕北道：“西门吹雪难道不是你的朋友？”

陆小凤道：“就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所以我才不愿看着他像条狗一样，为了抢根看不见的肉骨头，跟人拼命！”

李燕北还是不懂：“什么是看不见的肉骨头？”

陆小凤道：“虚名。”别人眼中的虚名，就是那根看不见的肉骨头。

陆小凤冷笑道：“这一战他若胜了，你就可以将杜桐轩的地盘据为已有，那些自鸣清高的剑客们，也可看到一场精采的好戏，看出他们剑法中有什么绝招，有什么破绽？可是他自己呢？”

他自己岂非已胜了？可是他纵然胜了，又有什么好处？又有谁能了解胜利者的那种孤独和寂寞？李燕北终于明白了陆小凤的意思。

他静静的凝视着陆小凤，过了很久，才缓缓道：“这一战是他们自己要打的，并没有别人逼他们！当然没有。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逼他们做任何事。

李燕北道：“我也是西门吹雪的朋友，我并不想要他跟人拼命，更不想利用他去抢老社的地盘，可是他自己若要和人决斗，我也没法子阻拦！”他盯着陆小凤，一字字接着道：“甚至连你也没法子阻拦。”陆小凤虽不愿承认，也不能否认。

李燕北道：“最重要的是，就连他们自己，也同样无法阻拦！”世上本就有很多事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只要活在这世界上，就有很多事是他非做不可的，无论他是不是真的愿意去做都一样。

陆小凤忽然轻轻叹了口气，道：“我累了，我想去洗个热水澡！”

浴池是用青石砌成的，水很热。陆小凤把自己整个人泡在热水里，尽量放松了四肢，他实在觉得很疲倦，一种从心底深处发出来的疲惫和厌倦。

每当他做成了一件大事，破了一件巨案后，他都会有这种感觉，但却从没有像这次这么深。

绣花大盗、金九龄、鲁少华、公孙大娘、江重威、欧阳情、薛冰……他连想都不愿再想起这些人，尤其是薛冰。

只要一想起薛冰，他心里就像是被针在刺着绣花针，恶毒而尖锐的绣花针。为了逃避这种痛苦，他甚至连公孙大娘都不愿再见。所以一到了金陵，他就偷偷的溜了。

只可惜这世上却偏偏还有些他不能逃避，也逃避不了的事，西门吹雪、叶孤城、杜桐轩、老实和尚……

他好不愿再想下去，忽然道：“西门吹雪一定也已到了京城！”

“你有把握确定？”李燕北正伏在浴他的边沿上，一条精赤着上身的大汉，正在用力替他擦背。这地方是他的地盘。他在这里，就正如君王在自己

的城堡里同样安全。

陆小凤道：“西门吹雪一向有种奇怪的想法。”

“什么想法？”

“他总认为杀人和被杀都是件非常神圣的事！”

“哦？”

陆小凤道：“所以他无论和谁决斗，一定都会在几天之前就赶到那里去，先斋戒三日，再焚香沐浴。”

李燕北忽然笑了笑，道：“你认为他这么样做很奇怪？”

“你认为不奇怪？”

“嗯。”

“为什么？”

李燕北道：“因为我若是他，我也会这么样做的！”他举手示意，叫那大汉擦得再用力些，十多年来醇酒美人的亨乐生活，至今未在他身上留下任何丑陋的痕迹。他的腹部依旧平坦，肌肉依旧充满了弹性，这每天一次的热水澡和强力按摩，对他的帮助实在很大。

“斋戒和沐浴都可以使人的精神健旺，事先到决头的地方去，熟悉当地的情况，决战时就可以占尽地利，所以我一直认为西门吹雪绝不是个容易被击败的人，若没有七分以上的把握，他根本不会出手。”

陆小凤道：“所以你也认为他一定已到了京城！”

李燕北道：“嗯。”

陆小凤道：“只不过直到今天，你还没有发现他的行踪！”

李燕北道：“还没有。”

陆小凤皱眉道：“两个像他们那么样引人注意的人到了京城，竟连你都没有听到一点风声，这倒真是件怪事？”

李燕北也皱了皱眉：“两个人？还有一个是谁？”

陆小凤道：“孙秀真。”

李燕北道：“是个女人？”

陆小凤道：“是个很美的女人！

李燕北道：“在决战之前，他会带着个女人在身边？”

陆小凤道：“别的女人他绝不会带，可是这个女人却不同。”

李燕北的浓眉皱得更紧，过了很久，才长长叹了口气，道：“幸好叶孤城已负伤，否则……”他翻了个身，声音突然停顿。热气弥漫的浴室门外，忽然出现了条幽灵般的人影。

李燕北厉声喝问：“什么人？”

这人没有回答他的话，却阴恻恻一笑，道：“今天你不该到这里来洗澡的！”

“因为杜桐轩既然能收买孙冲，就同样也能收买替你擦背的人！”

精赤着上身的大汉脸色已变了，想冲出去，李燕北却已拧住了他的臂。他本来也是个强壮而有力的人，可是在李燕北手下，他却全无挣扎反抗的余地。他想挣扎时，已听见自己肘骨拧断的声音。

“巾上有毒，若要解药，到前门外的春华楼去等。”这人影的行动也快如鬼魂，袍袖一拂，人已不见。

李燕北大喝道：“朋友是什么人？为何不容李某报答相救之恩！”

只听这人声音远远传来，道：“到了春华楼，你就知道我是谁了，那时，

你再报答我也不迟！”说到最后一句话，声音已远在十余丈外。

李燕北一把夺下那大汉手上擦背的布巾，大汉正失声惨呼，李燕北已将毛巾塞入他嘴里。他呼声骤然停顿，身子突然一阵抽搐，全身立刻跟着收缩，突然间就倒在地上，动也不能动了。这块白浴巾上竟赫然真的有毒。

刚才这大汉用力替他擦背时，巾上的毒性，已渗入他的毛孔，渗入他的肌肤里，李燕北全身的肌肉，突然变得无法控制，不停的跳动起来。

陆小凤也不禁动容：“厉害的杜桐轩，好恶毒的手段！”

“刚才那个人又是谁？”李燕北用力握紧双拳，控制着自己：“他怎么会知道杜桐轩的阴谋？为什么要赶来救我？”要知道这答案只有一个法子，“到春华楼去！”

春华楼也在李燕北的地盘里，他们是坐车去的，李燕北虽然喜欢走路，可是为了怕毒性发作，他已不敢再多用一分力气。

看见他的人，对他还是和平时同样尊敬，远远的就弯下腰来躬身问安，谁也看不出这虎豹般的壮汉，生命已危在旦夕，李燕北对这些人当然已没有平时那么客气无论谁身体里若是埋伏着一包随时都可能会引燃的火药，心情都不会太好的。

春华楼的地方很大，生意很好，他们来的时候，本来已位无虚席。可是李燕北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自然会有人站起来请坐的。他们选了张居中的桌子，面对着楼梯，只要有

人上楼，他们一眼就可以看见。没有人上楼，只有人下楼。

看见李燕北的满脸杀气，知趣的人都已准备溜了。已有人在悄悄的结帐，也有人在窃窃私议突然间，所有的声音竟一起停顿，所有的眼睛，都盯在一个人身上。一个刚走上楼来的人。

这人很高，很瘦，穿着极考究，态度极斯文，年纪虽不甚大，两鬓却已斑白，一张清癯瘦削的脸上，仿佛带着三分病容，却又带着七分威严，令人绝不敢对他有丝毫轻视。

他穿着的是件宝蓝色的长袍，质料颜色都极高雅，一双非常秀气，保养得也非常好的手上，戴着枚价值连城的汉玉扳指，腰畔的丝绦上，也挂着块毫无暇疵的白玉壁，看来就像是朝廷中的情贵，翰苑中的学士。

事实上，有很多人都称他为学士，他自己也很喜欢这名字。但他当然并不是真的学士。

他是微笑着走上楼来的，可是每个人看见他都似已笑不出了。尤其是李燕北，脸色更已发青。

没有人想得到杜桐轩居然会出现在李燕北的地盘里，就正如没有人想得到豺狼会走入虎穴一样。这十年来，杜桐轩的足迹确实也从未离开过城南一步。

杜学士一向都是个极谨慎，极小心的人，今天怎么会忽然变了性？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他居然笔直走到李燕北面前，微笑抱拳，道：“李将军别来无恙？”

他喜欢别人叫他杜学士，李燕北却最恨别人叫他李将军。陆小凤笑了。他觉得无论学士也好，将军也好，这两个名字听来都有点滑稽。

杜桐轩也在看着他，微笑道；“阁下莫非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陆小凤陆大侠？”

陆小凤笑道：“你不是学士，他不是将军，我也不是大侠，我们大家最

好都不必客气。”
杜桐轩居然面不改色，态度还是彬彬有礼．看他的样子，就连陆小凤都看不出他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城南老杜。
李燕北目光刀锋般盯着他，突然道：“我若是你，我绝不会到这里来！”
杜桐轩道：“我不是你，所以我来了！”
李燕北道：“你不该来的！”
社桐轩道：“我已来了。”
李燕北冷笑道：“你要来，可以来，要走，只怕就很不容易！”
杜桐轩居然又笑了：“李将军要报答别人的救命之恩，用的难道就是这种法子？”李燕北怔住了。
杜桐轩已伸出那双戴着汉玉扳指的手，拉开椅子坐下来，微笑道：“我本来以为你至少应该请我喝杯酒的。”
李燕北终于忍不住问道：“刚才救我的人真是你？”杜桐轩点点头。
李燕北盯着他，道：“今天一日间，两次要杀我的也是你？”
杜桐轩淡淡道：“有时我是个很容易改变主意的人！”
李燕北道：“是什么事让你改变了主意？”
杜桐轩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忽然提高声音道：“解药。”
这两个字刚说出口，他身后就忽然多了个人。一个枯瘦矮小的黑衣人，惨白的脸上完全没有丝毫表情，却配上了一双深深凹下去的漆黑眼睛，若不是双眼睛，他看起来完全像个死人。
酒楼上这么多人，竟没有一个人看清楚他是怎么来的。死人般的脸，鬼魅般的身法李燕北立刻发现他就是刚在浴室外倏忽来去的人。他已伸出双魔爪般的手，将一只惨碧色的木瓶摆在桌上。
杜桐轩道：“这就是解药，你最好快乘毒性还未发作之前，赶快吃下去！”
李燕北握紧双拳，要他在这么多双眼睛前，接受城南老杜给他的解药，实在是件很难堪的事。
可是他偏偏不能拒绝。
杜桐轩也知道他不能拒绝，悠然道：“我本是专程为你送解药来的，可是现在……”
李燕北道：“现在你又改变了主意？”
杜桐轩笑了笑，道：“我只不过忽然又想起件事要问问你！”
李燕北道：“什么事？”
杜桐轩道：“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将我们的赌注再增加一些！”
李燕北又怔了怔：“你还想把赌注再增加？”
杜桐轩道：“你不敢？”
李燕北道：“你还想增加多少？”
杜桐轩道：“你还有什么可赌的？”
李燕北的手又在桌下握紧：“我的四大恒钱庄里，还存着有八十多万两银子！”
杜桐轩道：“那么我明天一早就也存一百二十万两进去！”他眼睛里发着光：“我不想占你便宜，我们的赌注还是以三博二！”
李燕北的眼睛里发出了光，盯着他一字字道：“我若输了，就立刻离开京城，只要你活着一天，我就绝不再踏入京城一步！”
杜桐轩道：“我若输了，就立刻出关，只要你活着一天，我就绝不再入

关一步！”

李燕北道：“一言为定？”

杜桐轩道：“击掌为信，”两个人慢慢的伸出手，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酒楼上忽然又变得完全没有声音。这一场赌实在赌得太大，他们无异已将自己全部身家性命都押了上去。

大家看着他们的手，自己的手心里仿佛也在为他们捏着把冷汗。只听“拍”的一声，掌声一响。这一响掌声，也不知是为谁敲响了丧钟？

李燕北的表情很沉重，过了很久，才慢慢的放下手。

杜桐轩却笑得更得意：“你一定很奇怪。为什么我明知叶城主已负伤，还要跟你赌！”

李燕北并不否认，他实在很奇怪。每个人都在奇怪。杜桐轩一向小心谨慎，没有把握的事，他本来绝不会做的。他为什么会如此有把握？这问题很快就有了答案！

风从窗外吹过，大家忽然嗅到了一阵奇异的花香，然后就看见六个乌发垂肩，白衣如雪的少女，提着满篮黄菊，从楼下一路洒上来，将这鲜艳的菊花，在楼梯上铺成了一条花毡。

一个人踩着鲜花，慢慢的走了上来。他的脸很白，既不是苍白，也不是惨白，而是一种白玉般晶莹泽润的颜色。

他的眼睛并不是漆黑的，但却亮得可怕，就像是两颗寒星。他漆黑的头发上，戴着顶檀香木座的珠冠，身上的衣服也洁白如雪。他走得很慢，走上来的时候，就像是君王走入了他的宫廷，又像是天上的飞仙，降临人间。

李燕北不认得这个人，从来也没有看见过这个人，但却已猜出这个人是谁！

“一剑西来，天外飞仙！”白云城主叶孤城竟赫然来了！他没有死！

他全身都仿佛散发着一种令人目眩眼花的光采，无论谁都看得出他绝不像是个受了伤的人。

李燕北看着他，连呼吸都已几乎停顿，心也已沉了下去。叶孤城并没有看他，一双寒星般的眼睛，正盯着陆小凤。陆小凤微笑。

叶孤城道：“你也来了！”

陆小风道：“我也来了！”

叶孤城道：“很好，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陆小凤没有再说什么，因为叶孤城的目光已忽然从他脸上移开，忽然问道：“哪一位是唐天容？”他嘴里在问这句话的时候，眼睛已盯在左面角落里一个人的身上。

这个人一张本来很英俊的脸，现在似已突然扭曲僵硬。他一直一个人静静的坐在角落里，连陆小凤上来时都没有注意到他。他的年纪还很轻，衣着很华丽，眼睛里却带着种食尸鹰般残酷的表情。

这双眼睛也正在盯着叶孤城，一字字道：“我就是唐天容！”

在他和叶孤城之间坐着的七八桌人，忽然间全都散开了，退到了两旁角落里。

叶孤城道：“你知道我是谁？”唐天容点点头。

叶孤城道：“你是不是在奇怪，我怎么直到现在还活着？”

唐天容嘴角的肌肉似在跳动，道：“是谁替你解的毒？”

这句话问出去，大家才知道老实和尚这次还是没有说假话，叶孤城的确

受了伤，的确中了唐家的毒砂，可是这种久已今天下武林中人闻名丧胆的毒药暗器，在叶孤城身上竟似完全没有什么效力。是谁替他解的毒？

大家都想听叶孤城回答这句话，叶孤城却偏偏没有回答，淡淡道：“ 本来无毒，何必解毒？ ”

唐天容道：“ 本来无毒？ ”

叶孤城道：“ 一点尘埃，又有何毒？ ”

唐天容脸色变了：“ 本门的飞砂，在你眼中只不过是一点尘埃？ ”

叶孤城点点头。唐天容也不再说话，却慢慢的站了起来，解开了长衫，露出了里面一身劲装。

他的服装并不奇怪，也不可怕。可怕的是，紧贴在他左右胯骨的两只豹皮革囊，和插在腰带上的一双鱼皮手套！

酒楼上又变得静寂无声，每个人都想走，却又舍不得走。大家都知道就在这里，就在这时，立刻就要有一场惊心动魄的恶战开始。

唐天容脱下长衫，戴上手套。鱼皮手套闪动着一种奇怪的碧光，他的脸色仿佛也是惨碧色的。

叶孤城静静的站着，看着，身后已有个白衣童子，捧来了一柄形式极古雅的乌鞘长剑。剑已在手！

唐天容盯着他手里的这柄剑，忽然道：“ 还有谁认为本门的飞砂只不过是一点尘埃的？ ” 当然没有！

唐天容道：“ 若是没有别人，各位最好请下楼，免得受了误伤！ ” 舍不得走的人，也只好走了。唐家的毒砂在武林中人的心目中，甚至比瘟疫更可怕，谁也不愿意沾上一点。

叶孤城却忽然道：“ 不必走！ ”

唐天容道：“ 不必？ ”

叶孤城淡淡道：“ 我保证你的飞砂根本无法出手！ ” 唐天容脸色又变了。

唐家毒药暗器的可怕，并不完全在暗器的毒，也因为唐家子弟出手的快！

纵然看见过他们暗器出手的人，也无法形容他们出手的速度。但这次唐天容的暗器竟真的未能出手。他的手一动，剑光已飞起！

没有人能形容这一剑的灿烂和辉煌，也没有人能形容这一剑的速度！那已不仅是一柄剑，而是雷神的震怒，闪电的一击！剑光一闪，消失。

叶孤城的人已回到鲜花上。唐天容却还是站在那里，动也没有动，手已垂落，脸已僵硬。

然后每个人就都看见了鲜血忽然从他左右双肩的琵琶骨下流了出来。眼泪也随着鲜血同时流了下来。他知道自己这一生中，是永远再也没法子发出暗器了。对唐家的子弟说来，这种事甚至比死更可怕，更残酷！

现在叶孤城的目光，已又回到陆小凤脸上。

陆小凤忍不住道：“ 好一着天外飞仙！ ”

叶孤城道：“ 那本是天下无双的剑法！ ”

陆小凤道：“ 我承认！ ”

叶孤城眼睛里忽然露出种奇怪的表情，问了句奇怪的话：“ 西门吹雪呢？ ”

陆小凤道：“ 我不是西门吹雪。 ” 奇怪的问话，也只有用奇怪的话回答。

叶孤城笑了，凝视着陆小凤，缓缓道：“ 幸好你不是。 ” 他微笑着转过身，走了下去。

然后这酒楼就忽然变得像是一锅刚煮沸的滚水，起了一阵骚动。有的人大声争议，有的人抢着奔下楼，抢着将这消息传出去。叶孤城既没有死，也没有伤。每个人都已看到了他的剑法！天下无双的剑法！李燕北也看见了，看得很清楚，所以现在他眼前似已变得空无一物。

杜桐轩看着他，忽然笑道：“你现在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改变主意了吧！”李燕北没有回答，也不必回答。

杜桐轩道：“我一向只杀人，不救人，这次却破了例，因为我不想你死！”他微笑着站起来，慢慢的接着道：“因为死人不能付帐，付赌帐。”

赌帐。只有死人，才可以不付这笔赌帐。只要李燕北还活着，就非付不可，言而无信的人，是没法子在这地方混的！

现在那一战虽然还未开始，但每个人都认为李燕北已输定了，输了就非付不可。若是付了这笔赌帐，就算还活着，也已跟死人差不多了。

李燕北慢慢的拿起了桌上的解药，忽然笑了笑，道：“不管怎么样，杜桐轩总算救过我一次！”他笑得实在很勉强，拿着解药的手，也仿佛在轻轻发抖。

陆小凤道：“不管怎么样，你现在总算还活着，而且还没有输！”

李燕北点点头：“至少现在还没有。”

陆小凤凝视着他：“可是现在你已不像以前那么有信心？”

李燕北没有否认，也不能否认，沉默了很久，忍不住长长叹气，道：“那一剑实在是天下无双的剑法！”

陆小凤道：“天下无双的剑法，并不一定是必胜的剑法！”

李燕北道：“哦？”

陆小凤道：“世上还没有必胜的剑法！”

李燕北道：“我知道西门吹雪至今也没有败过，他本来至少应该有五成把握，可是现在……”

陆小凤道：“现在怎么样？”

李燕北又笑了笑，笑得更勉强：”现在他若已到了京城，我就应该知道的！”

陆小凤道：“你既然不知道，就表示他现在还没有到京城？”

李燕北道：“可以这么说！”

陆小凤道：“他现在既然还没有到京城，是不是就表示他对自己也已没有把握？”

李燕北反问道：“你看呢？”

陆小凤道：“我看不出，还没有发生的事，我从不愿去胡思乱想！”

李燕北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问道：“你认不认得跟着杜桐轩来的那个人？”

陆小凤摇摇头。

李燕北道：“但你想必也该看得出，他的轻功很不错！”

陆小凤道：“岂止很不错，当今天下，轻功比他高的人，绝不会超出十个！”

李燕北道：“你的交游见识都很广，应该猜得出他是谁！”

陆小凤沉吟着，道：“若不是他的身材太瘦小，我一定会认为他是司空摘星！”

李燕北道：“他不是？”

陆小凤道：“绝不是！”
李燕北道：“所以你也想不出他是谁？”
陆小凤道，“可是我总觉得这其中一定有点不对！”
李燕北道：“什么不对？”
陆小凤道：“无论他是什么人，以他的身手，都不该做杜桐轩那种人的奴才！”
李燕北没有再说什么，又过了很久，才缓缓道：“你刚到京城来，我知道你一定想到城里去逛逛，你一定会遇见很多朋友。”陆小凤承认。
他的确想看看究竟已有些什么人到了这里，他还想去找找老实和尚。
李燕北道：“今天晚上，我到金鱼胡同的福寿堂去叫一桌菜，送到家里去，我们在家里吃饭！”
陆小凤道：“好！”他忽又笑了笑：“却不知是你哪个家？”
李燕北也笑了：“今天是十三，我本该在十三姨家里吃晚饭的，她也早就想见见你，为什么会有四条眉毛。”
陆小凤笑道：“我也想见见她，听说她是位很出名的美人！”
李燕北大笑：“好，吃晚饭的时候，我叫人在这里等着接你去！”
陆小凤道：“若是遇见了花满楼，我说不定会拉他一起去！”
李燕北道：“行。”
陆小凤忽然叹了口气：“奇怪的是，他好像也跟着西门吹雪一起失踪了，若是能找得到他，说不定就能找到西门吹雪！”
李燕北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他找人总好像有种特别的本事，连我都说不出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燕北道；“你若到外面去走走，他说不定会先来找你！”
陆小凤道：“很可能。”
李燕北道：“那你现在还等什么？”
陆小凤看着他，缓缓道：“等你先吃完药！”
李燕北道：“你要看着我吃完药再走？”陆小凤点点头。
李燕北突又大笑：“你放心，我现在还不想死，我不能一下子就让三十个女人同时做寡妇！”

杀人灭口

九月十三，午后。陆小凤从春华楼走出来，沿着又长又直的街道大步前行。太阳已升起。

他觉得这实在是个非常美丽的城市，街道平坦宽阔，房屋整齐，就连每一家店铺的店面，装修得都远比其他的城市精致。

他也知道这城市中最美的，既不是街道和房屋，也不是那些天下驰名的风物和名胜，而是这里的人情。无论你是从哪里来的，无论你要到哪里去，只要你来过，你就永远也忘不了这城市。

过了正午，就开始有风。只要一开始有风，就会吹起满天尘土，可是无论多么大尘土，也掩不住这城市的美丽。陆小凤虽然走得很快，却完全没有目的地。

他想找的人，连一个都没有看见，却看见很多他不想看见的人。他第一个看见的是欧阳情。

欧阳情也在前门外的珠宝市里闲逛，旁边好像还有个衣着华丽，满头珠翠的妇人陪着。

这妇人也仿佛很美，陆小凤却不敢多看一眼，看见了欧阳情，他就立刻扭转头他又想起了薛冰。欧阳情明明也已看见了他，却也装作没有看见，忽然挽着那妇人的手，坐上了一辆黑漆马车。

直到马车绝尘而去，陆小凤才转过头，痴痴的看着车轮后扬起的尘沙，心里也不知在想什么。

对面街上，有几个人正在向他含笑招呼，几步外却有个少年以手按剑，在瞪着他。

他认得那些人，其中有两个是川湘一带镖局里的总镖头，有一个武当门下的弟子，还有一个好像是川中袍哥的龙头老大。但他却不认得那个正在用眼睛狠狠瞪着他的佩剑少年。

这少年的眼睛居然很凶，一脸要过来找麻烦的神气。陆小凤却不想找麻烦，所以他只向那边几个人点了点头，就匆匆转过身，走上了东面一条街。

忽然间，一只手从街道旁的一家古玩字画店伸出来，拍了拍他的肩。

“ 你果然来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的！”

一个长着满头银丝般白发，身上却穿着条破道袍的道人，大笑着从店里走出来，后面还跟着个面容清瘦，修饰整洁的老者，竟是木道人和古松居士。

陆小凤只好也笑了笑，道：“ 我也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

木道人大笑。这位武当长老虽已年近古稀，却还是满面红光，精神抖擞，而且游戏风尘，脱略形迹，很少有人能看得出他就是当代最负盛名的三大剑客之一。

他拍着陆小凤的肩，大笑道：“ 这一战我当然不愿错过，我就算真的已老得走不动了，爬也要爬来。 ”

陆小凤淡淡道：“ 你是不是想看看他们剑法中有什么破绽，再找他们斗一斗！”

木道人也不生气，却叹息着道：“ 我已老了，既不想再找人斗剑，也不想再跟人拚酒，若有人要找我下棋，我倒愿意奉陪。 ”

古松居士忽然道：“ 其实我们正在找你！”

陆小凤道：“ 找我？找我干什么？”

古松居士道：“ 我们约好了一个人下午见面，正想找你一起去！ ”
陆小凤道：“ 你们约好的人，为什么要我去？ ”
木道人抢着笑道：“ 因为这个人你一定也想见见的！ ” 他笑得仿佛很神秘。
陆小凤忍不住问：“ 这人是谁？ ”
木道人笑得更神秘：“ 你既然想知道他是谁，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去？ ”
陆小凤当然不会不去的。他本就一向是个禁不起诱惑的人，而且比谁都好奇。
他们约会的地方很怪，竟是在城外一个久已荒废的窑场里，一个个积满了灰尘的窑洞，看来就像是一座座荒坟。
陆小凤皱眉道：“ 城里有那么多好去处，你们为什么偏偏要约人到这里来见面？ ”
古松居士道：“ 因为我们约的是个怪人！ ”
木道人道：“ 严格说来，应该是三个怪人一个一辈子没做过一天正经事的无赖，两个比我还怪的老头子！ ”
古松居士道：“ 但这两个老头子却不是等闲人，据说世上从来也没有他们不知道的事，更没有他们解决不了的问题。 ”
木道人看着陆小凤，笑道：“ 现在你想必已知道我们约的是谁了！ ”
陆小凤当然已知道。就在这时，已有个又瘦又矮，头大如斗的怪人，骑着匹骡子，摇摇晃晃的走过来，人还没有到，远远就嗅到一股酒气，这人竟好像永远也没有清醒的时候。陆小凤笑了。每次他看见龟孙子大老爷的时候，都忍不住要笑。
“ 这次阁下居然没有等着人去赎你出来，倒真是件怪事！ ”
孙老爷斜着眼睛白了他一眼，道：“ 你也来了，我…… ”
陆小凤笑道：“ 你早就知道我会来的，对不对？ ”
孙老爷叹了口气，喃喃道：“ 不该来的人全来了，该来的反而没有来…… ” 他抬起腿，从骡子上跳下来，两条腿好像还是软的，几乎就摔了个大跟头。
木道人忍不住笑道：“ 说老实话，你有没有完全清醒过一天？ ”
孙老爷的回答很干脆：“ 没有。 ”
木道人笑道：“ 这人有个好处，他有时简直比老实和尚还老实。 ”
孙老爷喃喃道：“ 醉乡路稳宜常至，他处不堪行……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我为什么要清醒？ ”
木道人大笑：“ 你实在是个有福气的人，比我们都有福气。 ”
孙老爷道：“ 因为我比你们都聪明！ ”
木道人道：“ 哦？ ”
孙老爷道：“ 我至少不会花五十两银子，去问些根本不必问的事！ ”
古松居士没有笑，他一向不是个喜欢说笑的人，板着脸道：“ 大通和大智两位老先生呢？ ”
孙老爷道：“ 我既然约你们在这里见面，他们当然就在这里！ ”
古松居士道：“ 在哪里？ ”
孙老爷随手向前面一指：“ 就在那里！ ” 他指的是个窑洞。
古松居士皱眉道：“ 他们在那破窑洞里干什么？ ”
孙老爷也白了他一眼，冷冷道：“ 你为什么不问他们自己去！ ”
陆小凤忍住笑，道：“ 问这句话也得出五十两银子？ ”

孙老爷道：“ 当然，无论问什么，都得要五十两银子，而且…… ”
陆小凤道：“ 而且还是老规矩，只能在外面等，不能进去！ ”
孙老爷叹了口气，道：“ 看来还是你比较聪明！ ”
窑洞低矮而阴暗，即使像孙老爷这么瘦小的人，也得弯下腰才能钻得进去一开始时陆小凤甚至在担心他的头比洞大。可是他终于钻了进去，就像是个死人钻进了坟墓，显得又滑稽，又恐怖。
过了没多久，就听见他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 开始！ ”
第一个问话的人是木道人，这次约会显然就是他安排的。他还没有问的时候，陆小凤就已经猜出他要问的是什么 了。
“ 九月十五的那一战，你看究竟是西门吹雪能胜？还是叶孤城？ ” 这本就是人人都想问的一个问题。若是真的能知道这问题的答案，一定有很多人情愿花比五十两银子多五十倍的代价。
“ 你只花五十两，就想知道这答案，未免太便宜了些。 ”
回答这问题的是大智，陆小凤听见过他的声音。
“ 但我却还是不妨告诉你！ ” 大智接着道：“ 这一战他们两个人都不会胜！ ”
“ 为什么？ ” 这已是第二个问题，木道人第二次抛入了五十两银子。
“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这句话虽古老，却并不正确。 ” 大智接着回答：“ 两虎相争的结果，通常是两条老虎都要受伤，真正能得胜的，只有那些等在旁边看的猎人。 ”
陆小凤静静的听着，眼睛里已露出赞许之意。他觉得“ 大智 ” 的确不愧是“ 大智 ”，只有真正具有大智大慧的人，才懂得用如此聪明的方法来回答问题。
“ 西门吹雪是不是也已到了京城？ ” 木道人再问。
“ 是。 ”
“ 他的人在哪里？ ”
“ 在一个别人很难找到的地方，因为在九月十五之前，他不想见人。 ”
这也是个很聪明巧妙的回答，却没有人能说这回答不正确。木道人叹了口气，仿佛觉得自己这二百两银子花的不太值得。
“ 叶孤城是不是真的已被唐家的毒叶暗器所伤？ ” 这次问话的是古松居士。
“ 是。 ”
“ 唐家的毒叶暗器，除了唐家的独门解药外，还有没有别的法子可救？ ”
“ 有。 ” 回答这句话的是大通，世上所有的兵刃暗器，他绝没有一种说不出来历的。
古松居士也叹了口气，像是在为叶孤城庆幸，但陆小凤却知道他并不是叶孤城的朋友，叶孤城的朋友并没有几个。
“ 你们为什么总是不愿见人？ ” 木道人忽然又问。
“ 因为这世上根本没有值得我们见的人！ ”
木道人苦笑，这五十两银子花的更冤，他转向陆小凤：“ 你有没有什么话要问的？ ”
陆小凤并没有什么自己解释不了的问题，可是自从他在珠宝市外，看见了欧阳情后，却忽然想起了几件奇怪的事。他认为这些事大智也许能解释。
“ 欧阳情真的还是个处女？ ” 这是个很奇怪的问题。木道人想不通他怎

么会在此时此刻，问出这个问题来。

过了很久，窑洞中才传出回答：“是的。”

“老实和尚是不是真的很老实？”

“是的。”

陆小凤眼中带着沉思之色，又问道：“俗家姓什么？究竟是什么来历？”

“没有人知道他的来历。”这回答简直已不能算是回答。陆小凤也不禁苦笑。

这银子虽然花的太冤，可是他还有几件事一定要问：“你知不知道跟着杜桐轩的那个人是谁？”

“是……”大通的回答突然被一阵奇异的吹竹声打断。幸好这声音虽尖锐，却短促，远远的一响，就听不见了。

“跟着杜桐轩的那黑衣人是谁？”陆小凤再问。窑洞中仍无回应。陆小凤等了很久，又问了一遍。还是没有回答。拿了别人的银子，却不肯回答别人问的话，这种事以前还从未发生过。

陆小凤皱了皱眉，正想再问，突听“嗖”的一声，一条赤红的小蛇从窑洞中箭一般窜了出来，在草丛中一闪，突然不见。这条蛇虽然短小，但动作却比闪电还快，窜出去的方向，也正是刚才那阵吹竹声响起来的地方。

陆小凤脸色突然变了，大声呼唤：“孙老爷，龟孙子大老爷？”

还是没有回应，窑洞里连一点声音都没有。陆小凤突然跳起来，用力一脚踢下去，本已颓败的砖窑，立刻被他踢破了个大洞。

月色从破洞中照进去，恰巧照在孙老爷脸上。他的脸已完全扭曲，死鱼般凸出来的眼睛里，充满了惊惧之色，舌头长长伸出，已变成死灰色，像是突然被人扼断了咽喉。

他的咽喉并没有断，喉头上却有两点血痕。血也是黑的。木道人失声道：“是刚才那条蛇？”

陆小凤点点头。无论谁都看得出，孙老爷一定是被刚才那条毒蛇咬死的，无论谁只要被那种蛇咬上一口，都必死无疑，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窑洞里竟赫然只有孙老爷一个人。

木道人再次失声问道：“大通和大智呢？”

陆小凤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道：“根本没有大通和大智这两个人。”木道人怔住。他并不是真的不懂，但一时间却实在想不通。

陆小凤道：“大通就是孙老爷，大智也是他。”

木道人道：“他们三个人，本就是一个人？”陆小凤点点头。

木道人道：“可是他们的声音……”

陆小凤道：“有很多人都能改变自己声音，有些人甚至还能同时做出十七八个人和一大群猫狗在屋子里打架的声音来。”木道人没有再问下去，江湖中的奇人怪事本就有很多，他见过的也不少。

古松居士却皱起了眉，道：“这孙老爷故意制造出大通和大智这么样两个人来，为的就是要骗人的银子？”

陆小凤冷冷道：“他并没有骗人。”

“他没有？”

“他虽然拿了别人的银子，却也为别人解决过不少难题，他的见识和聪明，本不止值那么点银子，”陆小凤脸上带着怒意，孙老爷是他的朋友，他不喜欢别人侮辱他的朋友。

古松居士显然也已看出他的怒意，立刻叹息道：“ 我只不过在奇怪，以他的聪明才智，自己本可出人头地，为什么要假借别人的名义？ ”

陆小凤神色又变得很悲伤：“ 因为他是个好人，对于名和利，他都看得很轻！ ” 也因为他的胆子太小，太怕事，所以总是在逃避。后面的话，陆小凤没有说出来，他一向喜欢孙老爷这个人。

“ 不管怎么样，他这么样做，并没有伤害到别人，唯一伤害的只是他自己。 ”

木道人也不禁长长叹息，道：“ 这么样一个人，本不该死得太早的。 ”

古松居士叹道：“ 他早该知道这种地方本就是毒蛇出没之处。 ”

陆小凤道：“ 但那条毒蛇却绝不是自己来的！ ”

“ 为什么？ ”

“ 因为只有受过训练的毒蛇，才会咬人的咽喉。 ”

木道人动容道：“ 你认为那条毒蛇是别人故意放在这里，来暗算他的！ ”

陆小凤点点头，脸上又变出愤怒之色：“ 这条蛇显然已久经训练，只有在听见吹竹声时，才会发动攻击。

窑洞里当然很暗，那条蛇又实在太小，孙老爷从阳光下走进来时，当然不会看见。

木道人也想起了刚才那阵吹竹声：“ 吹竹的人，就是暗算孙老爷的人？ ”

陆小凤道：“ 嗯， ”

木道人道：“ 他为什么要害死孙老爷？ ”

陆小凤道：“ 因为他怕孙老爷说出了他的秘密！ ”

木道人道：“ 他是什么人？有什么秘密？ ”

陆小凤握紧双拳，一字字道：“ 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有什么秘密，我迟早总要查出来的。 ” 木道人又长长叹息一声，直到现在，他才完全明白，为什么只有孙老爷才能找得到大通和大智，为什么大通大智总是不愿见人。

但他却永远也想不到孙老爷究竟还知道多少别人不愿他说出的秘密，更想不到他怎么会知道这些秘密的。这些秘密也许已将随着他的尸体，永远埋藏在地下。陆小凤是不是真的能发掘出来呢？

棺材店里充满了新刨木花的气息，这种气息本来是清香的，可是在棺材店里嗅来，就总是令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店里有两口上好的楠木棺材，仿佛最近还新油漆过一次。

“ 我要这一口。 ” 陆小凤选了其中之一，他为朋友选的东西，总是最好的。无论什么都是最好的，棺材也一样。

“ 这两口棺材都已有人先定下了。 ” 棺材店的掌柜姓陈，也许是因为在棺材店做久了，所以纵然在笑的时候，看来也有点阴沉沉的。

陆小凤道：“ 棺材也有人预定？ ”

陈掌柜点点头：“ 是一位客人定好了要在九月十五晚上用的，小的也正觉得有点奇怪，他好像已知道那天晚上有两个人非死不可！ ” 九月十五！有两个人非死不可！

陆小凤脸色变了：“ 订棺材的人是谁？ ”

陈掌柜道：“ 他已将两口棺材的钱全付清，却不肯留下姓名。 ”

陆小凤道：“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

陈掌柜道：“ 是个驼背的老头子。 ” 陆小凤没有再问，无论谁都可以扮成驼背的老头子，他另外选了口棺材，已准备要走。

陈掌柜却忽然又道：“ 但那位客人却留下了两个名字，要我们刻在棺材上！

陆小凤霍然回身：“ 是两个什么名字？ ”

陈掌柜道 :“ 两个人的名字都很特别，一个叫叶孤城，一个叫西门吹雪！”

木道人本来是个很乐天的人，但现在脸色也显得很沉重。

“ 两个人都不会胜的……真正能得胜的，是那些在旁边等着看的猎人。 ”现在这些猎人中居然有一个已替他们订好了棺材。

木道人勉强笑了笑，道：“ 也许这只不过是个恶作剧。 ”

陆小凤也笑了笑，道：“ 很可能。 ”

他们脸上带着笑，走在秋日还未西沉的阳光下，微风吹动着他们的衣袂，街上的行人看来都是生气蓬勃的，天地间充满了生机。但他们心里，却已有了阵死亡的阴影。他们当然都知道这绝不是恶作剧。

木道人看着远方蓝天下的一朵白云，忽然道：“ 你已见到了叶孤城？ ”

陆小凤道：“ 嗯。 ”

木道人道：“ 他看来像不像已受了重伤的样子？ ”

陆小凤并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淡淡道：“ 他一剑就洞穿了唐天容的双肩琵琶骨。 ”受了重伤的人，当然绝不能一剑洞穿唐门高手的琵琶骨。唐天容本是唐门四大高手之一。

木道人沉吟着，道：“ 但老实和尚绝不会说谎，他也的确受了伤，那么，是谁替他解的毒？ ”

这句话陆小凤没有回答，也不能回答，眼睛也在看着远方的那朵白云，忽然道：“ 我很早以前就想到白云城去看看，却一直没有去过。 ”

木道人道：“ 我去过。 ”

陆小凤道：“ 想来那一定是个好地方，到了春秋佳日，那里一定是风光明媚，百花怒放！ ”木道人道：“ 那里的花并不多，叶孤城并不是个喜欢饮酒赏花的雅士！ ”

陆小凤道：“ 他喜欢女人？ ”

陆小凤笑了笑，道：“ 喜欢女人的人，绝对练不成他那种孤高绝世的剑法！ ”

陆小凤不再说话，脸上却忽然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每次他脸上带着这种表情时，心里都一定是在想着件奇怪的事。

木道人沉吟着，又道：“ 他既然已到了京城，当然也一定要先找个落脚的地方！ ”

陆小凤道：“ 他不像西门吹雪，他落脚的地方一定不难找！ ”

木道人道：“ 我想去找他！ ”

陆小凤道：“ 我知道你们是老朋友。 ”

木道人道：“ 你呢？ ”

陆小凤看了看天色，道：“ 晚上我有个约会，现在只怕已有人在春华楼等我！ ”

木道人道：“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分手！ ”

陆小凤点点头，忽然又问道：“ 一个既不喜欢女人，又不喜欢花的人，若是要六七个女孩子在他前面，用鲜花为他铺路，是为了什么？ ”

木道人道：“ 这种人一定不会做这种事的！ ”

陆小凤道：“ 假如他做了呢？ ”

木道人笑道：“ 那么他一定是疯了！ ”
陆小凤实在也想不通叶孤城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的，他只知道一件事叶孤城绝没有疯。
黄昏，黄昏之前。春华楼的客人还没有开始上座。陆小凤在楼下散座里，找了个位子，要了壶京城中人最爱喝的香片，在等着李燕北派人来接他。
现在时候还早，他本该再到处去逛逛的，他有很多人要找，花满楼、西门吹雪、老实和尚……
这些人他都要找，可是他忽然又想找个地方坐下来，静静的思索。他也有很多事要思索。
斜阳从门外照进来，带来了一条长长的人影。人影印在地上，陆小凤抬起头，就看见了刚才手按长剑，对他怒目而视的年轻人。
这年轻人也在瞪着他，一只细长有力的手，还是紧握在剑柄上。剑柄上密密的缠着一层柔丝，好让手握在上面时，更容易使力，还可以吸干掌心因紧张而沁出的汗。只有真正懂得用剑的人，才懂得用这种法子。
陆小凤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年轻人的剑法绝不弱，但他却不认得这个人。
只要是他见过一面的人，他就永远不会忘记。这年轻人却好像认得他，忽然走过来，竟笔直走到他面前，脸上的表情，甚至比杜桐轩走向李燕北时更可怕。难道这年轻人跟他有什么仇恨？
陆小凤想不出，所以就笑了笑，道：“ 你…… ”
年轻人忽然打断了他的话，厉声道：“ 你就是那个长着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
陆小凤道：“ 阁下是…… ”
年轻人冷笑，道：“ 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但我却认得你，我想找你，已不止一天了！ ”
陆小凤道：“ 找我？有何贵干？ ”
年轻人用一种最直接的法子回答了这句话。他用的不是语言，是剑。忽然间，他的剑已出鞘，冰冷锐利的剑锋，忽然间已到了陆小凤咽喉。
陆小凤笑了。他既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反而笑了。
年轻人铁轻着脸，厉声道：“ 你以为我不敢杀你？ ”
他的剑并没有刺下去。但他用的确实是杀人的剑法，迅速、轻锐、灵敏，陆小凤见过这种剑法。四个月前，在阎铁珊的珠光宝气阁，死在西门吹雪剑下的苏少英，用的也正是这种剑法。
这年轻人无疑也是独孤一鹤门下，“ 三英四秀 ” 中的一个人。
“ 我不杀你，只因为我还有话要问你。 ” 他的剑锋又逼近了一寸。
陆小凤反而先问道：“ 你是张英风？还是严人英？ ”
年轻人脸色变了变，心里也不能不承认陆小凤的目光锐利。
“ 严人英。 ”
陆小凤道：“ 你想问西门吹雪的下落？ ”
严人英握剑的手上暴出轻筋，眼睛里却露出红丝，咬着牙道：“ 他杀了我师父，又拐走我师妹，本门中上下七十弟子，没有一个不想将他活捉回去，生祭先师的在天之灵。 ”
陆小凤道：“ 可是你们打听不到他。 ”
严人英道：“ 所以我要问你！ ”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可惜你又问错了人！ ”

严人英怒道：“ 你若也不知道他的下落，还有什么人知道？ ”

陆小凤道：“ 没有人知道。 ”

严人英盯着他，忽然道：“ 出去！ ”

陆小凤道：“ 出去？ ”

严人英道：“ 我不想在这里杀你！ ”

陆小凤道：“ 我也不想死在这里，却也不想出去。 ”严人英手腕一抖，剑花错落，已刺出七剑，剑剑不离陆小凤的咽喉方寸之间。陆小风又笑了。

他还是没有招架，也没有闪避，反而微笑着道：“ 你杀不了我的。 ”

严人英手心已在淌着汗，额上也在淌着汗，整个人都已紧张得像是根绷紧了的弓弦。

无论谁都看得出他已紧张得无法控制自己，他手里的剑距离陆小凤咽喉已不及三寸。

春华楼的掌柜和伙计，也已紧张得在发抖，陆小凤却还是不动。他每一根神经都像是钢丝铁线。

就在这时，街道上突然传来一阵骚动，有人在大声呼喊：“ 死人……死了人了…… ”

严人英想回头去看，又忍不住，但眼珠子却忍不住转了转。就在他眼珠子这一转间，平平稳稳坐在他面前的陆小凤，竟已忽然不见了！

这个人的行动，竟似比他的剑还快。严人英脸色又变了，翻身蹿出去，陆小凤正背负着双手，站在街心。街心上没有别的人。

所有的行人，全部已闪避到街道两旁的屋檐下。一匹白马正踏着碎步，从街头跑过来，马背上还驮着一个人。一个人像空麻袋般伏在马背上。

“ 死人！死了人了！ ”这人是谁？是怎么死的？只看见这人的衣着，严人英脸色已惨变，箭步蹿上去，勒住了马缰。

这人的装束打扮，竟和严人英几乎完全一样。陆小凤也已知道这人是谁了他是怎么死的？严人英从马背上抱下了他冰冷的尸体，尸体上几乎完全没有伤痕，只有咽喉上多了点血迹就像是被毒蛇咬过的那种血痕一样。

只不过这血迹并不是毒蛇的毒牙留下来的，而是剑锋留下来的。一柄极锋利，极可怕的剑。陆小凤皱起了眉，道：“ 张英凤？ ”严人英咬着牙，点点头。

陆小凤叹了口气，闭上了嘴。

严人英忽然问道：“ 你看得出他是死在什么人剑下的？ ”

陆小凤叹息着点点着。他看得出。世上也许只有一个人能使出如此锋利，如此可怕的剑。就连叶孤城都不能。他的剑杀人绝不会有如此干净利落。

严人英凝视着他师弟咽喉上的剑痕，喃喃道：“ 西门吹雪……只有西门吹雪…… ”

陆小凤叹道：“ 他想必已找到了西门吹雪，只可惜…… ”

只可惜他现在也已无法说出自己是在哪里找到西门吹雪的。这句话用不着说出来，严人英也已明白。

“ 又是一条命！又是一笔血债！ ”他苍白的脸上已有泪痕，突然嘶声大呼！

“ 西门吹雪，你既然敢杀人，为什么不敢出来见人？ ”呼声凄厉，就在这凄厉的呼声中，暮色已忽然降临大地。

天地间立刻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悲凉肃杀之意。风砂又起。严人英抱着

他师弟的尸体，跃上白马，打马狂奔而去。马是从西面来的。

现在严人英又打马向西驰去，他显然想从这匹马上，追出西门吹雪的下落。

陆小凤迎着北国深秋刀锋般的西北风，目送着人马远去，突听身后有个人轻轻道：“我认得这匹马！”

陆小凤霍然回身，说话的人轻衣布袜，衣着虽朴素，气派却不小，正是今天早上，跟着李燕北在凌晨散步的那些人其中之一。

“在下赵正我，是东城“杆儿上的”，别人都叫我‘杆儿赵’。”

“杆儿上的”，又叫做“团头”，也就是地面上所有乞丐的总管，在市井中的势力极大。

陆小凤当然也知道这种人的身份，却来不及寒暄，立刻追问：“你认得那匹马？”

杆儿赵声音更低，道：“只有皇城里才有这么骏的白马，别的人不管有多大的身家，也不敢犯禁的。”白马像征尊贵，至尊至贵的只有皇家。

陆小凤皱眉，道：“那匹马难道是从紫禁城里出来的？”西门吹雪难道一直躲在皇城里？所以别人才找不到。但皇城里禁卫森严，又怎么容得下闲人躲藏？杆儿赵已闭上嘴，这是京城里最犯忌的事，他怎么敢再多嘴。

陆小凤沉思着，又道：“你能不能叫你手下的弟兄们去查查，那匹马是从哪里来的？是谁最先看见的？”

杆儿赵迟疑着，终于点点头，道：“这倒不难，只不过，在下本是奉命来接您到十三姨公馆里去的。”

陆小凤道：“这件事更重要，你只要告诉我那公馆在什么地方，我自己就能找到！”

杆儿赵又迟疑了很久：“好，就这么办，我叫赶车的小宋送您到卷帘子胡同去，十三姨的公馆，就在胡同里左面最后一家。”

坐在车上，陆小凤的心又乱了，伤脑筋的问题好像己越来越多。是谁暗算了孙老爷？为的是什么？西门吹雪的行踪，为什么要如此隐秘？

胡同就是巷子。卷帘子胡同是条很幽静的巷子，住的都是大户人家，高墙里寂无人声，风中带着石榴花的香气，暮色已深，夜已将临。

这一天却还未过去。左面最后一家的门是严闭着的，李燕北的三十个公馆，家家都是门禁森严，门口绝没有闲杂的人。陆小凤居然没有敲门，就直接越墙而入。

他相信李燕北绝不会怪他，他们有这个交情。院子很宽大，种着石榴，养着金鱼，暑天搭的天棚已拆了，火炉已搬出来清扫，用不着再过多久，屋子里就得生火了。

前面的客厅里灯火辉煌，左面的花厅里也燃着灯，李燕北正在花厅里叹息。

他面前的红木桌上，摆着一叠叠厚厚的帐簿，他的叹息声很沉重，心事也很重。

但他却还是听见了陆小凤的声音，他本就是个反应极灵敏的人，陆小凤也并没有特别小心留意自己的行动。李燕北推开了花厅的门，他已在门外。

“你知道是我？”

李燕北勉强作出笑脸：“除了你，还有谁敢这么样闯进来？”

陆小凤也笑了笑，眼睛盯在那一叠叠帐簿上，心里忽然觉得很难受。在

京城里，李燕北已辛苦奋斗了二十多年，流过血，流过汗。
　　能在龙蛇混杂的京城里站住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要倒下去却很容易。
　　他为什么要将自己辛苦一生得来的基业，跟别人作孤注一掷？他这么样做是不是值得？
　　李燕北笑得更勉强：“我并不是已准备认输了，只不过有备无患，总比临时跳墙好，何况……”何况，只要西门吹雪一败，他立刻就得走，立刻就得抛下所有的一切！那也绝不是容易抛得下的！
　　陆小凤明白他的意思，也了解他的心情，忽然道：“西门吹雪已到了。”
　　李燕北眼睛亮起：“你看见了他？”
　　陆小凤摇摇头：“但我却知道他的剑并没有生锈，他杀人还是和以前同样干净利落，”
　　李燕北眼睛里的光采又暗淡下去，转过身，堆好帐簿。缓缓道：“只不过，杀人的剑法，也并不是必胜的剑法，”
　　陆小凤道：“我说过，世上本没有必胜的剑法，却也没有必败的。”
　　李燕北沉默着，忽然大笑：“所以我们还是先去喝酒。”他转过身，拍着陆小凤的肩，道：“现在下酒的菜想必已备好，我特地替你请的陪客也来了。”
　　陆小凤很意外：“还有陪客？是谁？”
　　李燕北笑得仿佛又有些神秘：“当然是个你绝不会讨厌的人！”
　　桌上已摆好四碟果子，四碟小菜，还有八色案酒，一碟熏鱼、一碟熏鸭、一碟水晶蹄膀、一碟小割烧鹅、一碟乌皮鸡、一碟舞驴公、一碟羊角葱小炒的核桃肉、一碟肥肥的羊贯肠，还有个刚端上来的火燎羊头。
　　陆小凤眨着眼，笑道：“你想胀死我？”
　　李燕北又大笑，笑声中，已有个衣着华丽，风姿绰约的少妇，腰肢款摆，走了进来。陆小凤看见她，竟似突然怔住。
　　李燕北笑道：“这个人就是长着四条眉毛的陆小凤，你岂非早就想看看他了。”
　　十三姨裣衽而礼，忽然笑道：“我倒刚才已见过。”
　　李燕北也怔了怔：“你们几时见过？”
　　十三姨嫣然道：“刚才我陪欧阳到前门外去买珠子，欧阳就把他指给我看过了。”
　　陆小凤苦笑，又忍不住问道：“你们请的那位陪客就是她？”
　　李燕北大笑，道：“你当然应该认得，若连那样的美人都不认得，陆小凤还算什么英雄？”
　　陆小凤道：“她的人呢？”
　　十三姨道：“她还在厨房里，正在替你做一样她最拿手的点心，酥油泡螺。”欧阳情居然会替陆小凤做点心。
　　陆小凤又不禁苦笑：“她是不是想毒死我？”
　　十三姨道：“你认为她想毒死你？”
　　陆小风道：“我得罪过她一次，有些人是一次也不能得罪的，否则她就要恨你一辈子！”
　　十三姨道：“你认为她就是这种人？”
　　陆小凤并没有否认。十三姨看着他，眼睛瞬也不瞬的看着他。女人本不

该这么样看男人的，尤其在自己丈夫面前更不该。连陆小凤都已觉得很不好意思，十三姨却一点也不在乎。

李燕北忍不住道：“ 你在看什么？ ”

十三姨道：“ 我在看他究竟是不是个呆子。 ”

李燕北道：“ 他绝不是！ ”

十三姨道：“ 他看起来的确一点也不像，却偏偏是个不折不扣的呆子！ ”
<

李燕北道：“ 哦？ ”

十三姨叹了口气，道：“ 人家本来早就要走的，知道他要来，忽然就改变了主意；人家本来从来也不肯下厨房，知道他要来，就在厨房里忙了一天，若是有个女人这么样对你，你懂不懂是什么意思？ ”

李燕北道：“ 我至少懂得她绝不是在恨我！ ”

十三姨叹道：“ 连你都懂了，他自己却偏偏一点也不懂，你说他是不是呆子？ ”

李燕北笑道：“ 现在我也觉得他有点像了。 ”陆小凤又怔住。这意思他当然也懂，可是他连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李燕北又笑道：“ 其实这也不能怪他，女人的心事，男人本就猜不透的，何况他又是当局者迷。 ”

十三姨冷冷道：“ 我也不是在怪他，我只不过替小欧阳在打抱不平而已。 ”

李燕北大笑，拍着陆小凤的肩，道：“ 我若是你，等一会小欧阳出来，我一定要好好的……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风中突然传来一阵奇异的吹竹声，竟赫然跟陆小凤下午在砖窑外听见的那种吹竹声完全一样。

陆小凤脸色变了，失声道：“ 去救欧阳…… ”四个字没说完，他的人已穿窗而出，再一闪已在十丈外！

吹竹声是从西南方传来的，并不太远。从这座宅院的西墙掠出去，再穿过条窄巷，就是个看来已荒废了很久的庭园。——捉蛇救佳人夜。夜色已浓，浓如墨。秋风荒草，白杨枯树，一轮冰盘般的明月刚升起，斜照着这阴森凄凉的庭园。看不见人，连鬼都看不见。

就算有鬼也看不见。陆小凤迎着扑面而来的秋风，竟忍不住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每次在凶杀不祥的事发生之前，他总会有种奇异的预感。

现在他就有这种预感，没有灯光，没有星光，连月光都是阴森森，冷清清的。

枯树在风中月下摇曳，看来就像是一条条鬼影。突然间，黑暗中又响起了一阵吹竹声。

陆小凤箭一般蹿过去，这次他终于看见了那吹竹的人。人就在前面的枯树下，陆小凤的身形却又突然停了下来。他竟似又怔住。吹竹的人，竟只不过是个十来岁的孩子。

这孩子长得并不高，穿着件破夹袄，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一面在擦鼻涕，一面在发抖，显得又冷又怕，可是他手上却赫然拿着个奇形的竹哨。

陆小凤看着他，慢慢地走过去。这孩子完全没有发觉，东张张，西望望，忽然看见了地上的影子，立刻大叫一声，拔脚就跑。他当然跑不了。

刚跑了几步，陆小凤已一把拉住他，孩子立刻又杀猪般的叫了起来。<

等他叫完了，陆小凤才说话：“ 我不是鬼，是人。 ”

孩子仰起脸，看了他一眼，虽然已确定他是个人，脸上还是充满了惊骇恐惧之色，鼻涕又开始不停的往外流：“你……你真的不是鬼？”

陆小凤道：“鬼没有影子，我有影子。”

孩子总算松了口气，撅起嘴道：“那你为什么要抓我？”

陆小凤道：“我有几句话要问你！”

孩子迟疑着，道：“问过了你就让我走？”

陆小凤道：“不但让你走，而且还给你两吊钱！”他本来是笑不出的，可是在孩子面前，他一向不愿板着脸。

看见他的笑容，这孩子才定下心，眨着眼睛道：“你要问什么？”

陆小风柔声道：“你叫什么名字？你的家在哪里？”

孩子道：“我叫小可怜，我没有家！”小可怜当然没有家的，没有家的孩子才会叫小可怜。

这孩子看来不但可怜，而且很老实，不像会说谎的。

陆小凤的声音更温和，道：“天这么黑了，你一个人到这里来怕不怕？”

小可怜挺起胸，道：“我不怕，什么地方我都敢去。”嘴里说不怕的人，心里往往比谁都害怕。

陆小凤道：“你觉得这地方很好玩？”

小可怜道：“一点也不好玩！”

陆小凤道：“既然不好玩，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吹这竹哨子？”

小可怜道：“是个驼背的老头子叫我来的，他也给了我两吊钱。”

又是个驼背的老头子。去为西门吹雪和叶孤城买棺材的是他，害死了孙老爷的也是他。他究竟是什么人？

陆小凤道：“这哨子也是他给你的？”<

小可怜点点头，道：“这哨子比厂甸卖的还好玩，声音又特别响！”

他显然很喜欢这哨子，情不自禁又拿起来吹了一下。尖锐的哨声一响起，别的声音就完全听不见了。陆小凤并没有听见别的声音，但却忽然又有了种奇怪的预感，忍不住要回头去看看。

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但就在他回过头这一瞬间，他忽然看见有条赤红的影子，从地上蹿了起来，就像是一根箭，速度却比箭更快！

甚至比闪电还快！红影一闪，忽然间已到了陆小凤咽喉，也就在这同一刹那间，陆小凤的手已伸出，用两根手指一夹！

他夹住了样东西，一样又冷、又粘、又滑的东西，一条赤红的毒蛇！

毒蛇的红信已吐出，几乎已舐到了陆小凤的喉结上。可是它已不能再动，陆小凤的两根手指，恰巧捏住了它的七寸。陆小凤的出手若是稍慢一点。捏的地方若是稍稍错一点，捏的力量若是稍稍轻一点。

那么他现在就已是个死人！从出道以来，陆小凤的确可以说是闯过龙潭，入过虎穴。

生死系于一线间的恶战，他已不知经过多少次，杀人如草的恶汉，他也不知遇到多少个。

但他从来没有遇见过比此刻更凶险的事。手里捏着这条冰冷的毒蛇，他整个人都似已冰冷，只觉得胃在收缩，只想吐。

“蛇……这里有毒蛇！”小可怜已大叫着，远远的跑了。

陆小凤长长吸了口气，反手一摔，将毒蛇摔在一块石头上，再抬起头来

时，这又可怜，又很老实的孩子竟已不见踪影。<

风吹荒草，枯树摇曳。陆小凤站在秋夜，又深深的呼吸了几次，心跳才恢复正常。但就在这时，黑暗中又发出了一声惊呼。呼声竟赫然是那孩子发出来的！

小可怜已晕倒在地上。陆小凤赶快过去时，这孩子已被吓晕了。如此黑夜，如此荒园，这么大的一个孩子，若是忽然看见了个死人，怎么会不怕。

死人就在孩子的面前，是个驼背的老头子，满头白发苍苍，却是被一根鲜红的缎带勒死的。订棺材的是他，害人的也是他！他自己怎么会死在别人手里？是谁勒死了他？为什么？

缎带在夜色中看来，还是红得发亮，红得就像鲜血一样。陆小凤看见过同样的缎带，也看见过被这同样的一条缎带勒死的人。

公孙大娘短剑上的缎带，就是这样子的，羊城的“蛇王”，也就是被这种缎带勒死的。这次下毒手的人是谁？莫非就是公孙大娘？

公孙大娘的确可能也已到京城，九月十五的那一战，她也不愿错过，那么这驼背的老头子又是谁呢？他为什么要害死孙老爷？公孙大娘又为什么要害死他？

陆小凤从来也没听说过江湖中有这么样一个老头子。他迟疑着。终于蹲下去这老头子身上，很可能还带着可以证明他身份的东西。

也很可能还藏着条毒蛇！陆小风只觉得自己的指尖在发冷，用两根手指，掀起了这老头子的衣襟。没有蛇，蛇会动的。

陆小凤的手伸进去，突然又怔住。他眼睛看着的，是一颗白发苍苍的头颅，一张已老得干枯了的脸。可是他的手感觉却不同这老头子竟是个女人！

他的手摸着，竟是个女人丰满光滑的躯体。白发果然是<假的，脸上也果然戴着张制作极精妙的面具。陆小凤扯下白发，掀开面具，就看见了一张虽已僵硬苍白，却还是非常美丽的脸！

他认得这张脸！这驼背老头子，竟赫然就是公孙大娘！

公孙大娘易容术之精，陆小凤当然知道，他相信公孙大娘无论扮成什么样的人，这世上都没有人能看破她。

公孙大娘武功之高，陆小凤也是知道的。这世上又有谁能活活勒死她？这凶手的武功岂非更可怕。陆小凤忍不住又机伶伶打了个寒噤。

他来到京华才一天，这一天中他遇见的怪事实在太多，他想不通公孙大娘为什么要害死孙老爷，更想不通公孙大娘怎么会死在这里。

假如想不通的事太多，就只有不想，假如越想越乱，也不如不想，这一向是陆小凤的原则。

可是他纵然不想，仿佛还是可以隐隐感觉得到就在这古老的城市中，某一个阴暗的角落里，正有个人在用一双比狐狸还狡猾，比毒蛇还恶毒的眼睛在盯着他，等着要他的命！

无论这个人是谁，都必将是他生平未遇的，是个最可怕。的对手。他好像也已隐隐感觉到这个人是谁了！

灯光惨淡，惨淡的灯光，照在欧阳情惨白的脸上。她美丽的脸上己完全没有血色，美丽的眼睛紧闭，牙齿也咬得很紧。

她是不是还能张开眼睛来？是不是还能开口说话？陆小凤静静的站在庆头，看着她，只希望她还能像以前那样瞪他几眼，还能像以前那样骂他几句。李燕北和十三姨就在他身后，脸上的表情也很沉重。

“我们赶到厨房里去的时候，她已经倒下去！”

陆小凤凝视着她的咽喉，她的咽喉上并没有血痕：“她的伤口在哪里？”

十三姨道：“在手上，右手。”

陆小凤松了口气。毒蛇蹿过来的时候，她想必也像陆小风，想用手去抓住，她的反应虽然还不及陆小凤快，却比孙老爷快了些，孙老爷酒喝得太多。

李燕北道：“幸好你叫我们去救她，所以我们去得总算还不太晚！”

发现欧阳情的伤口后，他立刻封住了她的左臂穴道，阻止了毒性的蔓延。

李燕北又道：“所以真正救回她这条命的并不是我，是你！”

十三姨道：“只不过我还是一直不明白，你怎么知道她会被人暗算的？”

陆小凤道：“其实我也不能确定！”

十三姨道：“但你却救了她一命！”

陆小凤苦笑道：“有很多事我都是糊里糊涂就做出来的，你们若要问我是怎么做出来的，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十三姨道：“你虽然不知道，却做了出来，有很多人就算知道，也做不出。”

李燕北道：“所以陆小凤永远都不愧是陆小凤，世上也只有这么样一个陆小凤。”

十三姨轻叹了口气，道：“这也难怪她为什么会对你情深一往了！”欧阳情真的对他情深一往？

十三姨又道：“她左手虽然被毒蛇咬了一口，人虽然已倒了下去，可是她的右手里，却还是紧拿着那碟酥油泡螺，死也不放，因为那是她替你做的，因为……”她没有再说下去，她说的已够多。就只这么样一件事，已足够表现出欧阳情对他的感情。

陆小凤看着欧阳情的脸，心里忽然涌起一种谁也无法解释的感情。他绝不能再让欧阳情死，绝不能！薛冰的死，已带——给他终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李燕北已等了很久，终于忍不住问道：“你已找到了那吹竹弄蛇的人？”陆小凤点点头。

李燕北道：“是谁？”

陆小凤道：“是个孩子！”

李燕北也吃了一惊，但立刻就问：“暗中是不是还另有主使的人！”他的确不愧是老江湖，对一件事的看法，他总是能看得比别人深，也比别人准。

陆小凤道：“据那孩子说，叫他做这件事的人，是个驼背老人！”

李燕北道：“你也找到了那个驼背老头子？”

陆小凤道：“这世上也许根本就没有那么样一个驼背老人，我找着的一个，是公孙大娘改扮的！”

李燕北道，“公孙大娘是什么人？”

陆小凤道：“公孙大娘是欧阳情的大姐，也是我的朋友。”李燕北怔住。

十三姨却不禁冷笑，道：“她总算有个好姐姐，你也总算有个好朋友！”

陆小凤沉思着，缓缓道：“公孙大娘本来就是她的好姐姐，我的好朋友。”

十三姨道：“直到现在，你还是这么样想？”

陆小凤承认：“因为我相信真正的凶手，绝不是公孙大娘！”

十三姨道：“不是他是谁？”

陆小凤握紧双拳，道：“是个比霍休还狡猾老辣，比金九龄还阴沉恶毒

的人，他的武功，也许比我见过的所有人都高！”

霍休和金九龄都曾经被他当作最可怕的对手，都几乎已将他置之于死地。他经历了无数凶险，花费了无数心血，再<加上三分运气，才总算将他们两人的真面目揭开。可是现在这个人却更可怕：

李燕北道：“你怎么知道公孙大娘不是真凶？”

陆小凤道：“我不知道。”

十三姨道：“可是你能感觉得到？”陆小凤承认。

十三姨道：“你又是糊里糊涂就感觉到的？”陆小凤也承认。

十三姨叹道：“看来你真是怪人，无论谁找到你这种人做对手，只怕都要倒霉的！”

陆小凤苦笑道：“但这次倒霉的人却很可能是我！”

李燕北又问：“现在公孙大娘呢？”

陆小凤道：“死了！”

十三姨道：“那孩子？……”

陆小凤道：“还晕倒在那里！”

十三姨道：“你没有救他回来？”

陆小凤道：“我留他在那里，就是救了他！”十三姨不懂。

李燕北却道：“你认为那孩子也是帮凶？”

陆小凤道：“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绝不能在黑夜里到那种地方去的，而且那竹哨制作奇特，若不是练过内功的人，根本吹不响。”他笑了笑：“何况，他根本就没有真的晕过去！”

李燕北道：“你为什么不带他回来，问问他的口供？”

陆小凤道：“他不会说的，我也不能对一个孩子逼问口供！”

李燕北道：“你至少可以在暗中盯住他，也说不定就可以从他身上，追出那个真凶来！”

陆小凤叹道：“我若盯他，这孩子就死定了！”

李燕北道：“你怕那真凶杀他灭口？”

陆小凤道：“嗯。”

李燕北叹道：“我的心肠已不能算太硬，想不到你的心<却比我还软。”

陆小凤沉默了很久，才缓缓道：“以前也有人说过我，脾气虽然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心肠却软得像豆腐。”

十三姨叹道：“非但像豆腐，简直像酥油泡螺！”她忽然又笑了笑：“那碟酥油泡螺还在外面，既然是她特地为你做的，你至少总得吃一个。”

陆小凤道：“我回来再吃！”

李燕北道：“你要出去？到哪里去？”

陆小凤道：“去找一个人！”

李燕北道：“找谁？”

陆小凤道：“叶孤城。”李燕北又怔住。

陆小凤道：“他既然能解唐家暗器的毒，既然能救自己，想必也能救欧阳情！”

欧阳情惨白的脸上，已泛起一种可怕的死灰色，左脸已浮肿。李燕北点穴的手法并不高明，并没有完全阻止毒性的蔓延。

十三姨皱眉道：“像叶孤城那种脾气的人，肯出手救别人？”

陆小凤道：“他就算不肯，我也要去，就算要我跪下来求他，我也得求

他来！”

他凝视着欧阳情的脸，一字字道：“不管怎么样，我都要想法子让她活下去！”

夜更深。连生意最好，收市最晚的春明居茶馆，客人都已渐渐少了，眼看着已经到了快打烊的时候。陆小凤却还是坐在那里，看着面前一壶新沏好的香片发怔。

他已走过去很多地方，找了很多家客栈，连叶孤城的影子都找不到。以叶孤城那么的排场，那样的声名，本该是个很好找的人，无论他住在什么地方，都一定会很引人注意。<

可是他自从今天中午在春华楼露过那次面之后，竟也像西门吹雪一样，忽然就在这城市中消失了，连一点有关他的消息都听不到。

陆小凤也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叶孤城本没有理由要躲起来的。连那被他刺穿双肩，势必己将终生残废的唐天容都没有躲起来。

唐天容的落脚处，是在鼓楼东大街的一家规模很大的“全福客栈”里，据说己找过很多专治跌打外伤的名医。他还没有离开京城，并不是因为他的伤，而是因为唐家的高手，己倾巢而出，昼夜兼程，赶到这里来，为他们兄弟复仇。

这必将是件轰动武林的大事。第二件大事是，严人英没有找到西门吹雪，却找到了几个极厉害的帮手。

据说其中不但有西藏密宗的喇嘛，还有在“圣母之水”峰苦练多年的两位神秘剑客，也不知道为了什么，居然都愿意为严人英出力。

这两件事对西门吹雪和叶孤城都同样不利，第一批人要找的是叶孤城，第二批人要我的是西门吹雪，所以无论他们是谁胜谁负，只要还活着，就绝不会有好日子过。

陆小凤打听到的消息并不少，却偏偏没有一样是他想打听的。甚至连木道人和古松居士，他都已找不到。

茶客更疏了，茶博士手里提着的大水壶己放下，不停的用眼角来瞟陆小凤，显然是在催他快点走。陆小凤只有装作看不见，因为他实在也已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不找到叶孤城，他怎么能回去面对欧阳情？新沏的茶已凉，夜更凉。

陆小凤叹了口气，端起茶碗，一口茶还没有喝到嘴突然间，寒光一闪，“叮”的一声，茶碗已被打得粉碎。

寒光落下，竟是一枚三寸六分长的三棱透骨镖！门口挂着灯笼，一个穿青布袈裟，芒鞋白袜的和尚，正在对着他冷——笑，关外武林高手，几乎没有人用这种飞镖的。

可是这和尚发镖的手却又快又准，无疑已可算是此道的一流高手。陆小凤既不认得他，也想不通他为什么突然出手暗算。最奇怪后，他一击不中，居然还留在外面不走。

陆小凤笑了。他非但没有追出去反而看着这和尚笑了笑，现在的麻烦已够多，他己不想再惹别的麻烦，谁知这和尚还是不放松，一挥手，又是两枚飞镖发出，镖尾系着的镖衣在风中“猎猎”作响，发镖的力量显然很强劲。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他已看出这和尚找定了他的麻烦，他想不出去，也不行了。

飞镖还未打到，他的人忽然间已到了门外。谁知这和尚看见他出来，立

刻拔腿就跑，等到他不想再追时，这和尚又在前面招手。

奇怪的事，真是越来越多，所有的怪事好像全都被陆小凤一个人遇上了。

他不想再追下去，却又偏偏不能不追，追出了两条街，和尚突然在一条暗巷中停下，冷笑道：”陆小凤，你敢不敢过来！”

陆小凤当然敢，世上他不敢做的事还很少。他虽然明知自己一走入暗巷，这和尚就随时都可以出手，暗巷中很可能还有看不见的陷井埋伏，这和尚也很可能还有他不知道的绝技杀手。

但他还是走了进去。谁知他一走进去，这和尚竟忽然向他跪了下来，恭恭敬敬的磕了三个头。

陆小凤又怔住。

和尚却在看着他微笑，道：“ 你不认得我？ ”陆小凤摇摇头。

他从来也没见过这和尚。

和尚道：“ 这三棱透骨镖你也不认得？ ”<

陆小凤眼睛亮了：“ 你是关中‘ 飞镖 ’胜家的人？ ”

和尚道：“ 在下胜通。 ”这名字陆小凤也不熟，飞镖胜家并不是江湖显赫的名门大族。

胜通已接道：“ 在下是来还债的。 ”

陆小凤更意外：“ 还债？ ”

胜通道：“ 胜家门上下，都欠了陆大侠一笔重债！ ”

陆小凤道：“ 你一定弄错了，我从不欠人，也没有人欠我！ ”

胜通道：“ 在下没有错。 ”他说得很坚决，神情也很严肃：“ 六年前，本门上下十一人，全都败在霍天青手里，满门都被逐出关中，从此父母离散，兄弟飘零，在下也被迫入了空门，虽然有雪耻之心，怎奈霍天青武功高强，在下也自知复仇无望！ ”

陆小凤道：“ 你以为我杀了霍天青，替你们出了气，所以要来报恩！ ”

胜通道：“ 正是。 ”

陆小凤只有苦笑。霍天青并不是死在他手上的，独孤一鹤和苏少英也不是。但别人却偏偏都要将这笔账算在他身上，有仇的来复仇，有恩的来报恩。江湖中的恩怨是非，难道竟真的如此难以分清，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霍天青并不是…… ”

胜通仿佛根本不愿听他解释，抢着道：“ 无论如何，若非陆大侠仗义出头，霍天青今日想必还在珠光宝气阁耀武扬威，又怎么会落到那样的下场！ ”

他这么样说倒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陆小凤只有苦笑，道：“ 就算你欠了我的，刚才也已还了！ ”

胜通道：“ 叩头只不过表示尊敬，又怎能算是报恩？ ”

陆小凤道：“ 不算？ ”

胜通道：“ 绝不能算！ ”<

陆小凤道：“ 要怎么才能算？ ”

胜通忽然从怀里拿出个包扎很好的油布包，双手奉上：

“ 这就是在下特地要送来给陆大侠的！ ”陆小凤只有接过来。

他忽然发觉被人强迫接受“ 报恩 ”，那种滋味也并不比被人强迫接受“ 报仇 ”好多少。 ”

以前他从来也没有想到过这一点，更令他想不到的是，这油布包裹包着的，竟是一条上面染着斑斑血迹，还带着黄脓的白布带。一打开包袱，就有

股无法形容的恶臭散发出来。

陆小凤连笑都笑不出了：“ 你特地要来送给我的，就是这条布带？ ”

胜通道：“ 正是。 ”

陆小凤道：“ 你送这东西给我，为的就是要报恩？ ”

胜通道：“ 不错。 ”

陆小凤看着布带上的脓血，实在觉得有点哭笑不得。这和尚打了他五镖，又送了这么样一条臭布带给他，还说是来报恩的，这么样报恩的样子，倒也少见得很！幸好他还是来报恩的，苦是来报仇的，那该怎么办呢？

陆小凤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赶快把这和尚弄走：“ 现在你总算已报过了吧！ ”

胜通居然没有否认，却还是不肯走，沉吟道：“ 这条布带在平时看来，也许不值一文，在此时此刻，却价值连城。 ”随便要什么人来，随便怎么看，也看不出这布带是件价值连城的宝物。可是这和尚却偏偏说得很严肃、看来居然不像是在开玩笑。

陆小凤也不禁起了好奇心：“ 这布带难道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

胜通道：“ 只有一点。 ”

陆小凤道：“ 哪一点？ ”

胜通神情更慎重，压低了声音，道：“ 这布带是叶孤城身上解下来的！ ”

陆小凤的眼睛立刻亮了，这又臭又脏的一条布带，在他眼中看来，竟真的已比黄金玉带更珍贵。

胜通道：“ 在下为了避仇，也为了无颜见人，所以特地选个香火冷落的小庙出家，老和尚死了后，在下就是那里唯一的住持！ ”

陆小凤道：“ 叶孤城也在那里？ ”

胜通道：“ 他是今天正午后来借宿的，庙里的僧房就从来也没有人住过，更没有香客借宿，今天居然会有人来，在下已觉得很意外！ ”

陆小凤道：“ 他是一个人去的？ ”

胜通点点头，道：“ 他来的时候，在下本没有想到他就是名动天下的白云城主！ ”

陆小凤道：“ 后来你是怎么知道的？ ”

胜通道：“ 他来了之后，就将自己关在房里，隔半个时辰，就要我送盆清水进去…… ”

他本来也是江湖中人，看见这种行迹可疑的人，当然会特别留意。

“ 除了清水外，他还要我特地去买了一匹白布，又将这油包交给我，叫我埋在地下。 ”

叶孤城当然绝不会想到这香火冷落的破庙住持，昔年也是个老江湖，所以对他并没有戒心。

“ 我入城买布时，才听到叶孤城在张家口被唐门暗器所伤，却在春华楼上重创唐天容的事。 ”所以他就将这位白云城主的装束容貌，都仔细打听了出来。

“ 两下一印证，我才知道到庙里来借宿的那位奇怪客人，就是现在已震动了京华的白云城主。 ”陆小凤长长吐出了口<气，现在他总算已想通了两件他本来想不通的事。既不爱赏花，也不近女色的叶孤城，要美女在前面以鲜花铺路，只不过是为了掩饰自己身上伤口中发出的脓血恶臭。陆小凤在城里找不到他，只因为他根本没有在客栈中落足，却投入了荒郊中的一个破庙里。

他当然不能让别人知道他的伤非但没有好，而且已更恶化。雄狮负伤后，也一定会独自躲藏在深山里，否则只怕连野狗都要去咬它一口。

陆小凤的心已沉了下去。他本来还期望叶孤城能救治欧阳情的伤毒，现在才知道他自身已难保，又怎么能救得了别人？

胜通道：“刚才我入城来时，城里十个人中，至少有八个人都认为叶孤城已必胜无疑，打赌的盘口，甚至已到了七博一，赌叶孤城胜。”春华楼头的那一着天外飞仙，想必已震憾了九城。

胜通又道：“现在若有人知道这消息，看见这布带，只怕……”他没有说下去。

现在若有人知道这消息，京城中会变成什么情况，他非但说不出，简直连想像都无法想像。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说的是，这布带的确可以算是价值连城的宝物，我实在受之有愧！”受之有愧的意思，通常也就是“却之不恭。”

胜通终于展颜而笑，道：“在下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却也和陆大侠一样，从不愿欠人的债，只要陆大侠肯接下这点心意，在下也就心安了！”

陆小凤沉吟着，忽又问道：“你的庙在哪里？”

胜通道：“陆大侠莫非还想当面去见见那位白云城主？”<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并不是不相信你，但却实在想去看看他，”他笑容中带着种兔死狐悲的伤感和寂寞，慢慢的度着道：“我和他虽然只匆匆见过两次面，却始终将他当做我的朋友……”

他知道叶孤城现在一定需要朋友，也知道叶孤城的朋友并不多，此时此刻，一个真正的朋友对叶孤城来说，也许比解药更难求。

屋子里潮湿而阴暗，地方并不十分窄小，却只有一床、一桌、一凳，更显得四壁萧然，空洞寂寞，也衬得那一盏孤灯更昏黄黯淡。壁上的积尘未除，屋而上结着蛛网，孤灯旁残破的经卷，也已有许久未曾翻阅。以前住在这里的老僧，过的又是种多么凄凉寂寞的岁月？在他说来，死，岂非正是种解脱。叶孤城斜卧在冷而硬的木板床上，虽然早已觉得很疲倦，却辗转反侧，无法成眠。

他本来久已习惯寂寞。一个像他这样的剑士，本就注定了要与人世隔绝的，正像是个苦行的僧人一样，尘世间的一切欢乐，他都无缘享受。

因为“道”，是一定要在寂莫和困苦中才能解悟的。剑道也一样。没有家，没有朋友，没有妻子，没有儿女，什么亲人都没有。

在他这一生中，寂寞本就是他唯一的伴侣。但他却还是无法忍受这种比寂寞更可怕的凄凉和冷落，因为他以前过的日子虽孤独，却充满了尊荣和光彩。

而现在……风从窗外吹进来，残破的窗户响声如落叶，屋子还是带着种连风都吹不散的恶臭。他知道他的伤口已完全溃烂，就像是生了蛆的臭肉一样。

他本是个孤高而尊贵的人。现在却像是条受伤的野狗般躲在这黑洞里。这种折磨和痛苦，本是他死也不愿忍受的，可是他一定要忍受。

因为他一定要活到九月十五！秋声寂寂，秋风萧索，这漫漫的长夜，却叫他如何度过？

假如现在能有个亲人，有个朋友陪着他，那情况也许会好得多，怎奈他偏偏命中注定了是个孤独的人，从不愿接受别人的友情，也从不肯将感情付

给别人。他忽然发觉这竟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想到自己也需要个朋友。

他又想了很多事，想起了他每日晨昏，从无间断的苦练，想起了他的对手在他剑下派出来的鲜血，也想起了那碧海青天，那黄金般灿烂的阳光，白玉般美丽的浮云……

他想死，又不想死。一个人的生命中，为什么总是要有这么多无可奈何的矛盾？

虽然他也知道这么样做对他的伤势并没有帮助，甚至无异是在饮鸩止渴。但他只能这么样做。好厉害的暗器。好可怕的毒，他终于坐起来，刚下了床，突听窗外有风声掠过那绝不是自然的风声。

剑就在桌上。他一反手，已握住了剑柄，他的反应还是很快，动作也依旧灵敏。

“用不着拔剑。”窗外有人在微笑着道：“若是有酒，倒不防斟一杯。”

叶孤城握剑的手缓缓放松，他已听出了这个人的声音：“陆小凤？”

当然是陆小凤，叶孤城勉强站起来，站直，卷起了衣襟，整起愁容，大步走过去，拉开门。

陆小凤正在微笑着，看着他，道：“你想不到我会来？”

叶孤城没有说什么，转过身在那张唯一的凳子上坐下，才缓缓道：“你本不该来的，这里没有酒！”

陆小凤微笑道：“但这里却有朋友。”

朋友！这两个字就像是酒，一满怀热酒，流入了叶孤城的咽喉，流进胸膛。

他忽然觉得胸中的血已热，却还是板着脸，冷冷道：“这里也没有朋友，只有一个杀人的剑手！”

“杀人的剑手也可以有朋友。”唯一的椅子虽然已被占据，陆小风却也没有站着。

他移开了那盏灯，也移开了灯畔的黄经和铁剑，在桌上坐了下来：“你若没有将我当朋友，又怎么会将你的剑留在桌上？”

叶孤城闭上嘴，凝视着他，才缓缓道：“你以前好像并没有要跟我交朋友？”

陆小凤道：“因为以前你是名动天下，不可一世的白云城主！”

叶孤城的嘴角又僵硬：“现在呢？”

陆小风叹了口气，道：“要决战之前，你本不该和唐天仪那种人交手的，你应该知道唐门的暗器确实无药可解。”

叶孤城的脸色变了：“你已知道多少？”

陆小凤道：“也许我已知道得太多！”

叶孤城又闭上嘴，沉默了更久，才缓缓道：“我本来的确不愿跟他交手的！”

陆小凤道：“可是你……”

叶孤城打断了他的话，道：“可是他却找上了我，一定要逼我拔剑，他说我……说我乘他不在时，调戏他的妻子！”

陆小凤道：“你当然没有。”叶孤城冷笑。

陆小风道：“既然没有，为什么不解释？”

叶孤城道：“你若是我，你会不会解释？”陆小凤在叹息。他承认自己若是遇上这种事，也一定不会解释，因为这种事根本不值得解释，也一定无

法解释。

“ 所以你只有拔剑！ ”

叶孤城道：“ 我只有拔剑！ ”

陆小凤道：“ 但你却还是不懂，以你的剑法，唐天仪本不该有出手伤你的机会！ ”

叶孤城冷冷道：“ 他本就没有。 ”

陆小凤道：“ 但你却受了伤！？

叶孤城的手握紧，过了很久，才恨恨道：“ 这件事我本不愿说的。他能有出手的机会，只因我在拔剑时，突然听见了一阵很奇怪的吹竹声。 ”

陆小凤脸色也变了：“ 于是你立刻发现有条毒蛇？…… ”

叶孤城霍然长身而起：“ 你怎么知道？ ”

陆小风也握紧双拳，道：“ 就在今天一日之中，我已有两个朋友死在那种毒蛇下，还有一个倒在床上，生死不明。叶孤城的瞳孔在收缩，慢慢的坐下，两个人心里都已明白，这件事根本是有人在暗中陷害的。这究竟是谁的阴谋？为的是什么？

陆小凤沉吟着，缓缓道：“ 你重伤之后，最有好处的人本该是西门吹雪，” 叶孤城点点头。

陆小凤道：“ 但害你的人，却绝不是西门吹雪！ ”

叶孤城道：“ 我知道，我相信他绝不是这种无耻的小人！ ”

陆小凤道：“ 你真的相信？ ”

叶孤城道：“ 像这种卑鄙无耻的小人，绝对练不成他那种孤高绝世的剑法！ ”

陆小凤长长吐出口气，道：“ 想不到你居然也是西门吹雪的知已！ ”

叶孤城注视桌上的剑，缓缓道：“ 我了解的并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剑！

陆小凤却在凝视着他：“ 也许你们本来也正是同样的人。 ” 叶孤城虽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两柄孤高绝世的剑，两个孤高绝世的人，又怎么不惺惺<相惜？

陆小风叹道：“ 看来这世上不但有肝胆相照的朋友，也有肝胆相照的仇敌。 ”

当然有的，只不过后者远比前者更难得而已。

叶孤城忽然又道：“ 据说已有很多人在我身上投下重注，赌我胜！ ”

陆小凤苦笑道：“ 现在赌你胜的盘口是七比一！ ”

叶孤城目中带着沉思之色，道：“ 其中当然也有人赌西门吹雪胜的！ ”

陆小凤道：“ 不错。

叶孤城道：” 我若败了，这些人岂作就可以坐收暴利。 ”

陆小凤道：“ 你认为陷害你的人，就是赌西门吹雪胜的人？ ”

叶孤城道：“ 你认为不是？ ” 陆小凤也闭上了嘴。

他虽然没有说出来，但心里却知道绝不是。因为这个人不但陷害了叶孤城，也同样害了孙老爷、公孙大娘和欧阳情，他一定还有更可怕的阴谋，更大的目的，绝不止是要赢得这笔赌注而已。

叶孤城又站起来，推开窗户，看着窗外的明月，喃喃道：“ 现在已可算是九月十四了。 ”

陆小凤道：“ 难道你还要如期应战？ ”

叶孤城冷冷道：“ 你看我像是个食言悔约的人？ ”

陆小凤道：“ 可是你的伤…… ”

叶孤城又笑了笑，笑得很凄凉：“ 伤是无救的，人也已必死，既然要死，能死在西门吹雪剑下，岂非也是一大快事？ ”

陆小凤道：“ 你……你们可以改期再战！ ”

叶孤城断然道：”不能改！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叶孤城道：“ 我这一生中，说出来的任何话，都从未更改过一次！ ”

陆小凤道：“ 莫忘记你们已改过一次！ ”

叶孤城道：“ 那有特别的原因！ ”

陆小凤道：“ 什么原因？ ”

叶孤城沉下脸，道：“ 你不必知道！ ”

陆小凤道：“ 我一定要知道！ ”

叶孤城冷笑。

陆小凤道：“ 因为我不但是西门吹雪的朋友，也是你的朋友，我有权知道。 ”

叶孤城慢慢的掩起窗子，又推开。窗外的月明依旧。

他一直部没有回头，仿佛不愿让陆小凤看到他脸上的表情，又过了很久，忽然道：”你知不知道他已有个孩子？ ”

陆小凤跳了起来。失声问：“ 你说什么？ ”叶孤城并没有再说一遍，他知道陆小凤已听得很清楚。

陆小风当然已听清楚，但却实在不能相信：“ 你是说西门吹雪已有了孩子？ ”

叶孤城点点头。

陆小凤再问：“ 是孙秀青有了身孕？ ”叶孤城又点点头。陆小凤怔住。一个男人，在生死的决战前，若是知道他爱的女人腹中有了他的孩子，他应该怎么办？

陆小凤终于明白：“ 原来是他去求你改期的，因为他一定要先将孙秀青以后的生活安排好，他并没有胜你的把握！ ”

叶孤城道：“ 他是个负责的男人，也知道自己的仇人太多！ ”

陆小凤道：“ 他若死在你的手里，他的仇家当然绝不会让他的女人和孩子再活下去！ ”

叶孤城道：“ 他活着时从不愿求人，就算死了。也绝不愿求人保护他的妻子！ ”

陆小凤道：“ 所以，他要你再给他一个月的宽限，让他能安排好自己的后事。 ”

叶孤城道：“ 你若是我，你答不答应？ ”陆小凤长长叹息，现在也终于明白，西门吹雪为什么会突然失踪了。他当然要找个绝对秘密的地方，将他的妻子安顿下来，让她能平平安安的生下他的孩子。这地方他当然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叶孤城仰视着上天的明月，月已圆：“ 月圆之夜，紫金之巅…… ”

陆小凤忍不住又问道：“ 月圆之夜，还是改在月圆之夜，紫金之巅又改在哪里？ ”

叶孤城又沉吟了很久，才缓缓道：“ 改在紫禁之巅！ ”

陆小凤耸然动容，道：“ 紫禁之巅？紫禁城？ ”

叶孤城道：“ 不错。 ”

陆小凤脸色变了：“ 你们要在紫禁城里，太和殿的屋脊上决战？ ”

太和殿就是金銮殿，也就是紫禁之巅，当然也就是太和殿上。殿高数十丈，屋脊上铺着是滑不留足的琉璃瓦，要上去已难如登天。何况那里又正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贺之处，禁卫之森严，天下绝没有任何别的地方能比得上。这两人却偏偏选了这种地方做他们的决战处。

陆小凤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苦笑道：“ 你们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些， ”

叶孤城淡淡道：“ 你若害怕，本就不必去！ ”

陆小凤恍然道：“ 你们选了这地方，为的就是不愿别人去观战？ ”

叶孤城道：“ 这一战至少不是为了要给别人看的！ ”

陆小凤又忍不住要问：“ 这一战究竟是为了什么？ ”

叶孤城道：“ 就因为他是西门吹雪，我是叶孤城！ ”

这并不能算是真正的答案，却已足够说明一切，西门吹<雪和叶孤城命中注定了就要一较高下的，已不必再有别的理由！两个孤高绝世的剑客，就像是两颗流星，若是相遇了，就一定要撞击出惊天动地的火花。这火花虽然在一瞬间就将消失，却已足照耀千古！

月明星稀，夜更深，叶孤城缓缓道：“ 你想知道的事，现在全都已知道，你为什么不走？ ”

陆小凤却还不肯走：“ 除了我之外，还有没有别人知道你们的决战处？ ”

叶孤城冷冷道：“ 我没有告诉过别人，我没有别的朋友。 ” 他的声音虽冷，这句话却是火热的。他毕竟已承认陆小凤是朋友，唯一的朋友。

同是有心人

九月十四，凌晨。李燕北从他三十个公馆中的第十个公馆里走出来，沿着晨雾迷漫的街道大步而行。他步子虽然还是跨得很大，却仿佛已显得很沉重，他的腰虽然还是挺得笔直，但眼中却已有疲倦之色。昨夜他根本没有睡过。

十一年来，每当他在晨曦初露时，沿着这同样的路线散步时，后面总有一大群人跟着。们今天却没有，连一个人都没有。

阳光尚未升起，木叶上凝着秋霜，今天比昨天更冷，说不定已随时都可能有雪花飘落。

北国的冬天，总是来得特别早的，尤其是李燕北，对他说来，冬天早已来了，已到了他心里。

晨雾迷漫，对面也有个人沿着路边，大步走过来，李燕北还没有看清他的脸，已看到了一双发亮的眼睛：“ 陆小凤？ ”

“ 是我。 ”陆小凤已在一株枯树下停住脚，等着他：“ 有若是每天早上都能到外面来走走，一定能活得比较长的。 ”他在笑，笑容却并不开朗。

李燕北道：“ 你已在外面走了很久？ ”

陆小凤道：“ 好像已有半个多时辰了！ ”

李燕北道：”为什么不进去？ ”

陆小凤又笑了笑，笑得更勉强：“ 我怕！ ”

李燕北吃惊的看着他：“ 你怕？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

陆小凤道：“ 我有，而且时常都有。 ”<

李燕北道：”你怕什么？ ”他不等陆小风回答，又接下去道：“ 你不敢去见欧阳？ ”陆小凤默然点头。

李燕北拍了拍他的肩：“ 她还活着，她中的毒好像并没有外表看来那么严重！ ”

陆小凤长长吐出口气，忽然问道：“ 今天只有你一个？ ”

李燕北点点头，眼神显得更疲倦，缓缓道：“ 今天别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事要做！ ”

陆小风道：“ 那么你也不该出来的！ ”李燕北笑了笑，笑容也并不开朗。

陆个凤道：“ 经过了昨天的事，你今天本该小心些。 ”

李燕北沉默着，积陆小凤并肩而行，走了一段路，忽然道：“ 这十一年来，我每天早上，都要在这些地区里走一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无论刮风下雨，我都没有间断过， ”

这地区是属于他的，他走在这些古老而宽阔的街道上，心里总是充满了骄傲和满足，就正如大将军在检阅自己的士卒，帝王在巡视自己的国土一样。

陆小凤了解他这种感觉：“ 我若是你，我很可能也会每天这么样走一趟。”

李燕北道：“ 你一定会的！ ”

陆小风道：“ 只不过我今天还是会破例一次！ ”

李燕北道：“ 你绝不会！ ”

陆小凤道：“ 可是今天…… ”

李燕北道：“ 尤其是今天，更不能破例！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李燕北迟疑着，目光沿着街道两旁古老精雅的店铺一家家看过去，眼睛

里仿佛充满了悲伤和留恋，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因为今天己是我最后一次！ ”

“ 最后一次？ ”陆小风吃惊的看着他：“ 为什么会是最后一次？ ”<

李燕北并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又沉默了很久，忽然道：“ 你有没有看见过我的儿子？ ”

陆小凤摇摇头。他没有看见过，他也不懂李燕北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件事。

“ 我有十九个儿子，最小的才两岁。 ”李燕北慢慢的接着道：“ 他们都是我亲生的，都是我血中的血，肉中的肉。 ”陆小凤在听着，等着他说下去。

李燕北道：“ 我今年已五十，外表看来虽然还很健壮，其实却已是个老人。 ”

陆小凤勉强笑了笑，道：“ 你并不老，有人说，男人到五十以后，人生才真正开始！ ”

“ 可是我已输不起。 ”李燕北也想勉强笑一笑，却笑不出：“ 因为我不能看着我的孩子们挨饿受苦。 ”

陆小凤终于完全明白他的意思：“ 难道你已将这地盘卖给了别人？ ”

李燕北垂下头，黯然道：“ 我本来也不想这么做的，可是他们给我的条件实在太优厚！ ”

陆小凤道：“ 什么条件？ ”

李燕北道：“ 他们不但愿意承认我跟社桐轩约定的赌注，愿意这我解决这件事，而且还保证将我全家大小，全都平安送到江南去。 ！ ”

他总算笑了笑，笑得却很凄凉：“ 我知道江南是个好地方，每到了春天，莺飞草长，桃红柳绿，孩子们若能在那里长大，以后绝不会长得像我这种老粗。 ”

陆小凤看着他，忍不住长长叹了口气，道：“ 你的确是个老粗！ ”

李燕北苦笑道：“ 你自己没有孩子，你也许不会懂得一个人做了父亲后的心情！ ”

陆小凤道：“ 我懂。 ”

李燕北道：“ 你既然懂，就应该知道我为什么会做这种事！ ”

陆小凤道：“ 我知道。 ”

李燕北道：“ 这一战西门吹雪若是败了，我就立刻会变得无路可走。 ”

陆小凤也知道。无论谁带着十九个儿于时，他能走的路就实在已不多。

李燕北道：“ 昨天我见过叶孤城后，就知道我己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 ”

陆小凤道：“ 不是你没有，是西门吹雪！ ”

李燕北道：“ 可是他若输了，我就会比他输得更惨。 ”

陆小凤道：“ 我明白。 ”

李燕北道：“ 那么你就不该怪我。 ”

“ 我并没有怪你。 ”陆小凤道：“ 我只不过替你觉得可惜而已！ ”

“ 可惜？有什么可惜？ ”

陆小凤也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却反问道：“ 你将这地盘让给了谁？ ”

李燕北道：“ 让给了顾青枫。 ”

陆小凤道：“ 顾青枫是什么人？ ”

李燕北道：“ 是个道士。 ”

陆小凤愕然道：“ 道士？ ”

李燕北道：“ 道士也有很多种。 ”

陆小凤道：“ 他是哪一种？ ”

李燕北道：“ 是既有钱，又有势的那一种。 ”他又解释着道：“ 道教有南北两宗，南宗的宗师是龙虎山的张真人，北宗的宗师是白云观主！ ”

陆小凤道：“ 他就是白云观主？ ”

李燕北点点头，道：“ 白云观就在城外，当朝的名公巨<卿，有很多都是白云观的常客，甚至还有些已拜在他门下。 ”

陆小凤冷突道：“ 所以他表面上是个道士，其实却无异是这里的土豪恶霸。 ”

李燕北苦笑道：”他若不是这么样的人，又怎么会要我将地盘让给他？ ”

陆小凤道：“ 这件事已无法挽回？ ”

李燕北道：“我已接受了他的条件，也已将我名下的产业全都过户给他。”

陆小凤道：“ 你的门人弟子，难道也全都被他收买了过去？ ”

李燕北道：“ 真正控制这地区的，并不是我，而是我的帮陆小凤道：“ 你已不是这帮会的帮主？ ”

李燕北长叹道：“ 现在这帮会的帮主也已是他。我已将十年前从前任帮主手里接过来的龙旗令符，当着证人之面交给了他！ ”

陆小凤道：“ 证人是谁找来的？ ”

李燕北道：“ 虽然是他找来的，但却也是我一向都很尊敬的江湖前辈！ ”

陆小凤道：“ 是谁？ ”

李燕北道：“ 一位是武当的木道人，一位是黄山的古松居土，还有一位老实和尚！

陆小凤怔住，他吃惊的停下脚步，连脸色都似已变了：“ 难怪我找不到他们，原来我走了之后，他们反而来了！ ”

李燕北道：“ 我本来也没有想挽回，这本是我自己决定的。 ”他看着陆小凤脸上的表情，又道：“ 但你却好像还有什么话要说。 ”

陆小凤沉默着，终于慢慢的点了点头，道：“ 我的确有件事要警告你！ ”
<

李燕北道：“ 什么事？ ”

陆小凤道：“ 江南不但是个好地方，也是个美人窝，你到了那里后，最好老实些。 ”他笑了笑，接着道：“ 一个月只有三十天，你若是再娶三十个老婆，不打破头才怪！ ”

李燕北也笑了，拍着陆小凤的肩笑道：“ 你放心，用不着你说，我也会将那里的美人全都留下来给你的。 ”

陆小凤大笑，道：“ 那么我一定很快就会去找你，免得你改变了主意！ ”

他并没有说出叶孤城的事，他几次想说，又忍了下去。李燕北是他的朋友。朋友要走了，为什么不让他带着笑走。能够让朋友笑的时候，就绝不会让朋友生气难受这是陆小凤的原则，可是他一定要分清谁是仇敌？谁是朋友？

“ 你准备什么时候走？ ”他忽然问。

“ 也许还得过了明天。 ”面对着这古老而亲切的城市，李燕北目光中又不禁流露出一种说也说不出的留恋和伤感：“ 我虽然已是个局外人，但却还是想知道这一战的结果， ”陆小凤慢慢的点了点头，他也了解李燕北此时的心情。

“ 你走的时候，我也许不会送你，可是你若再来，无论刮多大的风，下

多大的雨。我一定会去接你。”他勉强笑了笑：“ 我一向不喜欢送行。”离别总是令人伤感的，他虽然轻生死，却重离别。

“ 我明白。”李燕北也勉强作出笑脸：“ 我这次一走。虽然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可是你若到了江南，我也一定会去接你。”

陆小凤没有再说什么，陪着他走了一段路，忽然又问：“ 木道人他们，是不是和顾青枫一起走的？”

“ 是”。

“ 你想他们会到哪里去？”

“ 白云观，”李燕北道：“ 白云观的索斋和酒，也一向很有名。”

白云观仿佛就在白云间，金碧辉煌，宏伟壮观。雾还没有散尽，远远看过去，这道观的确就像是飘渺在白云间的一座天宫阙。镶着黄铜状兽环的黑漆大门已开了，却看不见人，晨风间隐约传来一阵阵诵经声，道人们显然企在早课。

可是大殿里也没有人，几片刚落下的黄叶，在庭院中随风而舞。

陆小凤穿过院子，走过香烟缭绕的大殿，从后面的一扇窄门走出来，忽然发现一个青衣黄冠的道人，正站在梧桐树下，冷冷的看着他。梧桐没有落叶，后院中的秋色却更浓。

陆小凤试探着问：“ 顾青枫真人在不在？”

道人没有回答，一双发亮的眼睛，在白雾中看来，就像是刀锋般闪着寒光，一阵风吹过，陆小凤忽然发现他肩后黄穗飘飞，竟背着口乌鞘长剑。

“ 道长莫非就是顾真人？”道人还是不开口，脸上也完全没有表情。

陆小凤笑了笑，喃喃道：“ 原来这老道是个聋子，我问错人了。”

这道人并不是聋子，突然冷笑道：“ 你没有问错人，却来错了地方！”

“ 这里不是白云观？”

“ 是。”

“ 白云观为什么来不得？”

道人冷冷道：“ 别人都能来，只有你来不得！”

陆小凤忍不住问：“ 你知道我是谁？”

道人冷笑着，忽然闪过身，梧桐树的树皮已被削去一片，上面赫然用朱砂写着八个字：“ 小凤飞来，死于树下！”<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你果然知道我是谁！”

道人冷冷道：“ 凤栖梧桐，这棵梧桐就是你的葬身之地。”

陆小凤忽然又问道：“ 你见过我？”

道人道：“ 没有。”

陆小凤道：“ 我们有旧恨？”

道人道：“ 没有。”

陆小凤道：“ 有新仇？”

道人道：“ 也没有。”

陆小凤苦笑道：“ 我们既然素不相识，又没有新仇旧恨，你为什么一定要我的命？”

道人道：“ 因为你是陆小凤！”

陆小凤苦笑道：“ 这理由好像就已够了！”

道人道：“ 足够了。”他手一反，长剑已出鞘！

“ 好剑！”剑光如一泓秋水。道人以指弹剑，剑作龙吟，龙吟声中，四

面忽然又出现了六个装束和他一样的黄冠道人。六个人，六柄剑，也都是百炼精钢铸成的青锋长剑！

剑柄的黄穗在风中飘飞，突然同时出手，赫然正是道派北宗，全真派的不传之秘，北斗七星阵。那脸如枯木的道人，显然就是发动剑阵的枢纽。

他的剑法精妙流动，虽然还不能和叶孤城、西门吹雪那种绝世无双的剑客相比，可是剑走轻灵，意在剑先，已是江湖中的一流高手。

何况这北斗七星阵结构精密，配合无间，七柄剑竟仿佛有七十柄剑的威力。陆小凤竟似已连还击的机会都没有。剑光如网。他就像是一条已落入网里的大鱼，在网中飞腾跳跃，却还是逃不出网去。剑网已越收越紧。

陆小凤忽然叹了口气，道：“剑是好剑，剑法也是好剑法，只可惜你们这些人错了。”

没有人问他“错在哪里？”就算有人问，也已来不及。就在这一瞬间，陆小凤已突然出手，只见他的身子溜溜一转。

手掌已托住了那青衣道人的右肘，轻轻一带。

接着，就是一片金铁交击之声，七柄长剑互相撞击，火星四溅，陆小风却已游鱼般滑出，已不再是条被困在网中的鱼。

也就在这一瞬间，突听一声冷笑，一道寒光长虹般飞来。这一剑的速度和威力，更远在黄冠道人之上，陆小凤身子刚脱出剑阵，剑光已到了他咽喉要害前的方寸之间。

森寒的剑气，已刺入了他的肌肤毛孔，陆小凤反而笑了，突然伸出两根手指一夹！

对方还没有听见他的笑声，剑锋已被他夹住。他的出手竟远比声音更快！

剑气已消失，陆小凤用两根手指夹庄剑锋，微笑着，看着面前的人一个锦衣华服，白面微须的中年人。这人也正在吃惊的看着他。

没有人相信世上竟真有这么快的出手．这个人显然也不信。他自信剑法之高，已不在叶孤城、西门吹雪这些人之下，自信刚才那出手一击，绝不会落空，现在他才知道自己想错就在这时，梧桐树后的屋檐下，忽然传出一个人的大笑声：“我早就说过，叶孤城的天外飞仙，陆小凤的灵犀一指，都是绝世无双的武功，你们如今总该相信了吧？”

另一个人在叹息：“我们总算开了眼界，佩服佩服！”

锦衣华服的中年人忽然也叹了口气，道：“陆小凤果然不愧是陆小凤。”

捋须大笑的是木道人，微笑叹息着的，想必就是白云观主顾青枫。有些人脸上好像永远都带着微笑，顾青枫就是这种人。他本来就是个仪容修洁，风采翩翩的人，微笑使得他<看来更温文而亲切。

他微笑着走过来，挥袖拂去了梧桐上的朱砂，道：“陆公子现在想必已看出，这只不过是……”

陆小凤替他说了下去：“只不过是个玩笑。”

顾青枫显得很惊奇：”你知道？”

陆小凤点点头，道：“因为很多人都跟我开过这种玩笑。”

顾青枫目中露出种歉意：”这玩笑当然并不太好！”

“不太好，也不太坏！”陆小凤道：“至少每次有人跟我开这种玩笑时。我都会觉得自己运气不错。”

“为什么？”

陆小凤淡淡道：“我的运气若不好，这玩笑就不是玩笑了！”

他轻轻放下手里夹着的剑锋，好像生怕剑锋会割破他的手指一样。

“一个人的咽喉若是被刺穿了个大洞，至少他自己绝不会再认为那是玩笑。”

那锦衣华服的中年人也笑了，笑容中也带着歉意：“我本来并不想开这种玩笑，可是他们都向我保证，世上绝没有任何人能一剑刺穿陆小凤的咽喉，所以我就……”

陆小凤又打断了他的话，替他说了下去：“你就忍不住想试试？”

陆小凤也笑了笑，道：“我就算想生气，也不敢在大内的护卫高手面前生气的！”

这人显得很惊讶：“你认得我？”

陆小凤微笑道：“除了‘富贵神剑’殷羡殷三爷外．还有谁能使得了那一着玉女穿梭？”

木道人又大笑：”我是不是也早就说过，这个人非但手上有两下子，眼力也一向不错。”

江湖中人都知道，皇宫大内中，有四大高手，可是真正<见过这四个人的并不多。

“你眼力果然不错。”殷羡大笑着，拍着陆小凤的肩：“我已有十余年未曾走过江湖，想不到你居然还是认出了我！”

陆小凤笑道：“能使出玉女穿梭这一招的人并不少，可是能将这一招使得如此出神入化的，天下却只有一个！”他对这个人的印象并不错。

在他想像中，大内高手们一定都是眼睛长在头顶上的人。这个人至少很和气，笑得也很令人愉快。所以陆小凤也希望能让他觉得愉快些。

殷羡眼睛里果然己发出了光，忽然紧紧握住陆小凤的手，道：“你说的是真话？”

陆小凤道：“我从不说谎。”

殷羡道：“那么你一定还要告诉我，我这招玉女穿梭，比起叶孤城的天外飞仙怎么样？”

陆小凤叹了口气，真话并不是都能令人愉快的：“你一定要我说！”

殷羡道：“我知道你也接过他一招天外飞仙，所以世上只有你一个人够资格评论我们的高下！”

陆小凤沉吟着，道：“我接他那一招时，背后是墙，我完全没有后顾之忧，我接你这招时，背后却还有七柄剑！”

殷羡眼睛里的光采又黯淡了下去，道：“所以我比不上他！”

陆小凤道：“你的确比不上他！”

殷羡也叹了口气，道：“现在我总算已见识你的灵犀一指，可是他的天外飞仙……”

顾青枫忽然笑了笑，道：“他的天外飞仙，你也很快就会看到的！”

殷羡道：“我一定能看得到？”

顾青枫道：“一定。”<

殷羡眼睛里又闪着光，道：“明天就是月圆之日！”

顾青枫道：“紫金之巅就是紫禁之巅！”他微笑着，又道：“所以就算别人看不到，你也一定能看得到。”

殷羡握紧了手里的剑，喃喃道：“紫禁之巅，他们居然敢选这么样一个地方……他们好大的胆子！”

顾青枫道：“若没有惊人的功夫，又怎么会有惊人的胆子！”

殷羡沉默着忽然道：“你本不该将这件事告诉我的。”

顾青枫道：“为什么？”

殷羡道：“莫忘记我是大内的侍卫，我怎么能让他们擅闯禁地？”

顾青枫道：“你可以破例一次！”

殷羡道：“为什么要破例？”

顾青枫道：“因为我知道你一定想见识见识他那绝世无双的天外飞仙！”

殷羡又叹了口气，苦笑着道：“你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你知道的事太多了！”

陆小凤也叹了口气，道：“的确太多了！”

顾青枫道：“你想不到我会知道这件事？”

陆小凤道：“这本是个秘密！”

顾青枫微笑道：“现在已不是秘密，在京城里，根本就没有秘密！”

陆小凤道：“所以你早就知道我会来？”

顾青枫道：“你是李燕北的朋友，若不是你，他只怕早已死在杜桐轩手里！”

木道人忽然道：“我们本是去找你的，想不到你做了他们的见证！”

陆小凤道：“老实和尚呢？”

木道人道：“他是被我拖去的，我知道你本就在找他。”<

顾青枫道：“只可惜我们还是去晚了。没有尝到十三姨亲手为你做的火燎羊头！”

陆小凤道：“出家人也吃羊头？”

顾青枫笑了笑，道：“不吃羊头的出家人，又怎么肯花一百九十五万两，买下李燕北的赌注！”

陆小凤盯着他，道：“你是不是已有把握知道不会输？”

顾青枫淡淡道：“若是有输无赢的赌注，你肯不肯买？”

陆小凤道：“不肯。”

顾青枫道：“出家人怎么能说谎？”

陆小凤道：“只可惜有人要你说实话，好像也不太容易！”

顾青枫笑道：“出家人打惯了机锋，本就是虚虚实实，不虚不实，真真假假，不真不假的！”

殷羡忽又拍了拍陆小凤的肩，笑道：“其实你也该学学他，偶而也该打机锋，甚至不妨说两句谎话。”

陆小凤叹道：“只可惜我一说谎话就会抽筋，还会放屁。”

殷羡吃惊的看着他，道：“真的？”

陆小凤道：“假的！”

禅房里居然还坐着一屋子人，一个个全都毕恭毕敬的坐在那里，就像是一群坐在学堂里等着放学的规矩的孩子。他们当然不是孩子，也并不规矩。

陆小凤见过他们，每一个都见过这些人本来每天早上都要跟着李燕北后面走半个时辰的，自从“金马”冯昆被抛入冰河里之后，就从来也没有人敢缺席过一次。可是从今天起，他们已不必再走了。今天只有你一个人？今天别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事。原来这就是他们的事。

陆小凤看着他们，忽然笑了笑，道：“坐着虽然比走路舒服，可是肚子很快就会坐得凸出来的，肚子太大，也未必是福气。”每个人都垂下头，一

个人的头垂得最低。

“杆儿赵”、赵正我。看见他，陆小凤立刻又想起了那匹白马，马背上驮着的死人，和那个少年气盛的严人英。

“人是怎么死的？马是哪里来的？！”陆小凤想问，却不能问，现在的时候不对，地方也不对。

若是换了别人，只有装看不见。但陆小凤不是别人。

顾青枫正在饮酒，陆小凤忽然冲过去，一把揪住了杆儿赵衣襟，厉声着：“就是你，我今天总算找到了你，你还想往哪里逃？”大家的脸色全变了，谁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脸色变得最厉害的，当然还是杆儿赵。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顾青枫想过来劝。木道人也想过来劝，陆小凤却铁青着脸，冷冷道：“我今天要跟这个人算一笔旧账，非算不可的旧债，等我算完了，再来陪各位喝酒，若有谁想拦住我……”他没有说下去，也不必说下去。没有人愿为杆儿赵得罪陆小凤的。他居然就当着这么多人面前，把杆儿赵拉出了门，拉出了白云观，拉进一个树林里。

太阳已升起，升得很高，今天又是好天气。树林里却仍然是阴森森的，阳光从林时间漏下来，正照在杆儿赵脸上。

他的脸已吓得发白，嗫嚅着道：“究竟是什么事？我跟陆大侠又有什么旧账？”

“没有事。”陆小凤忽然放开手，微笑道：“也没有旧账。什么都没有。”

杆儿赵怔住，但脸上总算已有了血色：“难道这也只不过是玩笑？”

陆小凤道：“这玩笑并不好，简直比刚才他们跟我开的玩笑更糟。”

杆儿赵松了口气，陪笑道：“玩笑虽不好，总比不是玩笑好！”

陆小凤忽然又沉下脸，冷冷道：“只不过玩笑有时也会变得不是玩笑的！”

杆儿赵擦擦头上的冷汗，道：“我若已替陆大侠把消息打听出来，它还会不会变？”

陆小凤笑了：“不会，绝不会！”死里逃生九月十四，上午。阳光正照在紫禁城的西北角上。虽然有阳光照耀，这地方也是阴暗而陈腐的，没有到过这里的人，绝不会想到庄严宏伟的紫禁城里，也会有这么样一个阴暗卑贱的角落。陆小凤就想不到。

宏伟壮丽的城墙下，竟是一片用木板和土砖搭成的小屋，贫穷而简陋。街道也是狭窄龌龊的，两旁有一间间已被油烟熏黑了的小饭铺，嘈杂如鸡窝的小茶馆，布满了鸡蛋和油酱的小杂货店。

风中充满了烟臭，酒臭，咸鱼和霉豆腐的恶臭，还有各式各样连说都说不出的怪臭，再混合着女人头上的刨花油香，炸排骨和炖狗肉的异香，就混合成一种无法形容，不可想象的味道。

陆小凤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世上真有这么样的味道，他简直不能相信这地方就在紫禁城里。

可是他的确已进了紫禁城，是杆儿赵找了个太监朋友，带他们进来的。

杆儿赵实在是个交游广阔的人，各式各样的朋友他都有。

“紫禁城里的西北角，有个奇怪的地方，我可以保证连陆大侠你都绝对不会到那种地方去的，平常人就算想去，也办不到。”

“为什么？”

“因为那是太监的亲戚本家们住的地方，皇城里的太监们，要出来一次

很不容易，平常有了空，都到那地方去消磨日子，所以那里各式各样邪门外道的东西都有。”

“你想到那里去看看？”

“我认得个叫安福的太监，可以带我们去。”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

“因为我已打听这，那匹白马，就是从那附近出来的。”

“那么你还等什么？还不赶快去找安福！”

“只不过还有件事，我不能不说！”

“你说！”

“太监都是怪物，不但脾气古怪，而且身上还有股说不出的臭气！”

“为什么会有臭气？”

“因为他们身上虽然少了件东西，却多了很多麻烦。洗澡尤其不方便，所以他们经常几个月不洗澡。”

“你是不是叫我忍着点？”

“就因为他们都是怪物，所以最怕别人看不起他们，那个小安子若是对陆大侠有什么无礼之处，陆大侠千万要包涵。”

陆小凤笑了：“你放心，只要能找到西门吹雪的下落，那个小太监就算要骑到我头上，我也不会生气。”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的确是在笑，他觉得这件事不但好笑，而且有趣。

可是现在他已笑不出了。他忽然发觉这件事非但一点也不好笑，而且无趣极了。

这个叫小安子的太监虽然没有骑在他头上，却一直拉着他的手，对他表示亲热，甚至还笑嘻嘻的摸了摸他的胡子。陆小凤只觉得全身上下。连寒毛带胡子都在冒汗，打寒噤。

没有被太监摸过的人，绝对想不到这种滋味是种什么样的滋味？

“这世上又有几个人被太监摸过？”陆小凤只觉得满嘴发苦，又酸又苦，几乎已忍不住吐了出来。他居然还没有吐出来，倒真是本事不小。

上次他挖了十天蚯蚓后，已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臭的人。现在他才知道，那时若有个太监去跟他比一比，他还可以算是个香宝宝。现在小安子好像就拿他当做了香宝宝，不但拉着他的手，看样子好像还想闻一闻，不但摸了他的胡子，看样子也像还恨不得能摸摸他的别的地方。

看着陆小凤脸上的表情，杆儿赵实在忍不住想笑。他居然还没有笑出来，倒也真是本事不小。

茶馆里的怪味道好像比外面更浓，伙计也是个阴阳怪气的人，老是看着陆小凤嘻嘻的直笑，还不时向小安子挤眼睛。陆小凤也忍受不了这个人。

他到这茶馆里来，只因为小安子坚持一定要请他喝杯茶。不管怎么样，喝杯茶总比跟一个太监在路上拉拉扯扯好些。何况，茶叶倒是真正上好的三熏香片。而小安子总算已放开了他的手。

“这茶叶是我特地从宫里面捎出来的，外面绝对喝不到。”

陆小凤承认：“我倒真没喝过这么好的茶！”

“只要你高兴，以后随时都可以来喝。”小安子笑得眯起了眼睛：“也许这也是缘份，我一睢见你就觉得我们可以交个朋友。”

“我……我以后……以后会常来的！”陆小凤忽然发现自己连口齿都变得不清了，简直好像变成了个结巴。

幸好这时上面正好有个老太监走过，小安子又放开他的手赶出去招呼。太监走起路来，总有点怪模怪样，两条腿总是分得开开的。

这老太监走路的样子更怪，衣服却比别的太监穿得考究些，说起话来总是摆着个兰花手，看来就像是个老太婆。陆小凤只有不去看他。

“那是我们的王总管。”小安子忽然又回来了：“王总管一回来，麻六哥的赌局就要开了，你想不想去玩几把？”

陆小凤赶紧摇头，勉强笑道：“我有些事想麻烦你！”

“你说，尽管说！”小安子又想拉他的手：“不管什么事，只要你说，我都照办！”

“不知道你能不能去替我打听打听，最近有没有外面的人到这里来过！”

“行，我这就去替你打听。”小安子笑道：“我也正好顺便回去看看我的孩子老婆。”他总算走了，临走的时候，还是摸了摸陆小凤的手。杆儿赵低下头，总算又忍住没有笑出来。

陆小凤瞪了他一眼，却又忍不住悄悄的问道：“太监怎么会也有孩子老婆？”

“那当然只不过是假凤虚凰。”杆儿赵道：“可是太监有老婆倒不少。”

“哦？”

“宫里面的太监和宫女闲得无聊，也会一对对的配起来，叫做‘对食’，有些比较有办法的太监，还特地花了钱，从外面买些小姑娘来做老婆。”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做太监的老婆，那日子只怕很不好过。”

杆儿赵也不禁叹了口气，道：“实在很不好过。其实太监们本身又何尝不是可怜人，他们的日子又何尝好过？”

陆小凤心里忽然觉得很不舒服，立刻改变话题，道：“我想西门吹雪无论怎么样都绝不会躲在这里。”

杆儿赵道：“也许就因为他算准别人想不到，所以才要躲到这里来！”

“我以前也这么样想，可是现在……”陆小凤苦笑：“现在我到这里来一看，叫我在这里耽一天，我都要发疯，何况西门吹雪？”他一向都比西门吹雪随和得多。

杆儿赵道：“只不过那匹白马倒的确是从这附近出去的！”

陆小凤沉吟着，道：“张英风也很可能是死在这里的。”他看着外面的窄小的屋子和街道：“在这里杀了人后，想找个藏尸首的地方只怕都很难找到！”

杆儿赵道：“所以只有把尸首驮在马背上运出去。”

陆小凤点了点头，又皱了皱眉道：“但是，西门吹雪若不在这里，张英风是死在谁的手里？还有谁能使得出那么快的剑？”这问题杆儿赵当然无法回答。

他们喝了杯茶，发了一会呆，小安子居然回来了，而且居然真的把消息打听了出来。

“前天晚上，麻六哥就带了个人回来，是个很神气的小伙子。”

陆小凤精神一振，立刻问道：“他是不是姓张？叫张英风？”

小安子道：“那就不太清楚了！”

陆小凤又问道：“现在他的人呢？”

“谁管他到哪儿去了！”小安子笑道：“麻六哥是老骚，看那小伙子年轻力壮，说不定已经把他藏了起来。”他眯着眼睛，看着陆小凤，好像还很

有意思把陆小凤藏起来。这些人在这种地方，本就是什么事都做得出的。

“麻六哥的赌局在哪里？”陆小凤忽然站起来：“我的手忽然痒了，也想去玩两把！”

“行，我带你去！”小安子又拉起了他的手，笑道：“你身上的赌本若不够，只管开口，要多少哥哥我都借给你。”

陆小凤忽然叹了口气，喃喃道：“我现在的确想借一样东西，只可惜你绝不会有。”

他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一副手铐，好铐住这个人的手。

麻六哥并不姓麻，也不是太监。麻六哥是个高大魁伟。满身横肉，胸膛上长满了黑毛的大麻子，脸上总是带着种自命不凡，不可一世的微笑。

他站在一群太监里，就好像一只大公鸡站在一群小母鸡中一样，显得又威风，又得意。

这些太监们看着他的时候，也好像女人们看着自己的老公一样，显得又害怕，又佩服。

陆小凤却只觉得他们又可笑，又可怜，又可恶可怜的人，是不是总一定有些可恶之处。

屋子里像是窑洞一样，烟雾腾腾，臭气熏天。围着桌子赌钱的人，十个中有九个是太监，一面掷骰子，一面扒耳朵，捏脚，捏完了再嗅，嗅完了再捏，还不时东抓一把，西摸一把。

庄家当然就是麻六哥，得意扬扬的挺着胸站在那里，每颗麻子都在发着红光。杆儿赵没有进来。一到门口，他就开溜了。

“我再到别的地方去打听打听，过一会儿再转回来。”他溜得真快，陆小凤想拉也没法子拉，只有硬着头皮一个人往里闯。

小安子居然还替他在前面开路：“伙计们，闪开点，靠靠边儿，我有个好兄弟也想来玩几手！”一看见陆小凤，麻六哥的眼睛就瞪了起来，而且充满了敌意，也正像是一只公鸡忽然发现自己窝里又有只公鸡闯了进来了。

他一双三角眼，上上下下打量着陆小凤好几遍，才冷冷道：“你想玩什么？玩大的还是玩小的？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太监们一起笑了，笑的声音也像一群小母鸡，笑得陆小凤全身都起鸡皮。

小安子抢着道：“我这兄弟是大角儿，当然玩大的，越大越好！”

“你想玩大的？”麻六哥瞪着陆小凤：“你身上的赌本有多少？”

陆小凤道：“不多，也不少！”

麻六哥冷笑道：“你究竟有多少？先拿出来看看再说。”陆小凤笑了，气极了的时候，他也会笑了。

“这够不够？”他随手从身上掏出张已皱阶一团的银票，抛在桌上。

大家又笑了。这张银票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张草纸。有个小太监嘻嘻的用两根手指把银票拾起来，展开一看，眼睛突然发直：“一万两。”

这张草张般的银票，居然是一万两，而且还是东四牌楼“四大恒”开出来的，保证十足兑现。

小安子笑了，挺起了胸脯，笑道：“我早就说过，我这兄弟是大角儿。”

看见这张银票，麻六哥的威风已少了一半，火气也小了，勉强笑道：“这么大的银票，怎么找得开？”

“不必找。”陆小凤淡淡道：“我只赌一把，一把见输赢。”

“一把赌一万两？”麻六哥脸上已开始冒汗，每一颗麻子里都在冒汗。

陆小凤：“ 只赌一把。 ”

麻六哥迟疑着，看着面前的几十两银子，讷讷道：“ 我们这儿不赌这么大的！ ”

陆小凤道：“ 我也知道我赌本不够，所以你输了，我只要你两句话。 ”

“ 你若输了呢？ ”

“ 我输了，这一万两就是你的！ ”

麻六哥眼睛又发亮，立刻问道：“ 你要我两句什么话？ ”

陆小凤盯着，一字字道：“ 你前天晚上带回来的人是不是张英风？他是怎么死的？ ”

麻六哥脸色突然变了，太监们的脸色也变了，突听一个人在门口冷冷道：“ 这小子不是来赌钱的，是来捣乱的，你们给我打。 ”

这人说话尖声细气，正是那长得像老太婆一样的王总管。

“ 打！打死这小子！ ”麻六哥第一个扑上来，太监们也跟着扑过来，连抓带咬，又打又撕。

陆小凤当然不会被他们咬到，可是也不能真的对这些半男不女的可怜虫用杀手。

他只有先制住一个再说擒贼先擒王，若是制住了麻六哥，别的人只怕就会被吓住了。

谁知麻六哥手底下居然还有两下子，不但练过北派的谭腿和大洪拳，而且练得还很不错，一拳打出，倒也虎虎生风。只可惜他遇见的人是陆小凤。

陆小凤的左掌轻轻一带，就已将他的腕子托住，右手轻轻一拳打在他的胸膛上，他百把多斤重的身子就被打得往后直倒。屋子里全是人。

他倒下去，还是倒在人身人，等他站起来的时候，脸上已全无血色，嘴角却有鲜血沁出。

陆小凤怔住。刚才那一拳，他并没有用太大力气，绝不会把人打成这样子。

这是怎么回事？麻六哥喉咙里“ 格格 ”的响，眼珠子也渐渐凸出。

陆小凤忽然发现这是怎么回事了他左肋之下，竟已赫然被人刺了一刀，刀锋还嵌在他的肋骨里，直没至柄。

无论谁挨了这一刀，都是有死无活的了。屋子里的人实在太多太乱，连陆小凤都没有看出这是谁下的毒手？唯一的证据只有这把刀。

他冲过去，拔出了这把刀，鲜血飞溅而出，麻六哥的人又往后倒，倒下去的时候，仿佛还说了句话，却没有人听得清。

太监们已一起大叫了起来，大叫着冲出去：“ 快来人呀，这儿杀了人了，快来抓凶手！ ”

陆小凤虽然绝不会被他们抓住，可是这群太监会做出什么事来，连他都想象不到。

他也不愿意去想。三十六计，走为上策，陆小凤双臂一振，旱地拔葱，“ 砰 ”的一声，屋顶已被他撞个大洞。

他的人已窜了出去。只见四面八方都已有人冲过来，有的拿着刀，有的提着棍子。

陆小凤唯一的退路，就是越墙而出。可是紫禁城的城墙看来至少有十来丈高，普天之下，绝没有人能一掠而出的。就算昔年以轻功名震天下的楚留香复生，也绝没有这种本事。

幸好陆小凤手里还有把刀，他的人突然窜起，一掠四丈，反手一刺，刀锋刺入城墙。

他的人已贴上城墙，再拔出刀，壁虎般滑了上去，快到墙头时，脚尖一蹴，凌空翻身，一个“细胸巧翻云”，飘飘的落在墙头。

突听城墙上一个人冷笑道：“你还想往哪里跑？你跑不了的！”

陆小凤只听见声音，还没有看见人，也不知这人是不是已出手。

他脚尖一点，人又跃起，又凌空翻了个身，才看见了这个人。这个人居然躺在紫禁城的城垛子上晒太阳，身上穿的是件又赃又破的青布袍，脚上穿的是双穿了底的破草鞋，头皮却光得发亮。

这个人竟是老实和尚。“老实和尚！”陆小凤忍不住叫了出来，几乎一下子跌到城墙下面去。

老实和尚笑了，大笑道：“休吃惊，莫害怕，和尚要抓的不是你，是这个小东西，”他用手指捉住个虱子，又笑道：“我这两根手指一夹，虽然比不上你，可是天下的虱子，绝没有一个能逃得了的。”他手指头一用力，虱子就被捏扁了。

陆小凤冷笑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尚为什么也杀生？”

老实和尚道：“和尚若不杀虱子，虱子就要吃和尚。”

陆小凤道：“佛祖不惜舍身喂鹰，和尚喂喂虱子又何妨？”

老实和尚道：“只可惜和尚的血本就不多；喂不得虱子。”

陆小凤道：“所以和尚就不惜开杀戒？”老实和尚不开口陆小凤道：“和尚既然开了杀戒，想必也杀过人的。”老实和尚还是闭着嘴。

陆小凤冷笑道：“和尚为什么不说话了！”

老实和尚叹了口气，道：“和尚不说谎，所以和尚不说话。”

陆小凤目光如刀锋，盯着他，道：“和尚从来也不说谎？”

老实和尚道：“和尚至少没有对可怜人说过谎。”

陆小凤道：“我是个可怜人？”

老实和尚叹道：“看你一天到晚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哪里有和尚悠闲自在？”

陆小凤冷冷道：“和尚只怕也并不太悠闲！”

老实和尚道：“谁说的？”

陆小凤道：“我说的。”他冷笑着又道：“你前两天还在张家口，昨天就到了京城，又忙着替叶孤城传消息，又忙着为别人做证人，现在居然跑到紫禁城上来了，这么样一个和尚，也算悠闲自在？”

老实和尚却又笑了，道：“和尚纵然不悠闲，至少心里没有烦恼。”

陆小凤道：“虽然没有烦恼，却好像有点鬼鬼祟祟。”

老实和尚道：“和尚从来也不鬼祟。”

陆小凤道：“不鬼祟的和尚，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老实和尚道：“因为和尚知道有人要找一匹活人不骑，却让死人骑的马！”

陆小凤冷笑道：“看来和尚不但消息灵通，还很喜欢管闲事！”

老实和尚道：“这件事和尚不能不管！”

陆小凤道：“为什么？”

老实和尚道：“因为和尚虽没有儿子，却有个外甥！”

陆小凤道：“难道张英风是和尚的外甥？”

老实和尚点点头，叹道：“现在和尚已连外甥都没有了。”

陆小凤不说话了，因为他也觉得很意外。这一天来他发现了很多怪事，每件事好像都互相有点关系，却又偏偏串不到一条线上去。叶孤城、公孙大娘、孙老爷、欧阳情、李燕北、张英风，这些都是被害的人。他们在表面看来，都是绝对互不相关的。

但陆小凤却偏偏又觉得他们都是被一条线串着的，暗算叶孤城、欧阳情和孙老爷的人，显然还是同一个人，用的也是同样一种手法。这三个人之间，却又偏偏连一点关系都没有。

陆小凤忽然道：“张英风的确是死在这里的！”

老实和尚道：“你已查出来了？”

陆小凤点点头，道：“他的人，和这里一个叫麻六哥的人很有关系！”

老实和尚道：“你问过麻六哥？”

陆小凤道：“我想问的时候，他已经被人杀死灭口！”

老实和尚道：“但你却不知道是谁杀了他！”

陆小凤道：“我只知道他的死，又跟王总管很有关系！”

老实和尚道：“王总管又是何许人？”

陆小凤道：“是个像老太婆一样的老太监。”

老实和尚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张英风？”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并没有说是他们杀了张英风。”

老实和尚道：“是谁杀了他？”

陆小凤道：“不管是谁杀了他，都绝不会是西门吹雪。”

老实和尚道：“为什么不会？”

陆小凤道：“因为我可以保证，西门吹雪绝对不在这里，也没有到这里来过！”

他嘴上虽然说得很有把握，其实心里也一样在怀疑。除了西门吹雪，别人好像根本没有要杀张英风的理由。除了西门吹雪外，别人也没有那么锋利，那么快的剑！

老实和尚忽然又叹了口气，道：“你说了半天，和尚总算明白了一件事！”

陆小凤却不明白：“什么事？”

老实和尚道：“现在和尚虽然还是个迷迷糊糊的和尚，陆小凤也一样是个迷迷糊糊的陆小凤！”陆小凤笑了，当然是苦笑。太阳渐渐升高，阳光正照着老实和尚的光头。

陆小凤看着他，看了半天，忽然道：“我这两天好像总是遇着道士和尚！”

老实和尚道：“你是个有缘的人，有缘的人才会常常遇着道士和尚！”

陆小凤道：“我怎么忽然变得有缘了？”

老实和尚道：“你自己也不知道！”

陆小凤冷笑道：“我知道，只因为我又在管这件闲事，所以才会有缘的。”

老实和尚：“哦？”

陆小凤道：“和尚道士都是出家人，出家人本不该多事，可是这件事牵涉到出家人却特别多！”老实和尚、木道人、顾青枫，还有那小庙里的胜通，的确都好像跟这件事很有关系。

“出家人穿的都是白袜子。”陆小凤道：“既然有青衣楼，有红鞋子，就很可能还有白袜子。”

老实和尚又笑了，摇着头笑道：“你这人虽迷湖，幻想倒很丰富。”

陆小凤冷冷道：“不管怎么样，我总认为在暗中一定有个出家人，在偷

偷摸摸的做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老实和尚道：“哦？”

陆小凤道：“和尚就是个出家人，你就是个和尚。”

老实和尚忽然抬起自己一双泥脚，笑道：“只可惜我这个和尚穿的不是白袜子，是肉袜子！”

陆小凤道：“肉袜子也是白的。”

老实和尚道：“和尚的肉并不白！”陆小凤又说不出话了当然也有很多话是他现在还不想说的。所以他已准备要走。他要走的时候，才发现他已走不了了。

他要往东走，就发现东面的城楼上有两个人，背着双手，慢慢的走过来，要往南走，南面也有两个人走了过来。若是想往下跳，城墙里面是太监的窝，城墙外面却已赫然多了好几排弓箭刀斧手。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来这紫禁城实在不是陪和尚聊天的地方。”

城垛子很宽，两个人并肩而行，也不会嫌挤。从东面走过来两个人，一个面貌清瘦，气度高贵，一个脸色苍白，面带冷笑。从南面走过来的两个人，一个目光如鹰，鼻子也好像鹰钩一样，另一个却正是殷羡。

这四个人的服饰都极华贵，态度都很高傲，气派都不小。陆小凤叹了口气，道：“看来大内的四位高手都到齐了，和尚你说怎么办？”

老实和尚却笑道：“幸好和尚没杀人，也不是凶手。”他大笑着跳起来，忽然问道：“哪一位是‘潇汀剑客’魏子云魏大爷？”

面容清瘦的老人道：“正是在下。”

“哪一位是‘大漠神鹰’屠二爷？”

目光如鹰的中年人冷冷道：“是我。”

殷羡抢着道：“魏老大旁边的就是‘摘星手’丁敖，我叫殷羡，大师你好！”

老实和尚道：“这不是大师，是个和尚，老老实实的和尚。”他指着陆小凤道：“这个人却不太老实，你们要找，就找他，千万莫要找和尚，”

丁敖冷冷道：“我们来找的本就是他。”

陆小凤居然又笑了：“是不是找我去喝酒？”

屠方沉着脸，道：“你擅入禁城，刀伤人命，你还想喝酒。”

他显然并不是个很有幽默感的人，遇到了这种人，陆小凤只有苦笑：“擅入禁城看来好像是真的，刀伤人命却是假的。”

丁敖冷笑道：“你手里的这柄刀并不假！”

陆小凤道：“手里有刀的，并不一定杀了人，杀了人的，手里并不一定有刀！”

屠方道：“杀人的不是你？”

陆小凤道：“不是。”

殷羡忽然道：“他若不是，就一定不是，我知道他不说谎！”

丁敖冷冷道：“从来不说谎的人，我倒还没有见过。”

魏子云笑了笑，道：“那么你今天只怕就已见到两个！”丁敖闭上了嘴。

魏子云淡淡道：“殷羡若说他从不说谎，杀人的就一定不是他！”屠方本来想开口的，却也闭上了嘴。

魏子云道：“何况，像麻六那种人就算再死十个，也和我们全无关系，陆大侠想必也看得出我们并不是为此而来的！”

殷羡微笑道：“ 擅闯禁城的罪，这次也可以免了，因为明天晚上一定还有第二次！ ”

魏子云道：“ 白云城主与西门吹雪，都是旷绝古今，天下无双的剑客，他们明夜的一战，想必也一定足以惊天动地，震铄古今。 ”

殷羡道：“ 只要是练武的，我想绝没有愿意错过这一战！ ”

魏子云道：“ 我们虽然身在皇家，却也是练武的人，我们也一样想见见这两位当世名剑客的风采，更想见识见识他们天下无双的剑法， ”

殷羡道：“ 其实我们既然已知道这件事，就该加倍防守，布下埋伏，让他们根本来不得！ ”

魏子云道：“ 但我们却并不是想做这种焚琴煮鹤，大杀风景的事，更不想因此而得罪天下英雄！ ” 他慢慢的接着道：“ 一个人既然出身在江湖，就不该忘了根本，这一点陆大侠想必是应该明白的！ ”

陆小凤道：“ 我明白。 ” 他态度也变得很严肃，因为他忽然发现这位潇湘剑客实在是个很诚恳的君子。

魏子云道：“ 可是我们毕竟有责任在身，总不能玩忽职守，紫禁城毕竟也不是可容江湖人来去自如的地方。 ”

陆小凤道：“ 这一点我也明白！ ”

魏子云道：“ 实不相瞒，我们今天这么样做，为的就是想要陆大侠明白这一点。 ”

丁敖终于又忍不住冷笑道：“ 现在陆大侠想必也已看出，要想在紫禁城里随意来去，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

陆小凤也不能不承认。城下的刀斧生光，箭已在弦，城上的这四个人十余年前就已名动江湖，若是同时出手，天下绝没有任何人能挡得住他们的联手一击！

魏子云道：“ 说来说去，我们只希望陆大侠能答应我们一件事！ ”

陆小凤道：“ 请吩咐！ ”

魏子云道：“ 我们只希望明天来的人不要太多，最好不要超过八位！ ”

陆小凤终于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想必已计算过，以大内的武卫之力，来的若只有八个人，纵然出了事，他们也有力量应付。

但陆小凤却不懂：“ 为什么这件事要我答应？我并不能替别人作主，更不知道会有多少人要来。 ”

魏子云道：“ 可是我们却希望陆大侠作主！ ” 陆小凤更不懂。

魏子云不等他再问，已解释着道：“ 除了白云城主和西门吹雪外，其余的六个人，我们希望由陆大侠来负责挑选。 ”

陆小凤道：“ 你的意思是说，明天晚上，只有我指定的六个人，才能到这里来？ ”

魏子云道：“ 我们正是这意思！ ” 陆小凤笑了，苦笑。他忽然发现这位潇湘剑客虽然是个诚实君子，却也是条老谋深算的老狐狸。来人若是由他来挑选，万一出了事，他当然更不能置身事外。

魏子云道：“ 这里有六条缎带，陆大侠认为谁能来，就给他一条，请他来的时候，系在身上！ ”

殷羡道：“ 这种缎带来自波斯，是大内珍藏，在月光下会变色生光，市面上绝难仿造！ ”

魏子云道：“ 我们已令人设法通知各地的武林朋友，让他们知道这件事！ ”

丁敖冷冷道：“身上没有系这条缎带的人，无论是谁，只要敢擅入禁城一步，一律格杀勿论！”

魏子云已拿出了一束缎带，双手捧过来，道：“此物就请陆大侠收下。”陆小凤看着这束闪闪发光的缎带，就像是看着一堆烫手的热山芋一样。他知道自己只要接下这束缎带，就不知道又要有多少麻烦惹上身。

魏子云当然也看得出他的意思，缓缓道：“陆大侠若不肯答应这件事，我们当然也不敢勉强，只不过……”

陆小凤道：“只不过怎么样？”

魏子云道：“只不过我们既有职责在身，为了大内的安全，就只好封闭禁城，请白云城主和西门吹雪易地而战了。”

陆小凤道：“那么这责任就由我来负了，别人若要埋怨，也只会埋怨我！”

魏子云淡淡道：“所以我们还是请陆大侠多考虑考虑。”

陆小凤叹了口气，若笑道：“看来我好像并没有很多选择的余地？”

魏子云微笑不语。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喃喃道：“为什么这种能叫人烫掉手的热山芋，总是要抛给我呢？”

老实和尚忽然笑了笑，道：“因为你是陆小凤。”这理由就已足够了。

崇小凤将缎带搭在肩上，慢慢的走下城楼。城下的弓箭刀斧手忽然已走光，走得就像他们出现时一样干净利落。守卫禁城的军卒，当然都是久经训练的战士。

他们的武功虽不高，可是弯硬弓强，刀快斧利，再加上兵法的部署，无论什么样的武林高手遇见他们，都未必有把握能对付得了。何况，大内的护卫中，除了魏子云他们外，也一定还有不少好手。

“除了你选的六个人外，无论谁擅闯禁城，一律格杀勿论！”

陆小凤忽然问道：“和尚相不相信他们的话？”

老实和尚走在他的前面，已回过头：“什么话？”

陆小凤道：“和尚若没有缎带，明天晚上敢不敢入禁城？”

老实和尚笑了笑，道：“和尚虽没有胆子，可是和尚有带子。”

陆小凤道：“你有带子？在哪里？”

老实和尚道：“在你身上。”

陆小凤也笑了：“我为什么一定要给你一根带子？”

老实和尚道：“因为我是个和尚，老老实实的和尚。”

陆小凤带着笑点了点头，道：“这理由好像也够好了。”

老实和尚道：“足够。”

陆小凤抽下根缎带，抛在他身上，道：“你最好换套衣裳！”

老实和尚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这根带子跟你的衣裳颜色不配！”

老实和尚道：“没关系，和尚不考究这些，何况这根带子还会变颜色！”

陆小凤淡淡道：“我只不过想提醒你，衣裳可以换，带子却换不得的。”

老实和尚又笑了，忽然道：“投之以桃李，报之以琼瑶，你给了和尚这根带子，和尚也有样东西送给你。

陆小凤道：“什么东西”？

老实和尚道：“一句话。”

陆小凤道：“我在听。”

老实和尚看看他，道：“ 看你印堂发暗，脸色如土，最好赶快找个地方去睡一觉，睡到明天晚上，否则…… ”

陆小凤道：“ 否则怎么样？ ”

老实和尚叹了口气，道 :“ 死人身上就算有五根带子，也入不了禁城的。”

陆小凤道：“ 这是威胁？还是警告？ ”

老实和尚道：“ 这只不过是句老实话，和尚说的都是老实话。 ”

老实和尚先走了，陆小凤忽然发现他走路的姿势很奇怪，也像是个太监一样。和尚岂非本就跟太监差不多。可是和尚还能偷偷摸摸的去嫖姑娘！太监能有老婆，和尚为什么不能去嫖姑娘？

陆小凤叹了口气，决定不再继续想这件事，他还有很多事要想。

本道人、顾青枫，古松居士、李燕北、花满楼、严人英、唐家已弟、密宗喇嘛、圣母之水峰的神秘剑客，还有七大剑派的高手。

这些人一定都不愿错过明天晚上那一战的。缎带却只有五条，应该怎么分配才对？也许怎么分配都不对。

陆小凤又不禁叹了口气，喃喃道：“ 要不到缎带的人，倒的确很可能来要我的命，我好像真的应该一觉睡到明天晚上！ ” 老实和尚能一觉睡上二十多个时辰的，只有两种人有福气的人，有病的人。陆小凤既没有病，也没有这么好的福气，欧阳情却已昏睡了一天一夜。看到她的脸色，陆小凤更没法子去睡了。

十三姨也显得很忧虑，轻轻道：“ 从昨天到现在，她只醒过来一次，只说了一句话！ ”

陆小凤道，“ 什么话？ ”

十三姨勉强笑了笑，道：“ 她问我，你有没有吃她做的酥油泡螺？还要我问你，好不好吃？ ”

陆小凤的心在收缩。看见那一盘酥油泡螺还摆在桌上，他忽然觉得自己实在是个不知好歹的混蛋。

“ 一定好吃的。 ” 他也勉强作出笑脸：“ 我一定要把它全吃光。 ”

十三姨道：“ 这种东西冷了就不酥了，我再去替你炸一炸。 ”

陆小凤道：“ 不必，这是她亲手炸的，我就这么样吃！ ”

十三姨叹口气，道：“ 你总算还有点良心。 ”

陆小凤坐下来，一口就吃了两个，忽又问道：“ 李燕北呢。 ”

十三姨道：“ 走了。 ”

陆小凤道：“ 到什么地方去了？ ”

“ 不知道。 ” 十三姨笑得更勉强：“ 他的家又不止这一个。 ”

陆小凤只有自己用一个酥油泡螺塞住自己的嘴。他忽然发现在十三姨脸上高贵的脂粉下，也不知隐藏着多少泪痕？多少悲哀？

一个女人，在一个月里，若有二十九个晚上都要独自度过，这种寂寞实在很难忍受。

可是她忍受了下来，因为她不能不忍受。这就是她的命运，大多数女人都有接受自己命运的韧力和天性。在这方面，她们的确比男人强得多。他了解十三姨这种女人，却不了解欧阳情。

“ 有句话我本不该问的。 ” 陆小凤迟疑着道：“ 可是我又不能不问！ ”

“ 你可以问。 ”

陆小凤道：“ 你是欧阳的好朋友，好朋友之间本就不会有什么秘密，何

况……”

十三姨替他说了下去：“何况我们是女人，女人之间更没有秘密。”

陆小凤又勉强笑了笑，道：“所以她的私事，你很可能知道的不少！”

十三姨道：“你究竟想问什么事？”

陆小凤终于鼓足勇气，道：“我听公孙大娘说，她还是个处女，她究竟是不是？”

十三姨想也不想，立刻道：“她是的。”

陆小凤道：“她做的是那种事，怎么会还是个处女？”

十三姨冷笑道：“做那种事的，也有好女人，她不但是个好女人，而且还是很特殊的一个！”

陆小凤只有又用酥油泡螺塞住自己的嘴。现在他当然已看出，十三姨以前一定也是做这种事的。所以她们才是朋友。

像她们这种女人，一向都很少会和“良家妇女”交朋友的。这并不是因为她们看不起别人，而是因为她们生怕被别人看不起。

一碟酥油泡螺，已经被陆小凤吃光了，只要留下一个，他好像就会觉得很对不起自己的良心。

十三姨看着他吃完，忽然问道：“你为什么会对这件事如此关心？她是不是处女，难道跟别人也有什么关系？”

陆小凤点了点头，迟疑着道：“四五个月以前，有一天我在路上遇见了老实和尚，他说他头一天晚上是跟欧阳……”

这句话他却没有说完。他忽然倒了下去，人事不知。十三姨居然就这么样冷冷的看着他倒下去，脸上居然还露出一丝恶毒的微笑。

陆小凤实在还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十三姨这种女人。他只不过自己觉得自己很了解而已。

一个男人若是觉得自己很了解女人，无论他是谁，都一定会倒霉的。就连陆小凤也一样。

奇怪的是，有些人好像天生就幸运，就算倒霉，也倒不了多久。陆小凤显然就是这种人。他居然没有死。他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非但四肢俱全，五官无恙，而且还躺在一张很舒服，很干净的床上。

屋子里也很干净，充满了菊花和桂子的香气，桌上已燃起了灯，窗外月光如水。一个人静静的站在窗前，面对着窗外的秋月，一身白衣如雪。

“西门吹雪！”踏破了铁鞋都找不到的西门吹雪，怎么会忽然在这里出现了？陆小凤跳了起来。他居然还能跳起来，只不过两条腿还有点软软的，力气还没有完全恢复。

“好小子，你是从哪里窜出来的。”陆小凤赤着脚站在地上大叫：“这些天来，你究竟躲到哪里去了？”

西门吹雪冷冷道：“一个人对自己的救命恩人，不该这么样说话的！”

“救命恩人？”陆小凤又在叫：“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若不是我。你的人只怕也跟李燕北一样，被烧成了灰！”

陆小凤失声道：“李燕北已死了？”

西门吹雪道：“他的运气不如你，你好像天生就是个运气特别好的人。”

他终于回过头，凝视着陆小凤。他的脸色还是苍白而冷漠的，声音也还是那么冷，可是他的眼睛里，却已有了种温暖之意，一种只有在久别重逢的朋友眼睛里，才能找到的温暖。

陆小凤也在凝视着他：“ 最近你的运气看来也不坏。 ”
西门吹雪道：“ 运气真正坏的，好像只有李燕北。 ”
陆小凤道：“ 你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
西门吹雪点点头，道：“ 但我却不知道你是从几时开始，会信任那种女人的！ ”
陆小凤道：“ 哪种女人？ ” 他又躺了下去，因为他忽然又觉到胃里很不舒服：“ 像欧阳情那种女人？ ”
西门吹雪道：“ 不是欧阳情。 ”
陆小凤道：“ 不是她？是十三姨？ ”
西门吹雪道：“ 酥油泡螺虽然是欧阳情做的，但下毒的却是十三姨！ ”
他看着陆小凤，目中仿佛露出笑意：“ 这消息是不是可以让你觉得舒服些？ ”
陆小凤的确已觉得舒服了很多，但却又不禁觉得奇怪：“ 你是从几时开始了解男女间这种感情的？ ” 西门吹雪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又转过身，去看窗外的月色。月色温柔如水。现在已是九月十四晚上了。
陆小凤沉思着，道：“ 我一定已睡了很久！ ”
西门吹雪道：“ 十三姨是个对迷药很内行的女人，她在那些酥油泡螺里下的药并不重！ ”
陆小凤道：“ 她知道若是重了，我就会发觉。 ”
西门吹雪道：“ 她也知道你一定会将那碟酥油泡螺全吃下去。 ”
陆小凤苦笑。对男女之间的感情，十三姨了解的当然更多。
“ 可是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事的？ ” 陆小凤又问：“ 怎么会恰巧去救了我？ ”
西门吹雪道：“ 你倒下去的时候，我就在窗外看着。 ”
陆小凤道：“ 你就看着我倒下去！ ”
西门吹雪道：“ 我并不知道你会倒下去，也不知道那些酥油泡螺里有毒！”
陆小凤道：“ 你本就是去找我的？ ”
西门吹雪道：“ 但我却不想让别人看见我，我本想等十三姨走了后，再进去的，谁知你一倒下去，她就拔出了刀。 ”
陆小凤道，“ 李燕北也是死在那柄刀下的？ ” 西门吹雪点点头。
陆小凤道：“ 你问过她？她说了实话？ ”
西门吹雪冷冷道：“ 在我面前，很少有人敢不说实话。 ”
无论谁都知道，西门吹雪若说要杀人时，绝不会是假话。他的手刚握住剑，十三姨就说了实话。
陆小凤叹息着，苦笑道：“ 我实在看不出她那样的女人，居然真的能下得了毒手！ ”
西门吹雪道：“ 你为什么不问我，她是为什么要下毒手的？ ”
陆小凤叹道：“ 我知道她是为什么，我还记得她说过的一句话。 ”
西门吹雪道：“ 什么话？ ”
陆小凤道：“ 李燕北的女人，并不止她一个，她是个不甘寂寞的女人，这种日子她过不下去，却又没法子逃避，所以只有杀了李燕北。 ” 他苦笑着又道：“ 她怕我追究李燕北的下落，所以才会对我下毒手。 ”
西门吹雪道：“ 你忘了一件事！ ”
陆小凤道：“ 什么事？ ”

西门吹雪道：“一张一百九十五万两的银票。”他冷笑着，又道：“若没有这张银票，她也不会下毒手，她也不敢！”可是一个像她那样的女人，身上若是有了一百九十五万两银子，天下就没有什么地方是她不能去的，也没有什么事是她不敢做的了。

“她杀了你后，本就准备带着那张银票走的，她甚至连包袱都已打好。”

陆小凤苦笑道：“一个人有了一百九十五万两银子后，当然也不必带很大的包袱。”

西门吹雪道：“你为什么不问我，她的下落如何？”

陆小凤道：“我还要问？”遇见了这种人，西门吹雪的剑下是从来也没有活口的。

“你想错了。”西门吹雪淡淡道：“我并没有杀她。”

陆小凤吃惊的抬起头：“你没有杀她？为什么？”西门吹雪没有回答，也不必回答。

陆小凤自己也已知道了答案：“你这个人好像变了……而且变得不少！”他凝视着西门吹雪，目中带着笑意：“你是怎么会变的？要改变你这个人并不容易。”

“你也没有变。”西门吹雪冷冷道：“该问的话你不问，却偏偏要问不该问的！”

陆小凤笑了，他不能不承认：“我的确有些事要问你。”

“你最好一件件的问。”

“欧阳情呢？”

“就在这里，而且有人陪着。”

“是孙姑娘！”

“不是。”西门吹雪眼睛里又露出那种温暖愉快的表情：“是西门夫人。”

陆小凤喜动颜色：“恭喜，恭喜，恭喜……”他接连说了七八遍恭喜，他实在替西门吹雪高兴，也替孙秀青高兴。朋友们的幸福，永远就像是自己幸福一样。陆小风实在是个可爱的人。西门吹雪也不禁笑了。他很少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就像是春风吹过大地。

“你想不到我会成家？”

“我实在想不到。”陆小凤还在笑：“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但是他已想到，这一定就是西门吹雪为什么会改变的原因。

西门吹雪微笑道：“你呢？你准备什么时候成家？”陆小凤的笑容立刻笼上了一阵阴影是薛冰的影子，也是欧阳情的影子。

他立刻改变话题：“你怎么会到那里去找我的？”

“我知道你是李燕北的朋友，也知道他手下有几个亲信的人！”

“他们在你面前也不敢说谎？”

“绝不敢！”

“也不敢泄漏你的行踪？”

“是我去找他们的。”西门吹雪道：“没有人知道我住在这里。”

这正是陆小凤最想问的一件事：“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

西门吹雪道：“你为什么不出去看看？”

穿过精雅的花园，前面竟是间糕饼店，四开间的门面，门上雕着极精致的花纹，金字招睡上写着三个斗大的字：“合芳斋。”陆小凤看了两眼就回来，回来后还在笑。

“这是家字号很老的糕饼店，用的人却全是我以前的老家人。”西门吹雪面有得意之色：“你有没有想到我会做糕饼店的老板！”

“没有。”

西门吹雪微笑道：“所以你们就算找遍九城，也找不到我的！”

陆小凤承认：“就算打破我的头，我也找不到。”

西门吹雪道：“你已知道我为何要这么样做？”

陆小凤笑道：“我知道，所以我不但要喝你的喜酒，还要等吃你的红蛋！”

西门吹雪的笑容中却也有了阴影，沉默了很久，才缓缓道：“我去找你，只因为我有件事要你替我做。’他为什么要改变话题？难道他不敢想得太远？难道他生怕自己等不到吃红蛋的那一天？

陆小凤道：“不管你要我做什么事，都只管说，我欠你的情。”

“我要你明天陪我到紫禁城去。”西门吹雪的双手都已握紧：“我若不幸败了，我要你把我的尸体带回这里来。”

陆小凤笑得已勉强，道：“纵然败了，也并不一定非死不可的。”

西门吹雪道：“战败了，只有死！”他脸上的表情又变得冷酷而骄傲，他可以接受死亡，却不能接受失败！陆小凤迟疑着。

他本不愿在西门吹雪面前说出叶孤城的秘密，叶孤城也是他的朋友。

可是他纵然不说，这事实也不会改变，西门吹雪迟早总会知道。

“你绝不会败！”他终于说了出来。

“为什么？”

“因为叶孤城的伤势很不轻。”

西门吹雪动容道：“但是我听说他昨天还在春华楼重创了唐天容，”

陆小凤叹道：“唐天容不是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道：“他受伤是真的？”

陆小凤道：“真的。”西门吹雪脸色变了。听到自己唯一的对手已受重伤，若是换了别人，一定会觉得自己很幸运，一定会很开心。但西门吹雪也不是别人！

他脸色非但变了，而且变得很惨：“若不是因为我，八月十五我们就已应该交过手，我说不定就已死在他的剑下，可是现在……”

“现在他已非死不可？”西门吹雪点了点头。

陆小凤道：“你不能不杀他！”

西门吹雪黯然道：“我不杀他，他也非死不可！”

陆小凤道：“可是……”

西门吹雪打断了他的话，道：“你也许还不了解我们这种人，我们可以死，却不能败！”

陆小凤终于忍不住长长叹息。他并不是不了解他们，他早已知道他们本是同一种人。一种你也许会不喜欢，却不能不佩服的人！一种已接近“神”的人。

无论是剑法，是棋琴，还是别的艺术，真正能达到绝顶巅峰的，一定是他们这种人。因为艺术这种事，本就是要一个人献出他自己全部生命的。

“可是你现在已变了！”陆小凤道：“我本来总认为你不是人，是一种半疯半痴的神，可是你现在却已有了人性。”

“也许我的确变了，所以叶孤城若没有受伤，我很可能不是他对手。”西门吹雪表情更沉重：“可是现在他却已没有胜我的机会，这实在很不公平。”

陆小凤道：“那么你想……”
西门吹雪道：“我想去找他。”
陆小凤道：“找到他又怎么样？”
西门吹雪冷笑道：“难道你认为我只会杀人？”陆小凤的眼睛亮了，他忽然想起西门吹雪好像也曾被唐门的毒药暗器所伤。可是西门吹雪到现在还活着。
“我带你去。”陆小凤又跳了起来：“这世上若还有一个人能治好叶孤城的伤，这个人一定就是你！”
荒郊，冷月。月已圆。冷清清的月光，照着阴森森的院子，禅房里己燃起了灯。
“白云城主会住在这种地方？”
“他也跟你一样，不愿别人找到他！”
“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里的和尚俗家姓胜，叫胜通。”
“是他带你来的？”
“我也做过好事，也救过人的。”陆小凤微笑道：“你救了一个人后，永远也想不到他会在什么时候报答你。”这虽然并不是救人的最大乐趣，至少也是乐趣之一。
“叶兄，是我。”他开始敲门：“陆小凤。”没有回应。叶孤城纵然睡了，也绝不会睡得这么沉难道屋里已没有人？陆小凤皱起了眉，西门吹雪已破门而入。屋子里有人，死人！一个被活活勒死了的人！
死的并不是叶孤城。“这人就是胜通。”
“是谁杀了他？为什么要杀他？”
“他的恩人想必不止我一个。”陆小凤苦笑道：“他带了别人来，叶孤城却已走了，那人以为是他走漏了风声，就杀了他泄愤！”这解释不但合理，而且已几乎可以算是唯一的解释。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这已经是我看见的，第二个被勒死的人了！”
西门吹雪道：“第一个是谁？”
陆小凤道：“公孙大娘。”
西门吹雪道：“他们是死在同一个人手里的？”
陆小凤道：“很可能。”勒死胜通的，虽不是红绸带，可是用的手法却很相像。
西门吹雪道：“公孙大娘和这件事又有什么关系？”
陆小凤苦笑道：“应该有的，但我却还没有想出来，我还没有找到那根线！”
西门吹雪道：“什么线？”
陆小凤道：“一根能将这些事串起来的线。”
西门吹雪道：“你知道有些什么事？”
陆小凤道：“叶孤城负伤，只因为人暗算了他，否则唐天容根本无法出手。”
西门吹雪道：“是谁暗算了他？”
陆小凤道：“是个会吹竹弄蛇的人。”
西门吹雪道：“欧阳情中的毒，也是蛇毒。”
陆小凤道：“这人不但伤了叶孤城和欧阳情，害死了孙老爷，勒死胜通

和公孙大娘也是他！”
西门吹雪道：“你能确定？”
陆小凤点点头，道：“因为我已确定勒死公孙大娘的，就是这个吹竹弄蛇人，他本想转移我的目标，嫁祸给公孙大娘。”
西门吹雪道：“你说的这五个人之间，好像完全没有关系。”
陆小凤道：“所以我才想不通，这个人为什么要对他们下毒手！”
西门吹雪道：“你有没有找到可疑的人？”
陆小凤道：“可疑的只有一个人。”
西门吹雪道：“谁？”
陆小凤道：“老实和尚！”
老实和尚居然会暗算别人？这种事有谁会相信？
陆小凤道：“我也知道没有人会相信我的话，可是他的确最可疑！”
西门吹雪道：“你几时开始怀疑的？”
陆小凤道：“从一句话开始的。”
西门吹雪道：“一句什么话？”
陆小凤道：“欧阳情是处女。”
西门吹雪道：“欧阳情是不是处女，跟老实和尚也有关系？”
陆小凤道：“有。”西门吹雪不懂，这其间的关系，本就没有人会懂的。
陆小凤道：“我为了丹凤公主那件事，去找孙老爷，那天孙老爷恰巧在欧阳情的妓院里，我在路上又恰巧遇见了老实和尚。”西门吹雪还是听不出头绪。
陆小凤道：“我就问他，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西门吹雪道：“他说什么？”
陆小凤道：“他说他是从欧阳情的床上来的！”
西门吹雪道：“但欧阳情却是处女。”
陆小凤道：“由此可见，老实和尚说的也并不完全是老实话。”
西门吹雪道：“这并不能说明他杀了人！”
陆小凤道：“每个人说谎都有理由，他说谎是为了什么？”
西门吹雪道：“你认为那天晚上，他一定做了件见不得人的事，你问起他时，他只有随口编了个谎话来推托。”
西门吹雪道：“他为什么不说别人，偏偏要说欧阳情？”
陆小凤道：“因为欧阳情本是他一路的人！”西门吹雪又不懂了。
陆小凤道：“我破了青衣楼之后，才发现江湖中还有个叫‘红鞋子’的秘密组织，而且，青衣楼好像还要受她们的控制。”
西门吹雪道：“这件事我已听说过。”陆小凤本就是个传奇人物。他大破青衣楼，困死霍休，捉拿绣花大盗，和公孙大娘定计逼出了金九龄的口供，早已全都成了江湖中家传户诵的传奇故事。那也就是“陆小凤”、“凤凰东南飞”两篇传奇中说的故事。
陆小凤道：“我知道‘红鞋子’的秘密之后，才发现她们也是被人控制的！”
西门吹雪道：“控制她们的，也是个秘密组织？”
陆小凤点点头，道：“青衣楼全是男人，红鞋子全是女人，这个秘密组织中，却很可能全都是出家人，很可能就叫做白袜子！”
西门吹雪道：“你认为这组织的首脑就是老实和尚？”

陆小凤又点点头，道：“我一向很少看见他，可是我在破青衣楼时，他却忽然出现了，我去找红鞋子时，他又出现了，世上绝没有这么巧的事。”

西门吹雪道：“但是他并没有阻止你去破青衣楼，也没有阻止你去找红鞋子！”

陆小凤道：“因为他知道那时我已有了把握，他就算想阻止，也阻止不了的。”西门吹雪也承认，无论谁要阻止陆小凤的行动，都很不容易。

陆小凤冷笑着，又道：“出家人穿的都是白袜子，他说他穿的是肉袜子，我说肉袜子也是白的，他说他的肉不白。”

西门吹雪道：“他的肉本就不白！”

陆小凤冷笑道：“白袜子上若是沾了泥，还是不是白袜子？”

“是。”西门吹雪也只有承认：“所以你认为他杀公孙大娘和欧阳情，就是为了要灭口。”

陆小凤道：“因为我不但已认得了她们，而且已成了她们的朋友，他生怕她们会泄露了他的秘密。”

西门吹雪道：“那天晚上，孙老爷也在欧阳情的妓院。”

陆小凤道：“而且孙老爷知道的事太多。”一个人知道的秘密若是太多，长寿的希望就太少了。

西门吹雪沉思着，道：“不管怎么样，这也只不过是你的推测而已，你并没有证据，”

陆小凤道：“我的推测一向很少错的！”

西门吹雪道：“所以你已找出了一条线，将孙老爷、欧阳情和公孙大娘这三个人的死串起来了。”

陆小凤道：“不错。”

西门吹雪道：“那么叶孤城呢？老实和尚为什么要暗算叶孤城？”

陆小凤道：“因为他想乘机会，将他的势力扩展到京城。”西门吹雪又不懂了。

陆小凤道：“他知道李燕北和杜桐轩都在你们身上下了很重的屠注，因为这两人也想乘此机会，把对方的地盘夺来。”

西门吹雪道：“李燕北赌的是我胜？”

陆小凤道：“所以他就设计先把李燕北的赌注买下了。”

西门吹雪道：“现在他认为叶孤城已必败无疑，杜桐轩也已有输无赢。”

陆小凤道：“所以他一下子就已将京城的两大势力全都消灭了，而且不费吹灰之力。”

西门吹雪叹了口气，道：“这么复杂巧妙的计划，世上只怕也只有你们两个人想得出来。”

陆小凤道：“这计划并不是我想出来的，是他！”

西门吹雪冷冷道：“但这些推测却全都是你想出来的，你岂非比他更高！”

陆小凤道：“你认为我的推测并不完全对？”

西门吹雪道：“我并没有这么说。”

陆小凤苦笑道：“但你却一定是在这么样想，我看得出。”他忽然也叹了口气，道：“而且我自己也是在这么样想的！”

西门吹雪道：“你自己也觉得这些推测并不完全合理？”

陆小凤苦笑道：“所以我才会说，我还没有找出那条线来！”

西门吹雪道：“现在你岂非已经找出一条线！”

陆小凤道：“ 这条线还不够好。 ” 他们当然不是站在那禅房中说话的。

没有人愿意在一间破旧阴森，还有个死人的屋子里停留这么久。郊外的冷风，却能使人的头脑清楚，思想敏锐。他们在九月的星空下，沿着一条小径慢慢的往前走，秋风吹动着路旁的黄草，大地凄凉而寂静。他们已走了很远。

“ 这条线不不能把所有的事完全串起来。 ” 陆小凤又道：“ 还有个人也死得很奇怪。 ”

“ 谁？ ”

“ 张英风。 ” 西门吹雪知道这个人，“ 三英四秀 ” 本是同门，严人英的师兄，也就是孙秀青的师兄。孙秀青现在已经是西门夫人，张英风的事，西门吹雪就不能不关心。

“ 他也死了？ ”

“ 昨天死的。 ” 陆小凤又重复了一遍：“ 死得很奇怪。 ”

“ 是谁杀了他？ ”

“ 本来应该是你。 ”

“ 应该是我？ ” 西门吹雪皱了皱眉：“ 我应该杀他？ ”

陆小凤点点头，道：“ 因为他们这次到京城来，为的本是找你复仇！ ”

西门吹雪冷冷道：“ 所以我有理由杀他。 ”

陆小凤道：“ 他致命的伤口是在咽喉上，只有一点血迹。 ” 西门吹雪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只有一种极锋利，极可怕，极快的剑，才能造成这种伤势，而且一剑致命！除了西门吹雪外，谁有这么快的剑？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只可惜我现在已知道杀他的人并不是你！ ”

“ 现在你已知道是谁？ ”

“ 有两个人的嫌疑最大。 ” 陆小凤道：“ 一个太监，一个麻子。 ”

“ 能死在这么样两个人手里，倒也很难得。 ” 西门吹雪并不是没有幽默感的。

“ 只可惜张英风也不是死在他们手里的。 ” 陆小凤又在苦笑：“ 第一，我还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要杀张英风，第二，他门根本不是张英风的对手。 ”

“ 所以你认为应该是凶手的人，却不是凶手！ ”

“ 所以我头疼。 ”

“ 凶手究竟是谁？ ”

“ 我现在也想找出来。 ” 陆小凤道：“ 我总认为张英风的死，跟这件事也有关系！ ”

“ 为什么？ ”

“ 因为太监也可以算是出家人，他们穿的也是白袜子。 ”

西门吹雪沉吟着，忽然问道：“ 为张英风收尸的是严人英？ ”

陆小凤道：“ 不错。 ”

西门吹雪道：“ 严人英在哪里？ ”

陆小凤道：“ 你想找他？ ”

西门吹雪道：“ 我想看看张英风咽喉上那致命的伤口，我也许能看出那是谁的剑！ ”

陆小凤道：“ 我已经看过了，看得很仔细。 ”

西门吹雪冷冷道：“ 我知道你的武功很不错，眼力也很不错，可是对于剑，你知道的并不比一个老太婆多很多。 ” 陆小凤只有苦笑。他不能争辩，没有人能在西门吹雪面前争辩有关剑的问题。

“ 你一定要去，我就带你去。 ” 他苦笑着道：“ 只不过你最好小心些， ”

“ 为什么？ ”

“ 严人英已找了人来对付你，其中有两个密宗喇嘛，还有两个据说是边极圣母之水峰上一个神秘剑派中的高手。 ”

“ 他们用的也是剑？ ” 无论多神秘的剑派，用的当然也是剑。

西门吹雪冷冷道：“ 只要是用剑的人，遇见我就应该小心些。 ”

陆小凤笑了：“ 所以应该小心的是他们，不是你。 ”

西门吹雪道：“ 当然。 ”

陆小凤道：“ 还有那两个喇嘛呢？ ”

西门吹雪道：“ 喇嘛归你。 ”

和尚道士的问题，已经够陆小凤头疼的了，现在喇嘛居然也归了他。

陆小凤喃喃道：“ 有的人求名，有的求利，我找的是什么呢？ ”

西门吹雪道：“ 麻烦。 ”

陆小凤叹道：“ 一点也不错，我找来找去，找的全都是麻烦。 ”

西门吹雪道：“ 现在你准备到哪里去找？ ”

陆小凤道：“ 全福客栈。 ”

全福客栈在鼓楼东大街，据说是京城里字号最老，气派最大的一家客栈。他们到的时候，夜已深了，严人英他们却不在。

“ 严公子要去葬他的师兄。 ” 店里的伙计道：“ 跟那两位喇嘛大师一起走的，刚走还没多久！

“ 到什么地方去了？ ”

“ 天蚕坛。 ”

天蚕坛在安定门外。天子重万民，万民以农桑为本，故天子祭先农于南郊，皇后祭先蚕于北郊。

“ 他们为什么要将张英凤葬在天蚕坛？ ”

“ 因为这个天蚕坛已被废置，已成了喇嘛们的火葬处。 ”

“ 火葬？ ”

“ 边外的牧民，死后尸体都由喇嘛火葬，入关后习俗仍未改。 ” 陆小凤道：“ 甚至连火葬时用的草，都是特地由关外用骆驼运来的。 ”

“ 这种草很特别？ ”

“ 的确很特别，不但特别柔软，而且干了后还是绿的。 ”

“ 这种草又有什么用？ ”

“ 用来垫在箱子里！ ”

“ 什么箱子？ ”

“ 装死人的箱子。 ” 陆小凤道：“ 死人火葬前，先要装在箱子里。 ”

“ 为什么？ ”

“ 因为喇嘛要钱，没有钱的就得等着。 ” 陆小凤道：“ 我曾经去看过一次，大殿里几乎摆满了这种两尺宽，三尺高的箱子。 ”

西门吹雪道：“ 箱子只有两尺宽，三尺高？ ”

陆小凤点点头，脸上的表情看来就像是要呕吐：“ 所以死人既不能站着，也不能躺着，只有蹲在箱子里。 ” 西门吹雪也不禁皱起眉。

陆小凤道：“ 大殿里不但有很多这种箱子，还挂满了黄布袋。 ”
“ 布袋里装的是什么？ ”
“ 死人的骨灰。 ” 陆小凤道：“ 他们每年将骨灰运回去一次，还没有运走之前，就挂在大殿里。 ”
“ 我们绝不能让他们将张英凤装进布袋。 ”
“ 所以要去就得赶快去。 ” 火葬场救人夜更深。大殿里灯光阴暗，这大殿的本身看来就像是座坟墓。九月的晚风本来是清凉的，但是在这里，却充满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恶臭。
那太监窝里的气味，已经臭得令人作呕，这地方却是另外一种臭，臭得诡异，臭得可怕，因为这是腐尸臭气。有的箱子上还有血，暗赤色的血，正慢慢的从木板缝里流出来。
突然间，“ 波 ” 的一响，木板裂开，箱子里竟似有人在挣扎着，想冲出来难道里面的死人又复活？连西门吹雪都不禁觉得背脊在发冷。
陆小凤拍了拍他的肩，勉强笑道：“ 你放心，死人不会复活的。 ” 西门吹雪冷笑。
陆小凤道：“ 可是死人会腐烂，腐烂后就会发涨，就会把箱子涨破！ ”
西门吹雪冷冷道：“ 并没有人要你解释。 ”
陆小凤道：“ 我是唯恐你害怕。 ”
西门吹雪道：“ 我只怕一种人！ ”
陆小凤道：“ 哪种人？ ”
西门吹雪道：“ 噜嗦的人。 ” 陆小凤笑了，当然并不是很愉快的。
“ 奇怪，那些人为什么连一个都不在这里。 ” 陆小凤又在喃喃自语，还不停的在木箱间走动。
他宁愿被人说噜嗦，也不愿闭着嘴，一个人到了这种地方，若还要闭着嘴不动，用不了多久，就可能会发疯。说话不但能使他的精神松驰，也能让他暂时忘记这种可怕的臭气。
“ 他们说不定正在后面焚化张英风的尸体，这里唯一的炉子就在大殿后面。 ”
“ 唯一的炉子？ ”
“ 这里只有一个炉子，而且还没有烟囱。 ”
“ 你知道的事还真不少。 ”
“ 可惜有件事他却不知道。 ” 大殿后忽然有人在冷笑：“ 那炉子可以同时烧四个人，把你们四个人都烧成飞灰。 ” 怪异的声音，怪异的腔调。怪异的人！
喇嘛并非全都是怪异的，这两个喇嘛却不但怪异，而且丑陋。没有人能形容他们的脸，看来那就像是两个恶鬼的面具。用青铜烤成的面具。
他们身上穿着黄色的袈裟，却只穿上一半，露出了左肩，左臂上带着九枚青铜环，耳朵上居然也带着一个。他们用的兵器也是青铜环，除了握手的地方外，四面都有尖锋。无论谁在这种地方忽然看见这么样两个人，都会被吓出一身冷汗，陆小凤却笑了。
“ 原来喇嘛不会数数。 ” 他微笑着道：“ 我们只有两个人，不是四个。 ”
“ 前面两个，后面还有两个。 ” 一个喇嘛咧开嘴狞笑，露出了一嘴白森森的牙齿，另一个的脸，却像是死人的脸。
“ 后面还有两个是谁？ ” 陆小凤不懂。

喇嘛狞笑道：“ 是两个在等着你们一起上西天的人。 ”

陆小凤又笑了：“ 我不想上西天，上面没有我的朋友。 ”

不笑的喇嘛冷冷道：“ 杀！ ” 铜环一震，两个喇嘛已准备扑上来。

西门吹雪冷冷道：“ 两个都是喇嘛。 ”

陆小凤道：“ 只有两个。 ”

西门吹雪道：“ 喇嘛归你。 ”

陆小凤道：“ 你呢？ ” 西门吹雪冷笑了一声，突然拔剑。剑光一闪，向旁边的一个木箱刺了过去。没有人能想象他拔剑出手的速度，也没有人想得到他为什么要刺这个木箱子。他的剑本不是杀死人的。

就在这同一瞬间，“ 波 ” 的一声轻响，另一个木箱突然裂开，一柄剑毒蛇般刺了出来，直刺陆小凤的 “ 鼠蹊穴 ”。这一剑来得太快，太阴，而且完全出人意外。

死人也能杀人？陆小凤若不是陆小凤，已死在这一剑下！陆小凤是陆小凤。他突然出手，伸出两根手指一夹，已夹住了剑锋！

无论这木箱中是人也好，是鬼也好，他这两指一夹，无论人鬼神魔的剑，都要被他夹住。

这本是绝世无双的神技，从来也不会落空。也就在这同一瞬间，“ 赤 ” 的一响，西门吹雪的剑已刺入木箱。木箱里突然发出一声惨呼，木板飞裂，一个人直窜了出来。

一个漆黑枯瘦的人，手里挥着柄漆黑的剑，满脸都是鲜血。血是红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原来他们也是四个人！ ”

西门吹雪冷冷道：“ 四个人，七只眼睛。 ”

从木箱中窜出来的黑衣人，左眼竟已被剑尖挑了出来。他疯狂般挥舞着他的黑蛇剑，闪电般刺出了九剑，剑法怪异而奇诡。可惜他用的是剑。可惜他遇见的是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冷冷道：“ 我本不愿杀人的。 ”

他的剑光又一闪。只一闪！黑衣人的惨呼突然停顿，整个人突然僵硬，就像是个木偶般站在那里。鲜血还在不停的流，他的人却已忽然倒下，又像是只忽然被抽空了的麻袋。

陆小凤捏着剑尖，看着面前的木箱。箱子里居然毫无动静。

陆小凤忽然道：“ 这里面的一定不是喇嘛。 ”

西门吹雪道：“ 嗯。 ”

陆小凤道：“ 我替你捏住了一把剑，你也替我捏一个喇嘛如何？ ”

西门吹雪道：“ 行。 ” 他的人突然飞鹰般掠起，剑光如惊虹掣电，向那个狞笑着的喇嘛刺了过去，他不喜欢这喇嘛笑的样子。

喇嘛双环一振，回旋击出，招式也是怪异而奇诡的。双环本就是种怪异的外门兵刃，无论什么样的刀剑只要被套住，纵然不折断，也要被夺走。

剑光闪动间，居然刺入了这双铜环里，就像是飞蛾自己投入了火焰。喇嘛狞笑，双环一绞。他想绞断西门吹雪的这口剑！

“ 断！ ” 这个字的声音并没有发出来，因为他正想开声叱咤时，忽然发现剑锋已到了他的咽喉。冰冷的剑锋！他甚至可以感觉到这种冰冷的感觉，正慢慢的进入他的血。然后他就什么感觉都没有了，也不再笑了。西门吹雪不喜欢他笑的样子。

不笑的喇嘛虽然已脸无人色，还是咬着牙要扑过米。

西门吹雪却指了指陆小凤，道：“你是他的。”

他慢慢的抬起手，轻轻的吹落了剑锋上的一滴血，连看都不再看这喇嘛一眼。喇嘛怔了怔，看着这滴血落下来，终于跺了跺脚，转身扑向陆小凤。

陆小凤一只手捏着木箱里刺出来的剑，苦笑道：“这人倒真是不肯吃亏……”

“叮”的一声响，打断了他的话。喇嘛左臂上带着的九枚铜环，忽然全都呼啸着飞了过来，盘旋飞舞，来得又急又快。他的人也去得很快。

铜环脱手，他的人已倒窜而出，撞破了窗户，逃得不见影踪。西门吹雪剑已入鞘，背负着双手，冷冷的看着。这件事就好像已跟他全无关系。

又是“叮、叮、叮”一连串急响，如珠落玉盘，陆小凤手指轻弹，九枚铜环已全都被击落。

这种飞环本是极厉害的暗器，可是到了他面前，却似变成了孩子的玩具。

西门吹雪忽然道：“你这根手指卖不卖？”

陆小凤道：“那就看你用什么来买？”

西门吹雪道：“有时我甚至想用我的手指换。”

陆小凤笑了笑，悠然道：“我知道你的剑法很不错，出手也很快，可是你的手指，却最多也只不过能换我一根脚趾而已。”

箱子里居然还是全无动静。这柄剑绝不会是自己刺出来的，人呢？

陆小凤敲了敲箱子：“难道你想一辈子躲在里面不出来？”没有人回应。

“你再不出来，我就要拆你的屋子了。”还是没有回应。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这人只怕还不知道我说出来的话，就一定能做得到的。”

他举手一拍，箱子就裂开。人还在箱子里，动也不动的蹲在箱子里，鼻涕、眼泪、口水，已全都流了出来，还带着一身臭气，竟已活活被吓死。

陆小凤怔住。圣母之水峰，神秘剑派，这些名堂听起来倒蛮吓人的，想不到他自己却经不起吓。

西门吹雪忽然道：“这人并不是圣母之水峰上来的。”

陆小凤道：“你怎么知道？”

西门吹雪道：“我认得他们的剑法。”

陆小凤道：“什么剑法？”

西门吹雪道：“海南剑派的龙卷风。”

陆小凤道：“他们是海南剑派的弟子？”

西门吹雪道：“一定是。”

陆小凤道：“他们为什么要冒充圣母之水峰的剑客？”

西门吹雪道：“你本该问他自己的。”

陆小凤叹道：“只可惜这个人现在好像已说不出话来了。”

西门吹雪道：“莫忘记后面还有两个人。”后面的两个人究竟是什么人？是一个死人，一个活人！

死人当然已不能动，活人居然也动不了。死人是张英风，活人竟是严人英。这心高气傲的少年，此刻也像是死人般躺在炉子旁边。好像也在等着被焚化。

陆小凤扶起了他，看出他并没有死，只不过被人点住了穴道。西门吹雪一挥手，就替他解开了，冷冷的看着他。

他也看见了西门吹雪苍白冷酷的脸，挣扎着想站起来：“你是谁？”

“西门吹雪。”

严人英的脸一阵扭曲，又倒下，长长叹了口气，道：“你杀了我吧！”西门吹雪冷笑。

严人英咬着牙，道：“你为什么不杀我？反而救了我？”

陆小凤也叹了口气，道：“因为他本就不想杀你，是你想杀他！”严人英垂下头，看样子就好像比死还难受。

西门吹雪忽然道：“点穴的手法，用的也是海南手法。”

陆小凤皱眉道：“他们本是他请来的帮手，为什么反而出手对付他？”

西门吹雪冷冷道：“这句话你也应该问他自己的！”陆小凤还没有问，严人英已说了出来。

“他们不是我请来的。”他咬着牙道：“是他们自己找上了我。”

“他们自告奋勇，要帮你复仇？”

严人英点点头：“他们自己说他们全都是先师的故友。”

陆小凤道：“你就相信了？”严人英又垂下头。他实在还太年轻，江湖中的诡计，他根本还不懂。

陆小凤只有苦笑：“你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你？”

严人英迟疑着，道：“他们一到这里，就出手暗算我，我好像听到他们说了句话，”

“什么话？”

“不是我们要杀你，是那三个蜡像害死了你。”这就是他们在严人英倒下去时说的话！

“什么蜡像？”

严人英道：“是我大师兄捏的蜡像。”

“我们同门七个人，他是最聪明的一个，而且还有双巧手。”他又解释着道：“他看着你的脸，手藏在衣袖里，很快就能把你的像捏出来，而且跟你的人完全一模一样。”

“莫非他本是京城‘泥人张’家里的人？”

“京城本是他的老家。”严人英道：“地面上的人他都很熟。”所以他才会认得麻六哥。

“他跟我分手的时候，身上并没有蜡像，可是我装殓他尸身时，却有三个蜡像从他怀里掉出来。”

“现在这三个蜡像呢？”陆小凤立刻追问。

“就在我身上。”严人英道：“可是他捏的这三个人我却全不认得。”

陆小凤却认得，至少可以认出其中两个，他几乎一眼就看了出来。

“这是王总管和麻六哥。”张英风的确有一双巧手，只可惜第三个蜡像已被压扁了。

陆小凤道：“这三个蜡像，一定是他在临死前捏的，因为他已知道这三个人要杀他。”

西门吹雪道：“你认为这三个人就是杀他的真凶？”

陆小凤道：“一定是。”

西门吹雪道：“他临死前，还想他师弟替他报仇，所以就捏出了凶手的真面目。”

陆小凤道：“不错。”

西门吹雪道：“可是在那种生死关头，他到哪里去找蜡来捏像？”

“他用不着找。”严人英答复了这问题：“他身上总是带着一大团蜡的，没事的时候，就拿在乎里捏着玩。”

陆小凤叹道：“看来他这双巧手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练出来的。”

其实那不但要苦练，还得要有一种别人无法了解的狂热与爱好。无论什么事都一样，你要求若是完美，就得先对他有一种狂热的爱好。就像西门吹雪对剑的热爱一样。

西门吹雪脸上也不禁露出种被感动的表情，因为他了解。对这种感情，没有人比他了解得更清楚。他少年时，甚至在洗澡睡觉的时候，手里都在抱着他的剑。

陆小凤道：“张英风要麻六哥带他去那太监窝，本是为了去找你的！”

西门吹雪道：”但是他却在无意间撞破了王总管和麻六哥的秘密！”

陆小凤道：“所以他们要杀了他灭口。”

西门吹雪道：“王总管和麻六哥虽无能，第三个人却是高手。”

陆小凤道：“他自己也知道自己绝不是这人的敌手，自知必死无疑，所以就把他们的像偷偷捏了出来，好让人替他报仇！”因为他已断定别人绝不会想到这三个人会是凶手。由此可见，这三个人在商议着的秘密，一定是个很惊人的秘密。

陆小凤道：“那里房屋狭窄，人又特别多，他们找不到可以藏尸之处，仓促间又没法子毁尸灭迹。”

西门吹雪道：“所以他们就将尸身驮在马背上运出来。”

陆小凤道：“他们本来是想嫁祸给你的，让你来跟峨嵋派的人火并，这本是个一石二鸟之计。”现在真相虽已大白，可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们却还是不知道第三个蜡像已被压扁了。

这“第三个人”是谁？他到那太监窝去找王总管，要商议的究竟是什么秘密？这秘密是不是也跟明天晚上那一战有关系？

西门吹雪凝视着这个被压扁了的蜡像，道：“无论如何，这人绝不是老实和尚！”

这人有头发，张英风非但能捏出一个人的容貌，甚至连这人的发髻都捏了出来。

“这人好像很胖。”

“并不胖。他的脸被压扁了，所以才显得胖。”

“他有胡子，却不太长。”

“看来年纪也不太大。”

“他的脸色好像发青。”

“这不是他本来的脸色，是蜡的颜色。”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来我们现在只知道他是个有胡子的中年人，既不太胖，也不太瘦。”这种人京城里也不知有几千几万个，却叫他到哪里去找？

炉子里火已燃起。喇嘛们想必已准备将严人英和张英风一起焚化。

“他们虽然也是王总管派出来的，为的就是准备要将严人英杀了灭口，想不到我们也赶来了！”

“也许不是王总管派出来的，那‘第三个人’才是真正的主谋。”

“不管怎么样，喇嘛也是出家人，穿的也是白袜子。”

“海南派中的道士也很多。”火光闪动，照着张英风的脸，也照着他咽

喉上那个致命的伤口。

“你看得出这是谁的剑？”

“我看不出。”西门吹雪道：“只不过，世上能使出这种剑法杀人的，并不止我一个！”

“除了你之外，还有几个？”

“也不多，活着的绝不会超出五个。”

“哪五个？”

“叶孤城、木道人，还有两三个我说出名字来你也不会知道的剑客，其中有一个就是隐居在圣母之水峰上的。”

“你知道那个人？”

西门吹雪冷笑，道：“我就算不知道他的人，至少也知道他的剑。”

陆小凤道：“潇湘剑客貌子云呢？”

西门吹雪摇摇头，道：“他的剑法沉稳有余，锋锐不足，殷羡更不足论。”

陆小凤沉吟着，道：“说不定还有些人剑法虽高，平时却不用剑的。”

西门吹雪道：“这种可能虽不大，却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陆小凤道：“老实和尚若是用剑，就一定是高手，我一向总认为他的武功深藏不露，深不可测。”

西门吹雪道：“老实和尚没有头发，也没有胡子。”

陆小凤笑了笑，道：“连人都有假的，何况头发胡子。”他好像已认定了老实和尚。严人英一直站在旁边发怔，忽然走过来，向西门吹雪当头一揖。

西门吹雪冷冷道：“你不必谢我，救你的人不是我，是陆小凤。”

严人英道：“我并不是谢你，救命之恩，也无法谢。”他脸上带着种很奇怪的表情，在闪动的火光中看来，也不知是想笑？还是想哭？

“我这一揖，是要你带回去给我师妹的。”

“为的是什么？”

“因为我一直误解了她，一直看不起她，觉得她不该和师门的仇人在一起。”严人英迟疑着，终于鼓足勇气说出来：“可是我现在已懂得，仇恨并不是我以前想象中那么重要的事……”仇恨也并不是非报复不可的，世上有很多种情感都远比仇恨更强烈，更高贵。这些话他并没有说出来，他说不了。可是他心里已了解，因为现在他心里的仇恨，就已远不如感激强烈。他忽然抱起他师兄的尸体，迈开大步走了，远方虽仍是一片黑暗，光明却已在望。

陆小凤目送他远去，叹息着道：“他毕竟还是年轻人，我每次看到这种轻年人时，总会觉得这世界还是满不错的，能活着也不错。”

生命本就是可爱的。人生本就充满了希望。西门吹雪的眼睛里，又露出那种温暖之意。这并不是因为火光在他眼睛里闪动，而是因为他心里的冰雪已溶化。

陆小凤看着他，忽然拍了拍他的肩，道：“今天总算已救了一个人，救人的滋味怎样！”

西门吹雪道：“比杀人好！”

“第三个人”的蜡像，在火光下看来却还是怪异而丑陋。无论谁的脸若压扁，都不会很好看。

“现在麻六哥也已被杀了灭口，知道他是谁的，已只有个人！”

“王总管”

“嗯。”

“你想去找他？”

“不想”。陆小风叹了口气：“现在他很可能己回到深宫里，我就算找，也一定找不到。”

“就算能找到，他也绝不会说出这秘密。”

陆小凤凝视着手里的蜡像，眼睛里忽然发出了光：“我还有个法子可以知道这个人是谁。”

西门吹雪道：“什么法子？”

陆小凤道：“我可以去找泥人张，他一定有法了能将这蜡像恢复原状。”

西门吹雪看着他，目中又有了笑意：“你实在是个聪明人。”

陆小凤笑道：“我本来就不笨。”

西门吹雪道：“现在你就去找？”

陆小凤摇摇头，目光也变得很温柔：“现在我只想去看一个人……”

他并没有说出这个人的名字，西门吹雪却已知道他要说的是谁了。

星光渐稀，漫漫的长夜终于过去。光明已在望。缎带风波九月十五，凌晨。陆小凤从合芳斋的后院角门走出来，转出巷子，沿着晨雾迷漫的街道大步前行。他虽然又是一个晚上没有睡了，但却并不疲倦，洗过一个冷水澡后，他更觉得自己精神健旺，全身都充满了斗志。

他已下了决心，一定要将这阴谋揭破，一定要找出那个在幕后主谋的人。蜡像还在他怀里，他发誓要将这个人的脸，也像蜡像般压扁。

“泥人张”就住在樱桃斜街后面的金鱼胡同里，黑漆的门，上面还有招牌，很容易找。

现在他已见过了欧阳情。欧阳情虽然没有开口说话，可是脸色已变得好看多了，显然已脱离险境。西门吹雪不但有杀人的快剑，也有救人的良药。

“救人好像真的比杀人愉快些。”陆小凤在微笑。他只希望杀人的人，以后能变成救人的人。

他也已见过孙秀青。明朗爽快的孙秀青，现在也己变了，变得温柔而婣静。因为她也不再是纵横江湖的侠女，已是个快要做母亲的女人。

“你们忘了请我喝喜酒，可不能再忘了请我吃红蛋。”

“你几时请我们喝喜酒呢？”

陆小凤看到欧阳情温柔的眼波，心里也在问自己：“我是不是真的也该有个家了？”

现在当然还太早。可是一个男人只要自己心里有了这种想法，实现的日子就也不会太远。

叶落归根，人也总是要成家的。何况他的确已流浪得太久，做一个无拘无束的浪子，虽然也有很多欢乐，可是欢乐后的空虚和寂寞，却是很少有人能忍受的。

也很少有人能了解。失眠的长夜，曲终人散的惆帐，大醉醒来后的沮丧……那是什么滋味，也只有他们自己心里才知道。

泥人张已是个老人。他似已忘了自己还有张英风那么样一个不肖的子弟。

在老人眼中看来，不肯安分的成家立业，反而要到外面去闯荡的年轻人，就是不学好。

陆小凤当然也没有提起张英凤的死。老人本身就是一种悲哀，他又何必再让这老人多添一份悲哀。可是一提到他的本行，这驼背的老人立刻就好像

已能挺起脸，眼睛里也发出骄傲的光。

“我当然能将这蜡像复原，不管它本来是什么样子，我都能让它变得和以前一模一样。”老人傲然道：“你到这里来，可真是找对了人。”

陆小凤的眼睛也亮了：“要多少时候才能做好？”

“最多一个时辰。”老人很有把握：“你一个时辰后再来拿。”

“我能不能在这里等？”

“不能。”老人显露了他在这一行中的权威和尊严：“我做活儿的时候，谁也不许在旁边瞧着。”这是他的规矩。

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他说话就是命令，因为他有陆小凤所没有的本事。所以陆小凤只好走。

何况，有一个时辰的空，岂非正好到前面街上的太和居去喝壶茶。

太和居是个很大的茶馆，天一亮就开门了，一开门就坐满了人。因为京城的茶馆子，并不像别的地方那么单纯，来的人也并是纯粹为了喝茶。

尤其是早上，大多数人都是到这里来等差使做的。泥瓦作、木厂子、搭棚铺、饭庄子、裁缝局、杠房、租喜桥的，各式各样的商家，头一天答应了一件买卖，第二天一早就得到茶馆子来找工人，来晚了就怕找不到好手。

茶馆里看来虽很杂乱，其实每一行都有每一行的地盘，棚匠绝不会跟泥瓦匠坐到一块去，困为坐错了地方，就没有差使。

这就叫“坎子”，哪几张桌面，是哪一行的坎子，绝对错不了。陆小凤并不是第一次到京城来，他也懂得这规矩，所以就在靠门边找个座位，沏了壶“八百一包”的好菜。

在这里茶叶不是论斤论两卖的，一壶茶，一包茶叶，有两百一包的，有四百一包的，最好的就是八百一包的。八百就是八个大钱。

京城里的大爷讲究气派，八个大钱当然没有八百好听。陆小凤刚喝了两口茶，准备叫伙计到外面去买几个“麻花儿”来吃的时候，已有两个人在他对面坐了下来。

在茶馆里跟别人搭座，并不是件怪事。可是这两个人神情却奇怪，眼神更奇怪，两个人四只眼睛全都瞬也不瞬的盯在他的脸上。

两个人的衣着都很考究，眼神都很亮，两旁太阳穴隐隐凸起，显见都是高手。

年纪较长的一个，高大威猛，气势凌人，身上虽然没有带兵刃，可是一双手上青筋暴起，骨节峥嵘，显然有劈碑裂石的掌力。年纪较轻的一个，服饰更华丽，眉宇间傲气逼人，气派竟似比年长的更大，一双发亮的眼神里，竟布满血丝，好像也是通宵没有睡，又好像充满了悲哀和愤怒。

他们盯着陆小凤，陆小凤却偏偏连看都不去看他们。

这两个人对望一眼，年长的忽然从身上拿出了个木匣子，摆在桌上，然后才问：“阁下就是陆小凤？”陆小凤只好点了点头，嘴辱也动了动。他嘴上多了这两撇眉毛一样的胡子，也不知多了多少麻烦。

“在下卜巨。”

“你好。”陆小凤道。他脸上不动声色，就好像根本没听见过这名字，其实当然听过的。

江湖中没有听过这名字的人，只怕还很少。“开天掌”卜巨威镇川湘一带三十六帮悍盗的总瓢把子，龙头老大！卜巨眼角已在跳动。

平时他眼角一跳，就要杀人，现在却只有忍着，沉住了气道：“阁下不

认得我？”

陆小凤道：“不认得。”

卜巨冷笑道：“这匣子的东西，你想必总该认得的。”

他打开匣子，里面竟赫然摆着三块晶莹圆润，全无暇疵的玉壁。陆小凤是识货人。他当然看得出这三块玉壁，每一块都是价值连城的宝物。

但他却还是摇了摇头，道：“这些东西我也没见过。”

卜巨冷冷道：“我也知道你没见过，能亲眼看见这种宝物的人并不多。”他忽然将匣子推到陆小凤面前：“可是现在我只要你答应一件事，这就是你的！”

陆小凤故意问道：“什么事？”

卜巨道：“这三块玉壁，换你的三条带子。”

陆小凤道：“什么带子？”

卜巨冷笑道：“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你决定答应？还是不答应？”陆小风笑了。这两个人一坐下来，他就已想到他们是为了什么来的。

——“我已设法令人通知各江湖朋友，身上没有这种缎带的，最好莫要妄入禁城，否则一律格杀勿论，”到魏子云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知道会有这种麻烦来了。

卜巨已渐渐沉不住气了，又在厉声问：“你答不答应。”

陆小凤道：“不答应！”他的回答很简单，也很干脆。他并不是个怕麻烦的人。

卜巨霍然长身而起，一双手骨节山响，脸上也已勃然变色，可是他并没有出手，因为那年轻人已拉住了他，另一只手却也拿了样东西出来，摆在桌上。一枚毒蒺藜。唐家威慑天下，见血封喉的毒蒺藜。

在阳光中看来，这枚毒蒺藜不但钢质极纯，而且打造得极复杂精巧，叶瓣中还藏着七枚极细的钢针，打在人身上后，钢针崩出，无论是钉到骨头上，还是打入血管里，都必死无疑。

这种暗器通常都不会放在桌上让人看的，很少有人能看得这么仔细。就连陆小凤也不能不承认，这种暗器的确有种不可思议的魔力，纵然摆在桌上，也一样可以感觉得到。

年轻人忽然道：“我姓唐。”

陆小凤道：“唐天纵？”

年轻人傲然道：“正是。”他也的确是他值得自傲的地方，在唐家兄弟中，他年纪虽最小，可是他的武功却最高，锋头也最健。

陆小凤道：“你是不是想用你的暗器来换我的缎带？”

唐天纵冷冷道：“暗器是死的，你若不懂怎么样使用它，我纵然将囊中暗器全送给你，也一样没有用！”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原来你只不过是给我看看而已。”

唐天纵道：“能看见这种暗器的人已不多。”

陆小凤道：“我也可以把缎带拿出来让你看看，能看见这种带子的人也不多！”

唐天纵道：“只可惜它杀不了人。”

陆小凤道：“那也得看它是在什么人手里，有时一根稻草也同样可以杀人的。”

唐天纵沉下了脸，盯着他，摆在桌上的手忽然往下一按，桌上的毒蒺藜

立刻凭空弹起，只听“ 赤 ”的一响，已飞起了三丈，“ 夺 ”的，钉入了屋梁，竟直没入木，看来这少年不但暗器高妙，手上的功夫也很惊人。陆小凤却好像根本没看见。

唐天纵脸色更阴沉，道：“ 这才真正是杀人的武器。 ”

陆小凤道：“ 哦！ ”

唐天纵道：“ 三块玉壁，再加上一条命，你换不换？ ”

陆小凤道：“ 谁的命？ ”

唐天纵道：“ 你的。 ”

陆小凤又笑了，道：“ 我若不换，你就要我的命？ ”唐天纵冷笑。陆小凤慢慢的倒了杯茶，喝了两口，忽然想到一件事，唐天纵和卜巨既然能找到他，别的人也一样能查出他的行踪。

泥人张既然能将那蜡像复原，就一定有人想将他杀了灭口。陆小凤放下茶杯，已决定不再跟这两个人纠缠下去，这已是他最后线索，泥人张绝不能死。

唐天纵道：“ 你拿定了主意没有？ ”陆小凤笑，慢慢的站起来，把桌上的三块玉壁拿起来，放进自己衣袋里。

卜巨展颜道：“ 你换了？ ”

陆小凤道：“ 不换。 ”

卜巨变色道：“ 为什么要拿走我的玉壁？ ”

陆小凤悠然道：“ 我陪你们说了半天话，就得换点东西回来，我时间一向很宝贵。 ”

卜巨霍然长身而起。这次唐天纵也没有拉他，一双手已探入了腰畔的豹皮革囊。

陆小凤却好像还是没看见，微笑着道：“ 你们若要缎带，也不是一定办不到，只不过我有我的条件。 ”

卜巨忍住气，道：“ 什么条件？ ”

陆小凤道：“ 你们每人跪下来给我磕三个头，我就一人给你们一条。 ”

卜巨怒吼，挥掌。唐天纵的手也已探出。只听“ 波的一声，卜巨的手里忽然多了个茶壶，茶壶已被捏得粉裂，茶水溅满了他身上紫缎长袍，他居然没有看清茶壶是怎么样到他手里的。

他的手本想往陆小凤肩头上抓过去，谁知却抓到个茶壶。唐天纵一只手虽已伸出豹囊，手里虽已握着满把暗器，却也不知为了什么，竟偏偏没有发出来。

再看陆小凤，竟已到了对街，正微笑着向他们招手，道：“ 茶壶是你弄破的，你赔，茶钱我也让你付了，多谢多谢。 ”

卜巨还想追过去，忽然听见唐天纵嘴里在“ 丝丝 ”的发响，一张脸由白变青，由青涨红，满头冷汗滚滚而落，竟像是已被一人点了穴道。陆小凤是几时出的手？卜巨铁青的脸忽然变得苍白，长长吐出口气，重重的倒在椅子上。

门外却忽然有个人带着笑道：“ 我早就说过，你们若想要陆小凤听话，就得先发制人，只要他的手还能动，你们就得听他的了。 ”

一个人施施然走过来，脑颅光光，笑得就像是个泥菩萨：“ 和尚说的一向都是实话，你们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

陆小凤并没有看见老和尚。他若看见了，心里一定更着急，现在他虽然

没看见，已经急得要命。不但急，而且后悔。

他本不该留下泥人张一个人在那里的，他至少也该守在门外。只可惜陆小凤这个人若有机会坐下来喝壶好茶，就绝不肯站在外面喝风。

现在他只希望那“第三个人”还没有找上泥人张的门去，他甚至在心里许了个愿，只要泥人张还能好好的活，好好的把那蜡像复原交给他，他发誓三个月之内绝不会再喝茶，无论多好的茶都不喝。

泥人张还好好的活着，而且看样子比刚才还活得愉快得多。因为蜡像已复了原，银子已赚到手。一个人的年纪大了，花银子的机会虽然越来越少，赚银子的兴趣却越来越大。

赚钱和花钱这两件事通常都是成反比的，你说奇怪不奇怪？陆小凤一走进门，看见泥人张，就松了口气，居然还没有忘记在心里提醒自己。三个月之内绝不能喝茶，无论多好的茶都不喝。喝茶也有瘾的，喜欢喝茶的人，若是不喝茶，那实在是件苦事。幸好他也没有忘记提醒自己，他还能喝酒，好酒。

泥人张两只手都伸了出来，一只手是空的，一只手里拿着蜡像。陆小凤当然明白他的意思。

有本事的人，替人做了事，立刻就要收钱，只要迟一下子他都会不高兴的，事实上，他不要你先付钱，已经是很客气的了。空手里多了张银票，泥人张才把另外一只手松开，脸上才有笑容。陆小凤却笑了不出了。这蜡像的脸，竟是西门吹雪的脸。

“金鱼胡同”是条很幽雅的巷子，九月的阳光晒在身上。既不太冷，也不太热。在天气晴朗的日了里，若能到这条巷子里来走走，本是件很愉快的事。

陆小凤心里却一点也不愉快。他绝不相信西门吹雪就是杀死张英风的凶手，更不相信西门吹雪会和那些太监们同流合污，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西门吹雪不会说谎，更不会骗他。可是这个蜡像的脸，却偏偏是西门吹雪的。

他本想问问泥人张：“你会不会弄错？”他没有问。

因为他一向尊重别人的技能的地位，在这方面，泥人张无疑是绝对的权威。你若说泥人张把蜡像弄错，那简直比打他一耳光还要令他难堪。

陆小凤从不愿让别人难受，可是他自己心里却很难受。这蜡像本是他最有力的线索，可是他有了这条线索后，却比以前更迷糊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他实在想不出。

不冷不热的阳光，照着他的脸，也照着他手里蜡像的脸。他一面往前面走，一面看着这蜡像，刚走出巷子，忽然又跳了起来，转头奔回去，就好像有条鞭子在后面抽着他一样。他又发现了什么？

泥人张会客的地方，就是他工作的地方，屋子里三面都是窗户，一张大桌子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瓷土颜料，刻刀画笔。除了替人捏泥塑像外，他还替人刻图章，画喜神。

陆小凤第三次来的时候，这老人正伏在桌上刻图章，有人推门走进来，他连头都没有抬。

屋里的窗子虽多，却还是好像很阴暗，老人的眼力当然也不太好，老人还是没有抬头，也没有动，连手里的刀都没有动。刀不动怎么能刻图章？

难道这老人也已遭别人的毒手？陆小凤的心沉了下去，人却跳了起来，一步蹿到他背后，刚想扳过他的身子来看看。

谁知道老人却忽然开了口：“ 外面的风大，快去关上门。 ”陆小凤又吓了一跳，苦笑着退回去，轻轻的掩上了门，只觉得自己就像是个犯了疑心病的老太婆。

泥人张道：“ 你是来干什么的？ ”

陆小凤道：“ 我是来换蜡像的？ ”

泥人张道：“ 换什么蜡像？ ”

陆小凤道：“ 你刚才交的货不对，我想把原来那个人换回来！ ”

走到巷口，他才发现泥人张交给他的蜡像颜色发黄，严人英给他的蜡像却是淡青色的，显然已被这老人掉了包，让西门吹雪来替那凶手背黑锅，这老人若不是凶手的同党，就是已经被买通了。

陆小凤道：“ 我是来要你把我那蜡像还原的，并没有要你另外替我捏一个。 ”

他慢慢的走过来，眼睛盯在这老人握刀的手上，刻图章的刀也一样能杀人的，他不想别人拿他当图章一样，在他咽喉上刻了一刀。

谁知泥人张却将手里的刀放下来，才慢慢的回过头，道：“ 你在说什么？我不懂。 ”

陆小凤也糊涂了，他已看见了这老人的脸，这个泥人张，竟不是他刚才看见的那个。

他一口气几乎憋在嗓子里，过了半天才吐出来，又盯着这老人的脸看了几眼，忍不住问道：“ 你就是泥人张？ ”

老人露出满嘴黄牙来笑了笑，道：“ 王麻子剪子虽然有真有假，泥人张却是只此一家，别无他号！ ”

陆小凤道：“ 刚才的那个人呢？ ”

泥人张眯着眼睛四面看了看，道：“ 你说的是什么人？我刚从外面回来，刚才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陆小凤只觉得满嘴发苦，就好像被人塞了个烂桃子在嘴里。

原来他刚才遇见的那泥人张竟是冒牌货，别人要他上当，简直比骗小孩还容易。

泥人张看了看他手里的蜡像，忽然道：“ 这倒是我捏出来的，怎么会到了你手里？ ”

陆小凤立刻回答道：“ 你看见过这个人？ ”

泥人张道：“ 没有。 ”

陆小凤道：“ 你没有见过个人，怎么能捏出他的像来。 ”

泥人张笑了笑，道：“ 我没有看见过关公，也一样能捏出个关老爷的像来！ ”

陆小凤道：“ 是不是有人画出了这个人的像貌，叫你照着捏的。 ”

泥人张笑道：“ 这次你总算明白了。 ”

陆小凤道：“ 是谁叫你来捏这个像的？

泥人张道：“ 就是这个人。 ”他转身从桌上拿起了个泥人，道：“ 他来的时候，我手上正好有块泥，就顺便替他捏了个像，却忘了拿给他。 ”

陆小凤眼睛又亮了，只可惜老人的手恰巧握着这泥人的头，他还是没有看见他最想看的这张脸。泥人张还在摇着头，叹着气，喃喃道：“ 一个人年纪大了，脑筋就不管用了，不是忘记了这样，就是忘记了那样。 ”

陆小凤忽然笑道：“ 你脑筋虽不好，运气却好极了。 ”

泥人张道："什么运气？"

陆小凤道："你若没有忘记把这泥人交给他，你就少赚五百两银子。"

泥人张眼睛里也发出了光，道："现在你能让我赚五百两银子？"

陆小凤道："只要你把这个泥人给我，五百两银子就已赚到了手！"

泥人张已笑得连嘴都合不拢，立刻把手里的泥人送到陆小凤面前。陆小凤刚想去接，突听"崩"的一声轻响，泥人的头已裂开，七八点寒星暴射而出，直打他的咽喉。这泥人里竟藏着筒极厉害的机簧暗器，距离陆小凤的咽喉还不到两尺！

两尺间的距离，闪电般的速度，绝对出人意料之外的情况，七根见血封喉的毒针！

看来陆小凤这次已死定了！无论谁在这种情况下，都已死定了！这样的距离，这样的速度，这样的暗器，天上地下，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躲过去。

这一次暗算，显然已经过深思熟虑，不但已十拿九稳，简直已万无一失！

就连陆小凤也万万躲不过去。可他并没有死，因为他手里还有个蜡像。"崩"的一响机簧发动时，他的手一震，手指弹出，蜡像就从他手里跳了起来，恰巧迎上了这七点寒星。

毒针打在蜡像上，余力未尽，蜡像还是打在他的咽喉上。蜡像虽然打不死人，他还是吃了一惊。就在这时，泥人张已凌空掠起，箭一般窜出了窗户，等陆小凤发现时，他的人已在窗外。

这"泥人张"的反应居然也不慢，一击不中，立刻全身而退。

可是他刚蹿出去，就发了一声惊呼，呼声很短促，其中来夹着"砰"的一声响，就好像有样东西重重的撞在木头上。

响声过后，呼声就突然停顿。陆小凤赶快出去时，他的人已倒在院子里，像是已晕了过去。另外有个人站在他旁边，用一双手抱着头，却是个光头。

陆小凤叫了出来："老实和尚！"

老实和尚摸着头，苦笑道："看来和尚的名字已经应该改了，应该叫做倒霉和尚。"

陆小凤道："和尚几时倒了霉？"

老实和尚道："和尚若不倒霉，怎么会有人把脑袋硬往和尚脑袋上撞。"

就在片刻间，"泥人张"的脑袋上已肿起了又青又紫的一个大块。陆小凤又好笑，又奇怪，他当然知道两个人的脑袋是不会凑巧碰上的，他想不通老实和尚为什么要帮他这个忙。

老实和尚还在摸头，喃喃道："幸好和尚的脑袋还硬。"

陆小凤笑道："所以和尚虽然倒霉，泥人张却更倒霉。"

老实和尚道："你说他是泥人张？"

陆小凤道："他不是？"

老实和尚道："这人若是泥化，和尚就是陆小凤了。"其实陆小凤当然知道这个泥人张是冒牌的，可是他也想不通，那第一个真的泥人张为什么要把蜡像掉了包来骗他。

老实和尚道："和尚虽然长得不漂亮，却也曾来找泥人张捏过一个像。"

陆小凤道："所以和尚认得泥人张！"

老实和尚点点头，道："你是不是也想找他捏个像？"

陆小风笑道："却不知他能不能捏出我这四条眉毛来？"

老实和尚道："你就算有八条眉毛，他也绝不会捏少一条，连一很都不

会少，只可惜他现在已只等着别人替他捏像了！”

陆小凤皱眉道：“为什么？”

老实和尚道：“和尚刚才是从后面绕过来的，后面有口井。”

陆小凤道：“井里有什么？”

老实和尚叹了口气，道：“我劝你还是自己去看看的好！”

井里当然有水。可是这口井里，除了水外，还有血。泥人张的血！

“和尚就是嗅到井里的血腥气，才过来看的。”老实和尚双手合十，苦着脸道：“看了还不如不看，阿弥陀佛，我佛慈悲。”

他看的是四个死人，现在陆小凤也看见了，泥人张一家大小四口，已全都死在井里。

陆小凤一直没有开口，他不想在老实和尚面前吐出来，他一肚水都是苦水。

现在他才知道，他看见的两个泥人张，原来都是冒牌的，第一个冒牌泥人张只管将蜡像掉包，嫁祸给西门吹雪，若是陆小凤不上当，就一定会再回来，第二个泥人张就等在那里要他的命！

这正是个不折不扣的连环毒计，一计不成，计中还有计。陆小凤叹了口气，忽然觉得自己的运气还算不错，居然还能活到现在。

老实和尚却叹了口气，道：“我早就说过，你霉气直透华盖，一定要倒霉的！”

陆小凤道：“我倒了什么霉？”

老实和尚道：“你什么事都不好做，偏偏要找死人来捏像，这难道还不算倒霉？”

陆小凤看着他，道：“就算我是来找死人捏像的，和尚干什么来的？”

老实和尚好像被问住了，半天说不出话来。幸好就在这时，那头已被撞肿的“泥人张”忽然发出呻吟。他们到后来的时候，当然没有忘记把这个人也一起带来。

老实和尚松了口气，道：“看样子他总算已快醒了，和尚总算没有把他撞死！”

陆小凤盯着他，道：“你本来是不是想把他撞死的？”

老实和尚赶紧双手合十，道：“阿弥陀佛，罪过罪过，上天有好生之德，和尚若有这种想法，岂非要被打下十八层地狱？”

陆小凤笑了笑，道：“那地方岂非也不错，至少还可以遇见几个老朋友，何况，和尚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老实和尚摇着头，喃喃道：“千万不能跟这个人斗嘴，千万不能跟这个人斗嘴，千万不能……”

陆小凤忍不住笑道：“和尚是在念经？”

老实和尚叹了口气，道：“和尚只不过在提醒自己，免得以后下拔舌地狱。”

陆小凤本来还想说话的，却又忍住。因为他看见地上的人终于已醒，正捧着脑袋，挣扎着想坐起来。陆小凤看着他，他也看着陆小凤，眼睛里立刻露出恐惧之色，看见了老实和尚后显然更吃惊。看样子他是认得这个和尚的。

老实和尚脸上却连一点表情也没有，陆小凤居然也没有开口。两个人就这么样不声不响的站在他面前，看着他。他虽然不是泥人张，却真的已是个老人，陆小凤知道自己用不着开口，他也该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的。

老人果然叹了口气，道：“ 我知道你们一定有话要问，也知道你们要问的是什么。 ”

他当然应该知道。无论谁被暗算了之后，都一定会盘问对方的姓名来历，是受谁主使的，一个人活到五六十岁，这种道理他怎么会不懂。

老人道：“ 可是你们要问的话，我一句也不能说，因为一说出来，我就非死不可。 ”

陆小风道：“ 你怕死？ ”

老人苦笑道：“ 我虽然已是个老头子，虽然明知道已活不了多久，但却比年轻的时候更怕死！ ”他说的是实话。一个人年纪越大，就越不想死，所以逞勇轻生的都是年轻人，跳楼上吊的都上年轻人你几时看见过老头子自杀的？

陆小凤板着脸，道：“ 你既然怕死，难道就不怕我们杀了你？ ”

老人道：“ 我不怕！ ”

陆小凤奇怪了：“ 为什么不怕！ ”

老人道：“ 因为你看样子就不像喜欢杀人的，也不像要杀我的样子。 ”

陆小凤道：“ 你看得出？ ”

老人道：“ 我已活到这么大年纪，若连这点事都看不出，岂非白活了。 ”他居然在笑，笑得就像是条狐狸。

陆小凤瞪着他，忽然道：“ 这次你错了！ ”

老人道：“ 哦？ ”

陆小凤道：“ 你没有看错我，我的确不会杀你，但是你看错了叫你来的那个人，你既然没有杀了我，无论你说不说他的秘密，都一样必死无疑。 ”老人的笑容已僵硬，眼睛里又露出了恐惧之色。

陆小凤道：“ 你当然很了解他的手段，你若要走，我绝不会拦住你，你死了也不能怨我！ ”老人站起来，却没有动。

陆小凤道：“ 我一向很少杀人，却救过不少人！ ”

老人道：“ 你……你肯救我？ ”

陆小凤道：“ 你肯说？ ”老人迟疑着，一时间还拿不定注意。

陆小凤道：“ 你不妨考虑考虑，陆小凤…… ”

他的声音忽然停顿，甚至连呼吸都已停顿，他忽然发现这老人的眼白己变成惨碧色，惨碧色的眼睛里，却有一滴鲜红的血珠沁了出来。等他冲过去时，老人的眼角已裂开，却好像一点也不觉得痛苦。

陆小凤一把抓住他的手，手已冰冷僵硬，陆小凤变色道：“ 快说，只要说出他的名字来。 ”

老人嘴唇动了动，脸上忽然露出诡秘奇特的笑容。笑容刚出现，就已冻结。他的人也已僵硬，全身的皮肤都己干硬如牛皮，陆小凤一碰他，就发出“ 卜 ”的一响，声音听起来就好像是打鼓一样。

老实和尚吃了一惊失声道：“ 这是僵尸木魅散。 ”

陆小凤轻轻吐出口气，道：“ 毒散入血，人化僵尸。 ”

老实和尚道：“ 难道他来的时候就己中了毒，毒性直到现在才发散？ ”

陆小凤道：“ 若不是被你撞晕了，他一出大门，只怕就已要化做僵尸。 ”

老实和尚道：“ 所以这一计无论成不成，他都已必死无疑。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这么周密的计划，这么大的牺牲，为的究竟是什么？ ”

老实和尚道：“ 为的是要杀你！ ”
陆小凤苦笑道：“ 若是只为了杀我，他们付出的代价就未免太大了些！ ”
老实和尚道：“ 你也未免把自己看得太不值钱了些！ ”
陆小凤道：“ 他们要杀我，只不过怕我挡住他们的路而已！ ”
老实和尚道：“ 你认为他们另有目的？ ”
陆小凤道：“ 嗯。 ”
老实和尚道：“ 什么目的？ ”
陆小凤道：“ 他们已讨出了这么多的代价，要做的当然是件大事！ ”
老实和尚道：“ 什么大事？ ”
陆小凤道：“ 你为什么不去问问你的菩萨？ ”
老实和尚道：“ 菩萨只会听和尚念经，和尚却听不见菩萨的话。 ”
陆小凤道：“ 那未你为什么要做和尚？ ”
老实和尚笑了笑，道：“ 因为做和尚至少比做陆小凤好，陆小风的烦恼多，和尚的烦恼少！ ”
他忽然拍手高歌：“ 你烦恼，我不烦恼，烦恼多少，都由自找，你要去找，我就走了！ ”歌声未歇，他的人真的走了。
“ 烦恼多少，都由自找。 ”陆小凤望着他的背影苦笑道：“ 只可惜就算我不去找它，它也会来找上我的。 ”
天高气爽，秋日当空。陆小凤慢慢的走出巷子，忽然发现一个人站在巷口，装饰华丽，脸色苍白，竟是唐门子弟中的第一高手唐天纵。
他为什么要在这里等着？是不是又有麻烦要找上门来了？
陆小凤笑了笑，道：“ 你那朋友呢？茶壶的钱他赔了没有？ ”
唐天纵看着他，眼睛里布满血丝，忽然跪下来，向陆小凤磕了三个头，陆小凤怔住。我的条件很简单，你们每人跪下来跟我磕三个头，我就一人给你们一条缎带。
这条件本是陆小凤自己说出来的，但是他却想不到唐天纵真的会这么样做。
一个像他这么样骄傲的年轻人，宁可被人砍下脑袋，也不肯跪下来磕头。
可是唐天纵却磕了，不但着着实实的磕了三个头，而且磕得很响。
这眼高于顶的年轻人，竟不惜忍受这种屈侮？为的究竟是什么？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难道你一定要去找叶孤城？你找到他也未必就能报得了仇！ ”
唐天纵已站起来，瞪着他，一句话也不说，一个字也不说。
陆小凤只有从腰上解下条缎带递过去，唐天纵接过缎带，回头就走。

第七条缎带

九月十五，正午。阳光灿烂，陆小凤从金鱼胡同里走出来，沿着虽古老却繁华的街道大步前行，虽然又是通宵未睡，他看来还是活力充沛，神气得很。

街道上红男绿女来来往往，两旁的大小店铺生意兴隆，他虽然已惹了一身麻烦，心情还是很愉快。因为他喜欢人。

他喜欢女人，喜欢孩子，喜欢朋友，对全人类他都有一颗永远充满了热爱的心。大多数人也很喜欢他。他身上穿的衣服虽然已有点脏了，可是眼睛依然明亮，腰干还是笔挺，从十四岁到四十岁的女人，看见他时，还是不免要偷偷多看两眼。

本来系在他腰上缎带，现在他都已解下来，搭在肩上。六条缎带他已送出去两条，一条给了老实和尚，一条给了唐天纵。

现在他只希望能将剩下的四条烫手的热山芋赶快送出去。唯一的问题是，他还没有选好对象。前面有个耍猴戏的人，已敲起了锣，孩子们立刻围了上去。

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根拐杖，蹒珊着从一家药材铺里走出来，险些被两个孩子撞倒。

陆小凤立刻赶过去扶住了他，微笑道：“ 老先生走好。 ”

白发老人弯着腰，喘息着，忽然抬起头向陆小凤挤了挤眼睛，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陆小凤吃了一惊。他什么怪事都见过，倒还没有见过老头子朝他做鬼脸的。

等到他看清楚这老头子的一双眼睛时，他又几乎忍不住在叫了起来。司空摘星！这老头子原来是偷遍天下无敌手的“ 偷王之王 ”扮成的。

陆小凤虽然没叫出来，手里却用了点力，狠狠在他膀子上捏了一下子，压低声音道：“ 好小子，你怎么来了？ ”

司空摘星道：“ 连你这坏小子都来了，我这好小子为什么不能来？ ”

陆小凤手上的力气又加重了些，道：“ 你是不是想来偷我的缎带？ ”司空摘星疼得龇牙咧嘴，不停的摇头。

陆小凤道：“ 你不想？ ”

司空摘星道：“ 不想，真的不想。 ”

陆小凤看见他脸上的表情，总算松开了手，带着笑道：“ 莫非你改行了？ ”

司空摘星长长吐出口气，揉着膀子，道：“ 倒也没有改行！ ”

陆小凤道：“ 既然没有改行，为什么不偷？ ”

司空摘星道：“ 我既然已经有了，为什么还要偷？ ”

陆小凤道：“ 你有了什么？ ”

司空摘星道：“ 缎带。 ”

陆小凤怔了怔，道：“ 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

司空摘星道：“ 嗯。 ”

陆小凤道：“ 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

司空摘星笑了笑，道：“ 刚才从一个朋友身上拿来的。 ”

陆小凤道：“ 这朋友就是我？ ”

司空摘星又叹了口气，道：“ 你知道我的朋友并不多。 ”陆小凤咬了咬

牙，伸出手，又想去抓人。

司空摘星这次却不肯再让他抓住了，远远的避开，笑道：“你身上有四条带子，我只拿了一条，已经算很客气的了，你还不满意？”

陆小凤瞪着他，忽然也笑了，道：“我本来还以为你是个聪明人，谁知道你也是个笨蛋？”司空摘星眨着眼，等他说下去。

陆小凤道：“你也不想想，若是真的缎带，我怎么肯随随便便的搭在身上？”

司空摘星失声道：“难道这缎带是假的？”陆小凤也朝他挤了挤眼睛，伸了伸舌头，做了个鬼脸。

司空摘星怔了半天，就好像变戏法一样从袖子里抽出条缎带喃喃道：“看来这好像真的有点假。”

陆小凤笑道：“我知道你从不偷假东西，想不到今天也上了当。”

司空摘星道：“你可千万不能把这件事说出去，砍了我的招牌。”

陆小凤悠然道：“你偷了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连说都不能说？”

司空摘星道：“我若还给你呢？”

陆小凤道：“还给我，我还是要说，偷王之王居然也会偷了样假货，那些偷子偷孙若是听见这件事，大牙至少要笑掉七八颗。”

司空摘星道：“我若先把缎带还给你，再请你去大吃一顿呢？”

陆小凤故意迟疑着，道：“这么样我倒不妨考虑考虑，还得看你请我吃什么？”

司空摘星道：“整只的红鱼翅，再加上两只大肥鸭，你看怎么样？”

陆小凤好像还不太愿意，终于勉强点了点头，其实却已几乎忍不住要笑得满地打滚了。这小子还上了我的当。看见司空摘星恭恭敬敬的把缎带送回，他更忍不住要笑，不但要笑得打滚，而且还想翻跟头。

谁知司空摘星忽然又把手缩了回去，摇着头道：“不行，绝不行！”

陆小风立刻道：“什么事不行？”

司空摘星道：“鸭子太肥，鱼翅太腻，吃多了一定会泻肚子，我们是老朋友，我绝不能害你！”陆小凤又怔住。

司空摘星眨着眼，道：“何况，我也想通了，假带子总比没有带子好，你说对不对？”他好像也已忍不住要笑，终于还是笑了出来，大笑着翻了三个跟头，人已掠上屋脊，向陆小凤招了招手，就忽然不见了。

陆小凤却已连肚子都要被气破，咬着牙恨恨道：“这小子是我的克星，遇见他我就倒霉。”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发现本来看猴戏的孩子们都已围了过来，一个个都在仰着脸，看着他，好像觉得他比那会玩戏的猴子还有趣。

陆小凤苦笑道：“你们为什么不到那边去看猴子玩把戏？”

一个孩子摇着头道：“猴子不好看，你好看。”

陆小凤又好气，又好笑却又忍不住问道：“我有什么好看的？”

孩子道：“你跟那老公公是朋友，一定也会像他一样会飞。”陆小凤总算明白了，这些孩子原来是来看飞人的。

孩子们又在央求：“大叔你飞给我们看看好不好？”

陆小凤叹了口气，忽又笑道：“我教你们一首歌，你们唱给我听，我就飞给你们看。”

孩子们立刻拍手欢呼：“好，我们唱，我们以后天天都唱。”

陆小凤又开心了，立刻教孩子们一句句的唱：

“司空摘星，是个猴精。

猴精捣蛋，是个浑蛋。

浑蛋不乖，打他屁股。”

孩子们学得倒真好，一下子就学会了，大声唱了起来，唱个不停。

陆小风自己听听也觉得好笑，越听越好笑，笑得捧着肚子，也接连翻三个跟头，翻上了屋脊，向孩子们招了招手，笑道：“你们一有空就唱，我一有空就飞给你们看。”

肩上的四条缎带果然已少了一条，连陆小凤都不能不承认，那个猴精的确有两手，居然能在他眼前把东西偷走。

刚才他几乎把肚子都气破，后来又几乎把肚子笑破，现在他只觉得肚子里空空的，简直饿得要命。幸好现在正是吃饭的时候，大大小小的酒楼饭铺里，刀勺乱响，就算不饿的人，听见了也会饿。再不进去吃一顿，那么他既没有被气破，也没有被笑破的肚子，只怕很快就要被饿破了。

“来一大碗红烧鱼翅，一只烧鸭，两斤薄饼，外加三斤竹叶青，四样下酒菜。”

他找了家最近的饭馆，找了张最近的桌子，一坐下来，就好像饿死鬼投胎一样，要了七八样东西。然后他就坐在那里等。

七八样吃的东西连一样都没有来，外面却有七八个人走了进来。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人，锦衣华服，顾盼自雄，两鬓虽己斑白，打扮得却还是像个花花公子，腰上的玉带晶莹圆润，上面还镶满了比龙眼还大的珍珠，比拇指还大的翡翠。就只这一条玉带，已经价值连城，玉带上挂着的一柄剑，却远比玉带还珍贵。

跟在他后面的，也全都是意气风发，不可一世的年轻人，穿着一个比一个花里花哨，眼睛好像全都长在头顶上，可是一个个全都脚步轻健，动作灵活，看来又都是武林不弱的少年英雄。

这些人走进来，只打量了陆小凤一眼，就找了张最大的桌子坐下来。他们虽然没有“将别人看在眼里，总算还是看了陆小凤一眼。

陆小凤却连一眼都懒得看他们，但他却还是认出了挂在玉带上的那柄剑。

一柄黑色皮鞘，白金吞口，形式奇古的长剑，鲜红的剑穗上，紧着个白玉雕成的双鱼，只要认出了这柄剑，就一定能认出佩剑的人。

这个锦衣佩剑的中年人，当然就是江南虎丘，双鱼塘。长乐山庄的主人，“太平剑客”司马紫衣。“金南宫，银欧阳。玉司马。”这句话说的正是武林三大世家。

自古以王为贵，长乐山庄无疑是其中最富贵的一家，司马紫衣除了家传的武功外，还是昔年“铁剑先生”的唯一衣钵弟子，少年英俊，文武双全，再加上显赫的家世，不到二十岁就已名满天下。现在他虽已人到中年，非但少年时的骄狂仍在，英俊也不减当年。

能亲眼见到这么样一个人的风采，本是件很荣幸的事。可是陆小凤却宁愿能看到一碗己煨得烂透了的红烧鱼翅。

鱼翅的火候偎得正好，酒也温得恰到好处。陆小凤拿了起筷子，正准备好好的吃一顿，却己看见一个紫衣佩剑，剑上悬着白玉双鱼的年轻人向他走过来。

他从心里叹了口气，知道又有麻烦要找上门来了，所以赶快乘这年轻人还没有走到面前的时候，先用鱼翅塞满了自己的嘴。

紫衣少年扶剑而立，又冷冷的打量了他两眼，才抱了抱拳，道：“阁下想必就是陆小凤。”陆小凤点点头。

紫衣少年道：“在下胡青，来自姑苏虎丘，双鱼塘，长乐山庄，那边坐着的就是家师，阁下想必也已知道。”陆小凤又 点点头。

胡青道：“明人面前不说暗话，家师特地叫我来，借阁下肩上的缎带一用，再请阁下过去用酒。”这次陆小凤既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却指了指自己的嘴，嘴里的鱼翅还没有咽下去，当然也没法子开口说话。

胡青皱了皱眉，虽然显得很不耐烦，却也只有站在那里等着，好容易等陆小凤吃完了，立刻又问道：“阁下现在就请将缎带交给我如何？若是阁下自己还想留下一条也无妨。”

他说得轻松极了，好像认为他既然过来开了口，就已经给了陆小凤天大的面子。

陆小凤慢吞吞的咽下鱼翅，慢吞吞的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又轻轻叹了口气，表示对鱼翅和酒都很满意，然后才微笑着道：“司马庄主的盛名，我已久仰，司马庄主的好意，我很感激，至于这缎带……”

胡青道：“缎带怎么样？”

陆小凤淡淡道：“缎带不借。”

胡青的脸色变了，反手握住剑柄。陆小凤却连看也不看他一眼，又夹了块鱼翅放进嘴里，仔细咀嚼，慢慢欣赏。

胡青瞪着他，手背上青筋颤动，仿佛已忍不住要拔剑，背后却有人咳嗽了两声，道：“你那‘借’字用得不好，这样的东西，谁也不肯借的。”

司马紫衣居然也不惜劳动自己的大驾走过来，却又远远停下，好像在等着陆小凤站起来迎接。

陆小凤没看见。他对面前这盆鱼翅兴趣，显然比对任何人都浓得多。

司马紫衣只有自己走过来，伸出一只保养得很好的手，朝桌子上点了点。胡青立刻从怀里拿出叠银票，放在桌上。

司马紫衣又用手摸了摸他修饰洁美的小胡子，道：“玉壁虽好，总不如金银实惠，卜巨不解人意，当然难免碰壁。”

京城里的消息传得真快，一个时辰前的事，现在居然连他都已知道。

司马紫衣道：“我的意思，阁下想必也定有同感。”陆小凤点点头，表示完全同意。

司马紫衣道：“这里是立刻可以兑现的银票五万两，普通人有了这笔钱财，已可无忧无虑的过一辈子。”陆小凤也完全同意。

司马紫衣道：“五万两银票，只换两条缎带，总是换得过的。”

陆小凤还是完全同意。司马紫衣脸上露出微笑，好像已准备走了，这交易已结束。

谁知陆小凤忽然开了口，道：“阁下为什么不将银票也带走？”

陆小凤道：“带到哪里去？”

陆小凤道：“带到缎带铺去！”司马紫衣不懂。

陆小凤道：“街上的绸缎铺很多，阁下随便到那家去换，都方便得很。”

司马紫衣沉下脸，道：“我要换的是你这缎带。”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这缎带不换。”

司马紫衣看来总是容光焕发的一张脸，已变得铁青，冷冷道：“莫忘记这是五万两银子。”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你若肯让我安安静静的吃完这碗鱼翅，我情愿给你五万两！”

司马紫衣铁青的脸又涨得通红，旁边桌子已有人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笑声刚响起，剑光也飞出，只听“叮”的一响，剑尖已被筷子挟住。

发笑的是个已有六分酒意的生意人，出手的是胡青，他的手腕一翻，腰畔长剑已毒蛇般刺了出去。谁知陆小凤的出手却更快，突然伸出筷子来轻轻一夹，剑尖立刻被捏住了七寸。胡青脸色骤变，吃惊的看着陆小凤。

陆小凤道：“他醉了。”

胡青咬着牙，用力拔剑，柄剑却好像已在筷子上生了根。

陆小凤淡淡道：“这里也没有不许别人笑的规矩，这地方不是长乐山庄。”

胡青额上已有了汗珠，忽然间，又是剑光一闪，“叮”的一响他手里的剑已断成两截！

司马紫衣一剑削出，剑已入鞘，冷冷道：“退下去，从今以后，不许你用剑。”

胡青垂着头，看着手里的断剑，一步步往后退，退出去七八步，眼泪忽然流了下来。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可惜可惜！”

司马紫衣道：“可惜？”

陆小凤道：“可惜了这把剑，也可惜了这个年轻人，其实他的剑法已经很不错，这把剑也很不错。”

司马紫衣沉着脸，冷冷道：“能被人削断的剑，就不是好剑！”

陆小凤道：“他的剑被削断，也许只因为剑尖被夹住。”司马紫衣道：“能被人夹住的剑，留着也没用。”

陆小凤看着他，道：“你一剑出手，就绝不会被夹住？”

司马紫衣道：“绝不会。”

陆小凤笑了，忽然笑道：“我的缎带既不借，也不换，当然更不卖！”

司马紫衣冷笑道：“你是不是要我抢？”

陆小凤道：“你还可以赌。”

司马紫衣道：“怎么赌？”

陆小凤道：“用你的剑赌。”司马紫衣还是不懂。

陆小凤道：“你一剑刺出，若是真的没有人能夹住，你就赢了，你非但可以拿走我的缎带，还可以随便拿走我的脑袋。”

司马紫衣道：“我并不想要你的脑袋。”

陆小凤道：“可是你想要我的缎带！”

司马紫衣瞪着他，道：“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法子？”

陆小凤道：“没有。”

司马紫衣沉吟着，忽然道：“我要刺你左肩的肩井穴，你准备好。”

陆小凤微笑着拍了拍自己的左肩，道：“我的衣服不太干净，又已两天没洗澡，你的剑若刺进去，最好快些拔出来，免得弄赃了你的剑。”

司马紫衣冷冷道：“只要有血洗，剑赃了也无妨，”

陆小凤道：“却不知我的血干不干净？”

司马紫衣道：“你现在就会知道了。”“了”字未出口，剑已出手，剑光如闪电，直刺陆小凤的左肩。剑很长，本不容易拔出来，但是他却有种独特的方法拔剑，剑一出鞘，就几乎已到了陆小凤的肩头。

陆小凤就伸出两根手指来一夹！这本是个极简单的动作，可是它的准确和迅速，却没有人能形容，甚至已没有人能想像。

这动作虽简单，却是经过千锤百炼的，已是铁中的精英，钢中的钢。司马紫衣的心沉了下去，血也在往下沉。他的剑已被夹住！

他四岁时就已用竹练剑，七岁时就有了把纯钢打成的剑。他学会剑已四十年，就只练这拔剑的动作，已研究了一百三十多种方法，他一剑出手，可以贯穿十二枚就地洒落的铜钱。

可是现在他的剑还是被夹住了，在这一瞬间，他几乎不

能相信这是真的。他看着陆小凤的手，几乎不能相信这真的是只有血有肉的手。

陆小凤也在看着自己的手，忽然道：“你这一剑并没有使出全力，看来你的确并不想要我的脑袋。”

司马紫衣道：“你……”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不是个好人，你却不坏，你不想要我的脑袋，我送你条缎带！”

他抽下条缎带，挂在剑尖上，就大步走了出去，连头都没有回。他生怕自己会改变主意。

肚子虽然还没有吃饱，陆小凤心里却很愉快，因为他知道司马紫衣现在一定已明白了两件事，无论谁的剑都可能被夹住。有些人是吃软不吃硬的。

他相信司马紫衣受到这个教训后，一定会改改那种财大气粗，盛气凌人的样子。

这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他完全没有去想，陆小凤做事本就从来也没有为自己打算过。

可是他的肚子却在抗议了。他的肚子虽不大，两口鱼翅却也填不满。对他说来，想要舒舒服服的吃顿饭，已变成件很困难的事。

只要他还有缎带在身上，无论他到什么地方去，不出片刻，就会有麻烦找上门来。

剩下的这两条缎带应该怎么送出去？应该送给谁？其中有一条他是准备留给木道人的，木道人偏偏人影不见。不该来的人全都来了，该来的人都没有来。

因为有些人该来的时候不来，不该来的时候却偏偏要来，陆小凤好像总是会遇见这种人，这种事。他叹了口气，忽然发觉老实和尚正从前面走过来，手里拿着馒头在啃，看见陆小凤，就好像看见了鬼一样，立刻想溜之大吉。

陆小凤却已赶过去，一把拉住了他，道：“你想走？往那里走？”

老实和尚翻着白眼，道：“和尚既没有惹你，又没有犯法，你拉着和尚干什么？”

陆小凤眨了眨眼，笑道：“因为我想跟和尚谈个交易。”

老实和尚道：“和尚不与你谈交易，和尚不想上你的当。”

陆小凤道：“这次我保证你绝不会上当。”

老实和尚看着他，迟疑着，道：“这是什么交易，你先说说看。”

陆小凤道：“我用这两根缎带，换你手上的这个馒头。”

老实和尚道：“ 不换。 ”

陆小凤叫了起来，道：“ 为什么不换？ ”

老实和尚道：“ 因为和尚知道天下绝没有这种便宜事。 ”他又翻了翻白眼，道：“ 卜巨用三块玉璧跟你换，你不换，司马用五万两银子跟你换，你也不换，现在你却要来换和尚的馒头，你又没有疯。 ”

陆小凤道：“ 难道你以为我有阴谋？ ”

老实和尚道：“ 不管你有没有阴谋，和尚都不上当。 ”

陆小凤道：“ 你一定不换？ ”

老实和尚道：“ 一定不换。 ”

陆小凤道：“ 你不后悔？ ”

老实和尚道：“ 不后悔。 ”

陆小凤道 :“ 好，不换就不换，可是我要说的时候，你也休想要我不说。 ”

老实和尚忍不住问道：“ 说什么？ ”

陆小凤道：“ 说一个和尚逛妓院的故事。 ”老实和尚忽然把馒头塞到他手里，抽下他肩上的缎带，掉头就走。

陆小凤大声道：“ 莫忘记其中有一条是木道人的，你一定要去交给他，否则我还是要说。 ”

老实和尚头也不回，走得比一匹用鞭子抽着的马还快。陆小凤笑了，只觉得全身轻飘飘的，从来也没有这么样轻松愉快过。

他总算已将这些烫山芋全都抛了出去，肩上的一副千斤重担，也总算交给了别人。

馒头还没有冷透。他咬了一口。只觉得这馒头简直比鱼翅还好吃。他居然忘了把最后一条缎带留给一个人，居然忘得干干净净。

他本来一直都在怀疑老实和尚就是这阴谋的主脑，现在好像也已忘了。你说他究竟是糊涂？还是聪明？

日色已渐渐偏西。现在距离陆小凤把缎带塞给老实和尚的时候，已有一个多时辰，没有人知道他在这一个多时辰里是干什么去了。

他好像一直在城里东逛西荡，兜了不少圈子，就算有人在盯他的梢，也早已被他甩脱，他当然不能把任何人带到合芳斋。

他是从后门进来的，后园里人声寂寂，风中飘动着菊花和桂子的香气，连石榴树下，大水缸里养的鱼，都好像懒得动。

穿过菊花丛，就可以看见有个人正坐在六角小亭里，倚着栏杆痴痴的出神。

菊花是黄的，栏杆是红的，她却穿件翠绿色的衣裳，柳腰盈盈一握，苍白的脸上病容未减，新愁又生，仿佛弱不禁风。

园中的秋色虽美，却还不及她的人美，陆小凤好像直到现在才发现，欧阳情竟是这么样一个美丽的女人。这是不是因为他现在才知道她一直都在偷偷的爱着他？

风吹着栏外的菊花，小径上已有了三两片落叶，他悄悄的走过去，忽然发现欧阳情的一双发亮的眼睛也正在看着他。

他们并没有见过很多次面，事实上，他们说过的话加起来也许还不到十句。

可是现在陆小凤心里却有种说不出的微妙感觉，心也跳得快了，居然好像有点手足失措。

她心里又是什么滋味？至少陆小凤并没有从她脸上看出什么特别不同的地方，她看着他时，跟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看来她若不是很沉得住气，就一定是很会装模作详。世上的女人又有几个是不会装模作样的！

陆小凤在心里叹了口气，走上小亭，勉强笑了笑，道：“你的病好了？”

欧阳情点了点头，指了指对面的石凳，道：“坐。”

陆小凤本来是想坐在她旁边的，可是人家既然表现得很冷淡，他也不能太热情唉，女人为什么总喜欢装模作样？

这是不是因为她们都知道，男人喜欢的，就是会装模作样的女人。欧阳情若是真的表现得很热情，陆小凤只怕早已被吓跑了。

现在他却乖乖的坐在对面的石凳上，心里虽然有很多话说，却连一句也说不出来，只好搭讪着问道：“西门吹雪呢？”

欧阳情道：“他在屋里陪着大嫂，我想他们一定有很多话说。”

陆小凤站起来，又坐下，他本来是想进去找西门吹雪的，但他却不愿欧阳情把他看成个不知趣的人。决战已迫在眉睫，生死胜负还未可知，这一别很可能就已成水诀。

他的确也该让他们夫妻安安静静的度过这最后的一个下午，说一些不能让第三者听见的话。

庭院深深，香气浮动，秋色美如梦境，他们岂非也只有两个人，岂非也有很多话要说？

可是他却偏偏想不起该说什么？他好像已变成了个第一次和情人幽会的大孩子。

欧阳情忽然道：“这个人你认得？”

陆小凤道：“哪个人？”

欧阳情往旁边指了指，陆小凤才发现栏杆上拢着个蜡像。王总管的蜡像。

陆小风想不通她为什么会对这太监的蜡像如此有兴趣：“难道你认得这个人？”

欧阳情道：“我见过他，他到我们那里去过。”“她们那里”岂非是个妓院。

陆小凤更奇怪，忍不住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个太监？”

欧阳情淡淡道：“我们那里什么样的客人都有，不但有太监，还有和尚，”

她好像还没有忘记那天的事，还没有忘记陆小凤得罪过她。陆小凤却似已完全忘了，他心里也确实有很多更重要的问题要想。

欧阳情又道：“到我们那里去的太监，他并不是第一个，那天他也不是一个人去的！”

陆小凤立刻又问道：“还有什么人？”

欧阳情道：“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人，可是后来又有两个海南派的剑客去找他，好像是早就约好的。”

陆小凤道：“你怎么知道是海南派的剑客？”

欧阳情道：“我看得出他们的剑。”海南剑派的门下，用的剑不但特别狭长，而且形式也很特别。

欧阳情道：“我也看得出这老头子是个太监，随便他怎么样改扮我都看得出。”

陆小凤道：“那天孙老爷也在？”

欧阳情道：“嗯。”陆小凤的眼睛亮了。王总管约那两个海南剑派的人

在妓院中相见想必是为了要商量一件很机密的事。

他们发现欧阳情和孙老爷也到了京城，生怕被认出来，所以才要杀了他们灭口，公孙大娘的死，一定也跟这件事有关系。那两个海南剑客，显然就是死在天蚕坛的那两个。

陆小凤长长吐出口气，这条线总算已被他找了出来。现在他只要能将这条线和别的线连在一起，就可以把这秘密揭穿了。刚才他是不是已找到几条线？一个多时辰本就可以做很多事的。

欧阳情忽然又道：“只要有太监到我们那里去，我总是会把他们带回我屋里的！”

陆小凤道：“为什么？”

欧阳情道：“因为他们根本不是男人。”她冷冷的接着道：“越没有用的男人，越喜欢表现得有男人气概，我就算要他们睡在地上，他们也不敢说出去，反而会加倍付钱，因为他们生怕别人知道他们的弱点。”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那天晚上，老实和尚在你房里，也是睡在地上的！”欧阳情点点头。

陆小凤道：“难道他也是个太监？”

欧阳情道：“虽然不是太监，也不是个男人。”陆小凤又吐出口气，现在他也明白老实和尚为什么要说谎了。“没有用”这三个字，无论什么样的男人都会认为是奇耻大辱，所以有些男人宁可付了钱去睡在女人屋里的地上，也不愿别人发现他“没有用”。

老实和尚也是个男人，这点虚荣心连和尚也一样会有的。

欧阳情看着王总管的蜡像，冷笑着道：“那天晚上，这老头子连碰都不敢碰我，生怕我发现他是个太监，他一定想不到，就因为我已看出他不是个真正的男人，所以才会留下他。”她脸上忽然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忽然问道：“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有男人碰过我！”陆小凤摇头。

欧阳情道：“因为我讨厌男人。”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你也讨厌我？”欧阳情冷冷的看了他一眼，虽然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陆小凤笑了，他忽然发现了一件事欧阳情并没有爱上他，连一点这种意思都没有。

若不是十三姨再三那么样说，陆小凤自己也绝不会这么样想。只不过那些话全都是十三姨说的，她故意要陆小凤认为欧阳情已爱上他，也许只不过是要陆小凤吃下那碟酥油泡螺。欧阳情自己非但没有说过一个字，连一点意思都没有表现过。

发现了这件事的真相，陆小凤心里虽然也有点酸溜溜，觉得不是滋味，却又不禁松了口气，就好像又卸下了一副担子。他的态度立刻变得自然了，一见钟情这种事，他本来就不相信。

欧阳情却忍不住问道：“你在笑什么？”

陆小凤道：“我……我在笑老实和尚，我刚把两个烫手的热山芋抛给了他！”

欧阳情道：“热山芋？”

陆小凤道：“热山芋就是缎带。”

欧阳情更不懂：“什么缎带？”

陆小凤立刻就向她解释，说到司空摘星偷他的缎带时，他又不禁要生气，说到老实和尚，他就哈哈大笑，开心得就像是个孩子。

欧阳情看着他，眼睛里又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这个人用两条价值万金的缎带，去换了人家一个馒头，居然还像是占了天大的便宜，开心得要命。她实在也没有见过这种人。

陆小凤道：“只可惜你的病还没有完全好，否则我一定替你留一条，让你也去开开眼界，”

欧阳情道：“现在你的缎带连一根都没有了？”

陆小凤道：“连半根都没有了。”

欧阳情道：“今天晚上你去不去？”

陆小凤道：“当然要去。”

欧阳情道：“你的缎带呢？”陆小凤怔住。

直到现在他才想起来，他居然竟忘了替自己留下条缎带，难道者实和尚就因为生怕他想起这一点，所以缎带一到手，就逃得比马还快。

看着陆小凤脸上的表情，欧阳情也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这么样糊涂的人，倒还少见得很。陆小凤愁眉苦脸的坐在那里发了半天怔，忽然跳起来，冲出去。

西门吹雪和孙秀青正好从花径上走过来，吃惊的看着他。陆小凤竟连招呼都来不及打，就已从他们面前冲了过去，就好像被人用扫把赶走的？”

孙秀青看了看倚在栏杆上的欧阳情，忍不住道：“是不是你把他气走的？”

欧阳情微笑着摇了摇头，她笑得那么甜，无论怎么看，都不像能让人生气的样子。

孙秀青道：“是不是你欺负了他？”

欧阳情嫣然道：“这个人用不着别人欺负，他自己会欺负自己，”

孙秀青上上下下看了她几眼，带着笑道：“你对他好像已了解得很快。”

欧阳情道：“我只知道他是个糊涂虫。”

孙秀青道：“但却是最聪明的一个糊涂虫。”

欧阳情道：“他聪明？”

孙秀青道：“对他自己的事，他的确很糊涂，因为他从来也没有为自己打算过，若有人真的认为他糊涂，想骗骗他，那个人就要倒霉了，”

欧阳情淡淡道：“其实无论他是聪明人也好，是糊涂虫也好，都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孙秀青眨了眨眼，道：“你不喜欢他？”

欧阳情冷笑道：“难道你们认为所有的女人都应该喜欢他？”

孙秀青道：“我不是在说听有的女人，我是在说你！”

欧阳情道：“你为什么不说说别的事？”

孙秀青道：“你对他没兴趣？”

欧阳情道：“没有。”

孙秀青又笑了，道：“你用不着瞒我，我看得出，”她摸着自己的肚子，眼睛里闪动着幸福而骄傲的光，微笑着又道：“我不但也是个女人，而且已快有孩子了，像你们这种小姑娘，随便什么事都休想能瞒得过我的。”欧阳情不说话了，苍白的脸上却泛起了红晕。

西门吹雪忽然道：“你们女人真奇怪。”

孙秀青道：“有什么奇怪？”

西门吹雪道：“你们心里喜欢一个男人，表面上越要装出冷冰冰的样子，

我实在不懂你们这是为了什么？”

孙秀青道：“你要我们怎么样？难道要我们一见到喜欢的男人，就跳到他怀里去？”

西门吹雪道：“你们至少可以对他温柔一点，不要把他吓走，”

孙秀青道：“我刚认得你的时候，对你温不温柔？”

西门吹雪道：“不温柔。”

孙秀青道：“可是你并没有被我吓走。”

西门吹雪看着她，眼睛里又露出温暖的笑意，道：“像我这种男人，是谁也吓不走的！”

孙秀青嫣然道：“这就对了，女人喜欢的，就是你这种男人。”

她走过去，握住了西门吹雪的手，柔声道：“因为女人和羚羊一样，是要人去追的，你若没有勇气去追她，就只有看着她在你面前跑来跑去，永远也休想得到她那双宝贵的角。”

西门吹雪微笑道：“现在你已把你的角给了我？”

孙秀青轻轻叹了口气，道：“现在我已连皮带骨都给了你。”

他们互相依偎着，静静的站在九月的夕阳下，似已忘了旁边还有人在看着，似已忘了这整个世界。夕阳虽好，却已近黄昏了。他们还能这么样依偎多久？

欧阳情远远的看着他们，心里虽然在为他们的幸福而欢愉，却又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恐惧，为他们的幸福而恐惧。

因为她早已知道西门吹雪这个人，也早已知道西门吹雪的剑。他的剑，本不是属于凡人的。

一个有血肉，有感情的人，绝对使不出他那种锋锐无情的剑法。那种剑法几乎已接近“神”。

西门吹雪本就不是个有情感、有血肉的凡人，他的生命已奉献给他的剑，他的人已与他的剑溶为一体，也已接近神。

可是现在他已变成了一个平凡的人，已有了血肉，有了感情。他是不是还能使得出他那种无情的剑法？他能不能击败叶孤城？

夕阳虽好，却已将西沉，月亮很快就要升起来，今夜的月亮，势必要被一个人的血映红。那会是谁的血？

短兵相接

九月十五，黄昏。夕阳艳丽，彩霞满天，陆小凤从合芳斋的后巷中冲出来，沿着已被夕阳映红的街道大步前行。

他一定要在月亮升起前找回一条缎带，今夜的决战，他绝不能置身事外。绝不能！

因为叶孤城和西门吹雪都是他的朋友，因为他已发现，就在今夜的圆月下，就在他们的决战时，必定会有件惊人的事发生，甚至比这次决战更惊人。

已送出去的缎带，当然不能再要回来，可是被偷走的缎带就不同了。被人偷走的东西不但可以要回来，也可以偷回来，甚至可以抢回来。他已决定不择手段。现在唯一的问题是，要怎么才能找到司空摘星！

这个人就像是风一样，也许比风更不可捉摸，不想找他的人，虽然常常会遇见他，想找他的人，却永远也找不到。

幸好陆小凤总算还有条线索，他还记得司空摘星刚才是从一家药材铺走出来，这家药材铺就多多少少总跟他有点关系。

“ 老庆余堂 ” 的金字招牌，在夕阳下闪闪发光，一个孩子站在门口踢毽子，看见陆小凤走过来，就立刻把两根手指伸进嘴里，打了个呼哨。

街前街后，左邻右舍，忽然间就有十来个孩子奔了出来，看着陆小凤嘻嘻的笑。

他们还认得陆小凤，当然也还记得那首可以把人气死，又可以把人笑死的儿歌。

陆小凤也在笑，他以为这些孩子一定又准备唱 “ 司空摘星，是个猴精 ” 了。

谁知孩子们竟拍手高歌：

“ 小凤不是凤。是个大臭虫，

臭虫脑袋尖，专门会钻洞，

洞里狗拉屎，他就吃狗屎，

狗屎一吃一大堆，臭虫吃了也会飞，”

这是什么词儿？简直不像话。

陆小凤又好笑，又好气，却忘了他编的词儿也并不比这些词儿高明，也很不像话。

他当然知道这是谁编的，司空摘星显然又来过这里。

好个容易让这些孩子停住口，他立刻问道：“ 那个白头发的老头子是不是又来过了？”

孩子们点着头，抢着道：“ 这首歌就是他教我们唱的，他说你最喜欢听这首歌了。我们若唱得好，你一定会买糖给我们吃，”陆小凤的肚子又几乎要被气破。挨了骂之后，还要买糖请客，这种事有谁肯做？

孩子们眨着大眼睛，又在问：“ 我们唱得好不好？”

陆小凤只有点点头，道：”好，好极了。 ”

孩子们道：“ 你买不买糖给我们吃？”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买，当然买。 ”

没有人肯做的事，陆小风却往往会肯的，他怎么能让这些天真的孩子失望？他果然立刻就去买糖，买了好多好多糖，看见孩子们拍手欢呼，他自己心里也觉得甜甜的，比吃了三百八十斤糖还甜。

孩子们拉着他的衣角，欢呼着道：“那老公公说的不错，大叔你果然是个好人，”

陆小凤很奇怪，道：“他居然会说我是好人？”

孩子们道：“他说你小的时候就很乖。”

陆小凤更奇怪，道：“他怎么知道我小时候乖不乖？”

孩子们道：“他看着你从小长到大，还抱你撒过尿，他当然知道。”

陆小凤恨得牙痒痒的，只恨不得把那猴精用绳子绑起来，用毛竹板子重重的打。

孩子们道：“那老公公刚才还在这里，大叔你若早来一步，说不定就遇上他了。”

陆小凤道：“现在他的人呢？”

孩子们道：“又飞了，飞得好高好高，大叔你飞得有没有他高？”

陆小凤拍了拍衣襟，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你们现在最好看着我，看看是谁飞得高。”司空摘星既然已不在这里，他也准备飞了。

谁知孩子们却又在抢着道：“大叔你慢点走，我们还有件事忘了告诉你。”

“什么事？”

“那老公公留了个小包在这里，你请我们吃糖，他就叫我们把这小包交给你，你若不请，他就叫我们把这小包丢到阴沟里去。”

一个跑得最快的孩子，已跑回药材铺，提了个小包袱出来，陆小凤做梦也没有想到，包袱里包着的，竟是两条缎带。

缎带在夕阳下看来已变成了红的，除了缎带外，还有张纸条：“偷你一条，还你两条，我是猴精，你是臭虫，你打我屁股，我请你吃屎。”

陆小凤笑了，大笑：“这小子果然从来也不肯吃亏。”他既然已将缎带偷走，为什么又送了回来？还有一条缎带是哪里来的？”

这些问题陆小凤都没有去想，看见了这两条踏破铁鞋无觅处的缎带？居然一点功夫都不花就到了他手里，他简直比孩子看见糖还高兴：“你们看着，是谁飞得高？”

他大笑着，凌空翻了三个跟头，掠上屋脊，只听孩子们在下面拍手欢呼：“是你飞得高，比那老公公还高？”

孩子们眼明嘴快，说的话当然绝不会假。陆小凤心里更愉快，总觉得身子轻飘飘的，就好像长出了双翅膀一样，几乎已可飞到月亮里去。月亮虽然还没有升起，夕阳却已看不见了。

夕阳西下，夜色渐临。陆小凤又从后巷溜回了合芳斋，窗子里已亮起了灯。灯光柔和而安静，窗子是开着的，从花丛间远远的看过去，就可以看见孙秀青和欧阳情。

她们都是非常美丽的女人，在灯下看来更美，可是她们脸上，却带着种说不出的悲伤，连灯光都仿佛也变得很凄凉。西门吹雪莫非已走了？

他当然已走了，屋子里只有这盏孤灯陪伴着她们。门也是虚掩着的，陆小凤居然忘了敲门，他心里也很沉重，西门吹雪是什么时候走的？

陆小凤想问，却没有问，他不敢问，也不忍问。桌上有三只空杯，一壶酒，他自己倒了一杯，慢慢的喝下去，又倒了一杯，很快的喝下去。

孙秀青忽然道：“他走了。”

陆小凤道：“我知道。”

孙秀青道：“他说他要提早一点走，先出城去，再从城门进来，让别人

认为他一直都不在京城！”

陆小凤道：“ 我明白。 ”

孙秀青道：“ 他希望你也快点去，因为他……他没有别的朋友。 ”

陆小凤说不出话了。孙秀青也没有再说什么，转过头，凝视着窗外的夜色。夜色更深，一轮圆月已慢慢的升起，风也渐渐的凉了。

也不知过了多久，孙秀青才轻轻的说道：“ 今天的夕阳很美，比平时美得多，可是很快就看不见了。 ”她闭上眼睛，泪珠已落，又过了很久，才接着道：“ 美丽的事，为什么总是分外短暂？为什么总是不肯在人间多留片刻？ ”

她是在问苍天？还是在问陆小凤？陆小凤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这问题根本就没有人能回答。

他又喝了杯酒，才勉强笑了笑，道：“ 我也走了，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 ”

他不敢再说别的话，也不敢去看欧阳情。多出来一条缎带，他本来是准备给欧阳情的，让她也去看看那百年难遇的决战。

可是现在他连提都没有提起这件事。他知道欧阳情一定会留下来陪着孙秀青，他了解孙秀青的心情，那绝不是焦急，恐惧，悲伤……这些话所能形容的。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就是真的能把西门吹雪带回来。

他正准备走出去的时候，欧阳情忽然拉住了他的手，他回过头，就看见了她的眼睛，眼睛里已有了泪光，就算是呆子，也应该看得出她的关怀和情意。陆小凤当然也看得出来，却几乎不能相信，现在看着他的这个欧阳情，真的就是刚才那个冷冰冰的欧阳情。

她为什么忽然变了？直到现在，陆小凤才发现自己对女人的了解，实在少得可怜。

幸好他总算还知道，一个女人若是真的讨厌一个男人，是绝不会用这种眼色看他，更不会拉住他的手。她的手冰冷，却握得很用力。因为也直到现在才了解，一个女人失去她心爱的男人时，是多么痛苦悲哀。

两个人就这么样互相凝视着，过了很久，欧阳情才轻轻的问道：“ 你也会回来？ ”

陆小凤道：“ 我一定会回来！ ”

欧阳情道：“ 一定？ ”

陆小凤道：“ 一定！ ”

欧阳情垂下头，终于慢慢的放开了他的手，道：“ 我等你。 ”

我等你。一个男人若是知道有个女人在等着他，那种感觉绝不是任何事所能代替的。

我等你。这是多么温柔美妙的三个字。陆小凤仿佛已醉了，他醉的并不是酒，而是她那种比酒更浓的情意。

明月在天，陆小凤又有了个难题他一定要把身上多出的一条缎带送出去，却不知送给谁。所有够资格佩上这条缎带的人，他连一个都看不见。

街上人倒不少，酒楼茶馆里的人更多，三教九流，五花八门，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窃窃私议。 ”

陆小凤用不着去听他们说什么，就知道他们必定是在等着今夜这一战的消息，其中有很多人，必定都已在西门吹雪和叶孤城身上买下赌注，这一战的影响力不但已轰动武林，而且已深入京城的下层社会里，古往今来武林高手的决战，从来也没有发生这种情况。

陆小凤觉得很好笑，他相信西门吹雪和叶孤城自己若是知道了，也一定会觉得很好笑。

就在这时，他看见一个人从对面一家茶馆里走出来，这人很高、很瘦、穿着极考究，态度极斯文，两鬓斑斑，面容清瘦，穿着件质料颜色都很高雅的宝蓝色长袍，竟是“城南老庄”杜桐轩。

这里虽然已不是李燕北的地盘，却还是和杜桐轩对立的，他怎么会忽然又出现在这里？而且连一个随从保镖都没有带。

陆小凤忽然赶过去，拍了拍他的肩，道：“杜学士，你好！”

杜桐轩一惊，回头看见了陆小凤，也勉强笑了笑，道：“托福托福！”

陆小凤道：“你那位保镖呢？”他说的当然就是那条忽来忽去，神秘诡异的黑衣人。

杜桐轩道：“他走了！”

陆小凤道：“为什么要走？”

杜桐轩道：“小他里养不下大鱼，他当然要走！”

陆小凤眼珠子转了转，故意压低声音，道：“你一个人就敢闯入李燕北的地盘，我佩服你！”

杜桐轩笑了笑，淡淡道：“这里好像已不是李老大的地盘。”

陆小凤道：“他虽然已死了，可是他还有一班兄弟！”

杜桐轩道：“一个人死了，连妻子都可以改嫁，何况兄弟！”听到了李燕北的死讯，陆小凤也笑了笑，道：“看来你不但已知道李老大死了也已知道他的兄弟都投入了白云观！”

杜桐轩面无表情，冷冷道：“干我们这一行的，消息若不灵通，死得一定很快。”

陆小凤道：“顾青枫莫非是你的朋友！”

杜桐轩道：“虽然不是朋友，倒也不能算是冤家对头！”

陆小凤笑道：“这就难怪你会一个人来了？”

杜桐轩道：“阁下若有空，随时都可以到城南去，无论多少人去都欢迎。”

陆小凤眼珠子又转了转，道：“你既然已在叶孤城身上下了注，今夜这一战，你一定也想去看看的！”杜桐轩没有否认，也没承认。

陆小凤道：“我这里还多出条缎带，你若有兴趣，我可以送给你！”

杜桐轩沉默着，仿佛在考虑，过了很久，忽然道：“卜巨卜老大也在这茶馆里。”

陆小凤道：“哦？”

杜桐轩道：“你为什么不将多出来的一条缎带去送给他？”陆小凤怔住。这缎带别人千方百计，求之不得，现在他情愿白送去，杜桐轩居然不要。

杜桐轩拱了拱手，道：“阁下若没有别的指教，我就告辞，幸会幸会！”他居然说走就走，毫无留恋。”

陆小凤怔了半天，抬起头，才发现卜巨也已从茶馆里走出来，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肩上的缎带，忽然笑道：“阁下的缎带还没有卖光。”他笑得很古怪，笑容中好像带着种说不出的讥诮之意。

陆小凤道：“我这缎带是不卖的，却可以送人，你若还想要，我也可以送给你！”

卜巨看着他，笑得更古怪，道：“只可惜我不喜欢磕头！”

陆小凤道：“用不着磕头。”

卜巨道：“真的？”

陆小凤道：“当然是真的。”

卜巨道：“真的我也不要。”他忽然沉下了脸，拂袖而去，连看都不再看陆小凤一眼。

陆小风又怔住。这个人上午还不惜以三块玉壁来换一条缎带，现在却连白送都不要了。

陆小凤实在想不通这是怎么回事，也没空再去想了。圆月已升起，他一定要尽快赶入紫禁城，他不能去迟。

太和殿就在太和门里，太和门外的金水玉带河，在月光下看来，就像是金水玉带一样。

陆小凤踏着月色过了天街，入东华门，隆宗门，转进龙楼凤阙下的午门，终于到了这禁地中的禁地，城中的城。

一路上的巡卒守卫，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若没有这种变色的缎带，无论谁想闯进来都很难，就算能到了这里，也休想再越雷池一步。

这地方虽然四下看不见影，黑暗中到处都可能有大内中的侍卫高手潜伏。

大内中藏龙卧虎，有的是专诚礼聘来的武林高人，有的是胸怀大志的少年英雄，也有的是为了躲仇家，避风头，暂时藏身在这里的江洋大盗，无论谁也不敢低估了他们的实力。月光下，只见一个人盘膝坐在玉带河上的玉带桥下，头顶也在发着光。

“老实和尚。”陆小凤立刻赶过去，笑道：“和尚来得倒真早。”

老实和尚正在啃馒头，看见陆小凤，赶紧把馒头藏起来，嘴里含含糊糊的嗯了一声，只希望陆小凤没看见他的馒头。

陆小凤却又笑道：“看见了你手上的东西，我才想起了一件事。”

老实和尚道：“什么事？”

陆小凤道：“想起了我忘了吃晚饭。”

老实和尚翻了翻白眼，道：“你是不是又想来骗和尚的馒头？”

陆小凤瞪着眼道：“我几时骗过你？两条缎带换一个馒头，你难道还觉得吃了亏？”

老实和尚眼珠子打转，忽然也笑了，道：“和尚不说谎，和尚身上还有三个半馒头，你想不想换？”

陆小凤道：“想。”

老实和尚道：“你想用什么来换？”

陆小凤道：“我全副家当都在身上，你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老实和尚上上下下看了他两眼苦笑道：“看来你的家当也并不比和尚多！”

陆小凤笑道：“我至少比和尚多两撇胡子，几千根头发。”

老实和尚道：“你的头发胡子和尚都不要，和尚只要你答应一件事，就把馒头分你一半。”

陆小凤道：“什么事？”

老实和尚道：“只要你下次见到和尚，装作不认得，和尚就天下太平了。”

陆小凤大笑，拍了拍他的肩头，在他旁边坐下来，还在不停的笑。

老实和尚道：“你答不答应？”

陆小凤道：“不答应。”

老实和尚道：“ 你不想吃馒头了？ ”
陆小凤道：“ 想。 ”
老实和尚道：“ 那末你为什么不答应？ ”
陆小凤道：“ 因为我已有了个馒头， ”
老实和尚怔了怔，道：“ 你的馒头是从哪里来的？ ”
陆小凤道：“ 是从司空摘星那里来的！ ”
老实和尚又怔了怔，道：“ 司空摘星？ ”
陆小凤笑道：“ 苦不是我跟他学了两手，怎么能摸到和尚的馒头，所以馒头当然是从他那里来的！ ”老实和尚说不出话了，他已发觉身上馒头少了一个，馒头已在陆小凤手里，就好像变戏法一样，忽然就变了出来。
老实和尚叹了口气，喃喃道：“ 这个人什么事不好学，却偏偏要去学做小偷， ”
陆小凤笑道：“ 小偷至少不挨饿。 ”他先把半个馒头塞了下去，才问道：“ 你坐在这里等什么？ ”
老实和尚板着脸，道：“ 等皇帝老爷睡着。 ”
陆小凤道：“ 现在我们还不能进去？ ”
老实和尚道：“ 不能， ”
陆小凤道：“ 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
老实和尚道：“ 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 ”
陆小凤站起来，四下看了一眼，道：“ 西门吹雪和叶孤城来了没有？ ”
老实和尚道：“ 不知道。 ”
陆小凤道：“ 别的人呢？ ”
老实和尚道：“ 不知道。 ”
陆小凤道：“ 你连一个人都没有看见？ ”
老实和尚道：“ 只看见一个半人。 ”
陆小凤道：“ 一个半人？ ”
老实和尚道：“ 一个人是殷羡，就是他要我在这里等的！ ”
陆小凤道：“ 半个人是谁？ ”
老实和尚道：“ 是你，你最多只能算半个人。 ”陆个凤又笑了，只见黑暗中忽然出现了一条人影，身形如飞，施展的竟是内家正宗“ 八步赶蝉 ”轻功，接连几个起落，已到了眼前，青布衣袜，白发萧萧，正是武当名宿木道人。
陆小凤笑道：“ 和尚果然老实，居然没有把道士的东西吞下去。 ”
老实和尚道：” 和尚只会吞馒头，馒头却常常会被人偷走。 ”
木道人瞟了陆小凤一眼，故意皱眉道：“ 是什么人这么没出息，连和尚的馒头也要偷。 ”
陆小凤道：“ 只要有机会，道士的东西我也一样会偷的！ ”
木道人也笑了，道：“ 至少这个人还算老实，居然肯不打自招。 ”就在这时，黑暗中又出现了一条人影。
陆小凤只看了一眼，就皱起眉道：“ 还有条缎带你给了谁？ ”
老实和尚道：“ 这人不是严人英。 ”
木道人立刻道：“ 这人不是严人英。 ”
老实和尚道：“ 也不是唐天纵，更不是司马紫衣。 ”这人的身法很奇特，双袍飘飘，就好像是借着风力吹进来的，他自己连一点力气都舍不得使出来。

严人英、唐天纵、司马紫衣，都没有这么高的轻功，事实上，江湖中有这么高轻功的人，加上陆小凤最多也只不过三五个。”

老实和尚道：“这人是谁？”

陆小凤道：“他不是人，连半个人都能算，完全是个猴精。”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黑暗中的人影忽然旗花火箭般直窜了过来，衣袂带风，猎猎作响，好像要一头撞在陆小凤身上。刚冲到陆小凤面前，忽然又凌空翻了三个跟头，轻飘飘的落下，满头白发苍苍，弯着腰不停的咳嗽。

陆小凤板着脸，道：“你们不知道这猴精是谁？”

木道人微笑道：“司空摘星，是个猴精，我下午已经听见过了。”

司空摘星叹了口气，道：“看来我的易容术好像已变得一点用都没有！”

木道人道：“你不该施展这种轻功的，除了司空摘星外，谁有这么高的轻功？”

陆小凤道：“我。”

司空摘星笑道：“狗屎一吃一大堆，臭虫吃了也会飞，”

陆小凤故意装作听不见，瞪着他身上的缎带，道：“你偷了我一条，还了我两条。”

司空摘星道：“我这人一向够朋友，知道你忘了替自己留下一条，就特地替你找了两条。”

陆小凤道：“你是从哪里找来的？”

司空摘星道：“莫忘记我是偷王之王！”

陆小凤道：“难道你把司马紫衣和唐天纵的偷了来？”

司空摘星笑了笑，忽然伸手向前面一指，道：“你看看前面来的谁？”

远方又有两条人影掠过来，左边的一个人身形纵起时双肩上耸，好像随时都在准备掏暗器，用的正是唐家独门轻功身法。右边的一个人身法却显得很笨拙，好像因为硬功练得太久，若不是唐天纵特地等他，他早已远远落在后面。

老实和尚道：“卜巨。”来的果然是卜巨，看见陆小凤，他脸上又露出中带着讥诮的微笑，好像是在向陆小凤示威你不给老子缎带，老子还是来了。

他身上居然也系着条缎带，颜色奇特，在月光下看来，忽而浅紫，忽而银灰，无疑也是用变色绸做成的。这种缎带本来只有六条，陆小风身上两条，老实和尚、木道人、司空摘星各一条，再加上他们两条，已变成七条。

六条缎带怎么会变成七条？多出来的这条是哪里来的？卜巨已得意扬扬的走上桥头，唐天纵脸色铁青，连眼角都没有看陆小凤。陆小凤知道就算问他们，他们也不会说，何况这时他已没时间去问。

太和门里，已窜出条人影，背后斜背长剑，一身御前带刀侍卫的服饰，穿在他身上竟嫌小了些，最近他显然又发福了。但他的身法却还是很灵活轻健，正是大内四高手中的殷羡殷三爷。

他的脸色也是铁青的，沉着脸道：”我知道诸位都是武林中顶尖儿人物，可是诸位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可不是茶馆，诸位要聊天说笑话，可来错了地方。

他的人一来，就先打了顿官腔，大家也只好听着。这件事他们担的关系实在很大，心情难免紧张，脾气也就难免暴躁些，何况，这里的确也不是聊天说笑的地方。

殷羡脸色总算和缓了些，看了看这六个人，道：“现在诸位既然已全都

到了，就请进去吧，过了大月台，里面那个大殿，就是太和殿。”

木道人道：“也就是金峦殿？”

殷羡点点头，道：“皇城里最高的就是太和殿，那两位大爷既然一定要在紫禁之颠上过手，诸位也不妨先上去等着。”

他看了看卜巨，又看了看其中一个连腰都直不起来的白发老头子，冷冷道：“诸位既然敢过来，轻功当然全都有两下子，可是我还得提醒诸位一声，那地方可不像平常人家的屋顶，能上去已不容易，上面铺着的又是滑不留脚的琉璃瓦，诸位脚底下可得留点神，万一从上面摔下来，大家的娄子都不小，”

卜巨的脸色很沉重，已笑不出来，司空摘星好像也在偷偷的叹气。陆小凤一直到现在连开口的机会都没有。

现在他刚想仟口，殷羡忽然道：“你暂时别上去，还有个人在等着你。”

陆小凤道：“谁？”

殷羡道：“你若想见他，就跟我来。”

他双臂一振，旱地拔葱，身子斜斜的蹿了出去，好像有意要在这些人面前显露一下他的轻功。

他的轻功确实不弱，一蹿之势，已出去三四丈。陆小凤远远的在后面跟着，并不想压住他的锋头，殷羡更有心卖弄，又一个翻身，竟施展出燕子飞云纵的绝顶轻功。

谁知他身形刚施展，突听“嗖”的一声，一个人轻飘飘的从他身旁掠过，毫不费力就赶过了他，却是那连腰都直不起来的白发老头子。

一进了太和门，陆小凤的心情就不同了，非但再也笑不出，连呼吸都轻了些。天威难测，九重天子的威严，还是他们这些武林豪杰不敢轻犯的。

就连陆小凤都不敢。丹墀下的两列品级台，看来虽然只不过是平平常常的几十块石头，可是想到大朝贺时，文武百官分别左右，垂首肃立，等着天子传呼时的景象，陆小凤也不禁觉得身子里的血在发热。

世上的奇才异士，英雄好汉，绞尽脑汁，费尽心血，有的甚至不惜拚了性命，为的也只不过是想到这品台上来站一站。

丹墀后的太和殿，更是气象庄严，拾头望去，闪闪生光的殿脊，仿佛矗立在云端。大和殿是保和殿，保和殿旁，乾清门外的台阶西边，靠北墙有三间平房，黑漆的门紧闭，窗子里隐约有灯光映出，黯淡的灯光，照着门上挂的一块白油大牌，上面赫然竟写着四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妄入者斩！”

殷羡居然就把陆小凤带到这里，居然就在这道门外面停下，道：“有人在里面等你，你进去吧！”

陆小凤立刻摇了摇头，苦笑道：“我还认得字，我也不想被人斩掉脑袋。”

殷羡也笑了笑，道：“我叫你进去，天大的干系，也有我担当，你怕什么？”

陆小凤看着他，看起来他倒不像要害人的样子，可是到了之种掌管天下大事的内阁重地，陆小凤也能不特别谨慎，还是宁可站在外面。

殷羡又笑了笑，道：“你是不是想不出谁在里面等你？”

陆小凤摇摇头，道：“究竟是谁？”

殷羡道：“西门吹雪。”

陆小凤怔了怔，道：“他怎么会进去的？”

殷羡四下看了看，压低声音，道：“我们也都在他身上下了注，对他当然不能不优待些，先让他好好的歇着，才有精神去接住那一招天外飞仙。”

陆小凤也笑了。

殷羡又道：“这地方虽然是机密重地，可是现在皇上已就寝了，距离早朝的时候也还早，除了我们这些侍卫老爷，绝不会有别人到这里来！”他带着笑，拍了拍陆小凤的肩，又过：“所以你只管放心进去吧，若有什么对付叶孤城的绝招，也不妨教给他两手，反正我们都是站在他这边的！”

刚才他虽然官腔十足，现在却像是变了个人，连笑容都显得很亲切，而且还替陆小凤推开了门。

陆小凤也微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轻轻道：“几时你有空到外面去，我请你喝酒。”

屋子并不大，陈设也很简陋，却自然有种庄严肃杀之气，世上千千万万人的生死荣辱，在这里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决定了。

无论谁第一次走进这屋子，都无疑是他一生中最紧张兴奋的时候。陆小凤悄悄走进来，心跳得也仿佛比平时快了很多。

西门吹雪正背负着双手，静静的站在小窗下，一身白衣如雪。他当然听得见有人推门进来，却没有回头，好像已知道来的一定是陆小凤。陆小凤也没有开口。

门已掩起，灯光如豆，屋子里阴森并潮湿，他只觉得手脚也是冰凉的，很想喝怀酒。这地方当然没有酒，但却也不知道有多少人的辛酸血泪。

陆小凤在心里叹了口气，终于明白自己并不是天下烦恼最多的人，天天要到这屋子里来的那些人，烦恼都远比他多得多。

西门吹雪还是没有回头，却忽然道：“你又到我那里去过？”陆小凤道：“刚去过。”

西门吹雪道：“你已见过她？”

陆小凤道：“嗯。”

西门吹雪道：“她……她是不是还能撑得住？”

陆小凤勉强笑了笑，道：“你也该知道她并不是个柔弱的女人，三英四秀江湖中名头，并不见得比我们差。”

他脸上虽在笑，心却已沉了下去，决战已迫在眉睫，决定他生死命运的时刻就在眼前，可是这个人心里却还在挂念着他的妻子，甚至连他的剑都放了下来。

陆小凤几乎不能相信这个人就是以前那个西门吹雪，但他又不禁觉得有些安慰，因为西门吹雪毕竟也变成个有血有肉的人了。

西门吹雪霍然回过头，看着他，道：“我们是不是朋友？”

陆小凤道：“是，”

西门吹雪道：“我若死了，你肯不肯替我照顾她？”

陆小凤道：“不肯，”

西门吹雪的脸色更苍白，变色道：“你不肯？”

陆小凤道：“我不肯，只因为你现在已变得不像是我的朋友了，我的朋友都是男子汉，绝不会未求生，先求死，”

西门吹雪道：“我并未求死。”

西门吹雪冷笑道：“可是你现在心里想的却只有死，你为什么不想想你以前的辉煌战迹，为什么不想想击败叶孤城的法子？”

西门吹雪瞪着他，过了很久，才低下头，凝视着桌上的剑，他忽然拔出了他的剑。

他拔剑的手法还是那么迅速，那么优美，世上绝没有第二个人能比得上。

司马紫衣拔剑动作虽然也很轻捷巧妙，可是和他比起来，却像是屠夫从死猪身上拔刀。

陆小凤忽然也问道：“ 我是不是你的朋友？ ”西门吹雪迟疑着，终于点了点头。

陆小凤道：“ 我说的话，你信不信？ ”西门吹雪又点了点头。

陆小凤道：“ 那么我告诉你，我几乎已有把握接住世上所有剑客的出手一击，只有一个人是例外。 ”

他盯着西门吹雪的眼睛，慢慢的接着道：“ 这个人就是你！ ”

西门吹雪凝视着手里的剑，苍白的脸上，忽然露出种奇异的红晕。灯光似已忽然亮了些，剑上的光华也更亮了。

陆小凤立刻觉得有股森严的剑气，直迫他眉捷而来，他知道西门吹雪已恢复了信心。

对一个情绪低落的人来说。朋友的一句鼓励，甚至比世上所有的良药都有用。

陆小凤目中已露出笑意，什么话都没有再说，轻轻的转身走了出去。

门外月明如水。

深宫救驾

九月十五，夜。

月明如水。

陆小凤从那道“ 妄入者死 ”的黑漆门中走出来，沿着北墙下的阴影，走向太和殿，正想找个合适的地方掠上去，忽然发现大殿的阴影下，居然有个人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显得说不出的孤独颓废。

他用不着再看第二眼，就知道这个人是卜巨，他已看出卜巨的轻功并不高，要掠上这飞阙入云的金銮殿，却一定要有绝顶的轻功。

卜巨刚才时他那种笑容，他还没有忘记，他想过去对卜巨那样笑一笑，可是他走过去的时候，脸上露出的却只有同情和安慰。

只不过同情有时也像讥讽一样伤人。

卜巨看了他一眼，霍然扭转头。

陆小凤忽然道：“ 从前有只麻雀，总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因为它会飞上天，它看见老虎，就要和老虎比比，看谁飞得高，你知不知道老虎怎么办？ ”

卜巨摇摇头。

他本来已准备要走的，可是他想不通陆小凤为什么会说起故事来，不由自主也想听下去。好奇心本是人人都有的。

陆小凤道 :“ 老虎当然不会飞，它只不过吹了口气，就把麻雀吞下肚去。”

他笑了笑，道：“ 从那次之后，再也没有麻雀去找老虎比飞了，因为麻雀倒也明白，能飞得高的，并不一定就是了不起的英雄好汉。 ”

卜巨也笑了，笑容充满着感激，心里充满了温暖，他忽然发现陆小凤并不是他以前想像中的那种混蛋。

陆小凤拍了拍他的肩，道：“ 你有没有见过老虎爬绳子？ ”

卜巨道：“ 没有。 ”

陆小凤道：“ 我也没有，可是我想看看。 ”

卜巨道：“ 你有没有见过身上带着绳子的老虎？ ”

陆小凤道：“ 没有。 ”

卜巨道：“ 那么现在你就已看见了。 ”

他身上本就准备了条长索，却一直没有勇气拿出来，他宁死也不愿丢人。

陆小凤微笑着接过绳子，抬起头，轻轻吐口气，苦笑道：“ 这上面只怕连麻雀都未必飞得上去。 ”

从下面看上去，太和殿的飞檐，就像是个钩子，连月亮都可以钩住。

这么高的地方，天下绝没有任何人能一掠而上，陆小凤也不能。

可是他有法子。

卜巨从下面看着他，只见他忽而如壁虎游墙，忽而如灵猿跃枝，接连几个起落后，就已看不见了。

别人都是从前面上去的，他并没有看见，因为那时候他已一个人偷偷的溜到后面来，但他却相信他们的轻功绝对比不上陆小凤。

因为他已将陆小凤当做自己的朋友。

飞檐上已有长索垂下，他心里觉得更温暖！能交到陆小凤这种朋友，实在真不错。

大殿上铺满了黄金般的琉璃瓦，在月下看来，就像是一片黄金世界。

陆小凤将长索系上飞檐，转过头，忽然怔住。

这上面本来应该只有五人，可是他一眼看过去，就已看见十三四个，每个人身上都有条变色的缎带，其中还不包括他所知道的那五个人，老实和尚他们还在殿脊另一边。

他并没有看清这些人的脸，高耸的殿脊后，已有个人蹿过来，脸色苍白，面带冷笑，正是大内四高手中的丁四爷丁敖。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

丁敖冷笑道：“ 我正想问你。 ”

陆小凤道：“ 问我？ ”

丁敖道：“ 我们交给你几条缎带？ ”

陆小凤道：“ 六条。 ”

丁敖道：“ 现在来的人却已有二十一人，他们这些缎带是从哪里来的？ ”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也想问你。 ”

屋脊上又有两个人走过来，殷羡走在前面，后面的是“ 滞湘剑客 ”魏子云。

殷羡走得很快，显得很紧张，魏子云却是气度安闲，步履从容。

在这种陡如急坡，滑如坚冰的琉璃瓦上，要慢慢的走远比奔跑纵跳困难，在这种情况，还能保持从容镇定更不容易。

陆小凤已看出这位号称大内第一高手的潇湘剑客，绝不是空有虚名的人，他的武功和内力，都绝不在任何一位武林名家之下。

殷羡冲过来，沉声道：“ 你们问来问去，问出了什么没有？ ”

陆小凤苦笑着摇摇头。

魏子云道：“ 这种事本来不是三言两语就能问得出来的，现在也不是追根究底的时候。 ”

殷羡道：“ 现在我们应该怎么办？ ”

魏子云道：“ 加强戒备，以防有变， ”

他沉吟着，又道：“ 你传话下去，把这地方的守卫暗卡都增加一倍，不许任何人随意走动。 ”

殷羡道：“ 是。 ”

魏子云道：“ 老四去调集人手，必要时我们不妨将乾清门侍卫和里面轮休的人也调出来，从现在起，无论谁都只许出去，不许进来。

丁敖道：“ 是。 ”

他们显然已经练成了一种特别的身法，上下大殿，身子一翻，就没入飞檐后。

魏子云这才抬头对陆小凤笑了笑，道？：“ 我们四面去看看如何？ ”

陆小凤道：“ 好极了。 ”

这地方并不是一眼就能看得完的，看来也不似是个屋顶，却有点像是片广场，中间有屋脊隆起，又像是片山坡。

这边的人一共有十三个，大多数都是单独一个人站在那里，静候决战开始，绝不跟别人交谈。

他们身上都没有兵刃，帽子都压得很低，有的脸上仿佛戴着极精巧的人皮面具，显然都不愿被人认出他们本来的面目。

魏子云和陆小凤从他们面前走过去，他们也好像没看见。

这些人是什么来历？行迹为什么如此诡秘？ ”

魏子云还是走得很慢，说话的声音也很低，缓缓道：“ 你能不能看出他

们的身分来历？”
陆小凤道：“哦？”
魏子云道：“这两天京城里黑道朋友也到了不少，据说其中有几位是早已金盆洗手的前辈豪杰，也有几位是身背重案，又有极厉害仇家的隐名高手，都久已不曾在江湖中走动。”
陆小凤道：“这就难怪他们不愿以真面目示人了。”
魏子云道：“这些人行踪秘密，来意却不恶，也许只不过因为隐极思动，想来看看当代两位名剑的身手风采。”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但愿如此。”
魏子云道：“令我想不通的是，他们身上怎么也会有这种缎带？”
陆小凤问：“宫外是否还有这种缎子？”
魏子云道：“绝没有。”
他又解释道：“这种变色缎带还是大行皇帝在世时，从波斯进贡来的，本就不多，近年来已只剩下一两匹，连宫里的娘娘都很珍惜。”
陆小凤不说话了，他忽然想起了司空摘星。
魏子云道：“我倒也知道有位‘偷王之王’已到了京城，而且已到了这里。”
陆小凤忍不住道：“你认为缎带是他盗出去的？”
魏子云笑了笑道：“这种事我们昨天早上才决定，在我们决定之前，这种缎带在他眼中看来，绝不会有什么价值，他当然不会冒险来偷盗。”
陆小凤道：“可是昨天晚上……”
魏子云淡淡道：“昨天晚上我们四个人都在里面通宵未睡，轮流当值。就算有只苍绳飞进来，我们也不会让它再飞出去。”
他的声音里充满自信。陆小凤松了口气，道：“所以你并没有怀疑他，”
魏子云道：“没有。”
陆小凤道：“你怀疑的是谁？”
魏子云声音压得更低，道：“能将这缎带盗出去的，只有四个人。”
魏子云道：“四个人？”
魏子云道：“就是我们兄弟四人。”
陆小凤轻轻吐出口气，这句话本是他想说的，想不到魏子云自己反而说了出来，看来这位潇湘剑客不但思虑周密，而且鲠直公正哪。
魏子云道：“其实你也该想到的，据说外面已有人肯出五万两银子买一条缎带，黑道上的朋友钱财来得容易，出价可能更高。”
陆小凤叹道：“人为财死，财帛动人心，为了钱财，有些人的确是什么都能做得出的。”
魏子云也叹了口气，道：“殷羡交游广阔，挥金如土；丁敖正当少年，难免风流；屠老二虽是比较稳重，可是胸怀大志，早已想在江湖中独创一派，自立宗主，所以一直都暗中跟他以前的朋友保持连络。这些都是很花钱的事，只凭一份六等侍卫的俸禄，是养不活他们的。”
他抬起头，凝视着陆小凤，又道：“但他们都是我的好兄弟，若没有真凭实据，我心里纵然有所怀疑，也不能说出来，免得伤了兄弟间的和气。”
陆小凤道：“难道你想要我替你找出真凭实据来？”
魏子云又笑了笑，道：“这件事你也难脱干系，若能查明真相，岂非大家都有好处？”

陆小凤只有苦笑。

他忽然发现自己的确没有看错这个人，这人有时的确是条老狐狸。

大殿屋脊另一边，人反而比较少些，除了老实和尚、司空摘星、木道人、唐天纵和刚上来的卜巨外，就只多了严人英和古松居士两个人。

司马紫衣居然没有来，古松居士后来解释，道：“司马庄主有事急着赶回江南，却将缎带让给了我。”

陆小凤了解司马紫衣的心情，以他的为人，当然非回去不可。

他也无颜再见陆小凤。

一些有了一派宗主身份的武林前辈，爱惜羽毛，自尊自重，当然绝不会去买来历不明的缎带，别人也不会拿去卖给他们。

所以这些人反而没有露面。

魏子云道：“我已将禁城四门全都封锁，从现在起，绝不会再有人进来。”

陆小凤道：“叶孤城呢？”

魏子云道：“白云城主早已到了。”

陆小凤道：“他人在哪里？”

魏子云道：“他们约定是在子时交手，我已将他们安排在隆宗门外的户部朝房歇下，看来他好像……”

陆小凤道：“好像怎样？”

魏子云叹道：“他的脸色很不好，有人说他重伤未愈，好像并不是谣传。”

他没有接着说下去，忽又笑了笑，道：“那几位朋友好像都在等你过去，你只管请便。”

那边的确有好几双眼睛都在看着陆小凤司空摘星的眼睛在笑，老实和尚的眼睛在生气，卜巨和严人英的眼睛充满感激。

陆小凤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微笑道：“你怎么来迟了。”

严人英道：“我……我本来不敢来的。”

陆小凤道：“不敢？为什么不敢？”

严人英的脸仿佛有些发红，苦笑道：“若不是老实大师助了我一臂之力。我就算来了，很可能也只有在下面站着。”

陆小凤笑道：“老实大师？我倒还是第一次听见有人这么称呼他。”

他笑嘻嘻的看着老实和尚，好像又想过去找这和尚的麻烦。

谁知他刚走了两步，突然闪电出手，刁住了司空摘星的手腕。

司空摘星吓了一跳，失声道：“缎带我已还给了你，你还找我麻烦干什么？”

陆小凤沉着脸，冷冷道：“我就是要问你，这两条缎带从哪里偷来的？”

司空摘星道：“我一定要告诉你？”

陆小凤道：“你若不说，我就要你这只手永远再也休想偷人家的东西。”

他的手在用力，竟已将司空摘星的手捏得“格格”作响。

司空摘星叹了口气，苦笑道：“其实我就算说出来，你也未必会相信，”

陆小凤道：“你说说看。”

司空摘星道：“这两条缎带我倒真不是偷来的，是别人买来送给我的，因为他欠我的情。”

陆小凤道：“这人是谁？”

司空摘星道：“人家花了好几万两银子买东西送给我，只要我替他保守秘密，我就算不够朋友，至少也不能这么快就出卖他呀。”

陆小凤道：“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出卖他？ ”
司空摘星道：“ 最少也得两三天。 ”
两三天之后，这件事也许已事过境迁，再说出来也没有用了。
陆小凤目光闪动，道：“ 那个人是不是只要你替他保守两三天的秘密？ ”
司空摘星虽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
陆小凤道：“ 现在你一定不说？ ”
司空摘星淡淡道：“ 你就算捏碎我这只手也没关系，我反正已准备改行。”
陆小凤也知道他偷东西的时候虽然常常六亲不认，却绝不是个会出卖朋友的人，忽然笑了笑，道：“ 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 ”
司空摘星笑道：“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说给我听听？ ”
陆小凤道：“ 附耳过来， ”
他果然在司空摘星的耳边轻轻的说出了一个人的名字。
司空摘星忽然笑不出了，陆小凤眼睛里却发出了光，他已看出自己并没有猜错。
七八条断断续续，零零碎碎的线索，现在终于已将它连接起来，只不过还差最后一颗扣子而已。
司空摘星又在叹气，喃喃道：“ 这人说我是猴精，其实他自己才是…… ”
他的话忽然被打断，殷羡忽然又从飞檐下出现，道：“ 白云城主已来了， ”
月光下果然已出现条白衣人影，身形飘飘，宛如御风，轻功之高，竟不在司空摘星之下。
司空摘星又叹了口气，道：“ 想不到叶孤城也有这么高的轻功。 ”
陆小凤眼睛里却带着种奇怪的表情，过了很久，才吐出口气，带着笑道：“ 轻功若不高，又怎能使得出那一着天外飞仙？ ”
月已中天。
屋脊前后几乎都站满了人，除了那十三个不愿露出真面
目的神秘人物外，还有七八位穿着御前带刀侍卫的服饰，显然都是大内中的高手，也想来看看当代两大剑客风采。
从屋脊上居高临下，看得反而比较清楚一些。
在月光下看来，叶孤城脸色果然全无血色，西门吹雪的脸虽然也很苍白，却还有些生气。
两个人全都是白衣如雪，一尘不染，脸上全都完全没有表情。
在这一刻间，他们的人已变得像他们的剑一样，冷酷锋利，已完全没有人的情感。
两个人互相凝视着，眼睛里都在发着光。
每个人都距离他们很远，他们的剑虽然还没出鞘，剑气都已令人心惊。这种凌厉的剑气，本就是他们自己本身发出来的。可怕的也是他们本身这个人，并不是他们手里的剑。
叶孤城忽然道：“ 一别经年，别来无恙？ ”
西门吹雪道：“ 多蒙成全，侥幸安好。 ”
叶孤城道：“ 旧事何必重提，今日之战，你我必当各尽全力。
西门吹雪道：“ 是。 ”
叶孤城道：“ 很好。 ”
他说话的声音本已显得中气不足，说了两句话后，竟似已在喘息。
西门吹雪却还是面无表情，视若不见，扬起手中剑，冷冷道：“ 此剑乃

天下利器，剑锋三尺七寸，净重七斤十三两。”
　　叶孤城道：“好剑！”
　　西门吹雪道：“的确是好剑。”
　　叶孤城也扬起手中剑，道：“此剑乃海外寒剑精英，吹毛断发，剑锋三尺三，净重六斤四两。”
　　西门吹雪道：“好剑！”
　　叶孤城道：“本是好剑。”
　　两人的剑虽已扬起，却仍未出鞘拔剑的动作，也是剑法中不可缺少的一门，两人显然也要比个高下。
　　魏子云忽然道：“两位都是当代之剑术名家，负天下之重望，剑上当必不致淬毒，更不会秘藏机簧暗器。”
　　四下寂静无声，呼吸可闻，都在等着他说下去。
　　魏子云又道：“只不过这一战旷绝古今，必传后世，未审两位是否能将佩剑交换查视，以昭大信？”
　　叶孤城立刻道：“谨遵台命。”
　　西门吹雪沉默着，过了很久，终于慢慢的点了点头。
　　假如在一个月前，他是绝不会点头的，生死决战之前，制敌利器怎可离手？”
　　但现在他已变了，缓缓道：“我的剑只能交给一个人。
　　魏子云道：“是不是陆大侠？”
　　西门吹雪道：“是。”
　　魏子云道：“叶城主的剑呢？”
　　叶孤城道：“一事不烦两主，陆大侠也正是我所深信的人。”
　　司空摘星忽然叹了口气，喃喃道：“这小子连和尚的馒头都在偷，居然还有人相信他，奇怪奇怪。”
　　他说话的声音虽低，但是在此时此刻，每个字别人都听得清清楚楚。
　　木道人已忍不住要笑了，卜巨忽然也大声道：“陆大侠仁义无双，莫说是一口剑，就算是我的脑袋：我卜巨也一样交给他。”
　　严人英立刻也跟着道：“在下严人英虽然是个无名小卒，可是对陆大侠的仰慕，也和这位卜帮主完全一样。”
　　其实严人英当然不是无名小卒，“开天掌”卜巨不但名头响亮，说起话来更声若洪钟，两个人抢着替陆小凤说话，好像生怕别人误会了他。
　　司空摘星只有苦笑，悄悄对陆小凤道：“莫忘记大家本是来看叶孤城和西门吹雪的。”
　　陆小凤道：“我知道。”
　　司空摘星道：“可是大家现在却全都看着你。”
　　陆小凤笑了笑，大步走出去，先走到西门吹雪面前，接过他的剑，回头就走，又去接下叶孤城的剑，将两柄剑放在手里喃喃道：“果然都是好剑。”
　　魏子云道：“就请陆大侠将这两柄剑让他们两位交换过一过目。”
　　陆小凤道：“你要我把西门吹雪的剑交给叶孤城，把叶孤城的剑交给西门吹雪么？”
　　魏子云道：“不错。”
　　陆小凤道：“不行。”
　　魏子云怔了怔，道：“为什么不行？”

陆小凤忽然道："这么好的两口剑，到了我手里，我怎么舍得再送出去？"
魏子云怔住。
所有的人都怔住。
陆小凤把剑鞘夹在腋下，手腕一反，两剑全都出鞘，剑气冲霄，光华耀眼，连天上的一轮圆月都似已失去了颜色。
大家心里都在暗问自己："这两柄剑若是到了我手里，我是不是舍不得再送出去？"
陆小凤又道："利器神物唯有德者居之，这句话各位听说过没有？"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
陆小凤道："这句话我听说过，我也看出了这两柄剑上没有花样。"
这句话说完，剑已入鞘，他忽然抬起头，将一柄剑抛给了西门吹雪，一柄剑抛给了叶孤城就扬长走回去。
大家又全怔住。
司空摘星忍不住道："你这是干什么？"
陆小凤淡淡道："我只不过让他们明白，下次有这种事，千万莫要找我，我的麻烦已够多了，已不想再管这种无聊的事。"
司空摘星道："这是无聊的事？"
陆小凤道："两个人无冤无仇，却偏偏恨不得一剑刺穿对方的咽喉，这种事若不是无聊，还有什么事无聊？"
他听罢已明白陆小凤的意思，是希望西门吹雪和叶孤城彼此手下都留点情，比武较技，并不一定非要杀人不可。
这意思别人当然也已明白，魏子云干哼两声，道："子时已过，明日还有早朝，两位这一战盼能以半个时辰为限，过时则以不分胜负论，高手较技，本就争在一招之间，半个时辰想必已足够。"
他再也不提换剑的事，决战总算已将开始，大家已屏声静气，拭目而待。
西门吹雪左乎握着剑鞘，右手下垂至膝，刚才的事，对他竟似完全没有丝毫影响，他的人看起来，还是像把已出了鞘的剑，冷酷、尖锐、锋利。
叶孤城的脸色却更难看，反手将长剑夹在身后，动作竟似有些迟钝，而且还在不停的轻轻咳嗽。
跟西门吹雪比起来，他实在显得苍老衰弱得多，有的人眼睛里已不禁露出同情之色，这一战的胜负，已不问可知了。
西门吹雪却仍然面无表情，视而不见。他本就是个无情的人。
他的剑更无情！
叶孤城终于挺起胸，凝视着他手里的剑，缓缓道："利剑本为凶器，我少年练剑，至今三十年，本就随时随刻都在等着凶死剑下。"
西门吹雪在听着。
叶孤城又喘了口气，才接着道："所以今日这一战，你我剑下都不必留情，学剑的人能死在高手剑下，岂非也已无憾？"
西门吹雪道："是。"
有的人已不禁在心里拍手，他们来看的，本就是这两位绝代剑客生死一搏的全力之战，剑下若是留余力，这一战还有什么看头。
叶孤城深深呼吸，道："请。"
西门吹雪忽然道："等一等。"
叶孤城道："等一等，还要等多久？"

西门吹雪道：“ 等伤口不再流血。 ”
叶孤城道：“ 谁受了伤，谁在流血？ ”
西门吹雪道：“ 你！ ”
叶孤城吐出口气，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胸膛，身子忽然像是摇摇欲倒。
大家跟着他看过去，才发现他雪白的衣服上，已渗出了一片鲜红的血迹。
他果然受了伤，而且伤口流血不止，可是这个骄傲的人却还是咬着牙来应付，明知必死也不肯缩半步。
西门吹雪冷笑道：“ 我的剑虽是杀人的凶器，却从不杀一心要来求死的人。 ”
叶孤城厉声道：“ 我岂是来求死的？ ”
西门吹雪道：“ 你若无心求死，等一个月再来，我也等你一个月。 ”
他忽然转过身，凌空一掠，没入飞檐下。
叶孤城想追过去，大喝一声：“ 你…… ”
一个字刚说出，嘴里也喷出一口鲜血，人也支持不住了。
现在他非但已追不上西门吹雪，就算孩子，他只怕也已追不上。
大家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又一次被怔住。
这一战本已波澜起伏，随时都有变化，现在居然又急转直下，就像是一台戏密锣紧鼓响了半天，文武场面都已到齐，谁知主角刚出来，就忽然已草草收场，连敲锣打鼓的人都难免要失望。
司空摘星忽然笑了，大笑。
老实和尚瞪眼道：“ 你笑什么？ ”
司空摘星笑道：“ 我在笑那些花了几万两银子买条缎带的人。 ”
可是他笑得还嫌早了此，就在这时，陆小凤已飞跃而起，厉声道：“ 住手！ ”
司空摘星笑得太早，陆小凤出手却太迟了。
唐天纵已蹿出去，蹿到叶孤城身后，双手飞扬，撒出了一片乌云般的毒砂。
本已连站都站不稳的叶孤城，一惊之下，竟凌空掠起，鹞子翻身，动作轻灵矫健，一点也不像身负重伤的样子。
只可惜他也迟了一步。
唐门子弟的毒药暗器只要一出手，就很少有人能闪避，何况他早已蓄势待发，出手时选择部位，都令人防不胜防。
只听一声惨呼，叶孤城身子忽然重重的跌下来，雪白的衣服上，又多了一片乌云。
这正是唐家见血封喉的追魂砂，要距离较近时，威力远比毒蒺更可怕。
江湖中人都知道，这种毒砂只要有一粒打在脸上，就得把半边脸削下去。若是有一粒打在手上，就得把一只手剁下去。
叶孤城身上中的毒砂，已连数都数不清了，忽然滚到唐天纵的脚下，嘶声道：“ 解药，快拿解药来。 ”
唐天纵咬着牙，冷冷道：“ 我大哥二哥都伤在你的剑下，不死也成残废，你跟我们唐家仇深如海，你还想要我的解药？ ”
叶孤城道：“ 那……那是叶孤城的事，与我完全没有关系。 ”
唐天纵冷笑道：“ 难道你不是叶孤城？ ”
叶孤城挣扎着摇了摇头，忽然伸出手，用力在自己脸上一抹一扯，脸上

竟有层皮被他扯了下来，却是个制作得极其精妙的人皮面具。”

他自己的脸枯瘦丑陋，一双眼睛深深的下陷，赫然竟是替杜桐轩做过保镖的那个神秘黑衣人。

陆小凤见过这个人两次，一次在浴空里，一次在酒楼上。

这人身法怪异，陆小凤就知道他绝不是特地到京城来为杜桐轩做保镖的，可是陆小凤也没有想到，他竟做了叶孤城的替身。

月光虽皎洁，总不如灯光明亮，陆小凤又知道叶孤城身负重伤，必定面有病容，他对叶孤城的声音笑貌并不熟悉。

叶孤城本就是初入中原，江湖中人见过他的本就没有几个。

若非如此，这黑衣人的易容纵然精妙，也万万逃不过这么多双锐利的眼睛。

唐天纵的眼睛已红了，吃惊的看着他，厉声道：“你是什么人？叶孤城呢？”

这人张开嘴，想说活，舌头却已痉挛收缩，连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唐门追魂毒砂，果然在顷刻间就能追魂夺命！

唐天纵忽然从身上拿出个木瓶，俯下身，将一瓶解药全都倒在这人嘴里。为了要查出叶孤城的下落，就一定要保住这人的性命。

除了他外，没有人知道叶孤城的人在哪里，也没有人想得到，这名重天下，剑法无双的白云城主，竟以替身来应战。

司空摘星苦笑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简直连我也糊涂陆小凤冷冷道：“糊涂的是你，不是我啊！”

司空摘星道：“你知道叶孤城自己为什么不来？你知道他的人在哪里？”

陆小凤目中光芒闪动，忽然蹿过去，找着了魏子云，道：

“你知不知道宫里有个姓王的老太监？”

魏子云道：“王总管？”

陆小凤道：“就是他，他能不能将缎带盗出来？”

魏子云道：“太子未即位时，他本是在南书房伴读的，大行皇帝去世，太子登基，他就成了当今皇上的面前的红人……”

陆小凤道：“我只问你，除了你们外，他是不是也能将缎带盗出不？”

魏子云道：“能呀！”

陆小凤眼睛更亮，忽然又问道：“现在皇上是不是已就寝呢？”

魏子云道：“皇上励精图治，早朝从不间断，所以每天都睡得很早。”

陆小凤道：“睡在哪里？”

魏子云道：“皇上登基虽已很久，却还是和做太子时一样读书不倦，所以还是常常歇在南书房。”

陆小凤道：“南书房在哪里呢？快带我去。”

殷羡叫了起来，抢着道：“你要我们带你去见皇上？你疯了？”

陆小凤道：“我没有疯，可是你们若不肯带我去，你们就快疯了？”

殷羡皱眉道：“这人真的疯了，不但自己胡说八道，还要我们脑袋搬家。”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不是想要你们脑袋搬家，是想保全你们的脑袋。”

魏子云眼睛里带着深思之色，忽然道：“我姑且再信你这一次。”

殷羡失声道：“你真要带他去？”

魏子云点点头，道：“你们也全都跟我来。”

忽然间，“ 喀叉 ”一声响，一颗血淋淋的人头从殿脊上直滚下来。
接着，一个无头的尸身也直滚而下，穿的赫然竟是大内侍卫的服式。
魏子云大惊回头，六个侍卫已被十二个身上系着缎带的夜行人挟持，还有紫衣人手里拿着柄亮亮的弯刀，刀尖还在滴着血。
这十三个人刚才好像互不相识，想不到却是一条路上的。
殷羡怒道：“ 你居然敢在这里杀人？你知道这是砍头的罪名吗？ ”
紫衣人冷冷道：“ 反正头也不是我的，再多砍几个也无妨。 ”
殷羡跳起来，作势拔剑。
紫衣人道：“ 你敢动一动，这里的人头就又得少一个。 ”
殷羡果然不敢动了，却忽然破口大骂，什么难听的话都骂了出来，无论谁也想不到，像他这种身份的人，也能骂得出这种话。
紫衣人怒道：“ 住口！ ”
殷羡冷笑道：“ 我不能动，连骂人都不行？ ”
紫衣人道：“ 你是在骂谁？ ”
殷羡道：“ 你听不出我是在骂谁？我再骂给你听听。 ”
他越骂越起劲，越骂越难听，紫衣人气得连眼睛都红了，弯刀又扬起，忽然间，“ 嗤 ”的一响，半截剑锋从他胸口冒出来，鲜血箭一般的喷出来。
只听身后一个人冷冷道：“ 他管骂人，我管杀人…… ”
下面的话紫衣人已听不清楚，就在这一瞬间，他身后的丁敖已将剑锋拔出，他面前的殷羡、魏子云、陆小凤都已飞身而起。
他最后听见的，是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
很多人骨头碎裂的声音。
天街的月色凉如水，太和殿的月色更幽冷了。
鲜血沿着灿烂如黄金般琉璃瓦流下来，流得很多，流得很快。
十三个始终不肯露出真面目的黑衣人，现在都已倒下，已不再有人关心他们的来历身分。
现在大家所关心的，是另一件更神秘，更严重的事——
陆小凤为什么一定要逼着魏子云带他到南书房去见皇帝？
一向老成持重的魏子云，为什么肯带他去？
叶孤城和西门吹雪这一战，虽足以震烁古今，但却只不过是江湖中的事，为什么会牵涉惊动到九重天子？ ”
这其中还稳藏着什么秘密？ ”
司空摘星看了看仰面向天的西门吹雪，又看了看低头望他的老实和尚，忍不住问道：“ 和尚，你知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
老实和尚摇摇头，道：“ 这件事你不该问和尚的。 ”
司空摘星道：“ 我应该去问谁？ ”
老实和尚道：“ 叶孤城。 ”
九月十五，深夜。
月圆如镜。
年轻的皇帝从梦中醒来时，月光正从窗外照进来，照在床前的碧纱帐上。
碧纱帐在月光中看来，如云如雾，云雾中竟仿佛有个人影。
这里是禁宫，皇帝还年轻，晚上从来用不着人伺候，是谁敢三更半夜，鬼鬼祟祟的站在皇帝的床前窥探？
皇帝一挺腰就已跃起，不但还能保持镇定，身手显然也很矫健。

“什么人？”

“奴婢王安、伺候皇上用茶。”

皇帝还在东宫时，就已将王安当作他的心腹亲信，今夜他虽然并没有传唤茶水，却也不忍太让这忠心的老人难堪，只挥了挥手，道：“现在这里用不着你伺候，退下去。”

王安道：“是。”

皇帝说出来的每句话，都是不容任何人违抗的命令，皇帝若要一个人退下去，这人就算已被打断了两条腿，爬也得爬出去。”

奇怪的是，这次王安居然还没有退下去，事实上，他连动都没有动，连一点退下去的意思都没有。”

皇帝皱起了眉，道：“你还没有走？

王安道：“奴婢还有事上禀。”

皇帝道：“说。”

王安道：“奴婢想请皇上见一个人。”

三更半夜，他居然敢惊起龙驾，强勉当今子去见一个人。

难道他已忘了自己的身分，忘了这已是大逆不道，可以诛灭九族的罪名。

他七岁净身，九岁入宫，一向巴结谨慎，如今活到五六十岁，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皇帝虽然沉下了脸，却还是很沉碍住气，过了很久，才慢慢的问了句：

“人在哪里？”

“就在这里。”王安挥手作势，帐外忽然亮起了两盏灯。

灯光下又出现了一个人。

一个很英挺的年轻人，身上穿着件黄袍，下幅是左右开分的八宝立水裙。

灯光虽然比月光明亮，人却还是仿佛站在云雾里。

皇帝看不清，拂开纱帐走出去，脸色骤然变了，变得说不出的可怕。

站在他面前的这年轻人，就像是他自己的影子同样的身材，同样的容貌，身上穿着的，也正是他的衣服。

“袍色明黄，领袖俱石青片金缘，绣文金九龙，列十二章，间以五色云，领前后正龙各一，左右及交襟处行龙各一，袖端正龙各一，下幅八宝立水裙左右开。”

这是皇帝的朝服。

皇帝是独一无二的。是天之子，在万物民之上。绝不容任何人滥竽充数。

这年轻人是谁？怎么会有我当今天子同样的身材容貌？怎么回事？

王安看着面前的两个人，脸上带着种无法形容的诡笑。

年轻的皇帝摇摇头，虽然已气得指尖冰冷，却还是在勉强控制着自己。

他已隐约感觉到，王安的微笑里，一定藏着极可怕的秘密。

王安拍了拍年轻人的肩，道：“这位就是大行皇帝的嫡裔，南王爷的世子，也就是当今天子的嫡亲堂弟。”

皇帝忍不住又打量了这年轻人两眼，沉着脸道：“你是奉诏入京的？”

南王世子垂下头，道：“不是。”

皇帝道：“既未奉诏，就擅离封地，该是什么罪名，你知不知道？”

南王世子头垂得更低。

皇帝道：“皇子犯法，与民同罪，朕纵然有心相护，只怕也……”

南王世子忽然抬起头，道：“只怕也免不了是杀头的罪名。”

皇帝道："不错。"
南王世子道："你既然知法，为何还要犯法？"
皇帝怒道："你……"
南王世子又打断了他的话，厉声道："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朕纵然有心救你一命，怎奈祖宗的家法尚在……"
皇帝大怒道："你是什么人？怎敢对朕如此无礼？"
南王世子道："朕受命于天，奉诏于先帝，乃是当今天子。"
皇帝双掌紧握，全身都已冰冷。
现在他总算已明白这是多么可怕的阴谋，但他却还是不敢相信。
南王世子道："王总管。"
王安立刻躬身道："奴婢在。"
南王世子道："念在同是先帝血脉，不妨赐他个全尸，再将他的尸骨兼程送回南王府，"
王安道："是。"
他用眼色看着皇帝，忽然叹了口气，喃喃道："我真不懂，放着好好的小王爷不做，却偏偏要上京来送死，这是干什么呢？"
皇帝冷笑。
这阴谋现在他当然已完全明白，他们是想要李代桃僵，利用这年轻人来冒充他，替他做皇帝，再把他杀了灭口，以南王世子的名义，把他的尸送回南王府，事后纵然有人能看出破绽，也是死无对证的了。
王安又道："皇子犯法，与民同罪，这道理你既然也知道，你还有什么话说？"
皇帝道："只有一句话。"
王安道："你说，我在听。"
皇帝道："这种荒谬的事，你们是怎么想得出来的？"
王安眨了眨眼，终于忍不住大笑，道："我本来不想说的，可是我实在憋不住了。"
皇帝道："你说。"
王安道："老实告诉你，自从老王爷上次入京，发现你跟小王爷长得几乎一模一样，这件事就已经开始进行。"
皇帝道："他收买了你？"
王安道："我不但喜欢赌钱，而且还喜欢嫖。"
说到嫖字，他一张干瘪的老脸，忽然变得容炮焕发，得意洋洋，却故意叹了口气，才接着道："所以我的开销一向不小，总得找个财路才行。"
皇帝道："你的胆子也不小。"
王安道："我的胆子倒不大，不是十拿九稳的事，我是绝不会干的。"
皇帝道："这件事已十拿九稳？"
王安道："我们本来还担心魏子云那些兔崽子，可是现在我们已想法子把他们引开了。"
皇帝道："哦？"
王安道："喜欢下棋的人，假如听见外面有两位大国手在下棋，还能不能耽在屋子里？"
答案当然是不能。
王安道："学剑的人也一样，若知道当代最负盛名的两位大剑客，就在

前面的太和殿上比剑，他们也一样没法子在屋子里耽下去。”
皇帝忽然问道：“你说的莫非是西门吹雪和叶孤城？”
王安显得吃惊，道：“你也知道？你也知道这两个人？”
皇帝淡淡道：“以此两人的剑术和盛名，也就难怪魏子云他们会动心了。”
王安悠然道：“人心总是肉做的。”
皇帝道：“幸好朕身边还有几个从不动心的人。”
这句刚说完，四面水柱里，忽然同时发出“格”的一声响，暗门滑开，闪出四个人来。
这四个人身高不及三尺、身材、容貌、装饰打扮，都完全一模一样。
尤其是他们的脸，小眼睛、大鼻子、凸头瘪嘴，显得说不出的滑稽可笑。
可是他们手里的剑，却一点也不可笑。
一尺七寸长的剑，碧光闪动，寒气逼人，三个人用双剑，一个人用单剑，七柄剑凌空一闪，就像是满天星雨缤纷，亮得人眼睛都睁不开。
可是，就算你张不开眼睛，也应该认得出这四个人云门山、七星塘、飞鱼堡的鱼家兄弟。
这兄弟四个人，是一胎所生，人虽然长得不高，剑法却极高，尤其兄弟四人，心意相通，四人联手，施展出他们家传飞鱼七星剑，在普天之下的七大剑阵中，虽然不能名列第一，能破他们一阵的人，也已不多。
他们不但剑法怪异，性情更孤避，想不到竟被罗致大内，作了皇帝的贴身护卫。
剑光闪亮了皇帝的脸。
皇帝道：“斩。”
七柄剑光华流窜，星芒闪动，立刻就笼罩了南王世子和王安。
王安居然面色不变，南王世子已挥手低道：“破。”
一声出口，忽然间，一道剑光斜斜飞来，如惊芒掣电，如长虹惊天。
满天剑光交错，忽然发出了“叮，叮，叮，叮”四声响，火星闷溅，满天剑光忽然全都不见了。
唯一还有光的，只剩下一柄剑。
一柄形式奇古的长剑。
这柄剑当然不是鱼家兄弟的剑。
鱼家兄弟的剑，都已断了，鱼家兄弟的人，已全都倒下去了。
这柄剑在一个白衣人手里，雪白的衣服，苍白的脸，冰冷的眼睛，傲气逼人，甚至比剑气还逼人。
这里是皇宫，皇帝就在他面前。
可是这个人好像连皇帝都没有被他看在眼里。
皇帝居然也还是神色不变，淡淡道：“叶孤城？”
白衣人道：“山野草民，想不到竟能上动天听。”
皇帝道：“天外飞仙，一剑破七星，果然是好剑法。”
叶孤城道：“本来就是好剑法。”
皇帝道：“卿本佳人，奈何从贼？”
叶孤城道：“成就是王，败就是贼。”
皇帝道：“贼就是贼。”
叶孤城冷笑，平剑当胸，冷冷道：“请。”
皇帝道：“请？”

叶孤城道：“以陛下之见识与镇定，武林中已少有人及，陛下若入江湖，必可名列十大高手之林。”

皇帝笑了笑，道：“好眼力。”

叶孤城道：“如今王已非王，贼已非贼，王贼之间，强者为胜。”

皇帝道：“好一个强者为胜。”

叶孤城道：“我的剑已在手。”

皇帝道：“只可惜你手中虽有剑，心中却无剑。”

叶孤城道：“心中无剑？”

皇帝道：“剑直、剑刚，心邪之人，胸中焉能藏剑？”

叶孤城脸色变了变，冷笑道：“此时此刻，我手中的剑已经够了。”

皇帝道：“哦？”

叶孤城道：“手中的剑能伤人，心中的剑却只能伤得自己。”

皇帝笑了，大笑。

叶孤城道：“拔你的剑。”

皇帝道：“我手中无剑。”

叶孤城道：“你不敢应战？”

皇帝微笑道：“我练的是天子之剑，平天下，安万民，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以身当剑，血溅五步，是为天子所不取。”

他凝视着叶孤城，慢慢的接着道：“朕的意思，你想必已明白。”

叶孤城苍白的脸已铁青，紧握着剑柄，道：“你宁愿束手待毙？”

皇帝道：“朕受命于天，你敢妄动！”

叶孤城握剑的手上，青筋暴露，鼻尖上已沁出了汗。

王安忍不住大声道：“事已至此，你不杀他，他就要杀你。”

南王世子道：“他一定会动手的，名扬天下的白云城主，不会有妇人之仁。”

叶孤城脸上阵青阵白，终于跺了跺脚，道：“我本不杀手无寸铁之人，今日却要破例一次。”

皇帝道：“为什么？”

叶孤城道：“因为你手中虽无剑，心中却有剑。”

皇帝默然。

叶孤城道：“我也说过，手中的剑能伤人，心中的剑却必伤自己。”

他手里的剑已挥起。

月满中天。

月更圆。

秋风中浮动着桂子的清香，桂子的香气之中，却充满了肃杀之意。

风从窗外吹进来，月光从窗外照进来，风和月同样冷。

剑更冷。

冷剑刺出，热血就必将溅出。

可是，就在这一刹那间，一个人忽然从窗外飞了进来。

他的身法比风更轻，比月光更轻，可是他这个人在江湖中的分量却重逾泰山。

只有这个人，才能阻止叶孤城已将刺出的一剑。

只有这个人，才能使叶孤城震惊。

“陆小凤！”

叶孤城失声而呼道：“ 你怎么会来的？ ”
陆小凤道：“ 因为你来了。 ”
叶孤城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 我何必来？你又何必来？ ”
陆小凤也叹了口气，道：“ 你不该来，我不必来，只可惜我们现在都已来了。 ”
叶孤城道：“ 可惜。 ”
陆小凤道：“ 实在可惜。 ”
叶孤城再次叹息，手中的剑忽又化作飞虹。
一剑东来，天外飞仙。
这飞虹般的剑，并不是刺向陆小凤的。
陆小凤闪身，剑光已穿窗而出，他的人和剑，已合而为速度，不但是种刺激，而且是种很愉快的刺激。
快马、快船、快车和轻功，都能给人这种享受。
可是，假如你是在逃亡的时候，你就不会领略到这种愉快和刺激。
叶孤城是一个很喜欢速度的人，在海上，在白雪城，在月白风清的晚上，他总是喜欢一个人迎风施展他的轻功，飞行在月下。
每当这种时候，他总是觉得心情分外宁静。
此时正月白风清，此地乃金楼玉关，他已施展他最快的速度，可是他的心却很乱。
他在逃亡，他有很多事想不通——
这计划中，究竟有什么错误和漏洞？
陆小凤怎么会发现这秘密？怎么会来的？
没有人能给他答复，就正如没有人知道，此刻吹在他脸上的风，是从哪里来的。
月色凄迷，仿佛有雾，前面皇城的阴影下，有一个人静静的站着，一身白衣如雪。
叶孤城看不清这个人，他只不过看见一个比雾更白、比月更白的人影。
但他已知道这个人是谁。
因为他忽然感觉到一种无法形容的剑气，就像一重看不见的山峰，向他压了下来。
他的瞳孔忽然收缩，肌肉忽然绷紧。
除了西门吹雪外，天上地下，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能给他这种压力。
等到他看清了西门吹雪的脸，他的身形就骤然停顿。
西门吹雪掌中有剑，剑仍在鞘，剑气并不是从这柄剑上发出来的。
他的人比剑更锋锐，更凌厉。
他们两个人的目光相遇时，就像利锋相击一样。
他们都没有动，这种静的压力，却比劝的更强，更可怕。
一片落叶飘过来，飘在他们两个人之间，立刻落下，连风都吹不起。
这种压力虽然看不见，却绝不是无形的。
西门吹雪忽然道：“ 你学剑？ ”
叶孤城道：“ 我就是剑。 ”
西门吹雪道：“ 你知不知道剑的精义何在？ ”
叶孤城道：“ 你说！ ”
西门吹雪道：“ 在于诚。 ”

叶孤城道：“ 诚？ ”
西门吹雪道：“ 唯有诚心正义，才能到达剑术的巅峰，不诚的人，根本不足论剑。 ”
叶孤城的瞳孔突又收缩。
西门吹雪盯着他，道：“ 你不诚。 ”
叶孤城沉默了很久，忽然也问道：“ 你学剑？ ”
西门吹雪道：“ 学无止境，剑更无止境。 ”
叶孤城道：“ 你既学剑，就该知道学剑的人只在诚于剑，并不必诚于人。”
西门吹雪不再说话，话已说尽。
陆的尽头是天涯，话的尽头就是剑。
剑已在手，已将出鞘。
就在这时，剑光飞起，却不是他们的剑。
叶孤城回过头，才发现四面都已被包围，几乎叠成一圈人墙，数十柄寒光闪耀的剑，也几乎好像一面网。
不但有剑网，也有枪林，刀山。
金戈映明月，寒光照铁衣，紫禁城内的威风和煞气，绝不是任何人所能想象得到的。
一向冷静镇定的魏子云，现在鼻尖上也已有汗珠，手挥长剑，调度全军，一双眼睛，始终没有离开过时孤城，沉声道：“ 白云城主？ ”
叶孤城点头。
魏子云道：“ 城主在天外，剑如飞仙，人也如飞仙，何苦贬于红尘，作此不智事？ ”
叶孤城道：“ 你不懂？ ”
魏子云道：“ 不懂。 ”
叶孤城冷冷道：“ 这种事，你本就不会懂的。 ”
魏子云：“ 也许我不懂，可是…… ”
目光如鹰，紧随在魏子云之后的“ 大漠神鹰 ” 屠万，抢着道：“ 可是我们却懂得，像你犯这种罪是千刀万剐，株连九族的死罪。 ”
他虽然以轻功的鹰爪成名，中年之后，用的也是剑。
他的剑锋长而狭，看来和海南剑派门下用的剑差不多，其实，他的剑法却是昆仑真传。
叶孤城用眼角看着他的剑，冷笑道：“ 你知不知道你犯的是什么罪？ ”
屠万听不懂这句话。
叶孤城道：“ 练刀不成，学剑不精，竟敢对我无礼，你犯的也是死罪。 ”
屠万面色更阴沉，剑锋展动，立刻就要冲上去。
他一冲上去，别人当然不会坐视，叶孤城纵然有绝世无双的剑法，就在这顷刻之间，也得尸横当地，血溅五步。
可是他还没有冲出去，已有人阻止了他。
西门吹雪忽然道：“ 等一等！ ”
屠万道：“ 等什么？ ”
西门吹雪道：“ 先听我说一句话。 ”
此时此刻，虽然已剑拔弩张，西门吹雪要说话，却还是没有人能不听。
魏子云点头示意，屠万身势停顿。
西门吹雪道：“ 我若与叶城主双剑联手，普天之下，有谁能抵挡？ ”

没有人！这答案也绝对没有人不知道。
魏子云吹了口气，鼻尖上又汗珠沁出。
西门吹雪盯着他，道：“ 我的意思，你是不是已明白？ ”
魏子云摇摇头。
他当然明白西门吹雪的意思，却宁装作不明白，他一定要争取时间，想一个对策。
西门吹雪道：“ 我七岁学剑，七年有成，至今未遇敌手。 ”
叶孤城忽然叹了口气，打断了他的话，道：“ 只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人在高处的寂寞，他们这些人又怎么会知道呢？你又何必对他们说？ ”
西门吹雪的目光凝向他，眼睛里的表情很奇怪，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今夜是月圆之夜。 ”
叶孤城道：“ 是呀。 ”
西门吹雪道：“ 你是叶孤城。 ”
叶孤城道：“ 是呀。 ”
西门吹雪道：“ 你掌中有剑，我也有。 ”
叶孤城道：“ 是呀。 ”
西门吹雪道：“ 所以，我总算已有了对手。 ”
魏子云枪着道：“ 所以你不愿让他伏法而死？ ”
屠万道：“ 难道你连王法都不管了么？ ”
西门吹雪道：“ 此刻，我但求与叶城主一战而已，生死荣辱，我都已不放在心上。 ”
魏子云道：“ 在你眼中看来，这一战不但重于王法，也重于性命。 ”
西门吹雪目光仿佛在凝视着远方，缓缓道：“ 生有何欢，死有何惧，得一知已，死而无憾，能得到白云城主这样的对手，死而无憾。 ”
对一个像他这样的人说来，高贵的对手，实在比高贵的朋友更难求。
看他脸上那种深远的寂寞，魏子云眼睛的表情也变得很奇怪。也不禁叹了口气，道：“ 生死虽轻若鸿毛，王法却重于泰山，我虽然明白你的意思，怎奈…… ”
西门吹雪道：“ 难道你逼着我让他先闯出去，再易地而战么？ ”
魂子云双手紧握，鼻尖上汗珠滴落。
西门吹雪冷冷道：“ 这一战势在必行，你最好赶快拿定主意。 ”
魏子云无法拿定主意。
他一向老谋深算，当机立断，可是现在，他实在不敢冒险。
忽然间，一个人从枪刀山中走出来，看见这个人，大家好像都松了口气。
这世上假如还有一个人能对这种事下决定，这个人就一定是陆小凤。
仿佛有雾，却没有雾。
明月虽已西沉，雾却还没有升起。
陆小凤从月下走过来，眼睛一直盯着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不看他。
陆小凤忽然道：“ 这一战真的势在必行么？ ”
西门吹雪道，“ 嗯。 ”
陆小凤道：“ 然后呢？ ”
西门吹雪道：“ 然后没有了。 ”

陆小凤道：“你的意思是说，这一战无论你是胜是负，都不再管这份事？”

西门吹雪道：“是。”

陆小凤忽然笑了一笑，转过身拍了拍魏子云的肩，道：“这件事你还拿不定主意？”

魏子云道：“我……”

陆小凤道：“我若是你，我一定会劝他们赶快动手。”

魏子云道：“请教。”

陆小凤道：“因为这一战，无论是谁胜谁负，对你们都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还等什么呢？”

魏子云还在考虑。

陆小凤道：“我说的利，是渔翁得利的利。”

魏子云抬起头，看了看叶孤城，看了看西门吹雪，又看了看陆小凤，终于长长的叹了一口气，道：“今夜虽是月圆夜，这里却不是紫禁之巅。”

陆小凤道：”你的意思是说，要让他们再回到太和殿去么？”

魏子云居然笑了笑，道：“这一战既然势在必行，为什么要让那位不远千里而来的，徒劳往返？”

陆小凤也笑了，道：“潇湘剑客果然人如其名，果然洒脱得很。”

魏子云也拍了拍他的肩，微笑了，道：“陆小凤果然不愧为陆小凤。”

强敌已逝

明月虽已西沉，看起来却更圆了。

一轮圆月，仿佛就挂在太和殿的飞檐下，人却已在飞檐上。

人很多，却没有人声。

就连司空摘星、老实和尚，都已闭上了嘴，因为他们也同样能感受到那种逼人的压力。

忽然间，一声龙吟，剑气冲霄。

叶孤城剑已出鞘。

剑在月光下看来，仿佛也是苍白的。

苍白的月，苍白的剑，苍白的脸。

叶孤城凝视着剑锋，道：“ 请。 ”

他没有去看西门吹雪，连一眼都没有看，既没有去看西门吹雪手里的剑，也没有去看西门吹雪的眼睛。

这是剑法上的大忌。

高手相争，正如大军决战，要知已知彼，才能百战百胜。

所以对方每一个轻微的动作，也都应该观察得仔仔细细，连一点都不能错过。

因为每一点都可能是决定这一战胜负的因素。

叶孤城身经百战，号称无敌，怎么会不明白这道理。

这种错误，本来是他绝不会犯的。

西门吹雪目光锐利如剑锋，不但看到了他的手，他的 脸，仿佛还看到了他的心。叶孤城又说了一遍道：“ 请。 ”西门吹雪忽然道：“ 现在不能。 ”叶孤城道：“ 不能？ ”西门吹雪道：“ 不能出手。 ”叶孤城道：“ 为什么？ ”西门吹雪道：“ 因为你的心还没有静。 ”叶孤城默然无语。西门吹雪道：“ 一个人心若是乱的，剑法必乱，一个人剑法若是乱的，必死无疑。 ”叶孤城冷笑道：“ 难道你认为我不战就已败了？ ”西门吹雪道：“ 现在你若是败了，非战之罪。 ”叶孤城道：“ 所以你现在不愿出手？ ”西门吹雪没有否认。叶孤城道：“ 因为你不愿乘人之危？ ”两门吹雪也承认。叶孤城道：“ 可是这一战已势在必行。 ”西门吹雪道：“ 我可以等。 ”叶孤城道：“ 等到我的心静？ ”西门吹雪点点头道：“ 我相信我用不了等多久的。 ”叶孤城霍然抬起头，盯着他，眼睛里仿佛露出一抹感激之色，却又很快被他手里的剑光照散了。对你的敌手感激，也是种致命的错误。叶孤城道：“ 我也不会让你等多久的，在你等的时候，我能不能找一个人谈谈话？ ”西门吹雪道：“ 说话可以让你心静？ ”叶孤城道：“ 只有跟一个人谈话，才可以使我心静。 ”西门吹雪道：“ 这个人是谁？ ”这句话他本不必问的。 ”叶孤城说的当然是陆小凤，因为他心里的疑问，只有陆小凤一个人能答复。

陆小凤坐了下来，在紫禁之巅，滑不留足的琉璃瓦上坐了下来。 ”

明月就挂在他身后，挂在他头上，看来就像是神佛脑后的那圈光轮。

叶孤城凝视着他，已凝视了很久，忽然道：“ 你不是神。 ”

陆小凤道：“ 我不是。 ”

叶孤城道：“ 所以我想不通，你怎么会知道那么多秘密？ ”

陆小凤笑了一笑，道：“ 你真的认为这世上有能够永远瞒住人的秘密？ ”

叶孤城道：“ 也许没有，可是我们这计划…… ”

陆小凤道：“你们这计划，的确很妙，也很周密，只可惜无论多周密的计划，都难免有漏洞。”

叶孤城道：“我们的漏洞在哪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陆小凤沉吟道：“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看出来的，我只不过觉得，有几个人本来不该死的，却不明不白的死了。”

叶孤城道：“你说的是张清风、公孙大娘、欧阳情？”

陆小凤道，“还有龟孙子大老爷。”

叶孤城道：“你一直想不通为什么会有人要对他下毒手么？”

陆小凤道：“现在我已想通。”

叶孤城道：“你说。”

陆小凤道：“这计划久已在秘密进行中，王总管和南王府的人，一直都保持连络，他们见面的地方，就是欧阳情的妓院。”

叶孤城道：“因为他们认为，绝不会有人想到太监和喇嘛居然也逛妓院。”

陆小凤道：“但你不放心，因为你知道龟孙大老爷和欧阳情都不是平常人，你总怀疑他们已发现了这秘密，所以你一定要杀了他们灭口。”

叶孤城道：“其实我本不必杀他们的。”

陆小凤道：“的确不必。”

叶孤城道：“可是这件事关系实在太大，我不得不冒一点险。”

陆小凤道：“也正因如此，所以我才发现，在你们这次决战的幕后，一定还隐藏着个极大的秘密，绝不仅是因为李燕北和老杜的豪赌。”

叶孤城叹了口气，道：“他总该知道张英风是非死不可的。”

陆小凤道：“因为张英风急着要找西门吹雪，找到了那个太监窝，却在无意间发现了你也在那里，他当然非死不可。”

叶孤城道：“你想必也已知道，他捏的那第三个蜡像就是我。”

陆小凤道：“就因为这个蜡像，所以泥人张才会死。”

叶孤城道：“我杀公孙大娘，就是为了要嫁祸给她。”

陆小凤道：“你还希望我怀疑老实和尚。”

叶孤城冷笑道：“难道你真以为他很老实？”

陆小凤忽然又笑了一笑，道：“我虽然常常看错人，做错事，走错路，但有时却偏偏会歪打正着。”

叶孤城道：“歪打正着？”

陆小凤道：“我若不怀疑老实和尚，就不会去追问欧阳情，也就不会发生王总管和南王府的喇嘛那天也到那里去的。”

叶孤城道：“你问出了这件事后，才开始怀疑到我？”

陆小凤叹息着道：“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怀疑到你，虽然我总觉得你绝不可能被人暗算，更不可能伤在唐家的毒器下，但我却还是没有怀疑到你，因为……”

他凝视着叶孤城，慢慢的接着道：“因为我总觉得你是我的朋友。”

叶孤城扭转头，他是不是已无颜再面对陆小凤？

陆小凤道：“你们利用李燕北和杜桐轩的豪赌烟幕，再利用这一次决战作引子，你先安排好一个人在杜桐轩那里，作你的替身，你出现时，满身鲜花，并不是怕人嗅到你伤口的恶臭，而是怕人发觉你身上并没有恶臭。”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接着道：“这些计划实在都很妙，妙极了。”

叶孤城没有回头。

陆小凤道：“ 最妙的还是那些缎带。 ”
叶孤城道：“ 哦？ ”
陆小凤道：“ 魏子云以缎带来的限制江湖豪侠入宫，你却要王总管在内库中又偷出一匹变色绸，装成缎带，交给白云观主，由他再转送出来，来的人一多了，魏子云就只有将人力全都调来太和殿防守，你们才可以从容在内宫进行你们的阴谋。 ”
叶孤城仰面向天默默无语。
陆小凤道：“ 只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你虽然算准了西门吹雪绝不会向一个负了伤的人出手，却忘了还有一心想报兄仇的唐天纵。 ”
叶孤城道：“ 唐天纵？ ”
陆小凤道：“ 若不是唐天纵出手暗算了你的替身，我可能还是不会怀疑到你。 ”
叶孤城道：“ 哦？ ”
陆小凤道：“ 我发现了你的秘密，我立刻想到南王府，又想到王总管，直到那时，我才明白你们的阴谋，是件多么可怕的阴谋。 ”
叶孤城忽然笑了。
陆小凤道：“ 你在笑？ ”
叶孤城道：“ 我不该笑？ ”
陆小凤看着他，终于点了点头，道：“ 只要还能笑，一个人的确应该多笑笑。 ”
只不过笑也有很多种，有的笑欢愉，有的笑勉强，有的笑谄媚，有的笑酸苦。
叶孤城的笑是哪一种？
不管他的笑是哪一种，只要他还能在此时此刻笑得出，他就是个非平常人所能及的英雄。
他忽然拍了拍陆小凤的肩，道：“ 我去了。 ”
陆小凤道：“ 你没有别的话说？ ”
叶孤城想了想，道：“ 还有一句。 ”
陆小凤道：“ 你说。 ”
叶孤城扭转头道：” 不管怎么样你总是我的朋友。 ”
陆小凤看着他大步走出去,走向西门吹雪,忽然觉得秋风已寒如残冬……
这时候，月已淡，淡如星光。
星光淡如梦，情人的梦。
情人，永远是最可爱的。有时候，有人虽然比情人还可爱，这种事毕竟很少。
仇恨并不是种绝对的感情，仇恨的意识中，有时还包括了了解与尊敬。
只可惜可爱的仇人不多，值得尊敬的仇人更少。
怨，就不同了。
仇恨是先天的，怨恨却是后天的，仇恨是被动的，怨恨却是主动的。
你能不能说西门吹雪恨叶孤城？你能不能说叶孤城恨西门吹雪？
他们之间没有怨恨，他们之间只有仇恨，只不过是一种与生俱来，不能不有的，既奇妙义愚笨的，既愚笨又奇妙的仇恨。
也许，叶孤城恨的只是既然生了叶孤城，为什么还要生西门吹雪。
也许，西门吹雪所恨的也是一样。

恨与爱之间的距离，为什么总是那么个人难以衡量。

现在，已经到了决战的时候。

真正到了决战的时候，天上地下，已经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阻上这场决战。

这一刻，也许短暂，可是有许多人为了等待这一刻，已经付出了他们所有的一切。

想起了那些人，叶孤城忽然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心酸。

这一战是不是值得？

那些人等得是不是值得？

没有人能回答，没有人能解释，没有人能判断。

甚至连陆小凤都不能。

可是他也同样感觉到那种逼人的煞气和剑气，他所感受的压力，也许比任何人都大得多。

因为西门吹雪是他的朋友，陆小凤也是。假如你曾经认为一个人是你的朋友。那么这个人永远都是。

所以，陆小凤一直都盯着西门吹雪和叶孤城的剑，留意着他们每一个轻微的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表情，甚至每一根肌肉的跳动。

他在担心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的剑，本来是神的，剑的神。可是现在，他已不再是神，是人。

因为他已经有了人类的爱，人类的感情。

人总是软弱的，总是有弱点的，也正因如此，所以人才是人。

陆小凤是不是已抓住了西门吹雪的弱点？

陆小凤很担心，他知道，无论多少弱点，都是足以致命的。

他知道，就算叶孤城能放过西门吹雪，西门吹雪也不能放过自己。

胜就是生，败就是死，对西门吹雪和叶孤城这种说来，这其间绝无选择的余地。

最怪的是，他也是同样担心叶孤城。

他从未发觉叶孤城有过人类的爱和感情。

叶孤城的生命就是剑，剑就是叶孤城生命。只不过生命本身就是场战争，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战争。

无论是哪种战争，通常都只有一种目的胜。

胜的意思，就是光荣，就是荣誉。

可是现在对叶孤城说来，胜已失去意义，因为他败固然是死，胜也是死。

因为他无论是胜是败，都是无法挽回失去的荣誉，何况无论谁都知道，今夜他已无法活着离开紫禁城。

所以他们两个人虽然都有必胜的条件，也都有必败的原因。

这一战究竟是谁胜？谁负？

这时候，星光月色更淡了，天地间所有的光辉，都已集中在两柄剑上。

两柄不朽的剑。

剑已刺出！

刺出的剑，剑势并不快，西门吹雪和叶孤城两人之间的距离还有很远。

他们的剑锋并未接触，就已开始不停的变动，人的移动很慢，剑锋的变动却很快，因为他们招未使出，就已随心而变。

别的人看来，这一战既不激烈，也不精采，魏子云、丁敖、殷羡、屠万，

却都已流出了冷汗。

这四个人都是当代一流的剑客，他们看得出这种剑术的变化，竟已到了随心所欲的境界，正是武功中至高无上的境界。

叶孤城的对手若不是西门吹雪，他掌中剑每一个变化击出，都是必杀必胜之剑。

他们的剑与人合一，这已是心剑。

陆小凤手上忽然也沁出了汗，他忽然发现西门吹雪剑势的变化，看来虽灵活，其实却呆滞，至少比不上叶孤城的剑那么空灵流动。

叶孤城的剑，就像是白云外的一阵风。

西门吹雪的剑上，却像是系住了一条看不见的线他的妻子，他的家、他的感情，就是这条看不见的线。

陆小凤也已看出来了，就在下面的二十个变化间，叶孤城的剑必将刺入西门吹雪的咽喉。

二十个变化一瞬即过。

陆小凤指尖已冰冷。

现在，无论谁也无法改变西门吹雪的命运，陆小凤不能，西门吹雪自己也不能。

两个人的距离已近在咫尺。

两柄剑都已全力刺出。

这已是最后的一剑，已是决定胜负的一剑。

直到现在，西门吹雪才发现自己的剑慢了一步，他的剑刺入叶孤城胸膛，叶孤城的剑已必将刺穿他的咽喉。

这命运，他已不能不接受。

可是就在这时候，他忽又发现叶孤城的剑势有了偏差，也许只不过是一两寸间的偏差，却已是生与死之间的距离。

这错误怎么会发生的？

是不是因为叶孤城自己知道自己的生与死之间，已没有距离？

剑锋是冰冷的。

冰冷的剑锋，已刺入叶孤城的胸膛，他甚至可以感觉到，剑尖触及他的心。

然后，他就感觉到一种奇异的刺痛，就仿佛他看见他初恋的情人死在病榻上时那种刺痛一样。

那不仅是痛苦，还有恐惧，绝望的恐惧。

因为他知道，他生命中所有欢乐和美好的事，都已将在这一瞬间结束。

现在他的生命也已将结束，结束在西门吹雪剑下。

可是，他对西门吹雪并没有怨恨，只有一种任何人永远无法了解的感激。

在这最后一瞬间，西门吹雪的剑也慢了，也准备收回这一着致命的杀手。

叶孤城看得出。

他看得出西门吹雪并不想杀他，却还是杀了他，因为西门吹雪知道，他宁愿死在这柄剑下。既然要死，为什么不死在西门吹雪剑下？能死在西门吹雪的剑下，至少总比别的死法荣耀得多。

西门吹雪了解他这种感觉，所以就成全了他。

所以他感激。

这种了解和同情，唯有在绝世的英雄和英雄之间，才会产生。

在这一瞬间，两个人的目光接触，叶孤城从心底深处长长吐出口气。

“谢谢你。”

这三个字他虽然没有说出口，却已从他目光中流露出来。

他知道西门吹雪也一定会了解的。

他倒了下去。

明月已消失，星光也已消失，消失在东方刚露出的曙色里。

这绝世无双的剑客，终于已倒了下去。

他的声名，是不是也将从此消失？

天边一朵白云飞来，也不知是想来将他的噩耗带回天外？还是特地来对这位绝世的剑客，致最后的敬意？

曙色虽已临，天地间却仿佛更寒冷、更黑暗。

叶孤城的面色，看来就仿佛这一抹刚露出的曙色一样，寒冷、朦胧、神秘。

剑上还有最后一滴血。

西门吹雪轻轻吹落，仰面四望，天地悠悠，他忽然有种说不出的寂寞。

西门吹雪藏起了他的剑，抱起了叶孤城的尸体，剑是冷的，尸骨更冷。

最冷的却还是西门吹雪的心。

轰动天下的决战已过去，比朋友更值得尊敬的仇敌已死在他剑下。

这世上还有什么事能使他的心再热起来？血再热起来？

他是不是已决心永远藏起他的剑？就像是永远埋藏起叶孤城的尸体一样？

无论如何，这两样都是绝不容任何人侵犯的。

他对他们都同样尊敬。

丁敖忽然冲过来，挥剑挡住了他的去路，厉声道：“你不能将这人带走，无论他是死是活，你都不能将他带走。”

西门吹雪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

丁敖又道：“这人是朝廷的重犯，为他收尸的人，也有连坐之罪。”

西门吹雪道：“你想留下我？”

丁敖冷笑道：“难道我留不住你？”

西门吹雪额上青筋凸起。

丁敖道：“西门吹雪与叶孤城双剑联手，天下也许无人能挡，但可惜叶孤城现在已经是个死人，这里却还有禁卫三千。”这句话刚说完，他忽然听到他身后有人在笑。

一个人带着笑道：“叶孤城虽然已经是个死人，陆小凤却还没有死。”

陆小凤又来了。

丁敖霍然回身，喝道：“你想怎么样？”

陆小凤淡淡道：“我只不过想提醒你，西门吹雪和叶孤城都是我的朋友。”

丁敖道：“难道你想包庇朝廷的重犯？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罪？”

陆小凤道：“我只知道一点。”

丁敖道：“说！”

陆小凤道：“我只知道不该做的事我决不去做，应该做的事，你就算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一样要去做。”

丁敖脸色变了。

屠方、殷羡也冲过来，侍卫们弓上弦，刀出鞘，剑拔弩张，又是一触即

发。

忽然间，又有一个人跳起来，大声道：“你们虽然有禁卫三千，陆小凤至少还有一个朋友，也是个不怕砍头的朋友。”

这个人就是卜巨。

木道人立刻跟着道：“贫道虽然身在方外，可是方外人也有方外之交。”

他转过头，看着老实和尚，道：“和尚呢？”

老实和尚瞪了他一眼，道：“道士能有朋友，和尚为什么不能有？”

他又瞪上了司空摘星一眼，道：“你呢？”

司空摘星叹了口气，道：“这里的侍卫大老爷们不但都是高手，而且都是大官，我是个小偷，小偷怕的就是官，所以……”

木道人道：“所以怎么样？”

司空摘星苦笑道：“所以我不想承认陆小凤是我的朋友，只可惜我又偏偏无法子不承认。”

木道人道：“很好。”

司空摘星道：“很不好。”

木道人道：“不好？”

司空摘星道：“假如他们要留下西门吹雪，陆小凤是不是一定不答应？”

木道人道：“是。”

司空摘星道：“假如他们要对付陆小凤，我们是不是不答应？”

木道人道：“是。”

司空摘星道：“那么我们是不是一定要跟他们干起来？”

木道人默认。

司空摘星道：“我们刚刚已计算过。假如我们要跟他们干起来，我们每个人，至少要对付他们三百一十七个。”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双拳难敌四手，两只手要对付六百多只手，那滋味一定不好受。”

木道人忽然笑了笑，道：“莫忘记你有三只手。”

司空摘星也笑了。

他们笑得很轻松，在天子脚下，紫禁城里，面对着寒光耀眼的刀山枪林，他们居然还能看得很轻松。

丁敖他们已紧张了起来，侍卫们更是一个个如临大敌。

这一战若是真的打起来，那后果就真的是不可想象了。

看起来这一战已是非打不可。

魏子云面色沉重，双手紧握，缓缓道：“各位都是在下心慕已久的武林名家，在下本不敢无礼。只可惜职责所在……”

陆小风打断了他的话。道：“你的意思，我们都懂，我们这些人的脾气，我也希望你能懂。”

魏子云道：“请教。”

陆小凤道：“我们这些人，有的喜欢钱，有的喜欢女人，有的贪生，有的怕死，可是一到了节骨眼上，我们就会把朋友的交情，看得比什么都重。”

魏子云沉默了很久，才叹息着点了点头，道：“我懂。”

陆小凤道：“你应该懂。”

魏子云道：“还有件事，你也应该懂。”

陆小凤道：“哦？”

魏子云道：“ 这一战的结果，必定是两败具伤，惨不忍睹，这责任应该由谁负？ ”

陆小凤没有开口，心里也一样沉重。

魏子云环目四顾，长长叹息，道：“ 无论这责任由谁负，看来这一战已是无法避免，也没有人能阻止了。 ”

陆小凤沉思着，缓缓道：“ 也许还有一个人能阻止。 ”

魏子云道：“ 谁？ ”

陆小凤遥视着皇城深处，眼睛里带着种很奇怪的表情。

就在这时，大殿下已有人在高呼：

“ 圣旨到。 ”

一个黄衣内监，手捧诏书，匆匆赶了过来。

大家一起在殿脊上跪下听诏：

“ 奉天承运，天子诏曰，着陆小凤即刻到南书房，其他各色人等，即时出宫。 ”

天子金口玉言，说出来的话永无更改。

各色人等中，当然也包括了死人，所以这一战还未开始，就已结束。

尾　声

九月十六。黄昏，明月又将升起，今夜的月，必将比十五的月更圆。

司空摘星沿着金鳌玉带的栏杆，来来回回的已不知走了多少次，他想数清这条桥上究竟有多少栏杆，却一直没有数出来，因为他有心事——

陆小凤为什么还没有出来？

皇帝留着他干什么？

天威难测，伴君如伴虎，像陆小凤那种洒脱不羁的人，耽在皇帝身旁，一句话说错了，一件事做错了，脑袋就很可能要搬家。

这一点，不但司空摘星担心，只要是陆小凤的朋友，每个人都在担心。陆小凤的朋友不少。

魏子云已经进去探望过好几次，南书房里好像一直都没有动静。

没有奉诏，谁也不敢闯入南书房，魏子云当然也不敢。所以他每一次从里面出来，大家的心事就会又多加重一分。

等到他第六次从里面出来，有的人已急得快要发疯了，魏子云反而不似前几次出来时那么垂头丧气，眼睛里居然好像发着光。

看见他眼睛里的表情，司空摘星立刻迎上去，道：“是不是有了消息？”

魏子云点点头。

司空摘星道：“那小子已经出来了？”

魏子云摇摇头。

司空摘星道：“你看见了他？”

魏子云又摇摇头。

司空摘星几乎叫了起来，道：“这算哪门子消息？”

魏子云道：“我虽然没有看见他，但听见他的声音。”

司空摘星道：“什么声音？”

魏子云道：“当然是笑声。”

他自己也笑了笑，接着道：“除了笑声外，你想他还会发出什么声音来？”

司空摘星瞪大了眼睛，道：“他的笑声是不是很大？”

魏子云道：“他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司空摘星眼睛瞪得更大，道：“在皇帝面前，他也敢像平常那么样笑？”

魏子云道：“你想天下还有什么事是他不敢做的？”

司空摘星叹了口气，道：“我想不出。”

魏子云道：“我也想不出。”

司空摘星道：“我更想不出，在南书房里，会有什么事能让他笑得那么开心？”

魏子云压低了声音，道：“听说他们在喝酒。”

司空摘星道：“他们是谁？”

魏子云声音压得更低，道：“他们就是皇帝和陆小凤。”

司空摘星眼珠子都快瞪得掉了下来，道：“你这是听谁说的？”

魏子云道：“我在里面的时候，刚好有个小太监送酒进去。”

司空摘星道：“你就顺便托他进去打听打听里面的动静？”

魏子云叹了口气，道：“我答应替他在外面买栋房子，他才肯的，”

司空摘星道：“他又听见了什么？”

魏子云道：“只听见了一句话。”

司空摘星道：“ 一句话就一栋房子？这价钱未免太贵了些罢。 ”
魏子云道：“ 不贵。 ”
司空摘星道：“ 不贵？ ”
魏子云道：“ 那句话也许比一万栋房子还值钱。 ”
他实在真能沉得住气，直到现在，还不肯把那句话痛痛快快的说出来。
司空摘星早已急得在冒汗，急着问道：“ 这句话究竟是谁说的？究竟是句什么话啊？ ”
魏子云道：“ 那句话是皇帝说的，他答应了陆小凤一件事。 ”
司空摘星道：“ 什么事？ ”
魏子云道：“ 随便陆小凤要求什么事，他都答应？ ”
魏子云道：“ 天子无戏言，普天之下，也绝没有皇帝做不到的事。 ”
司空摘星怔住了，真的怔住了。
说话的虽然只有他一个人，在旁边听的却不止一个，听见了这句话，每个人都怔住了。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民，天子说出来的一句话，简直就像是神话中的魔棒一样，可以点铁成金，化卑贱为富贵，化腐朽为神奇。也不知过了多久，司空摘星才长长吐出口气，道：“ 那小子要的是什么呢？ ”
魏子云道：“ 不知道，那小太监只听到一句话。 ”
司空摘星道：“ 其实，用不着别人说，我也可以猜得出那小子要的是什么。 ”
魏子云道：“ 哦！ ”
司空摘星道：“ 皇宫大内中，一定藏着有各式各样的美酒。 ”
魏子云道：“ 你认为他要的是酒？ ”
司空摘星道：“ 有没有人不要命的？ ”
魏子云道：“ 就算有，也很少。 ”
司空摘星道：“ 酒就是那小子的命，他不要酒要什么？ ”
老实和尚忽然道：“ 要命根子。 ”
司空摘星道：“ 命根子？ ”
老实和尚道：“ 酒虽然是他的命，女人却是他的命根子。 ”
木道人道：“ 你真的认为他会求皇帝赐他一个女人？ ”
老实和尚道：“ 也许不是一个女人，而是三百六十五个。 ”
木道人大笑道：“ 这是和尚的想法，和尚想女人想疯了，我们绝不能以和尚之心，去度陆小凤之腹， ”
老实和尚道：“ 道士的想法是什么？ ”
木道人道：“ 那小子虽然是个酒色之徒，却不糊涂，总该知道有了钱，就不怕没有酒和女人，何况他一向挥金如土，总是缺钱用。 ”
老实和尚叹了口气。道：“ 难怪别人说，人越老越贪，原来老道士也是财迷。 ”
卜巨一直想开口，终于忍不住道：“ 我若是他，我一定会要皇帝封我为大将军，率军西征，立威于四方，扬名于天下。 ”
魏子云立刻同意。
名、利、女人、权势，岂非正是一个男人幻想中的一切。除此以外，他还能要求什么呢？
司空摘星道：“ 也许他要的不止一样，这小子的心，一向黑得很。 ”

老实和尚道：“不管怎么样，他要的总是我们猜的这几件事其中之一。”

忽然之间，永定门里有人道：“不是。”

一个人大步从里面走出来，神采飞扬，容光焕发陆小凤终于出现了。大家立刻迎上去，抢着问道：“难道我们全都猜错了？”

陆小凤点点头。

老实和尚道：“你要的究竟是什么？”

陆小凤道：“不可说，不可说。”

他分开人群，大步向前走，随便人们怎么问，他也不开口。

他好像已决心要这些人活活憋死。

可是，这些人也并不是那些很容易就肯死心的人，陆小凤在前面走，他们就在后面跟着。

老实和尚拉了拉司空摘星的衣袖，悄悄道：“你是这小子的克星，天下假如还有一个人能让他开口，这人一定就是你。”

司空摘星眼睛转了转，道：“一点也不错。”他也大步赶上去，拉住了陆小凤，道：“你是不是已决心不说了？”

陆小凤道：“是。”

司空摘星道：“好。”

陆小凤道：“好什么？”

司空摘星道：“你若不说，我就……我就……”

然后，他附在陆小凤的耳旁，悄悄的说了几句话。陆小凤忽然停下脚步，站在那里，怔了半天，长长叹了口气，悄悄的说了几句话。

司空摘星立刻也怔住，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同时吞下了三个鸡蛋，两个鸭蛋，和四个大馒头。

陆小凤又开始大步往前走。

司空摘星也跟着往前走，刚走出了第一步，就开始笑了，大笑，笑得几乎连眼泪都流了出来。

老实和尚又拉他的衣袖，道：“他告诉了你什么？”

司空摘星一面笑，一面摇头，道：“不可说，不可说。”

老实和尚道：“莫忘记刚才是谁教你去的，而且，假如你真的不说，我就……”

他也附在司空摘星耳边说了几句话。

司空摘星也立刻停下脚步，发了半天怔，也在他耳朵旁边说了几句话。

老实和尚也怔住了，然后也笑了，大笑，笑得就好像如来佛刚配给他三个大尼姑，两个小尼姑，和四个不大不小的尼姑。

然后，木道人又逼着他说出了那件事，魏子云又求木道人说了，丁敖、屠方、殷羡、卜巨，也就全都知道了。

然后每个人都开始在笑，大笑……

九月十六。夜。天阶月色凉如水。陆小凤沿着月色凉如水的天阶，大步前行，意气风发，精神抖擞，全身充满了活力。

他没有笑，可是跟在他身后的每一个人却全都在笑，大笑，笑得前仰后合，笑得就像是一群孩子。他们大笑着走过天阶，走入灯光辉煌的街道，路上的人，窗子里的人，店铺里的人，都在吃惊的看着他们，没有人能想到，这些人都是当今武林中的绝顶高手，也没有人知道他们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绝没有人知道。永远没有人知道……

好心救美

夜。秋夜。

残秋。

黑暗的长巷里静寂无人，只有一盏灯。

残旧的白色灯笼几乎已变成了死灰色，斜挂在长巷尽头的窄门上，灯笼下却挂着个发亮的银钩，就像是渔翁用的钓钩一样。

银钩不停的在秋风中摇晃，秋风仿佛在叹息，叹息着世上为何会有那么多人愿意被钓上这个银钩？

方玉飞从阴暗潮湿的冷雾中，走进了灯火辉煌的银钩赌坊，脱下了深色的斗篷，露出了他那件剪裁极合身，手工极精致的银缎子衣裳。

每天这时候，都是他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尤其是今天。

因为陆小凤就站在他身旁，陆小凤一向是他最喜欢，最尊敬的朋友。

陆小凤心情也很愉快，因为他自己就是陆小凤。

布置豪华的大厅里，充满了温暖和欢乐，酒香中混合着上等脂粉的香气，银钱敲击，发出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世间几乎没有任何一种音乐能比得上。

他喜欢听这种声音，就像世上大多数别的人一样，他也喜欢奢侈和享受。

银钩赌坊实在是个很奢侈的地方，随时都在为各式各样奢侈的人，准备着各式各样奢侈的享受。好心救美

其中最奢侈的一样，当然还是赌。

每个人都在赌，每个人都聚精会神在他们的赌注上，可是陆小凤和方玉飞走进来的时候，大家还是不由自主要抬起头。

有些人在人丛中就好像磁铁在铁钉里，陆小凤和方玉飞无疑都是这种人。

“这两个自命不凡的年轻人是谁？”

“穿银缎子衣裳的一个，就是这赌坊大老板的小舅子。”说话的人又干又瘦，已赌成了精。

“你说他就是蓝胡子那新大人的弟弟？”

“嫡亲的弟弟！”

“他是不是叫‘银鹞子’方玉飞？”

“就是他。”

“听说他本来就是个很有名的花花公子，吃喝嫖赌，样样精通，轻功也很不错。”

所以还有很多人说他是个采花盗！”赌精微笑着道：“其实他想要女人用手指勾一勾就来了，根本用不着半夜去采花。”

“听说他姐姐方玉香也是个很有名的美人！”

“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一个人眯着眼睛叹了口气：“那女人又岂是‘美人’两个字所能形容的，简直是个倾国倾城的尤物！”

“方玉飞旁边那小子又是谁？怎么长着两撇和眉毛一模一样的胡子？”

“假如我没有猜错，他一定就是那个长着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陆小凤！”

有些人在活着时就已成为传奇人物，陆小凤无疑也是这种人。

提起了他的名字，每个人的眼睛立刻都盯在他身上，只有一个人例外。

这个人居然是个女人！
她穿着件轻飘飘的，苹果绿色的，柔软的丝袍，柔软得就像皮肤般贴在她又苗条，又成熟的胴体上。
她的皮肤细致光滑如白玉，有时看来甚至像是冰一样，几乎是透明的。
她美丽的脸上完全没有一点脂粉，那双清澈明亮的眸子已是任何一个女人梦想中最好的装饰。
她连眼角都没有去看陆小凤，陆小凤却在全心全意的盯着她。
方玉飞笑了，摇着头笑道：“这屋子里好看的女人至少总有七八个，你为什么偏偏盯上了她？”
陆小凤道：“因为她不睬我。”
方玉飞笑道：“你难道想所有的女人一看见你，就跪下来吻你的脚？”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她至少应该看我一眼的，我至少不是个很难看的男人。”
方玉飞道：“你就算要看她，最好也离她远一点！”
陆小凤道：“为什么？”
方玉飞压低了声音，道：“这女人是个冰山，你若想去动她，小心手上生冻疮！”
陆小凤也笑了。
他微笑着走过去，笔直的向这座冰山走过去，无论多高的山岭他都攀登过，现在他只想登上这座冰山。
那当然不是脂粉的香气，更不是酒香。
有种女人就像是鲜花一样，不但美丽，而且本身就可以发出香气。
她无疑就是这种女人。
陆小凤现在又变得像是只蜜蜂，嗅见花香就想飞到花蕊上去。
幸好他还没有醉，总算在她身后停了下来。
冰山没有回头，纤柔美丽的手上，拿着叠筹码，正在考虑着，不知是该押大？还是该押小？
庄家已开始在摇骰子，然后“砰”的一声，将宝匣摆下，大喝道：“有注的快押！”
冰山还在考虑，陆小凤眨了眨眼，凑过头去，在她耳畔轻轻道：“这一注应该押小！”
纤手里的筹码立刻押了下去，却押在“大”上。
“开！”
掀开宝匣，三粒骰子加起来也只不过七点。
“七点小，吃大赔小！”
冰山的脸色更苍白，回过头狠狠瞪了陆小凤一眼，扭头就走。
陆小凤只有苦笑。
有些女人的血液里，天生就有种反叛性，尤其是反叛男人。
陆小凤本该早就想到，她一定就是这种女人。
冰山已穿过人丛往外走，她走路的时候，也有种特别的风姿。
“像这种气质的女人，十万个里面也没有一个，错过了实在可惜，你若不追上去一定会后悔的！”陆小凤在心里劝告自己。
他一向是个很听从自己劝告的人，所以他立刻就追了上去。
方玉飞却迎了上去，慢慢道：“你真的要去爬冰山？”

陆小凤道：“我不怕得冻疮！”

方玉飞拍拍他的肩，道：“可是你总得小心，冰山上很滑，你小心摔下来！”

陆小凤道：“你摔过几次？”

方玉飞笑了，当然是苦笑，直到陆小凤走出了门，他才叹息着喃喃道：“从这座冰山上摔下来，最多只能摔一次，因为一次已经可以把人摔死。”

黑暗的长巷里还是同样黑暗。

夜已很深了。

车马都停在巷外，无论什么样的人，要到银钩赌坊去，都得自己走过这段黑巷。

这使得银钩赌坊又增加了几分神秘和刺激神秘和刺激岂非永远都是最能吸引人的？

银钩犹在风中摇晃，被这只银钩钓上的人，也许远比渔翁钓上的鱼更多千百倍。

夜色凄切，灯光朦胧。

冰山在前面走，身上已多了件淡绿的披风。

陆小凤在后面跟着，淡绿的披风在灯光下轻轻波动，他就像是个爱做梦的孩子，在追逐着一朵流云。

黑巷里没有人，巷子很长。

冰山忽然回过身，盯着陆小凤，一双眸子看来比秋星还冷。

陆小凤也只好停下脚步，看着她笑。

冰山忽然道：“你跟着我干什么？”

陆小凤笑道：“我害你输了钱，心里也很难受，所以……”

冰山道：“所以你想赔偿我？”

陆小凤立刻点头。

冰山道：“你想怎么样赔偿？”

陆小凤道：“我知道城里有个吃夜宵的地方，是通宵开着的，酒菜都很不错，现在夜已根深，你一定也有点饿了！”

冰山眼珠子转转，道：“这么样不好，我有个更好的法子。”

陆小凤道：“什么法子？”

冰山居然笑了笑，道：“你过来，我告诉你！”

陆小凤当然过去了。

他想不到这座冰山也有解冻的时候，更令他想不到的是，他刚走过去，一个耳刮子已掴在他左脸上，接着右脸也挨了一下。

这冰山的出手还真快，不但快，而且重。

陆小凤也许并不是避不开，也许只因为他没想到她的出手会这么重。

不管怎么样，他的确是挨了两已掌，几乎被打得怔住。

冰山还在笑，却已是冷笑，比冰还冷：“像你这种男人我见得多了，就像是苍蝇臭虫，我一看见就想吐！”

这次她扭头走的时候，陆小凤脸皮再厚，也没法子跟上去了，只有眼睁睁的看着这朵美丽的流云，从他面前飞走。

巷子很长，她走得并不快，忽然间，黑暗中冲出了四条大汉，两个人扭她的手，两个人抓她的脚。

她惊呼一声，也想给这些人几个耳光，只可惜这些人绝不像陆小凤那么

怜香惜玉，七手八脚，已将她硬生生抬了起来。

陆小凤脸还在疼，本不想管这闲事的，只可惜他天生就是个喜欢管闲事的人，若要他看着四条大汉在他面前欺负一个女人，简直比要他的命还难受。

四条大汉刚得手，就发现一个胡子长得像眉毛的人忽然到了他们面前，冷冷道：“先放下她，再爬出去，谁敢不听话，我就打歪他的鼻子！”

这些大汉当然都不是听话的角色，可是等到两个人的鼻子真的被打歪后，不听话的也只好听话了。

于是四个人都乖乖的爬在地上，爬出了巷子，两个人的鼻子一路都在滴着血！

后来有人问他们：“你的鼻子是怎么被打歪的？”

他们的回答是：“不知道！”

他们真的不知道，因为他们根本没有看清陆小凤是怎么出手的。

这时候冰山仿佛已刚刚开始融化，因为她整个人都已被吓软了，居然在求陆小凤：“我就住在附近，你能不能送我回去？”

她住得并不近，陆小凤却一点也没有埋怨，事实上，他只希望她住得越远越好。

因为她一直都倒在陆小凤怀里，好像已连坐都坐不直，幸好车厢里窗门都是关着的，窗帘也拉得很密。

车马已走了将近半个时辰，他们也已说了不少话断断续续的在说！

“我不是苍蝇，也不叫臭虫，我姓陆，叫陆小凤。”先开口的当然是他。

冰山笑了，这次是真的笑：“我姓冷，叫冷若霜。”

陆小凤也笑了，他觉得这名字倒真的是名如其人。

“刚才那四个人你认得？”

冷若霜摇摇头。

“他们为什么要欺负你？”陆小风问。

冷若霜想开口，却又红着脸垂下头。

陆小凤没有再问，男人欺负女人，有时候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理由。

何况，一个像她这么动人的少女，本身就已是种很好的理由，足够让很多男人想要来“欺负”她。

车马走得并不快，车厢里很舒服，坐在上面就好像坐在摇篮里一样。

冷若霜身上的香气，仿佛兰花，又仿佛桂花，清雅而迷人。

这段路就真要走三天三夜，陆小凤也绝不会嫌太长。

冷若霜忽然道：“我的家就住在永乐巷，靠左边第一栋屋子！”

陆小凤道：“永乐巷在哪里？”

冷若霜道：“刚才我们已经走过了！”

陆小凤道：“可是你……”

冷若霜道：“我没有叫车子停下来，因为我今天晚上不想回家去！”

陆小凤忽然发觉自己的心在跳，跳得比平常快了两三倍。

若有个像她这么样的女孩子，依偎在你身旁，告诉你今夜她不想回家去，我可以保证你的心一定跳得比陆小凤更厉害。

冷若霜道：“今天晚上我一直都在输，我想换个地方，换换手气！”

陆小凤的心又冷了，很久以前他就警告过自己，千万莫要自我陶醉，可是这毛病老是改不过来。

男人们又有几个能改掉这自我陶醉的毛病？

冷若霜道：“ 你知不知道这里还有个金钩赌坊？ ”
陆小凤不知道，甚至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冷若霜道：“ 你是从外地来的，当然不会知道！ ”
陆小凤道：“ 那地方很秘密？ ”
冷若霜眼波流动，瞟了他一眼，忽又问道：“ 今天晚上你有没有别的事？ ”
回答当然是：“ 没有！ ”
冷若霜道：“ 你想不想我带你到那里去看看？ ”
陆小凤道：“ 想！ ”
冷若霜道：“ 可是我答应过那里的主人，绝不带陌生人去，你若真的想去，也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
陆小凤道：“ 你说。 ”
冷若霜道：“ 让我把你的眼睛蒙起来，并且答就在我绝不偷看！ ”
陆小凤本来就想去的，现在更想去了。
他本就是个很好奇的，喜欢的就是这种神秘的冒险的刺激。
所以他想也没有想，立刻就说：“ 答应！ ”
他盯着她身上那件薄如蝉翼的轻罗衫，微笑着又道：“ 你最好用厚一点的布来蒙我眼睛，有时候我的眼睛会透视。 ”
黑暗是什么？
一个人若是日日夜夜，年年月月，都得无穷无尽的留在黑暗里，心里是什么滋味？
陆小凤忽然想到了花满楼，他觉得花满楼实在是个伟大的人，上天虽然给了他如此般残酷的折磨，他非但毫无怨尤，对人世间万事万物，还是充满了仁慈的同情和博爱。
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陆小凤叹了口气，他眼睛被蒙上还不过片刻，就已觉得无法忍耐。
车马仿佛经过了一个夜市，然后又经过了一道流水，他听见人声如流水声。
现在车已停下，冷若霜拉住他的手，柔声道：“ 你慢慢的走，跟着我，我保证这地方绝不会让你失望的。 ”
她的手又细又滑又软。
现在他们好像是在往下走，风中有虫语蝉鸣，附近显然是个旷野。
然后陆小凤就听见了敲门声，开门声。
走进了门仿佛是条甬道，甬道并不太长，走到尽头处，就可以隐约听见呼卢喝雉声，骰子落碗声，银钱敲击声，男人和女人的笑声。
冷若霜道：“ 到了！ ”
陆小凤松了口气，道：“ 谢天谢地！ ”
前面又响起敲门声，开门声，门开了后，里面各式各样的声音就听得更清楚。
冷若霜拉着他走进去，轻轻道：“ 你先在这里站着，我去找这里的主人来！ ”
她松开了他的手，醉人的香气立刻离他远去，忽然间，“ 砰 ”的一响，有人用力关上了门，屋子里的人声，笑声，骰子声，竟忽然也跟着奇迹般消失了。
天地间忽然变得死一般静寂。

陆小凤就像是忽然从红尘中一下子跌进了坟墓里。

这是怎么回事？

“冷姑娘，冷若霜！”

他忍不住呼唤，却没有回应，屋子里那么多人，难道也全部被缝起了嘴。

陆小凤终于拉开了蒙在眼睛上的布，然后就觉得全身上下都已冰冷僵硬。

屋子里根本没有人，连一个人都没有。

刚才那些人到哪里去了？

若说他们在这一瞬间就已走得干干净净，那是绝不可能的事。

这种绝不可能的事，是怎么会发生的？

屋子并不大，有一张床，一张桌子，桌子还摆着酒菜，酒菜却原封未动。

陆小凤又不禁打了个寒噤，他忽然发现这屋子里根本就不可能有那么多人。

事实上，无论谁都看得出，这屋子里刚才根本就没有人，连一个人都没有。

可是陆小凤刚才却明明听见了很多人的声音。

他若相信自己的眼睛，就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他的耳朵一向很灵，一向没有毛病。

这又是怎么回事？

若说一个没有人的屋子里，会凭空有各式各样的声音，那更是绝不可能的事。

这种绝不可能的事，却又偏偏发生了，而且偏偏让陆小凤遇见。

难道这是个鬼屋？

难道老天还觉得他遇见的怪事不够多，还要叫他真的遇见一次鬼。

陆小凤忽然笑了。

他决定绝不再想这些想不通的事，先想法子出去再说。

他出不去。

这屋子里根本没有窗户，四面的墙壁和门，竟赫然全都是好几寸厚的铁饭。

陆小凤又笑了。

遇见无可奈何的事，他总是会笑。

他自己总是觉得这是他有限的几样好习惯其中之一。笑不仅可以使别人愉快，也可以使自己轻松。

可是现在他怎么能轻松得起来？

桌上的四样下酒菜，一碟是松子鸡米，一碟是酱爆青蟹，一碟是凉拌鹅掌，一碟是干蒸火方，不但做得精致，而且都是陆小凤平时爱吃的。

布下这陷阱的人，对陆小凤平日的生活习惯，好像全都知道得很清楚。

酒是陈年的江南女儿红，泥封犹在，酒坛下还压着张纸条子：

“劝君且饮一杯酒，此处留君是故人。”

故人的意思就是朋友，也只有老朋友，才会这么了解他。

但陆小凤却想不起自己的老朋友中，有谁要这么样修理他。

纸条子旁边，还有两行很秀气的字：

“留君三日，且作小休，

三日之后，妾当再来。”

下面虽没有署名，却显见是那冰山般的冷若霜留下的。

她好像已算准了陆小凤一定会上当。

他们算得这么精，设下这圈套，为的只不过是要将陆小凤留在这里住三天？

陆小凤不信，却又猜不出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目的，所以他就坐下，拿起筷子，先挑了块有肥有瘦的干蒸水方，送进自己的嘴。

筷子是银的，菜里没有毒，他们当然也知道，要毒死陆小凤并不容易。

于是陆小凤又捧过那坛酒，一掌拍开了泥封，突听“波”的一响，一股轻烟从封泥中喷了出来，又是“砰”的一响，酒坛子跌在地上，摔的粉碎。

陆小凤看着流在地上的酒，想笑，却已笑不出。

然后他就晕了过去。

雾已散，繁星满天，风中不时传来蝉鸣虫语，泥土已被露水打湿。

陆小凤的衣裳也已湿透。

他醒来时，恰巧看见东方黑暗的穹苍，转变成一种充满了希望的鱼肚白色。

他醒来时，大地也正在苏醒。

等他站起来时，灰暗的远山已现出碧绿，风中也充满了从远山带来的木叶清香。

山坳间炊烟四起，近处都看不见农舍人家。

假如这里就是他昨夜停车下来的地方，那座用铁板搭的屋子呢？

假如这里不是他昨夜去的地方，他又是怎么会到这里来的？

那些辛辛苦苦，布下个圈套，让他上了当，为的就是要把他送到荒郊野外来睡一夜？

陆小凤更不信，却还是想不出他们会有什么别的目的？

所以他就脱下了身上的湿衣裳，搭在肩上，开始大步走回去。

他就住在城里的五福客栈里，现在他只想先回去洗个热水澡，好好的吃一顿，睡一觉，再来想这些想不通的问题。

五福客栈的肉包子很不错，鸡汤面也很好，床上的被单，好像还是昨天才换的。

远远看见五福客栈的金字招牌，他就已将所有不愉快的事全都忘了，因为所有愉快的事，都已在那里等着他。

谁知在那里等着他的，竟是两柄剑，四把刀，七杆红缨枪，和一条链子。

他刚走进门，就听见一声暴喝，十三个人已将他团团围住。

接着，又是“哗啦啦”一声响，一条铁链子往他脖子上直套了下来。

好粗好重的一条铁链子，套人脖子的手法也很有技巧，很熟练。

陆小凤却只伸出两根手指来一夹，一条铁链子立刻被夹成了两条，被夹断的半截“叮”的落在地上。

拿着另外半条铁链子的人踉跄倒退几步，脸色已吓得发青，伸出一只不停发抖的手，指着陆小凤：“你……你敢拒捕？”

“拒捕？”

陆小凤看了看这人头上的红缨帽，皱眉道：“你是从衙门里来的？”

这人点点头，旁边已有人在叱喝：“这位就是府衙里的杨捕头，你敢拒捕，就是叛逆！”

陆小凤道：“你们是来拿我的？我犯了什么罪？”

杨捕头冷笑道：“光棍眼里不揉沙子，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人证物证俱在，你还装的什么蒜？”

陆小凤道：“人证在哪里？物证在哪里？”

柜台后面坐着七八个人，穿着虽然都很华丽，脸色却都很难看，一个个指着陆小凤，纷纷呼喝：“就是他！”

“昨天晚上，就是这个脸上长着四条眉毛的恶贼，强奸了我老婆！”

陆小凤怔住。

杨捕头厉声道：“你昨天晚上，一夜之间做了八件大案！这就是人证。”

另一个戴着红缨帽的差官，指着堆在柜台后面地上的包袱，道：“这都是从你屋里搜出来的，这就是物证。”

陆小凤笑了，道：“我若真的偷了人家东西，难道会就这么样光明正大的摆在屋子里？难道我看来真的这么笨？”

杨捕头冷笑道：“听你的口气，难道还有人冒险去抢了这么多东西来送给你？难道你是他亲老子？”

陆小凤又说不出话了。

突听一个人冷冷道：“杀人越货，强奸民妇，全都不要紧，只要我们不管这件事，还是一样可以逍遥法外。

远处角落里摆着张方桌，桌上摆着一壶茶，一壶酒，三个穿着墨绿绣花长袍，头戴白玉黄金高冠的老人，阴森森的坐在那里，两个人在喝茶，一个人在喝酒。

说话的人，正是这个喝酒的人喝酒的人是不是总比较多话？

陆小凤又笑了，道：“杀人越货，强奸民妇，全都不要紧？什么事才要紧？”

喝酒的老人翻了翻眼，目中精光四射，逼视着陆小凤，冷冷道：“不管你做什么事都不要紧，但你却不该惹到我们身上来！”

陆小凤道：“你们是哪一方的神圣？”

绿袍老人道：“你不认得？”

陆小凤道：“不认得！”

绿袍老人端起酒杯，慢慢的啜了口酒，他举杯的手干枯瘦削如鸟爪，还留着四五寸长的指甲，墨绿色的指甲。

陆小凤好像没有看见。

绿袍老人道：“现在你还是不认得？”

陆小凤道：“不认得！”

绿袍老人冷笑了一声，慢慢的站起来，大家就看见绣在他前胸衣裳上的一张脸，眉清目秀，面目娟好，仿佛是个绝色少女。

等他站直了，大家才看出绣在他衣服上的，竟是个人首蛇身，鸟爪蝙翼的怪兽。

大家虽然不知道这怪兽的来历，这怪兽虽然只不过是绣在衣服上的，可是只要看见它的人，就立刻会觉得有种说不出的寒意从心里升起，忍不住要机伶伶打个寒噤。

陆小凤还是好像看不见。

绿袍老人道：“现在你认不认得？”

陆小凤道：“还是不认得！”

绿袍老人干枯瘦削的脸，似乎也已变成墨绿色，忽然伸出手，往桌上一

插。

只听“夺”的一响，他五根鸟爪般的指甲，竟全都插入桌子里，等他再抬起手，两三寸厚的木板桌面，已赫然多了五个洞。

又是“哗啦啦”一声响，半截铁链子落在地上，杨捕头已吓得连手脚都软了。

屋子里忽然有了股说不出的恶臭，三个捕头夺门而出，裤裆已湿透。

陆小凤也不能再装作看不见了，终于叹道：“好功夫！”

绿袍老人冷笑道：“你也认得出这是好功夫？”

陆小凤微笑点头。

其实他早已看出了这三个怪异老人的来历，他脸上虽在笑，手里也在捏着把冷汗。

绿袍老人忽然闭起眼睛，仰面向天，慢声而吟。

“九天十地，诸神诸鬼，俱入我门，唯命是从！”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道：“现在我总算已知道你们是谁了！”

绿袍老人冷笑。

陆小凤苦笑道：“但我却还是不知道，我有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们？”

绿袍老人盯着他，忽然挥了挥手。

后面的院子里立刻响起了一阵怪异的吹竹声，如怨妇悲哭，如冤鬼夜泣。

然后就有四个精赤着上身，胸膛上刺满了尖针的大汉，抬着块很大的木板走进来，木板上堆满了墨绿色的菊花。

这些大汉们两眼发直，如痴如醉，身上虽然插满了尖针，却没有一滴血，也没有痛苦，脸上反而带着种诡秘而可怕的微笑。

坐着喝茶的老人也站了起来，三个人一起走到这块堆满墨菊的木板前，合什顶礼，喃喃的念着！

“九天十地，诸神诸魔，俱来护驾，同登极乐！”

陆小凤忍不住走过去，从木板上拈起了一朵菊花，一只手忽然冰冷。

他刚拈起这朵菊花，就看见花下有一只眼睛，在直勾勾的瞪着他。

这只眼睛白多黑少，眼珠子已完全凸出，带着种说不出的惊惶恐惧。

陆小凤倒退几步，长长吐出口气，道：“这个人是谁？”

绿袍老人冷冷道：“现在已是个死人！”

陆小凤道：“他活着的时候呢？”

绿袍老人又闭上眼睛，仰面向天，缓缓道：“九天十地，诸神之子，遇难遭劫，神魔俱泣。”

陆小凤动容道：“难道他是你们教主的儿子？”

绿袍老人道：“哼！”

陆小凤道：“难道他是死在我手上的？”

绿袍老人冷冷道：“杀人者死！”

陆小凤又倒退了两步，长长吐出口气，忽然笑道：“有人要抓我去归案，有人要我死，我只有一个人，怎么办呢？”

绿袍老人冷冷的看了杨捕头一眼，道：“你一定要他去归案？”

杨捕头道：“不……不……不一定！”

一句话未说完，已“噗咚”一声跪在地上，竟连腿都吓软了！

陆小凤叹道：“这么样看来，好像我已非死不可。”

绿袍老人道：“但是我也知道，你临死之前，必定还要拼一拼！”

陆小凤道：“ 一点也不错！ ”

他忽然出手，夺下了一口剑，一把刀，左手刀，右手剑，左劈右刺，一连三招，向绿袍老人攻出去，不但招式怪异，居然还能一心两用。

绿袍老人冷笑道：“ 你这是班门弄斧！ ”

一心二用，正是他教中的独门秘技，陆小凤三招攻出，他已看出了破法，已经有把握在三招中叫陆小凤的刀剑同时脱手。

就在这时。突听“ 呛 ”的一声，陆小凤竟以自己左手的刀，猛砍在右手的剑上。

刀剑相击，同时折断。

绿袍老人正看不懂他用的这是什么招式，只看见两截折断了的刀剑，同时向他飞了过来。

陆小凤的人，也已凌空而起，用力掷出去了手里的断刀折剑，人却向后倒蹿了出去。

没有人能形容这种速度，甚至连陆小凤自己都想不到自己能有这种速度。

一个有在挣扎求生时所发挥的潜力，本就是别人难以想像的。

门外有风。

陆小凤在风中再次翻身，乘着一股顺风，掠上了对面的屋脊。

还没有追出来，绿袍老人凄厉的呼声却已传出：“ 你杀了诸神之子，纵然上天入地，也难逃一死。 ”

陆小风既没有上天，也没有入地，他又到了银钩赌坊外那条长巷，雇了辆马车，再回到今天早上他醒来的地方去。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现在他总算已有几分明白。

那些人要他在荒郊野外睡一夜，只不过是想陷害他，要他背黑锅。

他自己也知道，昨天晚上他遭遇的事，说出来也不会有人相信。

那位冰山般的美人，当然更不会替他作证，何况她现在早已芳踪杳杳，不见踪影。

他只有自己找出证据来，才能替自己洗清这些百口难辩的罪名。

车子走了一段路，果然经过夜市的市场，然后又经过道流水，才到了今晨他醒来的地方。难道他昨天晚上真是走的这条路。难道这地方真是昨夜冷若霜拉着他走下来的地方？

但这时却偏偏是一片荒野，连个草寮都没有，那里来的金钩赌坊？

陆小凤躺下来，躺在一棵木叶已枯黄的大树下，看着黄叶一片片被风吹下来，吹在他身上。

泥土还是潮湿的，冷而潮湿。

他的人也刚刚冷静。我明明走的是这条路，到了金钩赌坊，可是这里却没有屋子。我明明听见屋里有人声，可是屋子里却连一个人影子都没有。

纸条上明明要我在那里留天三，却又偏偏把我送走。

他越想越觉得荒廖，这种荒廖的事，连他自己都不信，何况别人？

他既然设法子证明自己的行踪，难道就得永远替人背黑锅？

陆小凤叹了口气，实在连笑都笑不出了。

树后面好像有只小鸟在“ 吱吱喳喳 ”的叫个不停，陆小凤皱着眉，敲了敲树干，落叶纷飞，后面的小鸟居然还在叫，还没有飞走。

这只小鸟的胆子倒真不小。

陆小凤忍不住用一只手支起了头，往后面去看，谁知树后“吱吱喳喳”的鸟语，竟忽然变成了“汪汪汪”的狗叫。

一只鸟怎么会变成一条狗的？岂非也是绝不可能的事？

陆小凤正在奇怪，忽然看见树后伸出一个孩子的头脑来，朝他吐了吐舌头，作了个鬼脸。

原来狗吠鸟语，都是这孩子学出来的，他显然是个很聪明的孩子，学得居然维肖维妙。

这孩子又向陆小凤挤了挤眼睛，道：“我还会学公狗和母狗打架，你给我两文钱，我就学给你听！”

陆小凤眼睛忽然亮了，忽然跳起来，抱起这孩子来亲了亲，又塞了一大锭银子在他怀里，不停的说：“谢谢你，谢谢你！”

孩子不懂，眨着眼睛：“你给了我这么多银子，为什么还要谢我？”

陆小凤道：“因为你救了我的命。”

他大笑着，又亲了亲这孩子的脸，也学了三声狗叫，一个跟头翻出去两丈。

孩子吃惊的看着他，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这孩子已长大成人，跟朋友们谈起这件事，还确定那天自己遇见的是个疯子。

“可是那样的疯子实在少见得很。”他向他的朋友们保证：“他不但很有钱，而且很开心，我保证你们也没有看见过那么开心的疯子。”

若有人告诉他，这“开心的疯子”刚上了个天大的当，又受了天大的冤枉，几乎连性命都难保，保证他绝不会相信。你若要别人不断的花钱，不但要让他花得愉快，而且还得让他有赚钱的时候。

蓝胡子一向是个有原则的人，这就是他的原则。

所以银钩赌坊并不是十二个时辰都在营业的，不到天黑，绝不开赌，未到天亮，赌已结束。白天是赚钱的时候，就该让别人去赚，晚上才有钱花。现在天还没有黑。

陆小凤穿过静寂的长巷，走进银钩赌坊时，赌台还没有开。

门却是开着的，天黑之前，本不会有人闯进来，这里的规矩熟客人都知道。

不熟的客人，这里根本不接待。

陆小凤推门走进去，刚脱下新买来的黑披风，摘下低压在眉毛上的大风帽，已有两条魁梧大汉走过来，挡住了他的路。

无论什么样的赌场里，一定都养着很多打手，银钩赌坊里的打手也不少，大牛和瞎子正是其中最可怕的两个。

瞎子其实并不是真的瞎子，正在用一双白多黑少的眼上上下下的打量着陆小凤，冷冷道：“这地方你来过没有？”

陆小凤道：“来过！”

瞎子道：“既然来过，就该知道这地方的规矩！”

陆小凤道：“赌坊也有规矩？”

瞎子道：“不但有规矩，而且比衙门里的规矩还大。”

陆小凤笑了。

大牛瞪眼道：“不到天黑，就算天王老子来，我们也一样要请他出去！”

陆小凤道：“难道我进来看看都不行！”

大牛道：“不行！”

陆小凤叹了口气，提着披风走出去，忽又转过身，道：“我敢赌五百两银子，赌你一定没法子举起这石蹬子来。”

门内走廊上，一边摆着四个石蹬子，分量的确不轻。

大牛冷笑着，用一只手就举起了一个。

这小子若不是力大如牛，别人怎么会叫他“大牛”？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苦笑道：“看样子这次是我输了，这五百两银子已经是你的！”

他居然真的拿出张五百两的银票，用两根手指拈着，送了过去。

五百两这数目并不小，两个人到杏花阁去喝酒，连酒带女人乐一夜，也用不了二十两。

大牛还在迟疑，瞎子已替他接了过来见了钱，连瞎子都开了眼。

银票当然是货真价实的。

瞎子脸上已露出笑容，道：“现在离天黑已不远，你到外面去转一转再回来，我可以替你找几个好脚，痛痛快快的赌一场！”

陆小凤微笑道：“我就在这里面转一转行不行？”

大牛抢着道：“不行！”

陆小凤沉下了脸，道：“既然不到天黑，绝不开赌，你刚才为什么要跟我赌？”

大牛道：“我没有！”

陆小凤冷冷道：“你若没有跟我赌，为什么收了我五百两银子？”

大牛急得涨红了脸，连脖子都粗了，却又偏偏没法子反驳。

讲理讲不过别人的时候，只有动拳头。

大牛的拳头刚握紧，忽然看见这个脸上好像有四条眉毛的小子，用手指在他刚放下的石蹬子上一戳，这石蹬子竟赫然多了一个洞。

他的脸立刻变得发青，握紧的拳头也已松开。

瞎子干咳了两声，用手肘轻轻撞了撞他，满脸堆欢，笑道：“现在反正已快天黑了，这位客人又是专程来的，咱们若真把人家赶出去，岂非显得太不够意思！”

大牛立刻点头，道：“反正这里既没有灌铅的骰子，也没有藏着光屁股的女人，咱们就让他到处看看也没关系！”

他看来虽然像是条笨牛，其实一点也不笨。

陆小凤又笑了，微笑着拍他的肩，道：“好，够朋友，赌完了我请你们到杏花阁喝酒去！”

杏花阁是城里最贵的妓院，气派却还是远不及这里大，布置也远不及这里华丽。

一眼看过去，这大厅里真是金碧辉煌，堂皇富丽，连烛台都是纯银的，在这种地方输了千儿八百两银子，没有人会觉得冤枉。

大厅里摆满了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赌桌，只要能说出名堂来的赌具，这里都有。

四面的墙壁粉刷得像雪洞一样，上面挂满了古今名家的字画。

最大的一幅山水，排在中堂，却是个无名小卒画的，把云雾凄迷的远山，画得就像是打翻了墨水缸一样。

这幅画若是排在别的地方，倒也罢了，排在这大厅里，和那些名家的杰作一比，实在是不堪入目，令人不敢领教。

陆小凤却好像对这幅画特别有兴趣，站在前面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居然看得舍不得走了。

大牛和瞎子对望了一眼，两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很奇怪。

瞎子两眼翻白，忽然道：“这幅画是我们老板以前那位大舅子画的，简直画得比我还糟，那边有幅江南第一才子唐解元的山水，那才叫山水！”

大牛立刻接着道：“我带你过去看看，你就知道这幅画简直是狗屁了！”

陆小凤道：“我宁可看狗屁！”

大牛道：“为什么？”

陆小凤笑了笑，道：“山水到处都是可看，狗屁却少见得很！”

大牛怔住，一张脸又急得通红。

人家看人家的狗屁，他着的什么急？

瞎子又悄悄向他打了个眼色，两个人悄悄转到陆小凤身后，忽然同时出手，一左一右，将陆小凤一下子挟了起来。

陆小凤居然完全不能反抗。

瞎子冷笑道：“这小子鬼鬼祟祟，一看就不是好东西，留他不得！”

大牛道；“对，咱们先请他出去，废了他一双手再说！”

两个人一击得手，洋洋得意，就好像老饕刚抓住条肥羊。

只可惜这条羊非但不肥，而且不是真的羊，却是条披着羊皮的老虎。

他们正想把陆小凤挟出去，忽然觉得这个人变得重逾千斤，他们自己的人反而被举了起来。

陆小凤双臂一振，“咚”的一声响，大牛的脑袋，就不偏不倚刚巧撞上了瞎子的脑袋，两个人的脑袋好像都不软。

所以两个人一下子就晕了过去。

陆小凤放下了这两个人，抬起头，又看了看墙上的山水，摇着头叹了口气，喃喃道：“你们说得不错，这幅画实在是狗屁！”

他忽然伸出手，把这幅一丈多长，四五尺宽的山水扯了下来，后面竟有个暗门。

陆小凤眼睛亮了，微笑着又道：“画虽然像狗屁，真正的狗屁，看来还在后面哩！”

开赌场当然是种不正当的职业，干这行的人，生活当然也很不正常，连吃饭睡觉的时候都跟别人完全不一样。

现在正是他们吃饭的时候，所以大厅里只有大牛和瞎子留守。

这两个人已倒了下去。

陆小凤搓了搓手，闭上了眼睛，用一根手指沿着墙上的门缝摸上去，上上下下摸了两遍，忽然用力一指，低喝道：“开！”

就像是奇迹一样，这道暗门果然开了，从门后面十来级石阶走下去，下面就是条地道！

地道里燃着灯。灯下又有道门，门边两条大汉，佩刀而立。

两个人眼睛发直，就像是木头人一样，陆小凤明明就站在他们面前，他们偏偏好像没看见。

陆小凤轻轻咳嗽了一声，这两个人居然也听不见。

只听“格”的一响，石阶上的暗门突然又关了起来。

陆小凤试探着往前走，这两条大汉既不动，也不喊，更没有阻拦。

他索性伸手去推门，居然立刻就推开了。

门里面灯火辉煌，坐着三个人，其中竟有两个是陆小凤认得的。

一个艳如桃李的绝色丽人，手托着香腮，坐在盛满了琥珀美酒的水晶樽旁，冷冷的看着陆小凤，冷冷说道：“你怎么直到现在才来？”

误闯秘窟

“ 这女人是座冰山，你若想去动她，小心手上生冻疮。 ”

琥珀色的酒，透明的水晶樽，轻飘飘的，苹果绿色的轻衫。

这冰山般的女人就坐在这里，就坐在方玉飞的正对面。

“ 冰山上很滑，你小心摔下来！ ”

方玉飞正在微笑，微笑着向陆小凤举杯。

陆小凤也笑了，大笑。

方玉飞道：“ 听说你很生气的时候也会笑！ ”

陆小凤笑个不停。

方玉飞的笑却已变成苦笑，道 :“ 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可是我劝过你！”

陆小凤笑道：“ 我记得的确有个朋友劝过我，劝我莫要爬冰山，我那个朋友叫方玉飞！ ”

方玉飞展颜道：“ 我知道你一定记得的！ ”

陆小凤道：“ 你知道？难道你真的就是那个方玉飞？ ”

方玉飞又叹了口气，苦笑道：“ 我本来也想扮成别人的，却又怕扮得不像！ ”

陆小凤道：“ 你至少可以扮成陆小凤！ ”

方玉飞脸色变了变，连苦笑都笑不出了。

陆小凤已转过头，微笑道：“ 你呢？你是不是那个冷若霜？ ”

方玉飞忽又抢着道：“ 她不姓冷！ ”

陆小凤道：“ 你知道她是谁？ ”

方玉飞道：“ 谁也没有我知道得清楚！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方玉飞道：“ 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

陆小凤道：“ 她就是你妹妹！ ”

方玉飞道：“ 她就是方玉香！ ”

陆小凤又笑了。

坐在他们兄妹之间的，是个穿着很讲究，神态很斯文，风度也很好的中年人，长得更是眉清目秀，唇红齿白，年轻的时候，一定有很多人会说他像女孩子，现在年纪虽然大了，陆小凤连是看他像是个女孩子。

这人也正在微笑。

陆小凤看着他，道，“ 既然她就是方玉番，你就应该是蓝胡子！ ”

蓝胡子道：“ 你有凤？ ”

陆小凤道：“ 没有！ ”

蓝胡子道：“ 陆小凤既然可以没有凤，蓝胡子当然也可以没有胡子！ ”

陆小凤盯着他看了半天，苦笑道：“ 你说得虽然有理，但我却还是想不通，像你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要叫蓝胡子？ ”

蓝胡子道：“ 开赌场并不是件容易的事，你若吃不住别人，别人就要来吃你，像我这样的人，本不该吃这行饭的。 ”

陆小凤道：“ 因为别人看你长得这么斯文秀气，一定就会认为你是好欺负的人，就想来吃你！ ”

蓝胡子点点头，叹道：“ 所以我只好想出个特别的法子！ ”

陆小凤道：“ 什么法子？ ”

蓝胡子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却转过头去，用长袖掩住了脸。

等他再回过头来时，一张脸已变了，变得青面獠牙，粗眉怒目，而且还多了一嘴大胡子，黑得发蓝的大胡子。

陆小凤怔了怔，忽然大笑，道：“现在我总算明白了，蓝胡子果然有两套，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蓝胡子笑了笑，道：“陆小凤果然是陆小凤，也没有让我失望！”

陆小凤道：“哦？”

蓝胡子道：“我们早就已算准，你迟早总会找到这里来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自己倒没有想到我能找到这里来！”

蓝胡子道：“可是你来了！”

陆小凤道：“那只不过因为我运气好，遇见了个会学狗叫的孩子！”

蓝胡子道：“会学狗叫的孩子很多！”

陆小凤道：“但有些人除了会学狗叫外，单凭一张嘴，就能发出各式各样的声音！”

蓝胡子又笑了笑，道：“我就知道一个人，甚至可以把流水的声音，车子过桥的声音，很多人买东西讨价还价的声音，都学得像真的一样！”

陆小凤道：“看来这个人不但会口技，还会腹语！”

蓝胡子笑道：“想不到你也是内行！”

陆小凤道：“一百样事里，有八十样我是内行，像我这样的人，本该发大财的，只可惜我有个毛病！”

蓝胡子道：“哦？”

陆小凤道：“我喜欢女人，尤其喜欢不该喜欢的女人。”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所以我虽然又聪明，又能干，却还是时常上当！”

蓝胡子微笑道：“没有上过女人当的男人，就根本还不能算是个真正的男人！”

陆小凤叹道：“就因为我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所以才会自告奋勇去做你老婆的护花使者，坐在马车里陪她兜圈子，还像个呆子一样，乖乖的让她蒙起眼睛！”

蓝胡子道；“那时你想不到她又把你带回这里？”

陆小凤道：“直到我遇见那孩子后，才想到我们经过的夜市和流水，全都在一个人的嘴里！”

蓝胡子笑道：“这人不但会口技，还会赶马车。”

陆小凤道：“那空房子里的声音，当然也是他装出来的！”

蓝胡子道：“不是！”

陆小凤怔了怔，道：“不是？空房子也能发出声音？”

蓝胡子道：“那空房子就在赌场下面，只要打开个通气孔，上面的声音就传了下来！”

陆小凤苦笑道：“难怪我一直想不通他是怎么走出那屋子的！”

蓝胡子道：“现在你当然已想到，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陆小凤道：“你们故意整得我晕头转向，让我自己也弄不清自己昨天晚上究竟在哪里，再冒充我去做案，让我来替你们背黑锅！”

蓝胡子道：“不对！”

陆小凤道：“真的不对？”

蓝胡子道：“我们并不想要你背黑锅，只不过想要你替我们去做一件事！”

方玉飞接着道：“ 只要这件事成功，我们不但立刻把你的冤枉洗清，而且随便你要什么都行！ ”

陆小凤冷笑道：“ 我要你做我的大舅子行不行？ ”

蓝胡子道：“ 行！ ”

他微笑着又道：“ 朋友如手足，妻子如衣服，衣服随时都可以换的！ ”

陆小凤道，“ 你换过几次？ ”

蓝胡子道：“ 只换过一次，用四个换了一个！ ”

陆小凤大笑，道：“ 想不到你这种人居然也会做蚀本生意！ ”

后面的壁架上摆着几卷画，蓝胡子抽出了一卷，交给陆小凤。

陆小凤道：“ 这是谁的画？ ”

蓝胡子道：“ 李神童！ ”

陆小凤道：“ 李神童是何许人也？ ”

蓝胡子道：“ 是我以前的小舅子！ ”

陆小凤本已接过了这幅画，立刻又推出去，道：“ 别人的画我都有兴趣，这位仁兄的画我却实在不敢领教。 ”

蓝胡子笑道：“ 但你却不妨打开来看看，无论多可怕的画，只看两眼也吓不死人的！ ”

陆小凤苦笑道：“ 我倒不怕被吓死，只怕被气死！ ”

他毕竟还是把卷画展开，上面画的居然是四个女人——

三个年轻的女人有的在摘花，有的在扑蝴蝶，还有个年纪比较大，样子很严肃的贵妇人，端端正正的坐在花棚下。好像在监视着他们。

蓝胡子道：“ 这四个女人本来都是我的妻子！ ”

陆小凤看了看画上的女人，又看了看方玉香，喃喃道：“ 原来你这趟生意做得也不蚀本！ ”

蓝胡子道：“ 我那小舅子天不怕，地不怕，就怕他姐姐，画这幅画时，当然不敢把他姐姐画得太难看，却把别人画得丑了些，只看这幅画，你就算找到她们，也未必能认得出来！ ”

陆小凤瞪眼道：“ 我为什么要去找她们？ ”

蓝胡子道：“ 因为我要你去找的！ ”

陆小凤道：“ 难道你想把自己不要的女人推给我？ ”

蓝胡子道：“ 我只不过要你去向她们讨回一件东西来！ ”

陆小凤道：“ 什么东西？ ”

蓝胡子道：“ 罗刹牌。 ”

陆小凤皱起了眉，连脸色都好像有点变了。

他没有见过罗刹牌，可是他也听说过。

罗刹牌是块玉牌，千年的古玉，据说几乎已能比得上秦王不惜以燕云十八城去换的和氏璧。

玉牌并不十分大，正面却刻着七十二天魔，三十六地煞，反面还刻着部梵经，从头到尾，据说竟有一千多字。

蓝胡子道：“ 这块玉牌不但本身已价值连城，还是西主魔教之宝，遍布天下的魔教弟子，看见这面玉牌，就如同看见教主亲临！ ”

陆小凤道：“ 我知道！ ”

蓝胡子道：“ 你当然知道！ ”

陆小凤道：“ 但我却不知道这块玉牌是怎么会到你手上的？ ”

蓝胡子道："有人输得脱底，把它押给了我，押了五十万两，一夜间又输得精光！"

陆小凤笑道："这人倒真能输！"

蓝胡子道："十三年来，在银钩赌坊里输得最多的人就是他！"

陆小凤道，"那时你还不知道他是谁？"

蓝胡子道："我只知道他姓玉，叫玉天宝，却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是西方玉罗刹的儿子！"

西方玉罗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是男是女？是丑是美？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

可是每个人都相信，近年来武林中最神秘，最可怕的人，无疑就是他！

他不但身世神秘，武功神秘，还创立了一个极神秘的，极可怕的教派西方魔教。

陆小凤道："当时他是一个人来的？"

蓝胡子道："不但是一个人来的，而且好像还是第一次来到中原！"

年轻人久居关外，又有谁不想来见识见识中原的花花世界。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也许就因为他是第一次来，所以一下子就掉了下去！"

蓝胡子道："我认出了他的来历后，本不敢接下他的玉牌，可是他却非要我收下不可！"

陆小凤道："他一定急着想要那五十万两银子作赌本。"

蓝胡子道："其实他并不是急着要翻本，他输得起！"

陆小凤道："喜欢赌的人，就是喜欢赌，输赢都没关系，可是没有赌本就赌不起来，有很多人为了找赌本，连老婆都可以押出去！"

蓝胡子道："只不过老婆可以不必赎，他这块玉牌却非赎回去不可，所以我收下他的玉牌后，真是胆战心惊，不知道该藏在哪里才好！"

陆小凤道："你藏在哪里了？"

蓝胡子道："本来是藏在我床底下的一个秘密钱柜里。"

陆小凤道："现在呢？"

蓝胡子叹了口气，道："现在已不见了！"

陆小凤道："你知道是谁拿走的？"

蓝胡子道："那铁柜外还有三道铁门，只有两个人能打得开！"

陆小凤道："除了你之外还有谁？"

蓝胡子道："李霞！"

陆小凤道："就是坐在花棚下看画的这个？"

蓝胡子冷笑，道："她嫁给我已十多年，我好像从来也没有看见她拿着一本书！"

陆小凤道："她嫁给你已十几年，你随随便便的就把她休了！"

蓝胡子道："我给了她们每个人五万两！"

陆小凤冷冷道："用五两银子，就买了一个女人十几年的青春，这生意倒做得！"

蓝胡子叹道："我也知道她们一定不满意，所以就……"

陆小凤道："就偷走了那块玉牌出气！"

蓝胡子苦笑道："可是她做得也未免太狠了些，她明明知道我若交不出

玉牌来，西方魔教门下的人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陆小凤道：“爱之深，恨之切，也许她就是想要你的命！”

蓝胡子道：“但我却并不想要她的命，我只想把玉牌要回来！”

陆小凤道：“你知道她的下落！”

蓝胡子道：“她已出关，本来好像还要往北走，不知为了什么，却在松花江上的拉哈苏附近停留了下来，好像准备在那里过冬。”

陆小凤道：“现在已是十月，你真的要我到万里之外，那个冷得可以把人鼻子都冻掉的鬼地方去找人？”

蓝胡子道：“你可以先找块羊皮来把鼻子盖住！”

陆小凤不说话了。

蓝胡子道：“你若有什么意见，也不妨说出来大家商量！”

陆小凤沉吟着，道：“我只有一句话要说！”

蓝胡子道：“只有一句话？”

陆小凤道：“这句话只有两个字！”

蓝胡子道：“两个字？”

陆小凤道：“再见！”

说完了这两个字，他站起来就走。

蓝胡子居然并没有阻拦他，反而微笑道：“你真的要走了？不送不送！”

他就算要送也来不及了”，陆小凤就像是只受了惊的兔子，早已蹿出了门。

门外的两条大汉还是木头人一样的站着，只听方玉飞在屋里叹息着道：“放着这么好的酒不喝就走了，实在可惜。”

方玉香冷冷道：“有的人天生贱骨头，敬酒不吃，偏偏要吃罚酒！”

陆小凤只有装作听不见。

这内个月来他惹的麻烦已太多，他决心要好好休养一阵子，绝不再管别人的闲事。

何况，欧阳情还在京城里，一面养伤，一面陪西门吹雪的新婚夫人生产。

他答应过她们，开始下雪的时候，他一定回京城去陪她们吃涮羊肉。

想到欧阳情那双脉脉含情的眼睛，他决定明天一早就动身回京城去。

十八级石阶，他三脚两步就跨了上去，上面的秘门虽然又关了起来，他有把握能打开。

“银钩赌坊……冰山美人……铁打的空屋子……西方玉罗刹……”

他决心把这些事都当做一场噩梦。

只可惜这些事全都不是梦。

他刚将秘门推开一线，就听见外面有人带着笑道：“你老人家要喝酒，要赌钱，都算我的！”

另一个人冷冷道：“算你的？你算什么东西？”

这人说话的声音生硬尖刻，自高自大，好像一开口就要骂人。

陆小凤叹了口气，连看都不必看，就已知道这人是谁但他却还是忍不住要看，用一根手指把门外排的那幅画拨开一点，就看见了那个衣服上绣着怪兽的绿袍老人，正背负着双手站在门口，目光炯炯，不停的东张西望。

在他后面陪着笑说话的，却是那平时官腔十足的杨捕头。

再往旁边看，另外两个绿袍老人也来了，脸色也是同样严肃冷漠，眼睛也同样亮得可怕，两边太阳穴高高凸起，就像是两个肉球一样，稍微有点眼

力的人一定都看得出，他们的内功都已深不可测。这三个老怪物是从哪里钻出来的？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轻轻的拉起门，一个跟头倒翻下石阶。

那两个木头人一样的大汉看着他走回来，眼睛里也仿佛有了笑意。

这次陆小凤好像根本没有看见他们，大摇大摆的走进去，大声道：“你们快准备酒吧，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人来了。”

酒早已准备好。

陆小凤一口气喝了十二杯，方家兄妹和蓝胡子就看着他喝。

“我们早就知道你会回来的！”

这句话他们并没有说出来，也不必说出来。

陆小凤又喝了三杯，才歇了口气，道：“够不够？”

蓝胡子笑了笑，道：“罚酒是不是真的比敬酒好喝？”

陆小凤也笑了笑；道：“只要是不花钱的酒都好喝！”

蓝胡子大笑，道：“那么我就再敬你十六杯！”

陆小凤道：“行！”

他居然真的又喝了十六杯，然后就一屁股坐在椅子上。两眼发直，直勾勾的瞪着蓝胡子，忽然道：“你真的怕西方玉罗刹？”

蓝胡子道：“真的！”

陆小凤道：“但你却有胆子杀玉天宝？”

蓝胡子道：“我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他并不是死在我手里的！”

陆小凤道：“真的不是？”

蓝胡子摇摇头，道：“但我却知道凶手是谁，只要你能替我找回罗刹牌，我就能替你找出这凶手来，交给岁寒三友！”

陆小凤道：“岁寒三友？是不是昆仑绝顶‘大光明镜’山天龙洞里的岁寒三友？”

蓝胡子道：“他们隐居在那里已二十年，想不到你居然也知道他们！”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也想不到他们居然还没有死！”

蓝胡子道：“你只怕更想不到他们现在都已是西方玉罗刹教中的护法长老！”

陆小凤叹道：“他居然能把这三个老怪物收伏，看来本事倒真不小！”

蓝胡子道：“幸好我还有个对付他的法子！”

陆小凤道：“什么法子？”

陆小凤道：“先找回罗刹牌还给他，再找出杀他儿子的凶手交给他，然后就躲得远远的，永远再也不去惹他。”

陆小凤苦笑道：“看来这只怕已经是唯一的法子了！”

蓝胡子道：“所以你最好乘着天还不太冷，赶快到‘拉哈苏’去！”

陆小凤道：“你能确定你那个李霞一定在那里！”

蓝胡子道：“她一定在！”

陆小凤道：“你怎么知道的！”

蓝胡子道：“我当然有法子知道！”

陆小凤道：“到了那里，我就一定能找得到她？”

蓝胡子道：“只要你肯去，就算找不到她，也有人会带你去找！”

陆小凤道：“什么人？”

蓝胡子道：“你一到那里，自然就有人会来跟你联络！”

陆小凤道：“ 谁？ ”

蓝胡子道：“ 你去了就会知道的！ ”

陆小凤道：“ 那三个老怪物堵在外面，我怎么出去？ ”

蓝胡子笑了笑，道：“ 狡兔三窟，这地方当然也不会只有一条出路！ ”

他转过身，扳开了后壁上的梨花门，就立刻又出现了个秘门。

陆小凤什么话都不再说，站起来就走。

蓝胡子道：“ 你也不必怕他们去追你，他们若知道你是去找罗刹牌的，绝不会碰你一根寒毛。 ”

陆小凤绕过桌子，从后面的秘门走出去，忽又回过头道：“ 我还有件事要问！ ”

蓝胡子在听。

陆小凤道：“ 玉天宝既然是西方玉罗刹的儿子，当然绝不会大笨！ ”

蓝胡子承认。

陆小凤道：“ 那么是谁赢了他那五十万两银子！ ”

方玉香道：“ 是我！ ”

陆小凤笑了。

方玉飞叹道：“ 只可惜来得容易，去得也快，不到两天，她又把那五十万两输了出去！ ”

陆小凤道：“ 输给了谁？ ”

蓝胡子道：“ 输给我！ ”

陆小凤大笑。

“ 这才叫龙配龙，凤配凤，赌鬼配赌鬼，臭虫配臭虫！ ”

他大笑着走出去，外面还有扇门，伸手去敲敲，“ 叮叮 ”的，果然是铁铸的。

再走过条地道，走上十来级石阶，就可以看见满天星光。

星光灿烂，夜已很深了。

一阵风吹过来，陆小凤忽然觉得很冷，因为他忽然想到了他马上就要去走那段遥远的路，想到了那冰封千年的松花江，想到了那冰上的拉哈苏。

他忽然觉得冷得要命。

现在还是秋天。

残秋。

飞来艳福

大家都知道陆小凤是个浪子。

流浪也是种疾病，就像是癌症一样，你想治好它固然不容易，想染上这种病也同样不容易。

所以无论谁都不会在一夜间忽然变成浪子，假如有人忽然变成浪子，一定有某种很特别的原因。

据说陆小凤在十七岁那年，就曾经遇到件让他几乎要去跳河的伤心事，他没有去跳河，只因为他已变成个浪子。

浪子是从来不会去跳河的除非那天河水碰巧很温暖，河里碰巧正有个很美丽的女孩子在洗澡，他又碰巧是个水性很好的人。

浪子们一向不愿意虐待自己，因为这世上唯一能照顾他们的人。就是他们自己。

陆小凤对自己一向照顾得很好，有车坐的时候，他绝不走路，有三两银子一天的客栈可以住，他绝不住二两九的。

天福客栈中“ 天 ”字号的几间上房，租金正是三两银子一天。

到天福客栈去住过的人，都认为这三两银子花得并不冤。

宽大舒服的床，干净的被单，柔软的鹅毛枕头，还随时供应洗澡的热水。

陆小凤正躺在床上，刚洗过个热水澡，吃了顿舒服的晚饭，还喝了两斤上好的竹叶青。

无论谁在这种情况下，唯一应该做的事，就是闭起眼睛来睡一觉。

他已闭上了眼睛，却偏偏睡不着，他有很多事要去想这件事其中好像还有些漏洞，可是他又偏偏想不出。

只要他一闭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两个女人。

一个女人穿着件轻飘飘的，苹果绿色的，柔软的丝袍，美丽的脸上完全不着一点脂粉，神情总是冷冰冰的，就像是座冰山。

另一个女人却像是春天的阳光，阳光下的泉水，又温柔、又妩媚、又撩人。

尤其是她那双眼睛，看着你的时候，好像一下子就能把你的魂魄勾过去。

陆小凤的魂还没有被勾去，只因为她根本没有正眼看过陆小凤。

可是陆小凤却一直在看着她，而且这两天来，几乎时时刻刻都能看到她。

因为她一直都跟在陆小凤后面，就好像有根看不见的线把她吊住了。

陆小凤盯过别人的梢，也被别人盯过梢，只不过同时居然有三拨人跟他的梢，这倒还是他平生第一次。

三拨人并不是三个人。

那春水般温柔的女孩子，只不过是其中之一第一拨只有她一个。

第二拨有就有五个，有高有矮，有老有少，骑着高头大马，佩着快剑长刀，一个个横眉怒眼，好像并不怕陆小凤知道。

陆小凤也只有装作不知道。

事实上，他的确也不知道这五个人是什么来历，为什么要盯他的梢。

第三拨人是三个戴着方巾，穿着儒服的老学究，坐着大车。跟着书童。还带着茶具酒壶。好像是特地出来游山玩水的，他一眼就认出了他们，无论他们打扮成什么样子，他都能认得出。

因为他们虽然能改变自己的穿着打扮，却没法子改变脸上那种冷漠傲

慢，不可一世的表情。
这三个老学究，当然就是今日的西方魔教护法长老，昔日昆仑绝顶“大光明镜”山天龙洞的“岁寒三友”。
陆小凤并不想避开他们，他们也只不过远远的在后面跟踪，并没有追上来。
因为蓝胡子已告诉过他们。
“这世上假如还有一个人能替你们找回罗刹牌，这个人就是陆小凤。”
陆小凤投宿在天福客栈，这三拨人是不是也在天福客栈住了下来？
他们对陆小凤究竟有什么打算？是不是准备在今天晚上动手？
陆小凤从心里叹了口气，他并不怕别人来找他的麻烦，可是就这么样眼睁睁的等着别人来找麻烦，滋味却不好受。
就在他叹气的时候，外面忽然有人敲门。来了！总算来了！来的是哪一拨？准备干什么？
陆小凤索性就躺在床上，非但没有动，连问都没有问，就大声道：“进来！”
门一推就开，进来的却是个提着水壶的店小二！
陆小凤虽然松了口气，却又觉得很失望。
他非但不怕别人来找麻烦，有时甚至很希望别人赶快来找麻烦。
店小二虽然说是来冲茶加水的，看起来却有点鬼鬼祟祟的样子，一面往茶壶里冲水，一面搭讪着道：“好冷的天气，简直就像是腊月一样！”
陆小凤看着他，早就算准了这小子必定还有下文。
店小二果然又接着道：“这么冷的天气，一个人睡觉实在睡不着！”
陆小凤笑了：“你是不是想替我找个女人，来陪我睡觉？”
店小二也笑了：“客官是不是想找个女人？”
陆小凤道：“女人我当然想要的，只不过也得看是什么样的女人？”
店小二眯着眼笑道：“别的女人我不敢说，可是这个女人，我保证客官你一定满意，因为……”
陆小凤道：“因为什么？”
店小二又笑了笑，笑得很暧昧，很神秘，压住了声音道：“这个女人不是本地货色，本来也不是干这行的，而且，除了客官你之外，她好像还不准备接别的客！”
陆小凤道：“难道还是她要你来找我的？”
店小二居然在点头。
陆小凤眼睛亮了，眼前仿佛又出现了那个春水般温柔的女人。
他没有猜错。
店小二带来的果然是她。
“这位是丁姑娘，丁香姨，这位是陆公子，你们两位多亲近亲近！”
店小二鬼鬼祟祟的笑着，蹑着脚尖溜了出去，还掩上了门。
丁香姨就站在灯下，垂着头，用一双温柔纤秀的手，弄着自己的衣角。
她不开口，陆小凤也不开口。
他决心要看看这个女人究竟想在他面前玩什么花样——他很快就看见了。
灯光朦胧，美人在灯下。
她还是没有开口，却忽然用两根手指轻轻一拉她的衣带。

衣带松开了，衣襟也松开了，那玉雪般的胸膛和嫣红的两点，就忽然出现在陆小凤面前。

陆小凤吓了一跳。

他实在想不到她的衣服只用一根带子系着，更想不到她衣服下面连一根带子都没有。

这种衣服实在比婴儿的尿布还容易脱下来。

于是刚才那风姿绰约，羞人答答的淑女：现在忽然间就变得像是个初生的婴儿一样，除了自己的皮肤外，身上几乎什么都没有。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你做别的事是不是也像这么干脆？”

丁香姨摇摇头，道：“ 我捉迷藏的时候就喜欢兜圈子。 ”

她微笑着，用一双天真无邪的眼睛直视着他：“ 但你却不是找我来捉迷藏的！”

陆小凤只有承认：“ 我不是！”

丁香姨嫣然道：“ 我也不是来陪你捉迷藏的！”

陆小凤苦笑道：“ 我看得出！”

丁香姨柔声道：“ 你既然知道我是来干什么的，我也知道你要的是什么，那未我们为什么还要像捉迷藏一样兜圈子？”

她笑得更妩媚，更迷人，只不过她身上最迷人的地方，却绝不是她的微笑，而是一些男人本不该去看，却偏偏要去看的地方。

陆小凤是男人。

他忽然发觉自己心跳己加快，呼吸已急促，连嘴里都在发干。

丁香姨显然已看出他身上这些变化，和另外一些更要命的变化。

“ 我看得出你已是个大男人，我知道你一定也不喜欢捉迷藏！”

她慢慢的走过来，忽然钻进了他的被窝，就像是一条鱼滑进水里那么轻巧，灵敏，自然。

可是她身子却不像鱼。

无论江里、河里、海里，都绝不会有一条鱼像她的身子这么光滑、柔软、温暖。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在心里骂了句：“ 他妈的！”

每当他发觉自己已不能抗拒某种诱惑时，他都会先骂自己一句。

然后也就已准备接受诱惑。

他的手已伸出去忽然间，“ 噗、噗、噗 ” 三声响，三枚金梭，三柄飞刀，三支神箭，同时从窗外飞入，往他们身上打了过来，来势又急又快。

丁香姨脸色变了，正准备大叫。

她还没有叫出来，这九件来势快如闪电的暗器，竟忽然又凭空落下，每件暗器都断成了两截。

丁香姨刚张开嘴，已怔住，突听“ 砰 ” 的一声，一个人手挥钢刀，破门而入。

这人劲装窄服，不但神情凶猛，动作也极票悍，显见是外家高手。

谁知刚冲进来，突然又凌空倒翻了出去，就像是有只看不见的手，从后面揪住了他的脖子。

接着，又是“ 砰 ” 的一声，窗户震开，一个人挥动着双刀，狂吼着从窗外飞入，又狂吼着从对面一扇窗户里飞了出去。“ 叭达 ” 一声，重重的摔在窗外的石板地上。

丁香姨眼睛都看直了，实在看不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这时，门外又有个人冲了进来，笔直冲到床头，手里一柄鬼头刀高高扬起，瞪着陆小凤，厉声道：“我宰了你这……”

这句话他只说了一半，手里的刀也没有砍下来，他自己反而倒了下去，四肢收缩，脸已发黑，又像是突然中了邪，在地上一弹一跳，忽然滚出门外。

满屋子刀剑暗器飞来飞去，好几个魁梧大汉跳进跳出，陆小凤居然好像没看见，居然还是躺在那里，动也不动。

一阵风吹过，被撞开的门忽又自动关上，被震开的窗户也关起。

陆小凤还是神色不变，好像早已算准了，就算天塌下来，也会有人替他撑住的。

丁香姨吃惊的看着他，慢慢的伸出手，摸了摸他的额角，又摸了摸他的心口。

陆小凤笑笑，道：“我还没有被吓死！”

丁香姨道：“你也没有病！”

丁香姨叹了口气，道：“那么你上辈子一定做了不少好事，所以才能逢凶化吉，遇难呈祥，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都有鬼神在暗中保护你！”

陆小凤道：“一点也不错，九天十地，诸神诸魔，都在暗中保护我！”

他露出了一口白牙，阴森森的笑着，虽然没有照镜子，他也知道自己的样子一定很阴险，几乎已变得和西方魔教中那些人同样阴险。

丁香姨却笑了，眨着眼笑道：“既然有鬼神保护你，我也不怕了，我们还是……”

她的手在被窝里伸了出来——

陆小凤就好像忽然触了电一样，吃惊的看着她：“经过了刚才的事，你还有兴趣？”

丁香姨媚笑着，用动作代替了回答。

就在这时，灯忽然灭了，屋子里一片黑暗。

在这么黑暗的屋子城，无论什么事都会发生的。

谁知道这屋子里将要发生什么事？

陆小凤睡得很甜，他已很久很久没有睡得这么甜了。

他不圣人。

她更不是。

等到他醒来时，枕上还留着余香，她的人却已不见了。

陆小凤睁着眼睛，看着屋顶，痴痴的发了半天怔：“她一路盯着我，难道只不过想跟我……”

他禁止自己再想下去，很久以前，他就已发誓绝不再自作多情，自我陶醉。

红日满窗，天气好得很。

天气好的时候，他心情总是会特别愉快，可是他一推开窗子，就看见了五件很不愉快的事。

他看见了五口棺材。

十个人，抬着五口崭新的棺材，穿过了外面的院子，抬出了大门。

棺材里躺着的，当然一定就是那五个骑着高头大马，在后面跟踪他的人。

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盯他的梢？为什么想要他的命？

陆小凤完全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五个人，一定是死在对面屋檐下那三个“老学究”手里的。

他也知道他们要保护的并不是他，而是他要去找回的那块白玉牌。

“这世上假如还有一个人能替你们找回罗刹牌，这个人一定就是陆小凤！”

对面的三个“老学究”正在冷冷的看着他，两个在喝茶，一个在喝酒，三个人的眼睛里都带着种比针锋还尖锐的讥诮之意，好像在告诉陆小凤：

“你要是找不回那块罗刹牌，我们还是一样可以随时杀了你！”

陆小凤关上窗子，才发现昨夜被打落在地上的暗器已不见了，只剩下八九块碎石。

丁香姨却又出现了。

她端着个热气腾腾的汤碗从门外走进来，看见陆小凤，脸上立刻露出天使般的甜笑，柔声道：“我算准了你这时候一定会醒的，特地到厨房去替你煮了碗鸡汤，快乘热喝下去！”

陆小凤完全没有反应。

丁香姨盯着他看了半天，又笑道：“你看见我好像很吃惊，是不是认为我本来已应该走了？”

陆小凤完全没有否认。

了香姨坐了下来，笑得更甜，用眼角瞟着他，道：“可是我还不想走，你说怎么办呢？”

她笑得仿佛很神秘，很奇怪。

陆小凤忽然想起来了，有些事做完了之后，是要付钱的。

可是同样的一件事，女孩子做完了之后，却可以等着别人付钱。

她盯了他两天，也许就因为早已看准了他是个出手大方的人，早已准备狠狠的敲他一杠子。

“幸好我没有自作多情，也没有自我陶醉！”

陆小凤笑了笑，对自己这种成熟的判断觉得很满意。

一个人对自己觉得满意的时候，对别人也会变得大方些的，何况陆小凤本来就不是个小气的人。

他身上好像还有四五张银票，好像都是一千两的，等他伸手进去时，才发现已只剩下两张，他还是抽出了一张，摆在丁香姨面前。

丁香姨看了看这张银票，又看了看他：“这是给我的？”

陆小凤点点头。

了香姨笑了，笑得更奇怪。

“难道她还嫌少？”

陆小凤立刻把最后一张银票也掏了出来，这已是他全部财产，用完了之后怎么办？他根本连想都没有去想过。

丁香姨又看了看这张银票，看了看他，忽然也从怀里掏出叠银票，每张都是一千两的，至少有四五十张。

陆小凤道：“这是给我的？”

丁香姨道：“全都给你！”

陆小凤怔住，脸上的表情，就好像一个人在打呵欠的时候，半空中忽然落下个肉包子，掉在他嘴里。

他这一生中，也不知遇见过多少凶险诡秘的事，却从来也没有像现在这么样吃惊过。

丁香姨忽又问道：“你知不知道‘吃软饭的’是什么意思？”

陆小凤摇摇头。

丁香姨道：“你知不知道这世上有最古老的赚钱法子？”

陆小凤点点头。

丁香姨道：“用这种法子赚钱的女人，通常都叫做婊子！”

陆小凤道，“用这种法子赚钱的男人，就叫做吃软饭的？”

丁香姨笑道：“我就知道你是个聪明的人，一点就透！”

陆小凤的脸居然红了，脸上的表情，又好像嘴里被人强迫塞进了个臭鸭蛋。

丁香姨看着他，吃吃的笑道：“我虽然长得不好看，可是也从来没有倒贴过小白脸！”

陆小凤现在绝不是小白脸，是大红脸。

丁香姨道：“何况，你虽然把我看成个婊子，我却知道你绝不是这种人！”

陆小凤松了口气，心里居然好像很感激。

丁香姨道：“这五万两银子，并不是我给你的！”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是谁给我的？”

丁香姨道：“是我表姐！”

陆小凤道：“你表姐是谁？”

丁香姨道：“我表姐就是蓝胡子的老婆，方玉飞的妹妹！”

陆小凤失声道：“方玉香？”

丁香姨笑道：“还有个名字，叫香香！”

陆小凤又怔住。

丁香姨道：“她知道你出手一向大方，生怕你路上没钱花，又怕你晚上睡不着，所以……”

她咬着嘴唇，用眼角瞟着陆小凤：“所以她就要我来陪你！”

陆小凤忽然冷笑，道：“她不是要你来监视我？”

了香姨叹了口气，道：“我就知道你一定误会她了，她表面上看来，虽然冷冰冰的，其实却是个很热心的人，尤其对你……”

陆小凤道：“对我怎么样？”

丁香姨又笑了笑，笑得更神秘：“你们两个在一辆黑黝黝的马车里泡了大半夜，她对你怎么样，你心里难道没有数？又何必来问我？”

陆小凤板着脸，不停的冷笑，但是也不知为了什么，心里却仿佛有点甜丝丝的，觉得很舒服。

就只这么点甜甜蜜蜜，舒舒服服的感觉，已是够让男人心甘情愿的把脖子往绳圈里套。

所以等到陆小凤走出天福客栈的时候，身上的银票已多了五十张，后面盯梢的人，却少了六个五个进了棺材，一个进了他的怀抱。

这两件事虽然都不是他故意造成的，可是他也没有想法子避免。

就像我们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一样，对自己有利的事，他总是不太愿意想法子去避免的。你有没有同时被九个人跟踪过？假如你有过，等到你发现九个已变成三个时，你就会知道那种感觉是多么轻松了。

只可惜这种轻松的感觉，陆小凤并没有能保持多久。

到了第二天，他就发现后面跟踪的人，又由三个变成了十个。

为了不想晚上失眠，陆小凤只有尽量不回头，尽量装作没有看见。

丁香姨却一直在不停的回头，从车后的小窗往外面瞧。
她终于忍不住问道：“后面那些人又是来跟踪你的？”
陆小凤满心不情愿的点了点头。
丁香姨道：“他们好像从昨天晚上就开始盯上你了！”
陆小凤道：“哦？”
丁香姨道：“你知不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陆小凤道：“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
丁香姨关起小窗，忽然钻进陆小凤怀里，小巧温暖的身子紧贴着他的胸膛，一双手却比冰还冷。
“我怕！”她紧紧抱着他。
“怕什么？”
“后面那七个人里，有‘缺了半边’的，样子长得好凶！”
“缺了半边是什么意思？”
缺了半边的意思，就是这个左眼己瞎了，左耳已不见，左手已变成个铁钩子，左腿也已变成本头的。
丁香姨道：“最可怕的，还是他没有缺的那半边！”
他右边的眼睛、鼻子、嘴，都是歪斜的，而且己扭曲变形。
丁香姨用力握着陆小风的手，道：“这个人看起来简直就像是个缩了水的布娃娃，又被人撕下了左边的一半！”
陆小凤道：“布娃娃？”
丁香姨道：“他年纪并不大，个子也很小，一张脸本来一定是圆圆的娃娃脸，可是现在……”
她没有说下去，她己看出陆小风眼睛里露出的憎恶之色，立刻改口问道：“你知道他是谁？”
陆小凤道：“嗯！”
丁香姨道：“你认识他？”
陆小凤摇摇头。
他好像很不愿意说起这个人，正如他也不愿意一脚踩在毒蛇上。
可是丁香姨却偏偏还要问：“可是你一定知道他是什么人？”
有种女人天生就喜欢追根究底，她若想知道一件事，你若不告诉她，她甚至可以不停的问你三天三夜。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他本来叫做‘阴阳童子’，遇见司空摘星后，才改了名字！”
丁香姨道：“改成什么名字？”
陆小凤道：“阴童子！”
丁香姨笑了，眨着眼笑道：“他本来叫阴阳童子，一定是因为他本来是个不男不女的阴阳人！”
陆小凤道：“嗯！”
丁香姨道：“可是司空摘星却将他男人那一半毁了，所以他就只能叫阴童了！
陆小凤道：“嗯，”
丁香姨道：“司空摘星为什么不索性杀了他？”
陆小凤道：“因为司空摘星一向很少杀人！”

丁香姨道：“是不是也因为司空摘星觉得他女人那一半并没有做什么坏事？”

陆小凤道：“嗯。”

丁香姨眼彼流动，悠然道：“我真想找个阴阳人来看看，我一直想不通他们长得竟究是什么样子？”

陆小凤道：“我也有件事想不通！”

丁香姨道：“什么事？”

陆小凤道：“你为什么从来也不会脸红呢？”

现在丁香姨的脸就很红，却并不是因为害羞，而是因为她刚洗个热水澡。

吉祥客栈的房间也是三两银子一天，也是不分昼夜都供应热水的。

她一只手挽着发髻，一只手拎着丝中，从走廊那边的浴室走过来，用屁股拱开了房门，娇笑着道：“这里的房间太贵了，生意也不好，外面一个人也没有，你也应该跟我一起去洗的！”

陆小凤没有听见。

他正在全神贯注的研究一只檀木箱子。

这口箱子就摆在他面前的方桌上，上面雕刻着很精致的花纹，还用金箔包着角，就像是富贵人家用来收藏珠宝的那种箱子一样。

丁香姨转回身，立刻也看见了这口箱子：“这是哪里来的？”

陆小凤道：“店小二送来的！”

丁香姨道：“是谁叫他送来的？”

陆小凤道：“不知道！”

丁香姨道：“箱子里有什么？”

陆小凤也不知道。

丁香姨走过来，道：“你为什么不打开来看看，难道你怕里面会钻出条毒蛇来？”

陆小凤道：“我只怕里面会钻出个女人来，像你一样的女人！”

丁香姨瞪了他一眼，又笑道：“我倒希望里面能有个男人钻了来，最好是像你一样的男人！”

她打开了箱子，脸上的笑容立刻冻结，整个人却吓呆木箱里装着的，竟是一百多颗白森森的牙齿，还有五根黑带子。

染着血的黑带子。以牙还牙，以血还血——

丁香姨牙齿开始打战之后，才能发出声音：“这……这是人的牙齿？”

陆小凤点点头，脸色看来也有点发白。

丁香姨道，“这五根黑带子又是什么意思？”

陆小凤道：“不知道！”

丁香姨叹了口气，道：“你好像什么事都不知道！”

陆小凤道：“我只知道一件事！”

丁香姨道：“你说！”

陆小凤道：“男人的事，女人最好不要多管，也不要多问！”

这次丁香姨居然很听话，居然乖乖的坐下来，而且闭上了嘴。

这只不过因为她的人已吓软了，等她稍微恢复了一点力气，立刻又说道：“今天在后面盯着你的那七个人，身上系的好像也是黑腰带！”

陆小凤板着脸，心里却也不能不佩服，她观察得实在很仔细。

女人好像天生就比男人更细心的，尤其是这种喜欢追根究底的女人。

丁香姨道：“今天这七个人，难道跟那天晚上死的五个人是一伙的？”

陆小凤看着她，忽然道：“你是不是决心要管我的事？”

丁香姨嫣然道：“你应该知道，至少我们已不是陌生人！”

陆小凤道：“那么你就该替我去做一件事？”

丁香姨道：“什么事？”

她的脸已因兴奋而发红，就像是个刚听见大人要带她去庙会的小女孩。

这是陆小凤第一次看见她脸红，他忽然发现她脸红的时候，那双狡黠迷人的眼睛，就会变得像小女孩子般天真无邪。

他盯着她足足看了半天，才想想现在已轮到他应该说话的时候。

现在他应该扮的是个狠心的角色，不应该盯着女孩子这么样看的。

所以他立刻清了清喉咙，月最冷静的声音道：“把这口箱子替我送到对面去！”

丁香姨叫了起来：“你说什么？”

陆小凤道：“我要你把这口箱子送到对面去，因为真正杀死这五个人的凶手，一定住在对面！”

丁香姨吃惊的看着他，脸色又变得像纸一样苍白。

陆小凤冷冷道：“你若连这点事都不敢做，凭什么去管别人的闲事！”

丁香姨咬了咬牙，跺了跺脚，“砰”的一声，把箱子关上，闭着眼睛拎了起来，头也不回的冲了出去。

陆小凤故意连看都不看她，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心肠确实比以前硬得多了，对一个像他这样的江湖浪子说来，这无疑是种好现象。

只可惜他心里还是有点难受。

叫一个女孩子拎着口装满了死人白牙的木箱去送给三个冷酷的凶手，毕竟还是件很残忍的事。

“但是我一定要让他们知道这件事！”他在心里安慰自己：“我只有让她去了，那三个老怪物自恃身份，总不会欺负一个女孩子！”

等到他的良心稍微觉得平安一点的时候，他才开始去想一些他早已应该想的事。这些人究竟跟我有什么深仇大怨？为什么要这样子苦苦追踪我，一定要置我于死地？为什么他们每个人身上都系着条黑带子？他们究竟属于哪一个秘密组织？

黑带子，黑腰带。

陆小凤垂下头，想看看自己的腰带是什么颜色？却先看见了脚上穿的一双白袜子。

他立刻就联想到红鞋子，青衣楼。

只不过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现在看起来好像也变得很平淡了。

现在最可怕的，还是黑带子。

连阴童子这种人都已投入他们属下，可见他们这组织一定很严密，很可怕。

陆小凤正在搜索忘记，想找出这个组织的来历，丁香姨已回来了，空着手回来的。

“箱子已送过去了？”

“他们说了什么？”

“什么都没有说！”丁香姨还是板着脸：“因为他们的人根本不在，我就把箱子交给了他们的书童！”

“书童也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丁香姨摇摇头，忽然冷笑道：“不管你把箱子送到哪里去，那个阴阳人还是会来找你的！”

陆小凤道：“他绝不会来找我！”

丁香姨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我现在就要先去找他了！”

丁香姨吃了一惊，虽然还想作出生气的样子，眼睛里却已露出关切之色：“你知不知道他们有几个人？”

陆小凤道：“七个。”

丁香姨道：“你知不知道七个人就有十四只手？”

陆小凤道：“我算得出！”

了香姨道：“但是你却只有一双手！”

陆小凤笑了笑，道：“是一两金子值钱？还是一斤铁值钱？”

丁香姨道：“当然是金子！”

陆小凤淡淡道：“所以一双手有时候也同样比十四只手有用！”

丁香姨看着他转身走出去，已走到门口，忽然又问道：“你有没有把握活着回来？”

陆小凤笑笑。

丁香姨道：“你有几成把握？”

陆小凤忍不住回过头，道：“你为什么要问得这么清楚？”

丁香姨板着脸，冷冷道：“你若是连一半的把握都没有，就不如先把那些银票留下来，我就算要做寡妇，也得做个有钱的寡妇！”

陆小凤看着她，看了半天，慢慢的掏出银票，放在桌上，忽然笑了笑，道：“你放心，你这辈子都绝不会做寡妇的！”

丁香姨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我保证世上绝没有人敢娶你做老婆。”

陆小凤已走了，就像是去散步一样，连衣襟都没有揽，就随随便便的走了出去。

可是他为什么要把银票留下来？是不是因为他并没有十分把握能活着回来？

那个阴童子究竟是个多么可怕的人？

丁香姨看着桌上的银票，忽然叹了口气，喃喃道：“你若不回来，我虽然不会做寡妇，有人却要做鳏夫了。”

醋海兴波

吉祥客栈的院落有四重，阴童子他们，好像是住在第四重院子里，把整个一个跨院都包了下来。

陆小凤刚才好像还听见那边有女子的调笑歌唱声，现在却已听不见。

他从后面的偏门绕过去，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这地方的生意看来确实不好。

院子里虽然还亮着灯，却连一点呼吸咳嗽声都听不见。

他们的人难道也不在？

陆小凤脚尖一垫，就蹿上了短墙。灯光照着窗户，窗上也看不见人影。

院子里仿佛还留着女人脂粉和酒肉的香气，就在片刻前，这院子里还有过欢会，有些人无论在干什么的时候，都少不了酒和女人。

可是现在他们的人呢？

一阵风吹过来，陆小凤忽然皱了皱眉，风中除了酒肉香和脂粉香之外，好像还有种很特别的气味一种通常只有在屠宰场才能嗅到的气味。

他故意弄出了一点声音，屋子还是没有动静，他正在迟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闯进去，却忽然听见了一声惨呼。

呼声尖锐刺耳，听来几乎不像是人的声音。

假如你一定要说这呼声是人发出的，那么这个人就一定是残废的怪物。

陆小凤立刻就想起了那个“缺了半边”的人难道“岁寒三友”又比他快了一步？

他掠过屋脊，身形如轻烟，呼声是从后面传来的，后面的两间屋子，灯光远比前面暗淡，两扇窗户和一扇门却都是虚掩着的。

血腥气更浓了。

陆小凤飞身掠过去，在门外骤然停下，用两根手指轻轻推开了门。

门里立刻有人狞笑道：“果然来了，我就知道箱子一送去，你就会来的，快请进来。”

陆小凤没有进去。

他并非不敢进去，而是不忍进去。

屋子里的情况，远比屠宰场更可怕，更令人作呕。

三个发育还没有完全成熟的少女，白羊般斜挂在床边，苍白苗条的身子，还在流着血，沿着柔软的双腿滴在地上。

一个缺了半边的人，正恶魔般箕踞在床头，手里提着把解腕尖刀，刀尖也在滴着血。

“进来！”他的声音尖锐刺耳如夜枭：“我叫你进来，你就得赶快进来，否则我就先把这三个臭丫头大卸八块。”

陆小凤紧紧咬着牙，勉强忍住呕吐，呕吐通常都会令人软弱。

阴童子狞笑道：“这三个臭女人虽然跟你没有关系，可惜你却偏偏是个怜香惜玉的人，绝不忍看着她们死在你面前的。”

这恶毒的怪物确实抓住了陆小凤的弱点，陆小凤的心已在往下沉。

他的确不忍。

他的心远不如他自己想像中那么硬，就算明知这三个女孩子迟早总难免一死，他也还是不忍眼看着她们死在自己面前。

他只硬着头皮走进去。

阴童子大笑，道：“我们本来并不想杀你的，但你却不该笑声骤然停顿，三点寒星破窗而入，光芒一闪，已钉人了少女们的咽喉。

阴童子狂吼着飞扑而起，并不是扑向陆小凤，而是要去追窗外那个放暗器的人。

可是陆小凤已不让他走了。

少女们已死，陆小凤已不再顾忌，他还要往哪里走！

阴童子凌空翻身，左手的铁钩往梁上一挂，整个人忽然陀螺般旋转起来，一条假腿夹带着凌厉的风声，赫然也是精铁铸造的。

这种怪异奇诡的招式一使出来，无论谁也休想能近他的身。

陆小凤也不能，只有眼睁睁的看着他旋转不停，突然间，铁钩一松，他的人竟借着这旋转之力，急箭般射出了窗户。

他不求制人，只求脱身，显然还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绝不是陆小凤对手。

只可惜他还是低估了陆小凤。

他的人飞出去，陆小凤的手忽然抬起，伸出两根手指轻轻一点。

只听“叮”的一声响，他的人已重重摔在窗外，铁脚着地，火星四溅。

陆小凤并没有制他于死地，只不过以闪电般的手法，点了他的穴道，正想跟出去，追查他的来历和来意。

院子里却又有寒芒一闪，钉入了阴童子的咽喉。

“什么人？”

夜色沉沉，星月无光，哪里看得见人影，既然看不见，又怎么能去追？

陆小凤叹了口气，喃喃道：“幸好他们来了七个人，还剩下六个活口。”

这句话刚说完，他身后就已有人冷冷道：“只可惜现在已连半个活口都没有了。”

说话的只有一个人，地上却有三条人影，被窗里的灯光拖得长长的。

“岁寒三友”。

陆小凤慢慢的转过身，苦笑道：“另外的六个人已经不是活口？”

老人冷冷道：“他们还活着，你刚才只怕就没有那么容易走出这屋子。”

另外那六个人，想必一定是在四面黑暗中埋伏着，等着陆小凤自投罗网，却想不到无声无息的就在黑暗中送了命。

这六个人无疑都是高手，要杀他们也许不难，要无声无息的同时杀了他们，就绝不是件容易事了。

岁寒三友武功之高，出手之狠毒准确，实在已骇人听闻。

陆小凤叹了口气，在心里警告自己，不管怎么样，都不能轻举亡动。

这老人手里居然还带着个酒杯，杯中居然还有酒，除了岁寒三友中的孤松先生外，只用一只手就能杀人于刹那间的，天下还有几人？

孤松先生浅浅的啜了口酒，冷笑道：“我们本想留下这半个活口的，只可惜你虽有杀人的手段，却没有救人的本事。”

陆小凤道：“刚才不是你们出手的？”

孤松先生傲然道：“像这样的烂铜废铁，老夫已有多年未曾出手。”

钉在阴童子咽喉上的暗器，是一根打造得极精巧的三棱透骨钉，少女们也同样是死在这种钉下的，就在这片刻间，他们的脸已发黑，身子已开始收缩，钉上显然还淬着见血封喉的剧毒。

陆小凤也知道这些暗器绝不是岁寒三友用的。

一个人若是已有了百步飞花，摘叶伤人的内力，随随便便用几块碎石头，也能凭空击断别人的弯箭飞刀，就绝不会再用这种歹毒的暗器。

他不能不问一问，只因为他实在想不出这是谁下的毒手？

孤松先生冷冷的打量着他，道：“我久闻你是后起一辈的高手中，最精明厉害的人物，但是我却一点也看不出。”

陆小凤忽然笑了，道：“有时我照镜子的时候，也总是对自己觉得很失望。”

孤松先生道：“但是这一路上你最好还是小心谨慎些，多加保重。”

陆小凤道：“因为我还没有找到你们的罗杀牌，还死不得。”

孤松先生又冷笑了一声，长袖忽然卷起，只听“呼”的一声，院子里树影婆娑，秋叶飞舞，他们三个人都已不见了。

绝顶高明的轻功，绝顶难缠的脾气，无论谁有了这么样三个对头，心里都不会太愉快的。

陆小风用两根手指夹住了一片落叶，看了看，又放下去，喃喃道：“叶子己枯透了，再往北走两天，就要下雪了，不怕冷的人尽管跟着我来吧。”

屋子里还有灯。

他刚才临走的时候，灯光本来很亮，现在却已黯淡了很多。

门还是像他刚才走的时候那么样虚掩着，他忽然想到了一个他从来没有想到过的问题：“她是不是还在等我？”

他本来只希望丁香姨赶快走的，走得越快越好，但是现在她如果真的走了，他心里一定会觉得不太好受。

不管怎么样，假如你知道有个人在你的屋子里等着你，那么你心里总会有种温暖的感觉，这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孤独的猎人，在寒冷的冬天回去时，发现家里已有人为他生起了火，他已不再寒冷寂寞。

只有陆小凤这样的浪子，才能了解这种感觉是多么珍贵。

所以他推开门的时候，心里居然有点紧张。

这种时候，这种心情，他实在不愿一个人走入一间冷冰冰的空屋子。

屋子里有人，人还没有走。

她背对着门，坐在灯下，乌黑柔软的长发披散在肩上。

她正在用一把乌木梳子，慢慢的梳着头女人为什么总喜欢用梳头来打发寂寞的时刻？

看见了她，陆小凤忽然觉得连灯光都亮得多了。

不管怎么样，有个人陪着总是好的，他忽然发现自己年纪越大，反而越不能忍受孤独。

可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心里的感觉表现出来，只不过淡淡的说了句：“我总算活着回来了。”

“嗯。”她没有回头。

陆小凤道：“我还没有死，你也没有走，看来我们两个人好像还没有到分手的时候。”

她还是没有回头，轻轻道：“你是不是希望我永远也不要跟你分手？

陆小凤没有回答。

他忽然发觉这个坐在他屋子里梳头的女人，并不是丁香姨。

她仿佛在冷笑，拿着梳子的手，白得就像是透明的，指甲留得很长。

她还是在梳着头，越来越用力，竟好像要拿自己的头发来出气。

陆小凤眼睛亮了，失声道：“是你？”
她冷笑着道：“你想不到是我？”
陆小凤承认。
“我实在想不到。”
“我也想不到你居然真的是个多情种子，见一个爱一个。”
她终于回过头，苍白的脸，挺直的鼻子，眼睛亮如秋夜的寒星。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这次我并没有想去爬冰山，冰山难道反而想来爬我？”
假如方玉香真的是座冰山，那么冰山就一定也有脸红的时候。
现在她脸已红了，用一双大眼睛狠狠的瞪着陆小凤，狠狠道：“你是不是从来都不会说人话的。”
陆小凤笑了笑，道：“偶尔也会说两句，却只有在看见人的时候才会说。”难道我不是人？
这句话她当然不会说出来，她的眼睛当然瞪得更大。
陆小凤又笑了笑，道：“前两天我还听人说，你的样子看来虽凶，其实却是个很热情的人，只可惜我随便怎么看都看不出。”
方玉香道：“有人说我很热情？”
陆小凤道：“嗯。”
方玉香道：“是谁说的？”
陆小凤道：“你应该知道是谁说的。”
方玉香冷笑道：“是不是我那位多情的小表妹丁香姨？”
陆小凤轻轻咳嗽了两声，算做回答，他忽然发觉自己的脸好像也有点红。
他的心实在没有他自己想象中那么黑，脸皮也没有他自己想象中那么厚，只要做了一点点亏心事，还是会脸红的。
方玉香冷冷的看着他，又问道：“这两天，她想必都跟你在一起。”
陆小凤只有承认。
方玉香道：“现在她的人呢？”
陆小凤怔了怔，道：“你也不知道她的人到哪里去了？”
方玉香道：“我刚来，我怎么会知道。”
陆小凤叹道：“也许她生怕我回来时，也变成了个缺鼻子少眼睛的怪物，不忍心看着我那种样子，所以只好走了。”
方玉香冷冷道：“她的确是个心肠很软的女人，杀人的时候，眼睛也总是闭着的。”
外面忽然有个人吃吃的笑道：“果然还是大表姐了解我，就因为我上次杀人的时候眼睛是闭着的，所以弄得一身都是血。”
银铃般的笑声中，丁香姨已像是只轻盈的燕子般飞了进来。
她的笑声虽甜美，样子却仿佛有点狼狈，连衣襟都被撕破了，看来又像是刚被猎人弹弓打中尾巴的燕子。
方玉香却板着脸道：“想不到你居然还会回来。”
丁香姨笑道：“知道大表姐在这里，我当然非回来不可。”
方玉香也笑了，笑得也很甜：“有时候我虽然会生你的气，可是我也知道，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我的好表妹，还是对我最好的。”
丁香姨道：“只可惜我们见面的机会总是不多，你总是喜欢跟大表哥在一起，总是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的抛在一边。”

方玉香笑得更甜："你嘴上说得虽好听，其实我又不是不知道，你早就把我们忘得干干净净。"

丁香姨道："谁说的。"

方玉香微笑着瞟了陆小凤一眼，道："你们两个在一起亲热的时候，难道还会记得我们。"

两个人都笑得那么甜，那么好听，陆小凤却越看越不对劲。

就在这银铃般的笑声中，突听"格"的一响，方玉香手里的梳子，竟忽然变成了一排连珠怒箭一把梳子至少有四五十根梳齿，就像是四五十根利箭，暴雨般向丁香姨打了过去。

丁香姨手里，也突然射出了七点寒星，打的是方玉香前胸七处要穴。

两个人这一出手，竟然全都是致命的杀手，都想在这一瞬间就奖对方置之于死地。两个人都没有闭上眼睛，陆小凤却闭上了眼睛。

等张开眼睛的时候，只看见对面的墙上钉着七点寒星，方玉香的人已倒在床上，丁香姨的人却已远在七八丈外。

只听她的声音远远从黑暗中传来，声音中充满了怨恨："你记着，我饶不了你的。"

这句话刚说完，她的声音就变成了一声惊呼。惊呼突又断绝，就连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了。

秋雾己散开，雾没有声音，风还在吹，也听不见风声。

大地一片静寂。

方玉香还是动也不动的躺在床上，甚至连呼吸声都听不见。

陆小凤坐下来，看着她，看着她的胸膛。

她的胸膛成熟而坚挺。

陆小凤忽然笑了笑，道："我知道你还没有死。"

死人的胸膛绝不会像她这么样诱人，但她却还是像死人般全无反应。

陆小凤盯着她看了半天，忽又站起来，走过去，往她身边一躺。

然后他就像是也变成了个死人，另外一个死人却复活了。

她的手在动，腿也在动。

陆小凤不动。

方玉香忽然"噗哧"一笑，道："我知道你也没有死。"

陆小凤终于有了反应他抓住了她那只一直在动的手。

方玉香道："你怕什么？我又不是蓝胡子明媒正娶的老婆，你又不是他的朋友。"

她又笑了笑，道："难道你怕的是丁香姨？这次我可以保证她绝不会回来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他知道丁香姨这次如果还会回来，才真的可能已变成个缺鼻子少眼睛怪物。

可是他并不太难受，因为他已看出钉在墙上的那七颗寒星，正是三棱透骨钉。

他忽然问道："她来找我，是不是你叫她来的？"

万玉香道："我跟你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害你？"

陆小凤道："害我？"

方玉香道："现在她就像是座随时都可能爆炸的火山，无论跟着谁，那个人都随时可能被她害死。"

陆小凤苦笑，道：“看来我的运气倒真不错，遇见了两个女人，一个是冰山，一个是火山。”

方玉香道：“火山比冰山危险多了，尤其是身上藏着三十万两黄金的火山。”

陆小凤道：“三十万两黄金？哪里来的这么多黄金？”

方玉香道：“偷来的。”

陆小凤道：“哪里有这么多黄金给她偷？”

方玉香道：“黑虎堂的财库里。”

陆小凤长长的吸了口气，喃喃道：“黑虎堂，黑带子……”

方玉香道：“不错，黑虎堂里的香主舵主们，身上都系着条黑带子。”

黑虎堂虽然是江湖中一个新起的帮派，可是它组织之严密，势力之庞大，据说已超过昔年的青衣楼，财力之雄厚，更连丐帮和点苍都比不上。丐帮一向是江湖中第一大帮，点苍门下都是富家子弟，山中还产金沙，所以这两个帮派，一向是最有钱的。

但是黑虎堂却更有钱。

有钱能使鬼推磨，黑虎堂之所以能迅速崛起，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陆小凤道：“据说黑虎堂最可怕的一点就是钱多，财库自然是他们的根本重地，自然防守得很严密。”

方玉香道：“想必是的。”

陆小凤道：“这两天我又发现，黑虎堂网罗的高手，远比我以前想象中还要多，丁香姨有什么本事，能盗空他们的财库？”

方玉香道：“也许她只有一点本事，可是只凭这一点本事就已足够了。”

陆小凤道：“哦？”

方玉香道：“黑虎堂的堂主是什么人？”

陆小凤道：“飞天玉虎。”

方玉香道：“她就是‘飞天玉虎，的老婆。”

陆小凤怔住。

方王香道：“据说飞天玉虎最近都不在本堂，所以丁香姨就乘机席卷了黑虎堂的财库，跟飞天玉虎的一个书童私奔了。”

她笑了笑，又道：“其实你也用不着太吃惊，席卷了丈夫的细软，和小白脸私奔的女人，她又不是第一个，也绝不会是最后一个。”

陆小凤终于叹了口气，道：“看来这位小白脸的本事倒真不小，居然能叫她冒这种险。”

方玉香笑道：“你是不是在吃醋。”

陆小凤板起脸，冷冷道：“我只不过想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而已。”

方玉香道：“只可惜现在你已看不见他了。”

陆小凤道：“为什么？”

方玉香道：“因为他已被廖氏五雄大卸了八块，装进箱子，运回了黑虎堂。”

廖氏五雄当然就是第一次在后面盯梢的那五个人。

陆小凤直到现在才明白，他们跟踪的并不是他，而是丁香姨。

方玉香道：“小白脸死了后，她才知道黑虎堂还是追上了她，她才害怕了，所以……”

陆小凤道：“所以她才找上了我。”

方玉香道：“江湖中人人都知道，长着四条盾毛的陆小凤是千万惹不得的，连皇帝老子都跟他有交情，连白云城主和严独鹤都栽在他手里，她有了个这么样的大镖客，黑虎堂当然不敢轻举妄动了。”

陆小凤道：“但他们一定还是想不到，还有三位更厉害的大镖客在保护我。”

方玉香道：“所以他们来了十三个人，已死了十二个。”

陆小凤道：“还有一个是谁？”

方玉香道：“飞天玉虎。”

陆小凤动容道：“他也来了？在哪里？”

方玉香道：“刚才好像还在外面的，现在想必已回去了。”

陆小凤道：“为什么？”

方玉香道：“因为现在他一定已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他做事一向恩怨分明，也知道你只不过是被丁香姨利用的傀儡而已，绝不会来找你的。”

陆小凤冷冷道：“所以我已经可以放心了，因为飞天玉虎的武功大高，本事太大，他若是找上了我，我就死定了。”

方玉香嫣然道：“我知道你当然不怕他，只不过这种麻烦事，能避免总是好的。”

陆小凤转过头，盯着她，忽又问道：“你对黑虎堂的事，好像比丁香姨还清楚。”

方玉香叹了口气，道：“老实说，丁香姨认得他，本是我介绍的，所以她做了这种对不起人的事，我也觉得脸上无光。”

陆小凤道：“就因为他没有娶你，却娶了丁香姨，所以你一气之下，才会拚命去赌，才会嫁给蓝胡子。”

方玉香点了点头，轻轻的说道：“所以我跟蓝胡子之间并没有感情，我实在后悔，为什么要嫁给这样一个开赌场的人。”

无论男人女人，失恋了之后，不是去喝个痛快，就会去赌个痛快，然后再随随便便找个对象，等到清醒时，后悔总是已来不及了。

这是个悲惨的故事，却也是个平凡的故事。

男人在外面的事大忙，女人守不住寂寞，就会偷汉子，甚至私奔。

这种事也很平常。

丁香姨生怕陆小风知道真相后会不理她，所以不让阴童子有说话的机会，所以就先下手为强，杀人灭口。

她看见方玉香来了，本来想溜的，可是一走出去，就发现了飞天玉虎的踪迹，所以只好再回来，想不到却又被方玉香逼了出去。

这些问题，也都有了很合理的解释。

但陆小凤却还是不满意，也不知为了什么，他总觉得这其中一定还有些他不知道的阴谋和秘密。

“据说飞天玉虎也是个很神秘的人，从来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

一个秘密组织的首领，总是要保持他的神秘，才能活得比较长些。

陆小凤道：“只不过你当然是例外，你一定见过他的。”

方玉香承认：“我见过他很多次。”

陆小凤道：“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方玉香道：“近来有很多人都认为，江湖中最神秘，最可怕的两个人，就是西北双玉。”西方一玉，北方一玉，遇见双玉，大势己去。

方玉香道：“他既然能跟西方玉罗刹齐名，当然也是个心狠手辣，精明厉害的角色。”

陆小凤道：“他长得什么样子？”

方玉香道：“他虽然己有四十多了，看来却只有三十六七，个子很矮小，两只眼睛就像是猎头鹰一样。”

陆小凤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名字？”

方玉香道：“不知道。”

陆小凤道：“你也不知道？”

方玉香道：“他好像也有段很辛酸的往事，所以从来不愿在别人面前提起自己的姓名来历，连我也不例外。”

她的手忽然又开始在动。

陆小凤不动。

方玉香柔声道：“现在你什么都明白了，你还怕什么？”

陆小凤没有反应。

方玉香道：“夜已经这么深了，外面的风又那么大，你难道忍心把我赶出去。”

她的声音既娇媚，又动人，她的手更要命。

陆小凤终于叹了口气，道：“我当然不会把你赶出去，可是我……”

方玉香道：“你怎么样？”

陆小凤又按住了她的手，道：“我只不过要先弄清楚一件事。”

方玉香道：“什么事？”

陆小凤道：“丁香姨到我这里来，是为了要我做她的挡箭牌，你呢？”

方玉香道：“难道你认这我也想利用你？”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我也希望你是因为看上了我才来的，只可惜这种想法，我就算喝了三十斤酒都不会相信。”

方玉香道：“因为你不是个自作多情的人？”

陆小凤苦笑道：“我以前是的，所以我能活到现在，实在不容易。”

方玉香也叹了口气，道：“你一定要我说实话，我就说。我到这里来，本来是为了要跟你谈交易。”

陆小凤道：“什么交易？”

方玉香：“用我的人，换你的罗刹牌，我先把人交给你，你找到罗刹牌，也得交给我。”

她笑了笑，又道：“我是蓝胡子的老婆，你找罗刹牌交给我，也算交了差，所以你一点也不吃亏。”

陆小凤道：“我若找不到呢？”

方玉香道：“那也是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绝不会怪你。”

她的声音更娇，更动人：“夜已经这么深了，外面的风又这么大，反正我也不敢出去。”

他居然真的站起来，头也不回的走出了门，只听“哗啦啦”一声响，那张又宽，又结实的木板床，竟忽然塌了下来。

陆小凤笑了。

听见方玉香的大骂声，他笑得更愉快：“你不让我好好睡觉，我也不会让你好好睡的。

他不是圣人，也不是君子。

幸好他是陆小凤，独一无二的陆小凤。

有谁能想得到这一夜他睡在哪里？”

他是睡在屋顶上的，所以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他的人几乎已被风吹干了，吹成了一只风鸡。看来一个人有时候还是应该自作多情些，日子也会好过些。

他叹息着，费了好大力气，才把手脚活动开，幸好方玉香已走了谁也没法子能在一张已被压得七零八碎的床上睡一夜。

谁也不会想到要到屋顶上去找他出气，所以这口冤气只有出在他的衣服上。

他想多穿件衣服时，才发现所有的衣服也都被撕得七零八碎，唯一完整的一件长衫上，也被人用丁香姨留下的胭脂写了几行字：“陆小凤，你的胆子简直比小鸡还小，你为什么不改个名字，叫陆小鸡？”

陆小凤笑了。

“我就算是鸡，也绝不是小鸡。”他摸了摸自己已经被吹干了的脸：“我至少也应该是只凤鸡。”风鸡的滋味很不错。

除了风鸡外，还有一碟腊肉，一碟炒蛋，一碟用上好酱油泡成的腌黄瓜。

陆小凤足足喝了四大碗又香又热的粳米粥，才肯放下筷子，现在他的身上虽然还有点酸疼，心里却愉快极了。

只可惜他的愉快总是不太长久的。

他正想再装第五碗粥的时候，外面忽然有个人送了封信来。

信纸很考究，字也写得很秀气：“那骚狐狸走了没有？我不敢找你，你敢不敢来找我？不敢来的是龟孙子。”

送信的人，陆小凤认得是店里的伙计，看这封信的口气，陆小凤当然也看得出是丁香姨的口气。她难道还没有死？

“这位丁姑娘，就是昨天跟客官你一起来的那位丁姑娘。”她居然真的还没有死。

陆小凤好像已把身上的酸疼全部忘得于干净净，就像是个忽然听见谭叫天在外面唱戏迷一样，忽然跳了起来：“她的人在哪里？你快带我去。不去的是龟孙子的孙子。”

门是虚掩着的。

推开门，就可以嗅到一阵阵比桂花还香的香气。

屋子里没有桂花，却有个人，人躺在床上。

陆小凤并不是第一次嗅到这种香气。这正是丁香姨身上的香气。

丁香姨的确很香。

躺在床上的人，也正是个很香的人。

阳光照在窗户上，屋子里幽雅而安静，充满了一种令人从心里觉得喜悦的温暖。

她躺在一张宽大柔软的床上，盖着条绣着戏水鸳鸯的棉被。

鲜红的被面，翠绿的鸳鸯，她的脸色嫣红，头发漆黑光亮，显见是刚刚特意修饰过的。

女为悦已者容，她正在等着他。

陆小凤心里忽然又有了那种温暖的感觉，却故意板着脸，道：“你找我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把那五万两银子还给我？”

丁香姨也故意闭着眼睛，不理他。

陆小凤冷笑道：“ 一个人若是有了三十万两黄金，还要五万两银子干什么？ ”

丁香姨还是不理他，可是紧闭的眼睛里，却忽然有两行泪珠流下。

晶莹的泪珠，慢慢的流过她嫣红的面颊，看来就像是玫瑰花瓣上的露珠。

陆小凤的心又软了，慢慢的走过去，正想说几句比较温柔的话。

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忽然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丁香姨的人看来竟像是变得短了些，棉被的下半截竟像是空的。

为什么？

陆小凤连想都不敢想，一把掀起了这条上面绣着戏水鸳鸯的棉被，然后他整个人都像是忽然沉入了冷水里，全身上下都已冰冷。

丁香姨还是那么香，那么美，胸膛还是那么丰满柔软，腰肢还是那么柔弱纤细，可是她的一双手，一双脚却已不见阳光依旧照在窗户上，可是温暖明亮的阳光却已变得比尖针还刺眼。

陆小凤闭上了眼睛，仿佛立刻就看到了一张尖锐瘦小的脸，一双猫头鹰般的眼睛里，充满了恶毒和怨恨，正狞笑着对丁香姨说：“ 我砍断你一双手，看你还敢不敢偷我的黄金，我砍断你一双脚，看你还能跑到哪里去？ ”

陆小凤握紧了双拳。

每个男人都有权追回自己私奔的妻子，他对飞天玉虎本<没有怀恨过，知道丁香姨被人抓回去，他心里最多也只不过有酸酸的惆怅而已。

但是现在情况却不同了。

谁也没有权力这么样伤害别人，他痛恨暴力，就正如农家痛恨蝗虫一样。

等他再张开眼时，才发现丁香姨也在看着他，看了很久。

她的眼睛里没有愤怒，只有悲伤，忽然轻轻说出两个字：“ 快走！ ”

本是她要他来的，为什么又一见面就要他走？是不愿让他看见自己这种狠狈的样子？还是生怕飞天玉虎会突然出现？

也许那短笺本就是飞天玉虎逼着她写的，也许这里本就是个陷井。

陆小凤轻轻的放下棉被，搬了张椅子过来，坐在她床头，虽然连一个字都没有说，却已无异给了她一个简单而明确的答复：“ 我不走。 ”

无论她是为了什么要他走，他都已决心要留下来，陪着她。

因为他知道现在一定是她最需要别人陪伴的时候，在他寂寞时，她岂非也同样陪伴过他？

陆小凤绝不是那种心胸狭窄的人，别人纵然有对不起他的地方，他很快就会忘记。

他一向只记得别人的好处。

丁香姨当然也明白他的意思，眼睛里除了悲伤外，又多了种说不出感激。

“ 现在你一定已知道我的事了。 ”她说话的声音很低，仿佛生怕被人听见：“ 那三十万两金子，我当然没法子带在身上，为了要逼我把金子交出来，他就把我折磨成这样子。 ”现在你当然已把金子还给了他，可是你为什么一定<要等到他这样折磨过你之后，才肯交出来？那本是他的，你本就应该还给他。

陆小凤闭着嘴，并没有说出这些话，他实在不忍再刺伤她。

风在窗外吹，落叶一片片打在窗户上，就像是一只疲倦的手，在拨弄着枯涩的琴弦，虽然有声音，却比无声更沉闷。

现在应该说什么？安慰已是多余的，因为无论什么样的安慰，都已安慰

不了她。

沉闷了很久，她忽然又问道：“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偷那三十万两金子？ ”

陆小凤摇摇头，他只有装作不知道。

丁香姨的解释却令他觉得很意外：“ 我也是为了那罗刹牌。 ”

这理由并不好，所以也不像是说谎。

丁香姨道：“ 我知道李霞带走了罗刹牌，也知道她已回到了老屋。 ”

陆小凤道：“ 老屋？ ”

丁香姨道：“ 老屋就是拉哈苏，‘ 拉哈苏 ’是当地的土话，意思就是老屋。 ”

陆小凤道：“ 你认得李霞？ ”

丁香姨点点头，脸上忽又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迟疑了很久，才轻轻道：“ 她本来是我的后母。 ”

这回答令陆小凤觉得更意外，她又解释着道：“ 李霞还没有嫁给蓝胡子的时候，本来是跟着我父亲的。 ”

陆小凤道：“ 你父亲？…… ”

了香姨道：“ 现在他已经去世了，我跟李霞，却一直都保持着联系。 ”

李霞是她后母，方玉香却是她表姐，她的表姐居然抢了她后母的丈夫，她的丈夫却是她表姐介绍的。<

陆小凤忽然看出了她们三个人之间的关系，实在复杂得很，就算她已说出来，他还是弄不清楚。

丁香姨看出了他的想法，凄然道：“ 女人是弱者，有很多女人的遭遇都很不幸，往往会被逼着做出一些她们本来不愿做的事，男人非但一点都不了解，而且还会看不起她们。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我……我了解。 ”

丁香姨道：“ 这次李霞的做法虽然很不对，可是我同情她。 ”她偷了他丈夫的罗刹牌，你偷了你丈夫的黄金，你们的做法本来就一样，你当然同情她。

这些话陆小凤当然也没有说出来，丁香姨却又看了出来。

“ 我说她不对，并不是因为她偷了罗刹牌。 ”她第一次露出悲愤：“ 一个女人若是被丈夫遗弃，无论用什么手段报复都是应该的。 ”

这是女人的想法，大多数女人都会有这种想法。

丁香姨是女人。

所以陆小凤只有表示同意。

丁香姨道：“ 我说她做的不对，只因为她本不该答应把罗刹牌卖给贾乐山的。 ”

陆小凤动容道：“ 江南贾乐山？ ”

他知道这个人。

贾乐山是江面著名的豪富，也是当地著名的善士，只有极少数几个人才知道，他昔年是个横行四海的大海盗，连东洋的倭寇都有一半直接受他统辖。

倭寇一向残暴凶狠，悍不畏死，而且生性反复无常，贾乐山却能把他们制得服服贴贴，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他是个多么厉害的人了。

丁香姨道：“ 我知道李霞已经和贾乐山派到中原的密使谈<判过，连价钱都已谈好了，约好在‘ 拉哈苏 ’见面，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

陆小凤道：“他们既然是在中原谈判的，为什么要约在那边极的小镇上见面？”

丁香姨道：“这也是李霞的条件之一，她知道贾乐山一向心狠手辣，生怕被他吃了，所以才一定坚持要在拉哈苏交货。

陆小凤道：“为什么？”

丁香姨道：“因为那里是我父亲的老家，她也在那里住了十年，那里的人头地面，她都熟悉，在那里就连贾乐山也不敢对她怎么样。”

陆小凤道：“这么样看来，她一定是个非常精明厉害的女人。”

丁香姨叹息着，道：“她不能不精明一点，因为她曾上过男人不少当。”

陆小凤道：“但是她却将这秘密告诉了你！”

丁香姨道：“因为她拿到了罗刹牌之后，第一个来我的就是我。”

陆小凤道：“哦？”

丁香姨道：“她也答应过我，只要我能在年底之前，凑出二十万两金子来，她就把罗刹牌卖给我。”

陆小凤道：“你为什么想要那罗刹牌？”

丁香姨道：“因为我也想报复。”

她咬着牙，又道：“我早已知道飞天玉虎另外有了女人，早就嫌我惹眼碍事，那女人当然更恨我，只要我活着一天，她就永远休想名正言顺的来做黑虎堂的帮主夫人。”

陆小凤道：“难道他们还想杀你？”

丁香姨道：“若不是我还算机警，现在只怕早已死在他们手里，可是，我若有了罗刹牌，他们就绝不敢对付我了。”<

一个女人若肯花二十万两黄金去买一样东西，当然是有原因的。

陆小凤道：“为什么？”

丁香姨道：“因为我若有罗刹牌，我就是罗刹教的教主，就连飞天玉虎，对西方魔教的教主也不得不畏惧三分。”

她疲倦悲伤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又说出一件很惊人的秘密。

西方玉罗刹已死了，就是在他儿子入关时，忽然暴毙的。

“我百年之后，将罗刹传给谁，谁就是本教的继任教主，若有人抗命不服，千刀万剐，毒蚁分尸，死后也必将永堕鬼狱，万劫不复。”

西方玉罗刹当然也是个极精明厉害的人，生怕自己死后，门下弟子为了争夺名位，互相残杀，毁了他一手创立的基业。

所以他在开山立宗时，就已亲手订下了这条天魔玉律。

也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会将罗刹牌传给了他的儿子。

只可惜玉天宝也正像那些豪富之家中，被宠坏了的子弟一样，也是个不折不扣的败家子。

丁香姨道：“玉罗刹若知道他那宝贝儿子，已将罗刹牌押给了别人，就算在九泉之下，也一定会被气得吐出血的？”

陆小凤长长的吐出口气，现在才终于明白，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择手段来争夺罗刹牌了。

“为了追悼玉罗刹，也为了朝拜新任教主，他们教中的护法长老和执事弟子们，已决定在明年正月初七‘人日’那一天，将教中所有重要的弟子，聚会于昆仑山的大光明镜。”

“你只要能在那一天，带着罗刹牌赶到那里去，你就是魔教的新教主，

从此以后，绝没有任何人敢对你无礼。

西方魔教势力不但已根深蒂固，而且遍布天下，无论谁<能继任教主，都立刻可以成为江湖中最权势的人，有了权势，名利自然也就跟着来了。

这种诱惑无论对谁说来都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陆小凤叹了口气，他忽然发觉这件事己越来越复杂，他的任务也越来越艰巨。

可是他还有一点想不通：“ 李霞为什么不自己带着罗刹牌到昆仑山去？ ”

丁香姨道：“ 因为她怕自己到不了昆仑，就已死在半路上，更怕自己活不到明年正月初七。 ”

在明年的正月初七之前，这块罗刹牌无论在谁手里，都像是包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一样，随时都可能把他炸得粉身碎骨。

丁香姨道：“ 她一向很精明，她知道最安全法子，就是把罗刹牌卖给别人。 ”

她叹息着，又道：“ 一个女人到了她那种年纪，生活既没有倚靠，精神也没有寄托，总是会拼命想法弄点钱的，所以陆小凤道：“ 所以她跟你关系虽不同，还是要你拿出二十万两金子来。 ”

丁香姨黯然道：“ 只可惜现在我比她更惨，我才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

陆小凤勉强笑了笑，道：“ 你至少还有个朋友。 ”

丁香姨道：“ 你？ ”

陆小凤点点头，心里忽然涌起种说不出的滋味他们本不是“ 朋友 ”，他们的关系远比朋友更亲密。

可是现在……

丁香姨看着他，眼睛里也露出种说不出的表情，谁也不知道那是悲伤？是安慰？还是感激？

过了很久，她忽然问道：“ 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 ”<

陆小凤道：“ 你说。 ”

丁香姨道：“ 现在就连罗刹牌对我都已没有用了，但我却还是希望能看看，因为……因为我为它已牺牲了一切，若连一眼都没有看过，我死也不甘心，。

陆小凤道：“ 你希望我我回它之后，带来给你看看？ ”

丁香姨点点头，凝视着他：“ 你答不答应？ ”

陆小凤怎能不答应

“ 只不过那至少也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了，那时候你还会在这里？ ”

“ 我会的。 ”丁香姨凄然道：“ 现在我已只不过是个废物。无论是活是死，他们都已不会放在心上。 ”

她眼圈发红，泪又流下：“ 何况，像我这么样的一个人，还有什么地方可去？ ”

月影渐渐高了，外面更静，该上路的客人们，都已上了路。

陆小凤用衣袖轻轻拭干丁香姨脸上的泪痕，又坐下来。

又过了很久，她才轻轻的叹了口气，道：“ 你也该走了。 ”

陆小凤道：“ 你要我走？ ”

丁香姨笑了笑，道：“ 你总不能在这里陪我一辈子。 ”

她虽然在笑，笑容看来却比她流泪时还凄凉。

陆小凤想说话，又忍住。

丁香姨道：“你是不是还有话要问我？”

陆小凤点点头，有件事他本不该再问的，他不再触及她的伤痕，可是他又不能不问：“飞天玉虎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丁香姨的回答和方玉香一样，居然连她都不知飞天玉虎的身世姓名他的身世隐秘，行动难测，他身材瘦小，目光如鹰，无论对什么人，他都绝不信任，就连他的妻子都不例外，但他武功绝高，生平从未遇见过对手——

这几点却已是毫无疑问的。

陆小凤又忍不住问：“拉哈苏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丁香姨道：“那地方也是跟飞天玉虎的人一样，神秘而可怕，那里的人气量褊狭，对陌生的外来客总怀有敌意，除了两个人之外，无论谁说的话你最好都不要相信。”

陆小凤道：“我可信任的这两个人是谁？”

丁香姨道：“一个叫老山羊，是我父亲的老伙伴，一个叫陈静静，从小就跟我在一起长大的，他们若知道你是我的朋友，一定会尽力帮助你。”

陆小凤记下了这两个名字。

丁香姨道：“一过了中秋，那地方就一天天的冷了，十月不到，就已封江。”

陆小凤也听说过，松花江一结了冰，就像是一条平坦而辽阔的大道。

丁香姨道：“没有到过那里的人，永远没法子想象那里有多么冷，最冷的时候，鼻涕一流出来就会结成冰，连呼出来的气都会结成冰碴子。”

陆小凤在心里叹了口气，情不自禁地拉了拉衣襟。

了香姨道：“我知道你通常都在江南，一定很怕冷，所以你最好乘着还不算太冷的时候，尽快赶去，出去后最好先买件可以御寒的皮袄。”

陆小凤忽然又觉得温暖起来，不管怎么样，她毕竟还是关心他的。

知道这世上居然还有人关心自己，总是件令人愉快的事。

只不过还有件事他也一定要问清楚。

他沉吟着，道：“玉罗刹一死，魔教内部难免有些混杂，为了避免引起别人乘虚而入，所以他的死，至今还是个秘密。<

丁香姨道：“知道这秘密的人确实不多。”

陆小凤道：“你怎么会知道的？”

丁香姨道：“黑虎堂下，又分白鸽、灰狼、黄犬，三个分堂——”

“黄犬”负责追踪，“灰狼”负责搏杀，“白鸽”的任务，就是负责刺探传递各路的消息。

黑虎堂能够迅速崛起，这三大分堂办事的效率当然很高。

江湖中所有成名人物的身世、形貌、武功门派，以及他的特长与嗜好，白鸽堂中几乎都有一份记录的资料。

丁香姨接着道：“所以我还没有见到你之前，就已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她是不是早已知道她的弱点是女人，所以才想到要他来做自己的挡箭牌？

陆小凤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别人对不起他的事，他从来不愿多想，所以他的心情总能保持明朗愉快。

丁香姨忽又笑了笑，笑得凄凉而尖酸：“在黑虎堂里，我本来有两个职位。”

陆小凤道：“哦。”

丁香姨道：“ 我不但是总堂主的出气筒，也是白鸽堂的堂主。 ”
陆小凤终于走了。
丁香姨说的不错，他当然不能在这里陪她一辈子。
天气还是很晴朗，阳光还是同样灿烂，他的心情却已没有刚才那么愉快了。
想到这件事的复杂与艰巨，想到他所牵涉到的那些麻烦，他简直恨不得去跳河。
满院落叶，秋已深得连锁都锁不住，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孩子，伶仃仃的站在树下，仿佛随时都可能被秋风吹走。<
她手里拿着封信，一双充满了惊惶的眼睛，正在陆小凤身上打转。
陆小凤走过去，忽然对她笑了笑，道：“ 你是不是在等我的？ ”
这女孩子吃了一惊，身子往后面缩得更紧，嗫嚅着道：“ 你……你就是那个长着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
陆小凤微笑道：“ 我就是陆小凤，你呢？ ”
女孩子道：“ 我叫秋萍。 ”
看她单薄的身子，畏缩的神态，她的身世想必也像浮萍一样。女人是弱者，有很多女孩子的身世都很悲惨，遭遇都很可怜。这世界岂非本就是属于男人的世界。
陆小凤叹了口气，柔声道：“ 是不是飞天玉虎叫你来的？ ”
秋萍点点头。
陆小凤道：“ 他是不是要你把这封信交给我？ ”
秋萍又点点头，用一双白生生的小手，捧着这封信交给了陆小凤。
信纸笔墨都用得很考究，字居然也写得很好。
小凤先生足下：
先生当代之大侠，绝世之奇男，弟慕名已久，只恨缘悭一面，未能识荆，山妻香姨，既蒙先生垂爱，弟惟有割爱以献，略表寸心，望先生笑纳。
他日有缘，当煮酒于青梅之亭，与先生共谋十日之醉。
又及，此间之食宿费用，弟已代付至月底，附上客栈收据乙纸，盼查收。
另附上休妻书乙纸，以清手续亦盼查收。
下面的具名，果然是飞天玉虎。
陆小凤总算沉住了气，把这封信看完了，忽然发觉自己<的修养已有了进步，居然还没有把信撕破。
秋萍还站在那里，一双大眼睛还是不停的在他脸上打转，对这个长着四条眉毛的英俊男人，她好像也很有兴趣。
陆小凤又笑了，道：“ 你还在等我的回音？ ”
秋萍点点头，飞天玉虎一定很想知道陆小凤看过了他的信之后，会有什么反应？什么表情？
陆小凤道：“ 那么你回去告诉他，他送我的礼，我很感谢，所以我也有样礼物要送给他。 ”
秋萍道：“ 是不是要我带回去？ ”
陆小凤道：“ 你没法子带回去，这样礼物一定要他自己当面来拿。 ”
秋萍又露出畏惧之态，道：“ 可是…… ”
陆小凤道：“ 可是我不妨告诉你，我准备送他的礼物是什么，也好让你回去有个交待。 ”

秋萍松了口气，道：“ 你准备送他什么？ ”
陆小凤道：“ 送他一个屁眼。 ”
秋萍怔住。
她不懂，却不敢问，她想笑，又不敢笑。
陆小凤也没有笑，淡淡道：“ 我准备在他鼻子上打出一个屁眼来。 ”

突然来横财

“ 骂人 ” 当然绝不是件值得向别人推荐的事，却永远有它值得存在的理由，无论谁痛痛快快的骂过一个自己痛恨的人之后，总是会觉得全身舒畅，心情愉快的，好像便秘多日肠胃忽然畅通。

只可惜这种愉快的心情陆小凤并没有保持多久。

从客栈走出来，沿着黄尘滚滚的道路大步而行，还没有走出半里路，他就忽然发现了两样令他非常不愉快的事。

除了岁寒三友和他自己之外，道路上几乎已看不见别的行人，也不再有别人跟踪他。

除了这一点点准备用来付小费的散碎银子外，他囊中已不名一文。

他喜欢热闹，喜欢看见各式各样的人围绕在他身边，就算他明知有些人对他不怀好意，他也不在乎。

“ 贫穷 ” 岂非寂莫的一种？寂寞岂非总是会跟着贫穷而来？

你有钱时候，寂寞总容易打发的，等你囊空如洗时，你才会发现寂寞就像是你自己的影子一样，用鞭子抽都抽不陆小凤叹了口气，第一次觉得那一阵阵迎面吹来的风，实在冷得要命。

午饭时陆小凤只吃了一碗羊杂汤，两个泡馍，那三个糟老头子却叫了四斤白切羊肉，五六样炒菜，七八样刚蒸好的白面馒头，还喝了几壶酒。

陆小凤几乎忍不住要冲过去告诉他们：“ 年纪大的人，吃得太油腻，肚子一定会疼的。 ”

这顿吃得既然并不愉快，小费本来就可以免了，只可惜一个人若是当惯了大爷，就算穷掉锅底，大爷脾气还是改不了的。

所以付过账之后，他身上的银子更少得可怜。

拉哈苏还远在天边，他既不能去偷，也不能去拐去骗，更不能去要饭，假如换了别的人，这段路一定已没法子再走下去了。

幸好陆小凤不是别的人。

陆小凤就是陆小凤，不管遇着什么样的困难，他好像总有解决的法子。

黄昏后风更冷，路上行人已绝迹。

陆小凤背负着双手，施然而行，就好像刚吃饱了饭，还喝了点酒，正在京城前门外最热闹的地方逛街一样。

虽然他肚子里那点泡馍早已消化得干干净净，可是他心里却在笑，因为无论他走得多慢，岁寒三友都只有乖乖的在后面跟着。

无论谁都知道陆小凤比鱼还滑，比鬼还精，只要稍微一放松，就连他的人影都休想看见了，他不停下来吃饭，他们当然也不敢停下来。

可是饿着肚子在路上吃黄土，喝西北风，滋味也实在很不好受。

岁寒三友一辈子也没受过这种罪，孤松先生终于忍不住了，袍袖一拂，人已轻云般飘出，落在陆小凤面前。

陆小凤笑了，微笑着道：“ 你为什么挡住我的路？是不是还嫌我走得太快？ ”

孤松铁青着脸，道：“ 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

他本来就不是那种很有幽默感的人,何况现在他肚子里<唯一还剩下的东西就是一肚子恼火：“ 我问你，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

陆小凤眨了眨眼，道：“ 现在好像已到了吃饭的时候。 ”

孤松先生道：“你既然知道，为什么还不赶快找个地方吃饭？”

陆小凤道：“因为我不高兴。”

孤松先生道：“不高兴也得去吃。”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强奸逼赌我都听说过，倒还没听说过居然有人要逼人去吃饭的。”

孤松道：“现在你已听说过了。”

陆小凤道：“我吃不吃饭，跟你有什么关系？”

孤松道：“饭是人人都要吃的，你难道不是人？”

陆小凤道：“不错，饭是人人都要吃的，但却有一种人不能吃？”

孤松道：“哪种人？”

陆小凤道：“没有钱吃饭的人。”

孤松终于明白，眼睛里居然好像有了笑意，道：“若是有人请客呢？”

陆小凤悠然道：“那也得看情形。”

孤松道：“看什么情形。”

陆小凤道：“看他是不是真心诚意的要请我。”

孤松道：“若是我真心要请你，你去不去？”

陆小凤微笑道：“若是你真要请我，我当然也不好意思拒绝你。”

孤松盯着他，道：“你没钱吃饭，要人请客，却偏偏不来开口求我，还要我先来开口求你。”

陆小凤淡淡道：“因为我算准了你一定会来的，现在你既然已来了，就不但要管吃，还得管住。”

孤松又盯着他看了半天，终于长长叹了口气，道：“江湖<中的传言果然不假，要跟陆小凤打交道果然不容易。”

好菜、好酒、好茶。

孤松先生道：“你喝酒。”

陆小凤道：“不喝一点。”

孤松道：“是不是要喝就喝个痛快？”

陆小凤道：“不但要痛快，而且还要快。”

他满满斟了一碗酒，一仰脖子，就倒在嘴里，一口就咽了下去。

他喝酒并不是真的在“喝”，而是在“倒”的，这世上能喝酒的人虽不少，能倒酒的人却不多。

孤松看着他，眼睛里第二次露出笑意，也斟满一碗酒，一口咽下。

他喝酒居然也是用“倒”的。

陆小凤在心里喝一声采：“这老小子倒真的有两下子！”

孤松面露得色，道：“喝酒不但要快，还要痛。”

陆小凤道：“痛？”

孤松道：“痛饮，三杯五杯，喝得再快也算不了什么。”

陆小凤道：“你能喝多少？”

孤松道：“能喝多少也算不了什么，要喝了不醉才算本事。”

这冷酷而孤傲的老人，一谈起酒经，居然也像是变了个人。

陆小凤微笑道：“你能喝多少不醉？”

孤松道：“不知道？”

陆小凤道：“难道你从未醉过？”

孤松并没有否认，反问道：“你能喝多少不醉？”

陆小凤道：“ 我只喝一杯就已有点醉了，再喝千杯也还是这样子。 ”

孤松眼睛里第三次露出笑意，道：“ 所以你也从未真的醉——过？ ”

陆小凤也不否认，一仰脖子，又是一碗酒倒下去。

棋逢敌手，是件很有趣的事，喝酒遇见了对手也一样。

不喝酒的人，看见这么样喝酒的角色，就很无趣了。

青竹、寒梅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脸上也全无表情，慢慢的站起来，悄悄的走了也去。

夜寒如水。

两个人背负着双手，仰面望天，过了很久，青竹才缓缓问道：“ 老大已有多久未曾醉过？ ”

寒梅道：“ 五十三天。 ”

青竹叹了口气，道：“ 我早已看出他今天一定想大醉一次。 ”

又过了很久，寒梅叹了口气，道：“ 你已有多久未曾醉过？ ”

青竹道：“ 二十三年。 ”

寒梅道：“ 自从那次我们三个人同时醉过后，你就真的滴酒未沾。 ”

青竹道：“ 三个人中，总要有一个保持清醒，大家才都能活得长些。 ”

寒梅道：“ 两个人清醒更好。 ”

青竹道：“ 所以你也有二十年滴酒未沾。 ”

寒莓道：“ 二十一年零十七天。 ”

青竹笑了笑，道：“ 其实你酒量还比老大好些。 ”

寒梅也笑了笑，道：“ 酒量最好的，当然还是你。 ”

青竹道：“ 可是我知道，这世上绝没有永远不醉的人。 ”

寒梅点点头，道：“ 不错，你只要喝，就一定会醉的。 ”

只要喝，就一定会醉。

这句话实在是千古不变，颠扑不破的。

所以陆小凤醉了。<

屋子很大，生着很大的炉火，陆小凤赤裸裸的躺在一张很大的床上。

他一向认为穿着衣服睡觉，就像脱了裤子放屁一样，是件又麻烦，又多余的事。

无论谁喝醉了之后，都会睡得很沉，他也不例外，只不过他醒得总比别人快些。

现在窗外还是一片黑暗，屋子里也还是一片黑暗，他就已醒了，面对着这一片空空洞洞，无边无际的黑暗，他痴痴的出了半天神。

他想起了很多事，很多非但不能向别人叙说，甚至连自己都不敢想的事，也许就为了要忘记这些事，他才故意要跟孤松拼酒，故意要醉。

可是他刚睁开眼睛，想到的偏偏就是这些事。

该忘记的事为什么总是偏偏忘不了？该记得的事为什么总是偏偏想不起？

陆小凤悄悄的叹了口气。悄悄的坐起来，仿佛生怕惊醒他身边的人。

他身边没有人？

他是不是生怕惊醒了自己？

就在这时，他忽然听见一声轻轻的叹息，他身边虽然没有人，屋子里却有人。

黑暗中，隐约可看见一条朦朦胧胧的人影，动也不动的坐在对面的椅子

上，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来的，也不知坐了多久。

“醉乡路稳宜常至，他处不堪行。”这人叹息着，又道：“可是这条路若是去得太多了，想必也一样无趣得很。”

陆小凤笑了。

无论谁都笑不出的时候，他却偏偏总是会忽然笑出来。

他微笑着：“想不到阁下居然还是个有学问的人。”<

这人道：“不敢，只不过心中偶有所感，就情不自禁的说了出来而已。”

陆小凤道：“阁下夤夜前来，就为了要说这几句话给我听的？”

这人道：“还有几话。”

陆小凤道：“我非听不可？”

这人道：“看来好像是的。”

他说话虽然平和缓慢，可是声音里却带着种比针尖还尖锐的锋芒。

陆小凤叹了口气，索性又躺下去：“非听不可的事，总是不会太好听的，能够躺下来听，又何必坐着？”

这人道：“躺下去听，岂非对客人太疏慢了些？”

陆小凤道：“阁下好像并不是我的客人，我甚至连阁下的尊容都还未见到。

这人道：“你要看看我，这容易。”

他轻轻咳嗽一声，后面的门就忽然开了，火星一闪，灯光亮起，一个黑衣劲装，黑巾蒙面，瘦削如兀鹰，挺立如标枪的人，就忽然从黑暗中出现。

他手里捧着盏青铜灯，身后背着柄乌鞘剑，灯的形式精致古雅，剑的形式也同样古雅精致，使得他这个人看来又像是个已被禁制于地狱多年，忽然受魔咒所催，要将灾祸带到人间来的幽灵鬼魂。

甚至连灯光看来都是惨碧色的，带着种说不出的阴森之意。

端坐椅子上的这个人，也就忽然出现在灯光下。

炉火已将熄灭。

阴森森的灯光，阴森森的屋子，阴森森的人。

他的衣着很考究，很华丽，他的神情高贵而优雅，他的眼睛炯炯有神，带着种发号施令的威严，可是他看起来，还<是个阴森森的人，甚至比站在他身后的黑衣人更阴森可怕。

陆小凤又笑了，道：“果然不错。”

这人道：“不错？我长得不错？”

陆小凤笑道：“阁下的这副尊容，果然和我想象中差不多。”

这人道：“你已知道我是谁？”

陆小凤道：“贾乐山？”

这人轻轻吐出一口气，道：“你见过我？”

陆小凤摇摇头。

这人道：“但你却认得我。”

陆小凤微笑道：“除了贾乐山外，还有谁肯冒着风寒到这种地方来找我？除了贾乐山外，还有谁能用这种身佩古剑，劲气内敛的武林高手做随从？”

贾乐山大笑。

他的笑也同样阴森可怕，而且还带着种尖刻讥诮：“好，陆小凤果然不愧是陆小凤，果然有眼力。”

陆小凤道：“不敢，只不过眼中偶有所见，就情不自禁说了出来而已。”

贾乐山笑声停顿，盯着他，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你也已知道我的来意？ ”

陆小凤道：“ 我情愿听你自己说。 ”

贾乐山道：“ 我要你回去。 ”

陆小凤道：“ 回去？回到哪里去？ ”

贾乐山道：“ 回到软红十丈的花花世界，回到那些灯光辉煌的酒楼赌场，倚红偎翠的温柔乡去，那才是陆小凤应该去的地方。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 这是实话，我也很想回去，只可惜…… ”

贾乐山打断了他的话，道：“ 我也知道你近来手头不便，<所以早就替你准备好盘缠。 ”

他又咳嗽一声，就有个白发苍苍的老家人，领着两条大汉，抬着口很大的箱子走进来。

箱子里装满了一锭锭耀眼生花的黄金白银。

陆小凤皱眉道：“ 哪里来这许多阿堵物，也不嫌麻烦么？ ”

贾乐山道：“ 我也知道银票比较方便，却总不如放在眼前的金银实在，要想打动人心，就得用些比较实在的东西。 ”

陆小凤道：“ 有理。 ”

贾乐山道：“ 你肯收下？ ”

陆小凤道：“ 财帛动人，我为什么不肯收下？ ”

贾乐山道：“ 你也肯回去？ ”

陆小凤道：“ 不肯。 ”

他微笑着，接着道：“ 收不收下是一件事，回不回去又是另外一件事了，两件事根本连一点关系都没有。 ”

贾乐山笑了。

他居然也是那种总是要在不该笑的时发笑的人。

“ 这是利诱。 ”他微笑着道：“ 对你这样的人，我也知道凭利诱一定不成的。 ”

陆小凤道：“ 你还准备了什么？ ”

贾乐山道：“ 利诱不成，当然就是威逼。 ”

陆小凤道：“ 很好。 ”

黑衣人忽然道：“ 很不好。 ”

陆小凤道：“ 不好？ ”

黑衣人道：“ 阁下声名动朝野，结交遍天下，连当今天子，都对你不错，我若杀了你这样的人，麻烦一定不少。 ”

陆小凤道：“ 所以你并不想杀我？ ”

黑衣人道：“ 不想。 ”

陆小凤道：“ 我正好也不想死。 ”

黑衣人道：“ 只可惜我的剑一出鞘，必定见血。 ”<

陆小凤又笑了：“ 这就是威逼？ ”

黑衣人道：“ 这只不是警告。 ”

陆小凤道：“ 警告之后呢？ ”

黑衣人慢慢的放下青铜灯，慢慢的抬起手，突听“ 呛 ”的一声，剑已出鞘。

苍白的剑，仿佛正渴望痛饮仇敌的鲜血。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果然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利器。 ”

黑衣人道：“ 你是在为自己叹息？ ”

陆小凤道：“ 不是。 ”

黑衣人道：“ 不是？ ”

陆小凤道：“ 我是为了你，为你庆幸，为人庆幸时我也同样会叹息。 ”

黑衣人道：“ 哦？ ”

陆小凤道：“ 你身佩这样的神兵利器，却为贾乐山这样的人做奴才，你们自江南一路前来，居然没有遇见我那个朋友，运气实在不错。 ”

黑衣人道：“ 若是遇见了你那个朋友又如何？ ”

陆小凤道：“ 若是遇见，这柄剑此刻已是他的，你的人已入黄土。 ”

黑衣人冷冷笑道：“ 你的口气倒不小。 ”

陆小凤道：“ 这不是我的口气，是他的。 ”

黑衣人道：“ 他是谁？ ”

陆小凤道：“ 西门吹雪！ ”

西门吹雪！

白云般的长衫飘动，一滴鲜血正慢慢的从剑尖滴落……

闪电般的剑光，寒星般的眼睛。

鲜血滴落，溅开……

黑衣人握剑的手上，青筋暴露，瞳孔也突然收缩：“ 可惜你不是西门吹雪！ ”<

就在这一瞬间，他的剑已刺出，剑光如虹，剑气刺骨！

惊人的力量，惊人的方位，惊人的速度！

这样的利剑，用这样的速度刺出，威力已不下于电闪雷霆。

有谁能挡得住闪电雷霆的一击？

陆小凤！

他还是静静的躺着，只从棉被里伸出一只手，用两根手指轻轻一夹！

边才是妙绝天下，绝世无双的一着！

这才是无与伦比，不可思议的一着！

两指一夹，剑光顿消，剑气顿收。

也就在这一瞬间，屋顶上的瓦突然被掀起一片，一个人猿猴般倒挂下来，双手一扬，三十七道寒星暴射而出，暴雨般打向陆小凤。

这一着才是出人意料，防不胜防的杀手！

只听“ 噗、噗、噗 ” 一连串急响，三十七件暗器全都打在陆小凤盖着的棉上。

仅仅只不过打在棉被上。

这样的距闻，反而被弹了回去，散落满地。

黑衣人看着握自己剑的人，倒挂在屋脊的人都在叹息：“ 久闻陆小风的灵犀一指妙绝天下，想不到居然还有这么惊人的内家功力。 ”

陆小凤笑了笑，道：“ 其实我自己也想不到，一个人在拚命的时候，力气总是特别大的。 ”

黑衣人忽然道：“ 这不是力气，这是真气真力。 ”

陆小凤道：“ 真气真力也是力气，若没有力气，哪里来的真气真力。 ”

他伸出另一只手，轻抚剑锋，又叹了一声，道：“ 好剑！ ”

黑衣人道：“ 你…… ”<

陆小凤又笑了笑，道：“ 我不是西门吹雪，所以剑还是你的，命也还是你的。 ”

贾乐山也笑了。

“ 这是威逼。 ”他微笑着道：“ 利诱不成，威逼又不成，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

陆小凤道：“ 你为什么不回去？ ”

这句话贾乐山好像听不见，又道：“ 常言道，英雄难过美人关，阁下无疑是英雄，美人何在？ ”

美人就在门外。

风吹过，一阵幽香入户。

指甲留得很长的老家人，用一根银挖耳挑亮了铜灯，门外就有个淡妆素服的中年妇人，扶着个紫衣少女走了进来。

这妇人修长白皙，体态风流，乌黑的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在灯光下看来，皮肤犹如少女般娇嫩，无论谁都看得出，她年轻时必定是美人，现在虽然已到中年，却仍然有种可以令男人心跳的魅力。

对男人来说，这种经验丰富的女人，有时甚至比少女更诱惑。

可是站在这紫衣少女的身旁，她所有魅力和光彩都完全引不起别人的注意了。

没有人能形容这少女的美丽，就正如没有人能形容第一阵风春风吹过湖水时那种令人心灵颤动的涟漪。

她垂着头走进来，静静的站在那里，悄悄的抬起眼，凝视着陆小凤。

她甚至连指尖都没有动，只不过用眼睛静静的凝视着陆小凤。

陆小凤心里已经起了阵奇异的变化，甚至连身体都起了种奇异的变化。

她眼睛里就仿佛有种看不见的火焰，在燃烧着男人的欲<望。

看见这少女，陆小凤才明白什么样的女人才能算做天生尤物。

贾乐山舒舒服服的靠在椅子上，欣赏着陆小凤脸上的表情，悠然道 :“ 她叫楚楚，你看她是不是真的楚楚动人。 ”

陆小凤不能不承认。

贾乐山轻轻吐出口气，道：“ 好，你随时要回去，她都可以跟你走，带着这口箱子一起走。 ”

陆小凤也轻轻吐出口气道：“ 那么你最好叫她在这里等我。 ”

贾乐山道：“ 什么时候回去？ ”

陆小凤道：“ 一找到罗刹牌，我立刻就回去。 ”

贾乐山的脸色变了，道：“ 你究竟要怎样才肯答应，你究竟要什么？ ”

陆小凤眼珠子转了转，道：“ 本来我是什么都不要的，可是现在，我倒想起了一件东西。 ”

贾乐山道：“ 你想要的是什么？ ”

陆小凤道：“ 我想要司空摘星的鼻子。 ”

贾乐山怔了怔，道 :“ 黄金美人你都不要，为什么偏偏想要他的鼻子。 ”

陆小凤道：“ 因为我想看看他，没有鼻子之后，还能不能装神扮鬼，到处唬人。 ”

贾乐山盯着他，忽然大笑。

他的笑声已变了，变得豪迈爽朗，仰面大笑道：“ 好，好小子，想不到我这次还是没有唬住你，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

这句话说出来，已无疑承认他就是司空摘星。

陆小凤淡淡道：“我嗅出了你的贼味。”

司空摘星道：“我有贼味。”

陆小凤道：“无论大贼小贼，身上都有贼味，你是偷王之<王，贼中之贼，味道自然更重，何况……”

司空摘星抢着问道：“何况怎么样？”

陆小凤道：“我就算已醉得不省人事，除了你这种做小偷做惯了的人之外，别人还休想能溜到我屋里来，偷我的衣服。”

他衣服本来是放在床头的，现在却已踪影不见。”

司空摘星笑道：“我只不过替你找个理由，让你一直赖在被窝里而已，谁要你那几件衣服？”

陆小风道：“你当然也不想要我的脑袋？”

司空摘星道：“你的脑袋太大，带在身上嫌重，摆在家里又占地方。”

陆小凤道：“你想要什么？”

司空摘星道：“想看看你。”

陆小凤道：“你还没有看够？”

司空摘星道：“你若以为我要看你，你就搞错了，我只要看你一眼，就倒足了胃口。”

陆小凤道：“是谁想看我？”

司空摘星道：“贾乐山。”

陆小凤道：“真的贾乐山？”

司空摘星点点头，道：“他想看看你这个长着四条眉毛的怪物，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究竟有多厉害。”

陆小凤道：“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司空摘星道：“他已经来了。”

陆小凤道：“就在这屋子里？”

司空摘星道：“就在这屋子里，只看你能不能认得出他来。”

屋子里一共有九个人。

除了司空摘星和陆小凤外，一个是身佩古剑的黑衣人，一个是犹自倒挂在屋梁上的暗器高手，一个是指甲留得很长<的老家人，一个是紫衣少女，一个是中年美妇，还有两个抬箱子进来的大汉。

这七个人中，谁才是真的贾乐山。

陆小凤上上下下打量了黑衣人几眼，道：“你身佩古剑，武功不弱，又不敢以真面目见人，莫非你就是贾乐山？”

黑衣人不开口。

陆小凤却又忽然摇了摇头，道：“不可能。”

黑衣人忍不住问道：“为什么不可能？”

陆小风道：“因为你的剑法虽然锋锐凌厉，却少了股霸气。

黑衣人道：“怎见得贾乐山就一定有这种霸气？”

陆小风道：“若是没有一股霸气，他昔年又怎么能称霸四海，号令群豪。”

黑衣人又不开口。

陆小凤第二个打量的，是那猿猴般倒挂着的暗器高手，只打量了一眼，就立刻摇头，道：“你也不可能是他。”

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贾乐山这样的人，绝不会猿猴般倒挂在屋顶上。”

这人也不开口了。

然后就轮到那指甲留得很长的老家人。

陆小凤道：“以你的身分，指甲本不该留得这么长的，你挑灯用的银挖耳，不但制作极精，而且本是老江湖们用来试毒的，你眼神充足，脚步沉稳，内家功夫必定不弱。”

老人家神色不变，道：“莫非你认为老朽就是贾乐山？”

陆小凤笑了笑，道：“你也不可。”

老家人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你不配。”

老家人变色道：“不配？”<

陆小凤道：“贾乐山昔年称霸海上，如今也是一方大豪，他的饮食中是否有毒，自然有他的侍从们去探测，他自己身上，又何必带这种鸡零狗碎。”

老家人闭上了嘴。

那两个抬箱子的大汉更不可能，他们粗手粗脚，雄壮而无威仪，无论谁一眼就可以看得出。

现在陆小凤正凝视着那紫衣少女。

司空摘星道：“你看她会不会是贾乐山？”

陆小凤笑道：“她也有可能。”

司空摘星几乎叫了出来：“她有可能？”

陆小凤道：“以她的美丽和魅力，的确可以令男人拜倒裙下，心甘情愿的受她摆布，近百年来称雄海上的大盗，本就有一位是倾国倾城的绝色美人，只可惜……”

司空摘星道：“只可惜怎么样？”

陆小凤道：“可惜她年纪太小了，最多只不过是贾乐山的女儿。”

司空摘星看着他，眼睛里居然露出种对他很佩服的样子，道：“那么现在只剩下一个人了。”

剩下的是那中年美妇。

“难道她会是贾乐山？”

“当然也不可能。”

陆小凤道：“贾乐山三十年前就已是海上之雄，现在最少已该五六十岁。”

这中年妇人看来最多也不过四十左右。

陆小凤道：“据说贾乐山不但是天生神力，而且勇冠万夫，昔年在海上霸权争夺战中，总是一马当先，勇不可当。”

这中年妇人却极斯文，极弱。

司空摘星微笑道：“你说得虽有理，却忘了最重要的一点。”<

陆小凤道：“哦？”

司空摘星：“你忘了贾乐山是个大男人，这位姑奶奶却是个女的。”

陆小凤道：“这一点并不重要。”

司空摘星道：“哦？”

陆小凤道：“现在江湖中精通易容术的人日渐其多，男扮女，女扮男，都已算不了什么。”

司空摘星道：“不管怎样，你当然也认为她绝不可能是贾乐山。”

陆小凤道：“确是不可能。”

司空摘星道：“但我却知道，贾乐山的确就在这屋子里，他们七个人既然都不可能是贾乐山，贾乐山是谁呢？”

陆小凤笑了笑，道：“其实你本不该问这句话的。”

司空摘星道：“为什么不该问？”

陆小凤道：“因为你也知道，世事如棋，变化极多，有很多不可能发生的事，都已发生了，有很多能做的事，现在也都已到做，连沧海都已变成了桑田，何况别的事？”

司空摘星道：“所以……”

陆小凤道：“所以这位姑奶奶本来虽不可能是贾乐山，但他却偏偏就是的。”

司空摘星道：“你难道说他是男扮女装？”

陆小凤道：“嗯。”

司空摘星笑道：“贾乐山称霸七海，威慑群盗，当然是个长相很凶的伟丈夫，若是长得像这么秀气，海上群豪怎么会服他？”

陆小凤道：“也许你已忘了他昔年的外号，我却没有忘。”

司空摘星道：“你说来听听。”

陆小凤道：“他昔年号称‘铁面龙王’，就因为他和先朝名将狄青一样，冲锋陷阵时，脸上总是戴着相貌狞恶的青铜面<具。”

司空摘星居然也闭上了嘴。

那中年妇人却叹了口气，道：“好，好眼力。”

陆小凤道：“虽然也不太好，马马虎虎总还过得去。”

中年妇人道：“不错，我就是贾乐山，就是昔年的铁面龙王，今日的江南善士。”

说到“贾乐山”三个字时，他那张“风情万种”的脸，已变得冷如秋霜，说到“铁面龙王”四个字时，他眼睛里露出刀锋般的锋芒，说完了这句话时，他就已变了一个人。

他的衣着容貌虽然完全没有改变，神情气概却已完全改变，就像是一柄出了鞘的利剑，连陆小凤都可感觉到他的杀气！杀人如草芥的武林大豪，就像是利剑一样，本身就带着种杀气。

他凝视着陆小凤，接着又道：“但我却也想不通，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陆小凤微笑，道：“因为她。”

他眼睛看着的是楚楚，动人的楚楚，每看到她时，他眼睛里就会充满赞赏和热情。

贾乐山眼睛里却充满了狐疑和愤怒，道：“因为她？是她暗示你的？”

看见贾乐山的表情，陆小凤笑得更愉快，悠然道：“你一定要这么想也无妨，因为她若不在里，我一定想不到你是贾乐山。”

贾乐山扶着楚楚的手突然握紧，楚楚美丽的脸上立刻现出痛若之色。

陆小凤在心里叹了口气，直到现在，他才能确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凶恶狡猾的老狐狸，温柔美丽的小白兔，贪婪的兀鹰，失去自由的金丝雀……

他不忍再看她受苦，立刻解释道：“像她这样的女孩子，无论走到哪里，男人们都会忍不住要多看她两眼的！”

贾乐山道：“哼。”

陆小凤道：“可是这里的男人们，却看都没看过她，甚至连偷偷的看一眼都不敢，女人们天生喜欢被男人看的，他们不敢看她，当然不是怕她生气，

而是为了怕你，所以……”
　　贾乐山道：“所以怎么样？”
　　陆小凤道：“所以我就问自己，这里的男人都不是好惹的人，为什么要怕你？莫非你就是那杀人不眨眼的贾乐山？”
　　贾乐山盯着他，忽然大笑，道：“好，说得好，想得也好。”
　　陆小凤道：“你本不是来听我说话，你是来看我的，你要看看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贾乐山道：“不错。”
　　陆小凤道：“现在你已看过了。”
　　贾乐山道：“是的。”
　　陆小凤道：“我是怎么样一个人？”
　　贾乐山道：“你是个聪明人。”
　　陆小凤笑道：“好，说得好。”
　　贾乐山道：“你不但聪明，而且意志坚强，无论什么事都很难打动你，我想你若真的要去做一件事时，必定百折不回，全力以赴。”
　　陆小凤道：“好，想得也好。”
　　贾乐山道：“你是个很好的朋友，却是个很可怕的对手。”
　　他目光刀锋般的盯着陆小凤：“只可惜你不是我的朋友，所以你只有死！”
　　陆小凤道：“只有死？”
　　贾乐山冷冷道：“非死不可！”
　　夜更深，风更冷。
　　黑衣人还是标枪般站在那里，白发苍苍的老家人又从身上拿出把小挫子，正在挫自己的指甲。
　　屋梁上倒挂着的人，不知何时已落下，连一点声响都没有发出来。
　　贾乐山道：“你的确没有看错人，他们三个人的确都是不好惹的，刚才接住老三的一着杀手剑，老二的一手满天花雨，再加上老大，情况就不同了。
　　陆小凤看了看那白发苍苍的老家人，道：“老大就是你？”
　　白发苍苍的老家人冷笑了一声，屈起手指，中指上三寸长的指甲，竟仿佛就得柔软如绵，卷成一团，突又弹出，只听“嗤”的一声，急风响过，七八尺外的窗纸，竟被他指甲弹出的急风刺穿一个小洞。
　　这根指甲若是真的刺在人身上，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陆小凤也不禁喝一声采：“好！好一着弹指神通，果然不愧华山绝技。”
　　老家人冷冷道：“你的眼力果然不差。”
　　陆小凤叹息着道：“崆峒杀手剑，辛十娘门下的满天花雨，再加上华山的弹指神通，看来我今天好像已真的非死不可。”
　　司空摘星忽然笑了笑：“别人说你眼力不差，我却要说你眼力不佳。”
　　陆小凤道：“哦？”
　　司空摘星道：“你只看见了他们三个人的武功来历，却忘了这里还有两个更可怕的人。”
　　陆小凤道：“我没有忘。”
　　司空摘星道：“你没有算上我？”
　　陆小凤道：“没有。”
　　司空摘星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在我眼中看来，你非但一点也不可怕，而且很可爱。”

司空摘星笑了。
陆小凤道：“ 你想不到我居然会说你可爱。 ”
司空摘星道：“ 我也想不到你居然看得出这位楚楚姑娘的可怕。 ”
陆小凤笑道：“ 我也看得出她的可爱。 ”
可爱的人，岂非通常都是可怕的？这句话你也许不懂，可是等你真的爱上一个人时，你就会明白我的意思了。
司空摘星道：“ 有句话你一定还没有听说过。
陆小凤道：“ 什么话？ ”
司空摘星道：“ 楚楚动人，夺命追魂。 ”
陆小凤转过头，看着楚楚，摇着头叹道：“ 我实在不信你有夺命追魂的本事。 ”
楚楚嫣然一笑，道：“ 我自己也不信 ”。
她的笑如春花初放，她的声音如黄莺出谷，但她的手，却比赤练蛇还毒。
就在她笑得最甜时，她已出手，金光一闪，闪电般刺向陆小凤的咽喉。
她用的武器，就是她头发上的金钗。
陆小凤已准备出手去夹，他的出手从不落空。
可是这一次他的手刚伸出，就立刻缩了回去，因为就在这金光一闪间，他已发现金钗竟带着无数根牛毫般的芒刺。
他出手一夹，这根金钗虽然必断，钗上的芒刺，却必定要刺入他的手。
刺上当然有毒，他的对头们想用这种法子来对付他的，楚楚已不是第一个。
陆小凤至今还能活得好好的，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运气。
他的眼睛，反应更快，手缩回，人也已滑开，金钗唰唰擦着他的脖子划过。
楚楚手腕上转，金钗又划出。
这根金钗短而轻巧，变招当然极快，霎眼之间，已刺出二十七招，每招划出的角度都令人很难闪避，每一招刺的都是要害。
这位楚楚动人的姑娘手中的金钗，实在远比那黑衣人的利剑更可怕。
只可惜她遇见的对手是陆小凤。
她的出手快，陆小凤躲得更快，她刺出二十七招，陆小凤避开二十六招，突然一反手，握住了她纤美柔细的手腕。
手并没有断，陆小凤一向是个怜香惜玉的人，怎么能狠得下这个心来？
她的心却够狠，腰肢一扭，突然飞起一脚，猛踢陆小凤的阴囊。
这实在不是一个淑女应该使出的招式，谁也想不到，像她这么样一个温柔可爱的女孩子，会使出这么样恶毒的招式来。
陆小凤偏偏想到了，将她的手腕轻轻一拧，一甩，她的脚刚踢出，人已被甩了出去，勉强凌空翻身，跌进了贾乐山的怀抱。
贾乐山皱了皱眉，道：“ 你受伤了没有？ ”
这句话居然问得很温柔。
楚楚摇摇头，慢慢的从贾乐山的怀抱中滑下来，突然反手，手里的金钗竟笔直刺入了贾乐山的胸膛。
这变化非但陆小凤想不到，贾乐山自己更连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无疑是致命的一击！
贾乐山毕竟不愧是一代枭雄，居然临危不乱，居然还能出手，而且一出

手就扼住了楚楚的咽喉。

楚楚的脸已吓得全无血色，喉咽里不停的“格格”直响。

贾乐山的手已收紧，狞笑道：“贱人，我要你的……”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只听“嗤”的一声，一根三寸三分长的指甲，已点在他脑后玉枕穴上。

这也是致命的一击！

贾乐山手松开，狂吼翻身，扑向那白发苍苍的老家人。

可是他刚翻身，又是一阵急风破空，十三点寒星同时打在他背脊上，一柄苍白的剑也闪电般刺过来，刺入他的腰。

四个人一击得手，立刻后退，退入了屋角。

剑拔出，鲜血飞贱，贾乐山居然还没有倒下，一张很好看的脸却已变得说不出的狰狞可怕，一双很妩媚的眼睛也凸了出来，盯着这四个人，嘶声道：“你们……你们这是为了什么？”

黑衣人紧握着手里的剑，手背上青筋暴起，指节也因用力而发白，却还是在不停的发抖，老家人和梁上客也在发抖。

他们都已抖得说不出话。

能说话的反而是楚楚，她咬着嘴唇，冷笑道：“你自己应该明白我们这是为了什么。”

贾乐山叹出了最后一口气，道：“我不明白……”

这四个字的声音越说越微弱，说到最后一个字，已变成了叹息。

他不明白，死也不明白。

灯光也已渐渐微弱。

屋子里一点声音都没有，甚至连呼吸声和心跳声都已停顿。

贾乐山已倒在他自己的血泊中。

他来的突然，死得更突然。

陆小凤松开手，忽然发现自己的手心里也捏着把冷汗。

第一个开口的还是楚楚这是不是因为女人的舌头天生就比男人轻巧柔软？

她已转身面对着陆小凤：“你一定想不到我们会杀他。”

陆小凤承认，他相信这种事无论谁都一定会同样想不到的。

楚楚道：“你也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杀他？”

陆小凤迟疑着不相配的姻缘，总是会造成悲剧的，这一点他并不是不知道，但他却宁愿她自己说出来。

楚楚脸上的表情果然显得既悲哀又愤怒：“他用暴力占有了我，强迫我做他的玩物，又捏住了他们三个的把柄，强迫他们做奴才，我们早就想杀了他，只可惜一直找不到机会。”

贾乐山无疑是个极可怕的人，没有十拿九稳的机会，他们当然不敢轻举妄动。

陆小凤道：“这次难道是我替你们造成了机会？”

楚楚点点头，道：“所以我们不但感激你，还准备报答你。”

陆小凤笑了。

“报答”这两个字从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通常都别有意义的。

楚楚的态度却很严肃，又道：“我们是去找罗刹牌的，也知道你根本连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现在我们的条件还是比你好。”

陆小凤道：“ 哦。 ”

楚楚道：“ 只要你愿意，我们可以全力帮助你。 ”

陆小凤道：“ 怎么帮法？ ”

楚楚指着地上装满金银的箱子，道：“ 像这样的箱子，我们车上还有十二口，李霞并不知道贾乐山已死了，也没有见过他的真面目，所以…… ”

陆小凤道：“ 所以我若冒充贾乐山，用这些钱去买李霞的罗刹牌，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到手。 ”

楚楚叹了口气，道：“ 贾乐山至少有一点没有看错，你的确是个聪明人。 ”

陆小凤道：“ 但我却想不通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

楚楚沉吟着，道：“ 因为我们不愿让别人知道贾乐山是死在这我们手里的。 ”

陆小凤道：“ 你们怕他的子弟来报仇？ ”

楚楚笑了笑，道：“ 没有人会为他报仇的，只不过…… ”

陆小凤道：“ 只不过他是个很有钱的人，留下的很多遗产，死杀他的人，就没法子去分他的遗产了。 ”

楚楚又叹了口气，道：“ 你实在聪明，简直聪明得要命。 ”

陆小凤道：“ 你们既然没把握杀了我灭口，又怕这秘密泄露，就只有想法子来收买我。 ”

楚楚眨了眨眼，道：“ 这样的条件，你难道还觉得不满意？ ”

陆小凤笑了笑，道：“ 只可惜这里有眼睛的人并不止我一，个，有嘴的也不止我一个。 ”

楚楚道：“ 在这屋里都是我们自己人，只有司空大侠…… ”

司空摘星道：“ 我不是大侠，是大贼。 ”

楚楚道：“ 我们司空大贼是陆小凤的好朋友，陆小凤若是肯答应，司空大贼是绝不会出卖他的。 ”

司空摘星瞪眼道：“ 我说我自己是大贼，你也说我是大贼？ ”

楚楚嫣然道：“ 这就叫恭敬不如从命。 ”

司空摘星也笑了。

他也是个男人，一个美丽的女人在男人面前。无论说什么话，男人通常都会觉得很有趣的。

楚楚显然对自己的美丽很有自信，用眼角瞟着他，道：“ 你的意思怎么样？ ”

司空摘星道：“ 司空大贼并不是陆小凤的好朋友，随时都可以出卖陆小凤，只不过司空大贼一向不愿意惹麻烦，尤其不愿惹这种麻烦，所以…… ”

楚楚道：“ 所以司空大贼也答应了。 ”

司空摘星道：“ 可是司空大贼也有个条件。 ”

楚楚眼波流动，道：“ 什么条件？难道司空大贼要我陪他睡觉？ ”

这句话说出来，简直比刚才她踢出的那一脚更令人吃惊。

司空摘星大笑，道：“ 像你这样的女孩子，若是睡在我旁边，我睡着了都会吓醒。

楚楚道：“ 那未你要我怎么样？ ”

司空摘星道：“ 只要罗刹牌到手，就放过那四个女人。 ”

楚楚道：“ 你说的是李霞她们？ ”

司空摘星道：“ 嗯 ”。

楚楚眨了眨眼，道：“你为什么这样子关心她们？她们陪你睡过觉？”

司空摘星瞪着她，苦笑着摇头，道：“你看起来像个乖女孩，为什么说起话来就像是个拉大车的！”

楚楚嫣然道：“因为我每次说话的时候，总是会觉得很刺激，很兴奋。”

司空摘星叹了口气，道：“我只问你，我的条件你答不答应？”

楚楚道：“我当然答应。”

司空摘星立刻站起来，向陆小凤挥了挥手，道：“再见，”

陆小凤叫了起来：“我的衣裳呢？”

司空摘星道：“屋子里有这么样一个女人，你还要衣裳干什么？你几时变得这么笨的？”

他大笑纵身，最后一句后还没有说完，人已穿窗而出，霎眼间笑声已在三十丈外。

屋子里不知何时已只剩下两个人，陆小凤躺在床，楚楚站在床头。

她看来还是乖得很，又乖又温柔，却又忽然问出了一句令人吃惊的话：“你想不想要我陪你睡觉？”

陆小凤道：“想。”

这次他非但连一点都不吃惊，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

楚楚笑了，柔声道：“那么你就一个人躺在这里慢慢的想吧。”

她忽然扭转身，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走到门口，才挥了挥手，道：“我们明天见。”

“砰”的一声，门关上。

陆小凤只有睁大眼睛看着屋顶，在心里问自己：“我为什么总会遇见这些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的事？……”

他却不知道怪事还在后头哩。

冰国奇谭

他们要去的地方并不在天边，在松花江上。松花江并不在天边，在白山黑水间。

“拉哈苏”就在松花江之南，这三个字的意思就是“老屋”，它的名字虽然充满了甜蜜和亲切，其实却是个荒僻而寒冷的地方，每到重阳前后，就开始封江，直到第二年的清明才解冻，封江的时候，足足有七个月多么长的七个月。

可是这七个月的日子并不难过。

事实上，老屋的人对封江的这七个月，反而充满了期待，因为这段时间他们的日子反而过得更多采多姿，更丰富有趣。

“拉哈苏究竟在哪里？”

“在松花江上。”

江上怎么会有市镇？”

“严格说来，并不是在江上，是在冰上。”

“在冰上？”陆小凤笑了，他见的怪事虽多，却还没有见过冰上的市镇。

没有到过拉哈苏的人，确实很难相信这种事，但“拉哈苏”却的确在冰上。

那段江面并不宽，只有二三十丈，封江时冰结十余尺。

久居老屋的人，对封江的时刻总有种奇妙的预感，仿佛从风中就能嗅得出封江的信息，从水波上就能看得出封江的时刻。

所以他们在封江的前几天，就把准备的木架子抛入江中，用绳子牢牢系住，就好像远古的移民在原野上划出他们自己的疆界一样。

封江后，这段河面就变成了一条又长又宽的水晶大道，亮得耀人的眼。

这时浮在江面上的木架上，也冻得生了根，再上梁加椽，铺砖盖瓦，用沙土和水筑成墙，一夜之间，就冻得坚硬如石。

于是一幢幢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房子，就在江上盖了起来，在冰上盖了起来，用不着三五天，这地方就变成个很热闹的市镇，甚至连八匹马拉的大车，都可以在上面行走。

各行各业的店铺也开张了，屋子外面虽然滴水成冰，屋子里却温暖如春。

陆小凤听来，这简直就像是神话。

“在那种滴水成冰，连鼻子都会冻掉的地方，屋子里怎么会温暖如春？”

“因为屋子里生着火，炕下面也生着火。”

“在冰上生火？”

“不错。”

”冰呢？”

“冰还是冰，一点也不会化。”

冰一直要到第二年的清明时节才会溶解，那时人们早已把“家”搬到岸上去了，剩下的空木架子，和一些用不着的废物，随着冰块泛滚顺流而下。

于是这冰上的繁华市镇，霎眼间就化为乌有，就好像是一场春梦一样。

现在还是封江的时候，事实上，现在正是一年中最冷的时候。

陆小凤就在这时候到了拉哈苏。

他当然不是一个人来的，因为现在他的身分不同，甚至连容貌都已不同。除了原来那两撇像眉毛一样的小胡子外，他又在下巴上留了一点胡子，这改

变若是在别人脸上，并不能算太大，但是在他脸上就不同了，因为他本来是“有四条眉毛的人”，现在他这特征却已被多出来的这点胡子掩盖。

这使得他看来几乎就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江南的第一巨富贾乐山。

他的派头本来就不小，现在他带着一大批跟班随从，拥着价值千金的貂裘，坐在带暖炉的大车里，看起来的确就像是个不可一世的百万富豪。

披着件银狐风氅的楚楚，就像是个小鸽子般依偎在他身旁。

这女孩儿有时疯疯颠颠，有时却乖得要命，有时候看起来好像随时都可以陪你上床去，可是等你真想动她时，却连她的边都碰不到。

陆小凤也不例外，所以这几天他的心情并不太好。

他是个正常而健康的男人，一天到晚被这么样一个女孩子缠着，到了晚上却总是一个人睁大了眼睛看着屋顶发怔，你说他心情怎么好得起来？

岁寒三友还是在后面远远的跟着，并没有干涉他的行动。

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陆小凤替他们找回罗刹牌，陆小凤变成贾乐山也好，变成真乐山也好，他们完全不闻不问。死人不管。

从车窗中远远看出去，已可看见一条亮得耀眼的白玉水晶大道。

楚楚轻轻叹了口气，道：“这段路我们总算走完了。”

陆小凤也叹了口气，他虽然知道无论多艰苦漫长的路，都有走完的时候，可是看到目的地已在望，心里还是觉得很愉快。

赶车的也提起精神，打马加鞭，拉车的马鼻孔里喷着白雾，浓浓的白沫子沿着嘴角往下流，远远看过去，已可以看到那冰上市镇的幢幢屋影。

然后夜色就已降临。

在这种极边苦寒之地，夜色总是来得很快，很突然，刚才明明还未到黄昏，忽然间夜色就已笼罩大地。

光采已黯淡了的水晶大道上，一盏灯光亮起，又是一盏灯光亮起，本已消失在黑暗中的市镇，忽然间就己变得灯火辉煌。

灯光照在冰上，冰上的灯光反照，看来又像是一幢幢水晶宫殿，矗立在一片琉璃世界上，无论谁第一次看到这种景象，都一定会目眩情迷，心动神弛。

陆小凤也不例外。

这一路上他不但吃了不少苦，有几次连小命都差点丢掉。

但是在这一瞬间，他忽然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若是使时光倒流，让他再回到银钩赌坊，重新选择，他还是会毫不考虑，再来一次。艰苦的经验，岂非总是能使人生更充足，更丰富。要得到真正的快乐欢愉，岂非总是先付出艰苦的代价。

陆小凤忍不住又轻轻叹了口气，道：“这地方假如就在你家的门口，随时都可以走过去，看来也许就不会有这么美。”

楚楚也轻轻叹了口气，道：“是的。”

夜，夜市。市镇在冰上，在辉煌的灯火间，屋里的灯光和冰上的灯光交相辉映，一盏灯变成了两盏灯，两盏灯变成了四盏灯，如满天星光闪耀，就算是京城里最热闹的街道也比不上。

街道并不窄，两旁有各式各样的店铺，车马行人熙来攘往，茶楼酒店里笑语喧哗，看看这些人，再看看这一片水晶璃璃世界，陆小凤几乎分不出这究竟是人间，还是天上？

走上这条街，他第一眼看见的是家小小的酒铺，因为就在那块“太白遗风”的木板招牌下，正有个穿着紫缎面小皮袄的大姑娘，用笑眯眯的眼睛看着他。

这位姑娘并不太美，笑得却很媚，很讨人喜欢，一张圆圆的脸，笑起来时就露出两个很深的酒窝，一双不笑时也好像笑眯眯的眼睛一直盯在陆小凤脸上。

楚楚从鼻子里冷笑了一声，道：“看来她好像对你很有意思？”

陆小凤道：“我根本不认得她。”

楚楚道：“你当然不认得，但是我认得。”

陆小凤道：“哦？”

楚楚道：“她姓唐，叫唐可卿，每个人都觉得她很可以亲近，你好像也不例外。”

陆小凤笑道：“你对她好像知道得不少？”

楚楚道：“当然。”

陆小凤道：“但她好像不认得你。”

楚楚眨了眨眼，道：“你猜猜看，我是怎么认得她的？”

陆小凤道：“我猜不出，也懒得猜。”

楚楚道：“贾乐山做事一向很仔细，还没有来之前，就已把她们四个人调查得很清楚，还找人替她们画了一张像。”

陆小凤皱着眉道：“难道她也是蓝胡子送来的那四个女人其中之一？”

楚楚道：“她本来是老三，也就是蓝胡子的二姨太。”

陆小凤忍不住想回头再去看她一眼，却看见了另外一个女人。

这女人正从对面一家专治跌打损伤的草药店走进唐可卿的小酒铺，她穿的是套黑衣服，身材很瘦小，脸上总是带着种冷冷淡淡的表情，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她三百两银子没还。

无论怎么看，她都绝不是那种引人好感的女人，却偏偏很引人注意，她和唐可卿正是两种绝不相同的典型，两个人却偏偏是朋友，而且是很熟的朋友。

楚楚道：“你是不是对这女人很有意思？”

陆小凤苦笑道：“我也不认得她？”

楚楚道：“我也认得她。”

陆小凤道：“难道她也是……”

楚楚道：“她姓冷，叫红儿，本来是蓝胡子的三姨太。”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蓝胡子到真是个怪人，要了那么样一个甜甜蜜蜜的二姨太之后，为什么还娶这么样一个冷冷冰冰的人做老四？”

楚楚淡淡道：“冷冷冰冰的人，当然也有她的好处，假如有机会，你也不妨去试试。”

陆小凤忍不住又回头去看，却看见两条大汉，扶着个摔断了腿的人走到那草药店门口，大声道：“冷大夫在哪里？快请过来。”

原来那位冷红儿居然还是个专治跌打损伤的郎中，也正是这草药店的老板。

陆小凤笑道：“何止一手？她还有好几手哩！”

陆小凤闭上了嘴，他终于发现不吃饭的女人这世上也许还有几个，不吃醋的女人连一个也没有。

楚楚却又笑了，眨着眼笑道：“其实蓝胡子中的四个女人，最好看的一个还是大姨太陈静静。”

陈静静？

陆小凤听过这个名字。

“……拉哈苏那里的人，气量偏狭，对陌生的外来客总怀有故意，除了两个人外，无论谁说的话你最好都不要相信……一个叫老山羊，是我父亲昔日的伙伴，一个叫陈静静……”

他立刻想起了丁香姨叮咛他的话，他实在想不到陈静静也是蓝胡子的女人。

楚楚用眼角瞟着他，悠然道：“你若想看看她，我倒可以带你去。”

陆小凤忍不住问道：“你知道她在哪里？”

楚楚道：“她是李霞的死党，一定会留在赌坊里帮李霞的忙。”

陆小凤道：“赌坊？什么赌坊？”

楚楚道：“银钩赌坊。”

陆小凤道：“这里也有个银钩赌坊？”

楚楚点点头，道：“李霞就是跟我们约好了要在这里的银钩赌坊见面的。”

陆小凤没有再问，因为他已看见了一枚发亮的银钩在风中摇晃。

门也不宽，银钩在灯下闪闪发亮。

陆小凤推开门，从刺骨的寒风中走进了这温暖如春的屋子，脱下了貂裘，随手抛在门后的椅子上，深深的吸了口气。

空气里充满了男人的烟草味，酒味，女人的脂粉香，刨花油香……

这种空气并不适于人们作深呼吸，这种味道却是陆小凤熟悉的。

司空摘星的确没有说错，他的确是属于这种地方的人。

他喜欢奢侈，喜欢刺激，喜欢享受，这虽然是他的弱点，他自己却从不否认。每个人都有些弱点的，是不是？

这赌坊的规模，虽然比不上蓝胡子的那个，赌客们也没有那边整齐，可是麻雀小，五脏俱全，各式各样的赌，这地方也都有。

陆小凤并没有等楚楚来挽他的臂，就挺起胸大步走了进去。

他知道每个人都在注意他，看他的衣着，看他的气派，无论谁都看得出这是位豪客，是个大亨。

大亨们的眼睛通常都是长在头顶上的，所以陆小凤的头也抬得很高，但他却还是看见了一个人赔着笑向他走了过来。

他并没有注意任何一个人，可是这个人的样子实在太奇怪，装束打扮更奇怪，就连陆小凤都很少看见这样的怪物。

这人身上穿的是件大红缎子的宽袍，袍子上还透满了各式各样的花朵，有些是黄的，有些是蓝的，有些是绿的。

最妙的是，他头上还戴着顶很高很高的绿帽子，帽子上居然还绣着六个鲜红的大字：“天下第一神童。”

陆小凤笑了。

他当然认得出这个人，这个人当然就是李霞那宝贝弟弟李神童。

看见他笑，李神童也笑了，笑得半痴半呆，半癫半疯，摇摇晃晃走过来，居然像女人一样向陆小凤请了个安，道：“你好。”

陆小凤忍住笑，道：“好。”

李神童道：“贵姓？”

陆小凤道：“ 贾。 ”
李神童眯起眼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道：“ 贾兄是从外地来的？ ”
陆小凤道：” 嗯。 ”
李神童道：“ 却不知贾兄喜欢赌什么？天九？单双？骰子？ ”
他样子看来虽然半疯半癫，说起话来倒还相当清醒正常。
陆小凤还没有开口，后面已有个人替他回答：“ 这位贾大爷不是来赌钱的，是来找人的。 ”
说话的声音温柔清脆，是女人的声音，却不是楚楚，是个态度也很温柔，而且长得很好看的女人，楚楚正在她身后朝陆小凤挤眼睛。
这女人莫非就是陈静静？
陆小凤声色不动，道：“ 你既然知道我是来找人的，当然也知道我找的是谁了？ ”
陈静静点点头，道，“ 请随我未， ”
赌场后面还有间小屋子，布置得居然很精致，却看不见人。
陆小凤在一张铺着狐皮的大竹椅上坐了下来，道：“ 李霞呢？ ”
陈静静道：“ 她不在。 ”
陆小凤沉下了脸，道：“ 我不远千里而来找她，她却不在？ ”
陈静静笑了笑，笑得也很温柔，柔声道：“ 就因为她知道贾大爷来了，所以才走的。 ”
陆小凤怒道：“ 这是什么意思？ ”
陈静静道：“ 因为她暂时还不能和贾大爷见面。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陈静静道：“ 她已出去了。但她会回来的，因为她不想得罪你，而且还一定会带着罗刹牌来。 ”
陆小凤道：“ 她说的是什么事？ ”
陈静静道：“ 她希望贾大爷先把货款交给我，等我把钱送去了之后，她就立刻会来的。 ”
陆小凤故意一拍桌子，道 :“ 这算什么名堂？没有看到货，就要我交钱。”
陈静静还是笑得很温柔，道：“ 她还要我转告贾大爷，这条件贾大爷是不肯答应，生意就谈不成了。 ”
陆小凤霍然长身而起，又慢慢的坐下。
陈静静微笑道：“ 以我看，贾大爷不如还是答应这条件的好，因为她将罗刹牌藏到一个极秘密，极安全的地方，除了她之外，绝没有第二个人知道，她若不肯拿了出来，也绝没何别人能找到。 ”
陆小凤目光闪动，道 :“ 她生怕我逼着她交出罗刹牌，所以我一到这里，她就躲了起来。 ”
陈静静并不否认。
陆小凤冷笑道：“ 难道她就不怕我找到她？ ”
陈静静笑道：“ 你找不到她的，她不愿见人的时候，谁也找不到她。 ”
她笑得虽温柔，眼睛里却充满了自信，看来也是个意志很坚强的女人，而且深信别人绝对找不到李霞藏在哪里。
陆小凤凝视着她，冷冷道 :“ 就算我找不到，我也有手段要你替我去找。”
陈静静微笑着摇了摇头，道：“ 我当然知道贾大爷的手段高明，只可惜我既不知道那罗刹牌藏在何处，也不知道李大姐到哪里去了，否则她又怎么

会把我留在这里？”

她的态度很平静，声音也很平静，无论谁都看得出她说的不是假话。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这么样看来，我若想要罗刹牌，就非答应她的条件不可？”

陈静静也叹了口气，道：“我那位李大姐，实在是位极精明仔细的女人，我们也……”

她没有说下来，也不必再说下去，从这一声叹息中，已应该可以听出她们也吃过李霞不少苦。

陆小凤沉吟着，道：“我付钱之后，她若不肯交货呢？”

陈静静道：“这一点我也没法子保证，所以贾大爷不妨考虑考虑，我们已替贾大爷准备好住处。”

陆小凤霍然站起，冷冷道：“不必，我自己会去找。”

陈静静道：“贾大爷初到本地，连一个熟人都没有，怎么能找到房子？”

陆小凤大步走出去，仰着头道：“我虽然没有熟人，可是我有钱。”

楚楚当然一直都在他身旁，两个人一走出这银钩赌坊，楚楚就笑着拍手，道：“好，好极了。”

陆小凤道：“什么事好极了？”

楚楚道：“你那副样子装得实在好极了，活脱脱就像是个满身都是钱的大富翁。”

陆小凤苦笑道：“其实我也知道贾乐山为人深沉阴刻，绝不会像这种暴发户的样子，可是我偏偏装不出别的样子来。

楚楚笑道：“这样子就已经很好，我若不认得贾乐山，我一定也会被唬住的。”

陆小凤道：“可是陈静静看来已经很不简单，李霞一定更精明厉害，我是不是能唬得住她呢？”

楚楚道：“其实能不能唬住她都没关系，反正她认的是人，不是钱，”

陆小凤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他心里正在想：陈静静他已见过了，在这种情况下，他当然不能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更不能说出他是丁香姨的朋友。

老山羊呢？

就在他开始想的时候，一个人被人从酒楼里踢了出来，“叭达”一声，摔在冰上，又滑出七八尺，恰巧滑到陆小凤面前。

这人反穿着一件羊皮袄，头戴着羊皮帽，帽子上居然还有两支山羊角，配着他又干又瘦又黄又老的脸，和那几根稀稀落落的山羊胡子，活脱脱正是一只老山羊。

陆小凤看着他，脸上完全没有表情，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眨一眨。

老山羊喘了半天气，又挣扎着爬起来，喃喃道：“妈那个巴子，就算老爷们没银子喝酒，你们这些小王八羔子也用不着踢人呀。”

直等他骂骂咧咧，一拐一瘸地走远了，陆小凤才压低声音，吩咐楚楚：“叫辛老二去盯住他。”

辛老二就是那轻功暗器都很不错的人，也正是昔年“花雨”辛十娘的嫡系子弟。

那身佩古剑的黑衣人姓白，是老三，和华山门下那白发老人是结拜兄弟，只因为多年前做错过一件事，被贾乐山抓住了把柄，所以才不得不投在贾乐

山门下，受了七八年的委曲，一直都翻不了身。

这些话都是他们自己说的，陆小凤也就这么样听着，他是不是真的相信呢？谁也不知道。

“天长酒楼”其实并没有楼，却无疑是这地方规模最大，装修得最好的一栋房子。

现在这房子已经变成陆小凤的，他只用几句话就谈成了这交易。

“你们一天可以赚多少？”

“生意好的日子，总有个二五两银子。”

“我出一千两银子，你把这地方让给我，我走了之后，房子还是你的，你答不答应？”

当然答应，而且答应得很快。

于是挂在门口的招牌就被摘了下来，生意也立刻就不做了，半个时辰之后，连床铺都已准备好，有钱的人做事岂非总是比较方便？

最方便的是，这里本来就有酒有菜，而且还有个手艺很好的厨子。

坐在生得很旺的炉火旁，几杯热酒下肚，陆小凤几乎已忘了外面的天气还是冷得可以把人鼻子都冻掉。

喝到第三壶酒的时候，辛老二才赶回来，虽然冷得全身发抖，却只能远远的站在门口，不敢靠近炉火，他知道自己现在若是靠近了炉火，整个人说不定就会像冰棍一样融化掉，若是奖一双手泡进热水里，拿出来的时候说不定只剩下一副骨架子。

陆小凤等他喘过一口气，才问道：“怎么样？”

辛老二恨恨道：“那老王八本不该叫做老山羊的，他简直是条老狐狸。”

陆小凤道：“你吃了他的亏？”

辛老二道：“他早就知道我在盯着他了，故意带着我在冰河上绕了好几个圈子，才回过头来问我，是不是你要我去找他的？”

陆小凤道：“你怎么说？”

辛老二道：“他既然什么都知道了，我想不承认也不行。”

陆小凤道：“他现在人呢？”

辛老二道：“就在外面等着你，他还说，不管你是谁，不管你找他干什么，既然是你要找他，就应该由你自己去。”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不管他是老王八也好，是老山羊好是，是老狐狸也好，看来他骨头倒是蛮硬的。”

老山羊挺着胸在前面走，陆小凤在后面跟着。

看来他不但骨头硬，皮也很厚，好像一点也不怕冷。

走出这条街，外面就是一片冰天雪地，银白色的冰河笔直的向前面伸展出去，两岸上黑黝黝、灰蒙蒙的，什么都看不见。

从那千万点灯光里忽然走到这寒冷黑暗的世界中来，滋味实在很不好受。

陆小凤本来想沉住气，看看他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现在却忍不住道：“你到底想把我带到哪里去？”

老山羊头也不回，道：“带回我家去。”

陆小凤道：“为什么要到你家去？”

老山羊道：“因为是你要找我，不是我要找你。”

陆小凤只有认输，苦笑道：“你家在哪里？”

老山羊道：“ 在大水缸里。 ”
陆小凤道：“ 大水缸在什么地方？ ”
老山羊道：“ 大水缸就是大水缸。 ”
大水缸的确就是个大水缸，而且是个货真价实的大水缸。
陆小凤已活了二三十年，却从来也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水缸。
事实是，假如他没有到这里来，就算他再过两三百年，也看不见这么大的水缸。
这水缸至少有两丈多高，看来就像是栋圆圆的房子，又像是个圆圆的帐篷，但它却偏偏是个水缸，因为它既没有门，也没有窗户，上面却是开口的，还有条绳子从上面垂下来。
老山羊已拉着绳子爬上去了，正在上面向他招手，道 :“ 你上不上得来？ ”
陆小凤道：“ 我上去干什么？我又不是司马光，我就算要喝水，也用不着爬到这么样一个水缸里去。 ”
他嘴里虽然在嘀咕，却还是上去了。
水缸里没有水，连一滴水都没有。
水缸里只有酒，好大的一个羊皮袋里，装满了你只要喝一口就保证会呛出眼泪来的烧刀子。
老山羊喝了一大口，眼睛反而更亮了。
水缸底乱七八糟的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兽皮，他抱着大酒袋，舒舒服服的坐下来，才吐出口气，道：“ 你见过这么大的水缸没有？ ”
陆小凤道：“ 没有。 ”
老山羊道：“ 你见过我没有？ ”
陆小凤道：“ 也没有。 ”
老山羊道：“ 但我却好像见过你？ ”
陆小凤道：“ 嗯， ”
老山羊忽然笑了，摇着头，眯着眼笑道：“ 你不是。 ”
陆小凤道：“ 我不是贾乐山？ ”
老山羊道：“ 绝不是。 ”
陆小凤道：“ 那么我是谁？ ”
老山羊道：“ 不管你是张三也好，是李四也好，我只知道你绝不是贾乐山，因为我以前见过那老王八羔子一次。 ”
陆小凤也笑了。
他本来不想笑，却忍不住笑了，他忽然觉得这老头很有趣。
老山羊上上下下的打量着他，好像也觉得他很有趣，只要见过陆小凤的人，通常都会觉得他很有趣的。
陆小凤道：“ 我想请…… ”
老山羊忽然打断了他的话，道：“ 李霞是个怪人，丁老大更怪，为了喜欢喝无根水，居然不惜卖房子，花了两年多的功夫做成这么样两个大水缸，只为了夏天的时候接雨水喝。
陆小凤道：“ 丁老大就是李霞以前的老公？ ”
老山羊点点头，道：“ 现在李霞不见了，却绝没有离开这地方，我可以保证她一定还躲在镇上，你若想问我躲在哪里，我也不知道。 ”
陆小凤道：“ 你怎么知道我是来打探这些事的？ ”
老山羊道：“ 难道你不是？ ”

陆小凤道：“ 你也已知道我是谁？ ”
老山羊道：“ 我不必知道，也不想知道，不管你是谁，都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
他又眯起了眼，眼睛里带着种诡谲的笑意，接着道：“ 我觉得你这人还不讨厌，所以就带你到这里来，告诉你这些话，假如你还想打听什么别的事，你最好找别人去。 ”
陆小凤却又问道：“ 你说这样的水缸本来是有两个的？ ”
老山羊道：“ 嗯。 ”
陆小凤道：“ 还有一个呢？ ”
老山羊道：“ 不知道。 ”
陆小凤道：“ 别的事你什么都不知道？ ”
老山羊叹了口气，道：“ 我已经老了，老得几乎连自己贵姓大名都忘了，镇上的年轻人很多，年轻的女孩子也很多，无论你想打听什么消息，都应该问他们去。 ”
他闭上眼睛，又喝了口酒，就舒舒服服的躺了下去，好像已下定决心，绝不再多看陆小凤一眼，绝不再跟陆小凤多说一句话。
陆小凤又笑了：“ 你知道我不是贾乐山，知道我认得你丁老大的女儿，所以我提起她名字时，你一点也不意外，你甚至还知道李霞并没有走，可是你却口口声声的说你什么都不知道。 ”
他摇着头，又笑道：“ 看来辛老二倒没有说错，你的确不该叫老山羊的，你实在是条老狐狸。 ”
老山羊也笑了，忽然向他挤了挤眼睛，道：“ 你遇上我这条老狐狸倒不要紧，我只希望莫要再遇上狐狸精。
唐可卿开的那家酒铺，就叫做“ 不醉无归小酒家 ”。
天虽然已黑了很久，夜却还不太深，陆小凤回去的时候，街道上还是灯火辉煌，这不醉无归小酒家也还没有打烊。
这酒铺看来并不差，老板娘长得很不错，但却也不知为了什么，里面冷冷清清的，看不见一个客人。
所以陆小凤第一眼看见的，还是这长得并不太美，笑得却很迷人的大姑娘，她还是站在那块“ 太白遗风 ”的木牌招牌下，笑眯眯的看着陆小凤，就好像存心在这里等着他一样。
她的笑不但是种诱惑，也像是种邀请。
陆小凤从来也不会拒绝这种邀请的，何况他一向认为会笑的女孩子，也一定比较会说话，会说话的女孩子，就一定比较容易泄露别人的秘密。
于是他也露出微笑，慢慢的走过去，正不知应该怎么样开口搭讪，唐可卿反而先开口了：“ 听说你已经把天长酒楼买了下来。 ”
陆小凤真的笑了：“ 这地方消息传得好快！ ”
唐可卿道：“ 这是个小地方，像你这样的大人物并不常见。 ”
她笑得实在太甜，实在很像是个狐狸精。
陆小凤轻轻咳嗽了两声，道：“ 不醉无归，到这里喝酒的，难道都非醉不可？ ”唐可卿嫣然道：“ 对，到这里来喝酒的，不醉的都是乌龟。 ”
陆小凤道：“ 若是醉了呢？ ”
唐可卿道：“ 醉了就是王八。 ”
陆小凤大笑，道：“ 所以到这里来喝酒的，不做乌龟，就得是王八，这

就难免没有人敢上你的门了。”

唐可卿道：“你明明已买下家酒搂，却还要到这里来喝酒，你既不怕做乌龟，也不怕做王八，你这是为的什么？”

她笑得更甜，更像是个狐狸精。

陆小凤忽然发现自己心又动了，忍不住去拉她的手，道：“你猜我为的是什么？”

唐可卿眼波流动，道：“难道你为的是我？”

陆小凤没有否认，也不能否认，他已握住了她的手，握得很紧。

她的手美丽而柔软，但却是冰冷的。

陆小凤道：“只要你肯陪我喝酒，你要我醉也好，要我不醉也好，都由得你。”

唐可卿媚笑道：“所以我要你做乌龟也好，做王八也好，你都答应。”

陆小凤的眼睛也眯了起来，道：“那只看你答不答应？”

唐可卿红着脸道：“你总得先放开我的手，让我去拿酒给你。”

陆小凤的心已经开始在跳。

他是个很健康的男人，最近他已憋了很久，这次又有个很好的理由原谅自己我并不是真的这么好色，只不过为了要打听消息，就不能不姑且用一次“美男计”了。

他放下她的手时，心里已开始在幻想，夜深人静，两个人都已有了酒意时的光景。

谁知道就在这时，唐可卿忽然扬起手，一个耳光往他脸上掴了过来。

这一耳光当然并没有真的掴在他脸上，陆小凤还是吃了一惊。

“你这是干什么？”

“我这是干什么？”唐可卿铁青着脸，冷笑道：“我正想问你，你这是干什么？你把我看成什么样的人了？你以为自己有几个臭钱，就可以随便欺负女人？告诉你，我这里只卖酒，不买别的。”

她越说越气，到后来居然跳脚大骂：“滚，你给我滚出去，下趟若是再敢上我的门，看我一棍子打断你两条狗腿。”

陆小凤被骂得怔住。心里却已明白，这地方为什么连鬼都不上门了。

原来这女人看来虽是个蜜糖，其实却是根辣椒，而且还有种奇怪的毛病，一种专门喜欢虐待男人的毛病，一定要看着男人受罪，她才高兴。

所以她总是站在门口，勾引过路的男人，等到男人上了她的钩时，她就可以把这男人放在手心里像蚊子一样捏得半死。

这地方受过她的折磨，挨过她揍的男人，想必已不少，陆小凤总算还比较幸运，总算还能完完整整的走出去。

幸好外面没什么人，在这种滴水成冰的地方，谁也不会到街上来闲逛的。

陆小凤走进去的时候，活脱脱是位好色的大亨，走出去的时候，却像是个呆子。

“女人……”他在心里叹着气呻吟：“这世界上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要命的女人？”

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想，这世界上若是没有女人会变成什么样子时，就听见了一声惨叫。

惨叫声是从对面的草药店里传出的，是男人的声音。

陆小凤赶过去时，那瘦瘦小小，冷冷淡淡的冷红儿，正把一个大男人按

在椅子上，一只手捏着他的肩上大筋，一只手拧转他的臂，冷冷的问道：“你究竟是什么地方扭了筋？什么地方错了骨，你说！”

这男人龇着牙，咧着嘴，道：“我……我没有。”

冷红儿道：“那么你来干什么？是不是想来捏捏我的筋，松松我的骨？”

这男人只是点头，既不能否认，也不敢承认。

冷红儿冷笑一声，忽然一抬手，这个大男人就像是个小皮球一样被摔出了门外，“叭达”一声，跌在又冷又硬又滑的冰地上。

这次他真的被跌得扭了筋，错了骨，却只能回家去找老婆出气了。

陆小凤心里在苦笑，这次他实在分不清究竟是这个男人有毛病？还是这个女人有毛病？

冷红儿就站在对面，冷冷的看着他，道：“你是不是也有病想来找我治治？”

陆小凤勉强笑了笑，回头就走。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忽然发现这地方的女人都惹不得。

谁知道他不惹别人时，别人反而要来惹他。

冷红儿忽然挡住了他的去路，道：“你究竟是来干什么的？为什么不说话？”

陆小凤苦笑道：“我为什么要说话？”

冷红儿咬着嘴唇，盯着他，道：“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心里一定认为我是个又冷又凶，又有毛病的女人。”

陆小凤道：“我没有这么想。”

这次他是在说慌，他心里的确是在这么样想的。

冷红儿还在咬着嘴唇，盯着他，一双冷冷冰冰的眼睛里，忽然有两滴眼泪珍珠般滚了出来。

她这样的女人居然也会哭？陆小凤又吃了一惊：“你这是干什么？”

冷红儿垂下头，流着泪道：“也没有什么，我……我只不过觉得难受，”

陆小凤道：“难受？”你把别人揍得满地乱爬？你还难受？挨揍的人怎么办？

冷红儿当然听不见他心里想的话，又道：“你是从外地来的，你不知道这里的男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看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总是想尽了办法，要来欺负我，侮辱我。”

她流泪的时候，看来就仿佛变得更娇小，更软弱，那种凶狠冷淡的样子，连一点都没有了，的确就像是个受尽了委曲的小女孩。

她接着又道：“我若被他们欺负了一次，以后就永远没法子做人了，因为别人非但不会怪他们，反而说我招蜂引蝶，所以我只有作出那种冷冷冰冰的样子，可是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又……又……”

她没有说下去，也不必说下去。

夜深人静时，独守空房里，那种凄凄凉凉，孤孤单单的寂寞滋味，她不说陆小凤也明白。

他忽然觉得站在他面前的这个娇小柔弱的女孩子，非但不可怕，而且很可怜。

冷红儿悄悄的拭着泪，仿佛想勉强作出笑脸道：“其实我们以前并没有见过面，我本不该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这种话的。”

陆小凤立刻道：“没关系，我也有很多心事，有时候我也想找个陌生人

说给他听听。”

冷红儿抬起头，仰视着他，嗫嚅着问道：“你能不能说给我听？”

她脸上的泪痕还没有干，站在他面前，她显得更妖小柔<弱。

陆小凤就算还想走，也走不成了。流着泪的邀请，岂非总是比带着笑的邀请更令人难以拒绝？

热气腾腾的酸菜白肉血肠火锅，温得恰到好处的竹时青。

“这酒还是我以前从外地带来的，我一直舍不得喝。”

冷红儿脸上的泪已干，正在摆桌子，布酒菜，看来就像是只忙碌的小麻雀。

“每天晚上，我都要一个人喝一点酒，我的酒量并不好，可是我喝醉了才能睡得着。”

然后她又向陆小凤坦白承认：“有时候就算喝醉了也一样睡不着，那种时候我就会跑出去，坐在冰河上，等着天亮，有一次我甚至看见一头熊，至少我以为它是一头熊，身上长满了又粗又硬的黑毛。”

她的酒量确实不好，两杯酒喝下去，脸上就泛起了红霞。

陆小凤看着她，心里在叹息，这么样一个女孩子，居然会一个人坐在冰河上看黑熊，这实在是件很凄惨的事。

恰巧就在他心里开始为她难受的时候，她的手恰巧正摆在他面前。

于是他就握住了她的手。

她的手娇小柔弱，而且是火烫的。

屋子里温暖如春，桌上的瓶子里还插着几枝腊悔，寒风在窗外呼啸，窗子紧紧关着。

她的心在跳，跳得很快。

陆小凤还没有弄清楚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她已倒在他怀里，娇小柔弱的身子，就像是一团火，嘴唇却是冰凉的，又凉，又香，又软。<

直到很久以后，陆小凤还是弄不清这件事是怎么发生的。

“那天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后来有人问他。

“严格说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事。”陆小凤又不能不承认：“那倒也不是因为我很君子，而是因为……”因为就在事情快要发生的时候，他们忽然听见了一阵掌声。

“在这种时候，居然有人为你们鼓掌。”后来听说这故事的人，总觉得很好笑：“那一定是因为你们表现得很精彩。”

陆小凤也不能否认，这阵掌声的确让他们都吓了一跳，事实上，他们两个人的确都跳了起来，把桌上的火锅都撞翻了。

“鼓掌的人是谁？”

“是个大混蛋，穿着红袍子，戴着绿帽子的大混蛋。”

李神童正站在门口，看着他们嘻嘻的笑：“两位千万不要停下来，这么精彩的好戏，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看过了，你们只要肯让我再多看一下子，我明天一定请你们吃糖。”

这些话里面并没有脏字，可是陆小凤这一生中却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么令人恶心的话。

他几乎忍不住要冲过去，狠狠的给这半真半假的疯子一巴掌。他没有冲过去，只因为冷红儿已先冲了过去，这个娇小柔弱的女人忽然间又变成了一匹母狼，出手恶毒而凶狠。

陆小凤知道她会武功，却没有想到她的武功居然很不错，她的出手迅急狠辣，在七十二路小擒拿手中，还带着分筋错骨的手法，李神童身上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被她一把抓住，保证就立刻可以听见两种声音骨头碎裂和杀猪般的惨叫。

但是李神童却连衣角都没有让她碰到。

他的画也许画的很差劲，衣服也穿得很滑稽，但是他的武功却一点也不滑稽。

就连陆小凤都不能不承认，这人的武功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已可算是一流高手。

这么样一个人，为什么会像是个白痴般躲在自己姐姐的裙子下面，被人牵住到处跑？为什么不自己去闯闯天下？

难道他姐姐的武功比他更厉害？

陆小凤抬起头，恰巧看见李神童的手从冷红儿的胸膛上移开。

然后冷红儿就冲了出去，冲到门外后，门外就响起了她的哭声。

陆小凤只觉得一阵怒气上涌，双拳又紧紧握起，他决心要给这人一个好好的教训。

李神童居然还在笑，摇着手笑道：“你可不能过来，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我也知道你是什么人。”

陆小凤沉着脸道：“你知道？”

李神童笑道：“你瞒得过别人，却瞒不过我，就算你再把胡子留多些也没用，我还是知道你就是那有四条眉毛的陆小凤。”

陆小凤停下了脚步，怔住。

他到这里来还不到两个时辰，只见了五个人，这五个人居然全都让他大吃一惊，这地方的人好像全不简单，他若想将罗刹牌带回去，看来还不容易。

李神童笑得更愉快，又道：“可是你只管放心，我绝不会揭穿这秘密的，因为我们本就是一条路上的人，我等你来已等了很久。”

陆小凤更奇怪：“你知道我会来？”

李神童道：“蓝胡子说过他一定会把你找来的，他说的话我一直很相信。”

陆小凤总算明白了，他也想起了蓝胡子说的话：“……就算你找不到，也有人带你去找……你一到那里，就有人会跟<你联络的。”

李神童笑道：“你一定想不到我会出卖我姐姐，替蓝胡子做奸细。”

陆小凤冷冷道：“但是我也并不太奇怪，像你这种人，还有什么事做不出的。”

李神童居然叹了口气，道：“等你见到我那宝贝姐姐，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种事了。”

陆小凤道：“我要怎么样才能见到她？”

李神童道：“只有一个法子。”

陆小凤道：“什么法子？”

李神童道：“赶快把你带来的那些箱子送去？”

陆小凤道：“你也不知道她躲在哪里？”

李神童道：“我也不知道。”

他叹息着，苦笑道：“除了白花花的银子，和黄澄澄的金子，她简直六亲不认。”

陆小凤盯着他，足足盯了有一盏茶时分，忽然问道：“你想不想挨揍？”

李神童当然不想。

陆小凤道：“ 那么你就赶快把地上这些东西全都吃下去，只要被我发现你还剩下一块没有吃，我就要你后悔一辈子。

火锅撞翻了，酸茶、白肉、血肠，倒得满地都是，很快就结成了一层白油。

李神童苦着脸弯下腰时，陆小凤就慢慢的走了出去刚走出门就听见了他呕吐声。

夜已很深了，辉煌的灯火已寥落，辉煌的市镇也已被寒冷、黑暗笼罩。

冷风从冰河上吹过来，远方仿佛有狼群在呼号，凄凉惨厉的呼声，听得人心都冷透。<。”

——冷风儿跑到哪里去了？是不是又坐在冰河上，等着看黑熊走过？

——在她心目中，这只黑熊象征着什么？是不是象征着人类那种原始的欲望？

陆小凤觉得很难受，不仅是在为她难受，也在为自己难受。

——为什么人类总是要被自己的欲望折磨？

天长酒楼里的灯还亮着，灯光从门缝里照出来，还带着一阵阵热呼呼的香气。

陆小凤却皱起了眉，他知道在里面等着他的，又是酸菜白肉血肠火锅，又是一个古怪的女孩子。

在这一瞬间，他恨不得也跑到冰河去等着看那只黑熊。

也就在这一瞬间他忽然看见一条人影从天长酒楼屋子后面掠出，身形一闪就消失在黑暗中。

这种轻功身法,甚至已不在陆小凤之下,这种地方谁有这么高明的轻功？

陆小凤又皱起了眉，门已开了，一双带笑的眼睛在门缝里看着他，吃吃的笑道：“ 你总算还记得回来，我还以为你已死在那个女人的小肚子上了。 ”

热气腾腾的火锅，温到恰到好处的竹叶青，楚楚笑得很甜：“ 这酒还是我特地带来的…… ”

陆小凤几乎又忍不住要逃出去，同样的酒菜和女人，已经让他受不了，何况连她们说的话都一模一样。

下面她在说什么，他已连一个字都没有听见乏味的谈话，乏味的人……

他忽然跳起来，道：“ 快叫人送去，快。 ”

楚楚怔了怔，道：“ 快把什么东西送去？送到哪里去？ ”

陆小凤道：“ 快把箱子送到银钩赌坊去。 ”<

七八丈宽长的屋子，己用木板隔成七八间。

最大的一间房里，摆着最大的一张床，铺着最厚的一床被。

陆小凤就躺在这张床上，盖着这张被，却还是冷得要命。

每个人都有情绪低落的时候，他也是人，在这种时候，他就会觉得自己总是会把所有的事都弄得一团糟，只恨不得先打自己三千八百个耳光，罚跪三百八十天，再买块豆腐来一头撞死。

外面有人在搬箱子，一面还打着呵欠，打着喷嚏。

三更半夜，把人从热被窝里叫出来搬箱子，这种人生好像也没多大意思，这些人为什么还不去死？为什么要去死？人活着，不但是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谁都没有权毁灭别人，也同样无权毁灭自己。

陆小凤翻了个身，只想早点睡着，可惜睡眼就像是女人一样，你越急着

她快点来，她来得越迟人生中岂非有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

忽然间，外面“ 哗啦啦 ”一阵响，接着又是一连串惊呼。

陆小凤跳起来，套上件外衣，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赤着脚窜出去，几个抬箱子的大汉正站在外面，看着一口箱子发呆。

箱子已跌在地上，跌开了，里面的东西全都倒翻了出来，竟不是黄金，也不是银子，竟是一块块砖头。

陆小凤怔住。

今天晚上这已是他第六次怔住，这一次他不但吃惊，而且愤怒，因为他也同样有种被欺骗了的感觉，这种感觉当然很不好受。

楚楚却完全面不改色，淡淡道：“ 你们站在那里发什么<呆？砖头又摔不疼的，快装好送去。 ”

陆小凤冷冷道：“ 送去？送到哪里去？ ”

楚楚道：“ 当然是送到银钩赌坊去。 ”

陆小凤冷笑道：“ 你想用砖头去换人家的罗刹牌？你以为人家都是呆子？ ”

楚楚道：“ 就因为那位陈姑娘一点都不呆，所以我才能把箱子就这么样送去，她若是识货的，看了这些箱子一定没话说。 ”

陆小凤道：“ 别的箱子里装的也都是砖头？ ”

楚楚道：“ 完全一样的砖头，只不过…… ”

陆小凤道：“ 不过怎么样？ ”

楚楚笑了笑，道：“ 箱子里装的虽然是砖头，箱子却是用黄金打成的，我们带着这么多黄金走这么远的路，总不能不特别小心些， ”

陆小凤说不出话了，他忽然发现这里唯一的呆子好像就是他自己。

剩下的几口箱子很快就被搬走，陆小凤还赤着脚站在那里发怔。

楚楚看着他，嫣然道：“ 我知道你一直在生我的气，我知道。 ”

她知道陆小凤袍子下面是空的，她走过去，解开他的袍子，把自己的脸贴在他赤裸的胸膛上，用双手搂住他的腰，耳语般轻轻说道：“ 可是今天晚上，我绝不会再让你生气了，绝不会。 ”

陆小凤垂下头，看着她头顶的发髻，看了很久，忽然道：“ 是什么事让你改变了主意？ ”

楚楚柔声道：“ 我一向只做我高兴做的事，以前我不高兴陪你，现在…… ”

陆小凤道：“ 现在你高兴了？ ”<

楚楚道：“ 嗯。 ”

陆小凤笑了，忽然把她抱起来，抱回她自己的屋里，用力抛在她自己的床上，扭头就走。

楚楚又从床上跳起来，大喊：“ 你这是什么意思？ ”

陆小凤头也不回，淡淡道：“ 也没有什么别的意思，只不过告诉你，这种事是要两个人都高兴的，现在你虽然高兴了，我却不高兴。 ”

这天晚上陆小凤虽然还是一个睡的，却睡得很熟，他总算出了一口气，第二天醒来时，他只觉得胃口好极了，简直可以吞下一整条大鲸鱼。

虽然已快到正午，楚楚却还躲在屋里，也不知是在睡觉，还是在生气。

银钩赌坊那边居然也一直没有消息。

陆小凤狼吞虎咽的吃下了他的早点兼午饭，这顿饭使得他更容光焕发，精神抖擞，所以他又特地到厨房去，着实对那厨子夸奖一番。

他心情愉快时，总是希望别人也能同样愉快。

临走时他还拍着那厨子的肩，笑道：“ 你若到内地去开饭馆，我保证你一定发财，那些吃惯了煎小鱼的土蛋们，若是吃到你的大块烧羊肉，简直会高兴得爬上墙。 ”

厨子看着他走出去，目中充满感激，心里只希望他今天无论做什么事，都有好运气。

陆小凤也相信自己一定会有好运气的。

魔女动淫心

灯笼虽然没有点着，银钩却还是不停的在风中摇晃。

陆小凤大步走入了银钩赌坊，只觉得手里满把握着的都是好运气，几乎忍不住要停下来掷几手骰子。

他没有停下来，他不愿把这种好运气浪费在骰子上。

李神童远远的看见他走进来，就赶紧溜了，这个人今天看来好像显得有点面黄肌瘦，萎靡不振，昨天晚上说不定整夜都在泻肚子。

陆小风微笑着走过去，走到那间门口写着“帐房重地，闲人免进”的秘室外立刻有两条大汉迎上来挡住他的路。

一个人指着门上的木牌，沉着脸道：“你认不认得字？”

陆小凤微笑道：“字我倒也认得几个但我却不是闲人，我很甜，甜得要命。”

这人怔了怔，还没有会过意来，陆小凤已从他面前走过去，还想伸手，忽然觉得腰眼上一麻，整个人都软了，连手指都抬不起。

陈静静果然在房里，李神童也在，看见陆小凤，两个人都勉强作出笑脸。

陆小凤也笑了笑，道：“早。”

陈静静嫣然道：“现在已不早了。”

陆小凤道：“你既然知道不早了，为什么还不给我消息？”

陈静静轻轻咳嗽了两声，道：“我们正想去请贾大爷今天晚上过来吃便饭。”

陆小凤道：“我一向不吃便饭，我只吃整桌的酒席。”

陈静静勉强笑道：“当然是整桌的酒席，到时候李大姐也一定会来的。”

陆小凤道：“我现在既然已经来了，现在就要吃。”

陈静静道，“那怎么办呢？”

陆小凤道：“办法很简单，你只要去告诉你那李大姐，说我已来了，假如她还不出来见我，我就先割掉她弟弟两只耳朵，一只鼻子。”

李神童脸色又变了，陈静静笑得更勉强，道：“只可惜我们也不知道她在哪里，叫我们怎么告诉她？”

陆小凤道：“你们不知道她在哪里，我倒知道一点。”

陈静静道：“哦？”

陆小凤道：“这里本来有两个大水缸的，现在外面却已只剩下一个，还有一个到哪里去了？”

陈静静脸色好像也有点改变。

陆小凤道：“水缸在哪里，李霞就在哪里。”

陈静静道：“这是什么意思？我不懂。”

陆小凤道：“你应该懂的，除了疯子外，谁也不会卖了房子来做这么样两个大水缸，只为了要接雨水喝。”

陈静静同意这一点，她不能不同意。

陆小凤道：“丁老大并不是疯子，他这么样做当然另有目的。”

陈静静道：“你说他有什么目的？”

陆小凤道：“他跟李霞本是私奔到这里来的，生怕别人追来，就做了两个这么样的水缸，准备必要时好藏在水缸里。”

陈静静道：“水缸里能藏得住人？”

陆小凤道：“ 平时当然藏不任，可是你假如把水缸冻在冰河里，就是再好也没有的藏身之处了，谁也想不到冰河下面还会有人的。 ”<

陈静静还想笑，却已笑不出，李神童却忍不住问道：“ 你知道那水缸在哪里？ ”

陆小凤点点头，用脚踩了踩地上铺着的木板，道：“ 就在这里。 ”

陈静静看着李神童，李神童看看陈静静，两个人还没有开口，木板下却已有人开口了。

一个低沉沙哑的女子声音冷冷道：“ 你既然已知道我在下面，为什么还不下来？ ”

两丈多高的水缸，居然还格成了两层，下面一层铺满了柔软的皮毛，正是个极舒服的床铺，从一个小小的梯子走到上面一层，就是饮食起居的地方了，里面居然有桌有椅，四面都挂着厚厚的乱毡，还有个极精致的黄铜火炉。

陆小凤叹了口气，心里在幻想着，假如能和一个自己喜欢的女孩子到这里来住几天，那种日子一定过得像是在做梦。

一个长得还不算太难看的中年女人，正坐在对面盯着他。

这女人头发梳得很亮，很整齐，一张四四方方的脸，颧骨很高，嘴唇很厚，毛孔很粗，表情很严肃，实在连一点好看的地方都没有。

别人会觉得她并不难看，也许只因为她的眼睛，她在盯着别人的时候，眼睛里仿佛有一层淡淡的雨雾，你若没有看见过她，绝对想不到这么样一双眼睛，会长在这么样一个脸上。

“ 你就是李霞。 ”她盯着陆小凤：“ 你当然就是贾乐山。 ”

陆小凤点点头。

李霞道：“ 你知不知道别人都说你是条老狐狸？ ”

陆小凤道：“ 我本来就是的。 ”

李霞道：“ 可是你看来并不老。 ”<

陆小凤笑了笑，道：“ 因为我知道有个法子可以使男人保持年轻。 ”

李霞道：“ 什么法子？ ”

陆小凤道：“ 女人。 ”

李霞眼睛里仿佛也有了笑意，道：“ 这法子听来好像很不错。 ”

陆小凤也在盯着她，微笑道：“ 你看来也不老。 ”

李霞道：“ 哦？ ”

陆小凤道：“ 你是用什么法子保持年轻的？ ”

李霞沉下脸，冷笑道：“ 你以为我用的是男人？ ”

陆小凤淡淡道：“ 只要你不用我，随便你用什么都不关我的事， ”

李霞又开始盯着她，眼睛里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忽然大声吩咐：“ 来人，摆酒。 ”

陆小凤道：“ 我不是来喝酒的。 ”

李霞道：“ 但是你非喝不可。 ”

陆小凤道：“ 为什么？ ”

李霞道：“ 因为我要你喝，你要的东西，也正巧在我手里。 ”

陆小凤心里在叹息，鼻子已嗅到一阵很熟悉的香气。

又是酸菜白肉血肠火锅的香气。

他几乎晕了过去。

热气腾腾的火锅，温得恰到好处的竹叶青。

李霞还没有开口，陆小凤已抢着道：“这酒当然是你从外地带来的，而且一直都舍不得喝，”他以为李霞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怎么能说出她心里的话。

谁知李霞却摇摇头，道：“你错了，这酒是你女人送来的，我还没有喝，只因为我怕酒里有毒。”

陆小凤只有苦笑，每个人都有错的时候，他苦笑着道：“所以你要我先试试？”

李霞并不否认，陆小凤已举杯一饮而尽。

他天生就有种奇怪的本能，他的感觉远比大多数人都敏锐，酒里若是有毒，只要酒一沾唇就能感觉到，否则他只怕早就被毒死了几百次。

李霞用眼角瞟着他，忽然问道：“听说你那女人长得很不错，她叫什么名字？”

陆小凤道：“楚楚。”

李霞冷冷道：“你有了那么好看的女人，还在外面东勾西搭，连别人的老婆都不肯放过？”

陆小凤笑了笑，道：“红儿和小唐好像已不是别人的老婆，我喜欢女人。”

李霞忽然也笑了笑，道：“现在我也不再是别人的老婆，我也是女人。”

陆小凤淡淡道：“只可惜在我眼中看来，你只不过是个要跟我做买卖的生意人而已。”

李霞道：“现在我们的买卖岂非已做完了。”

陆小凤道：“好像还没有，我虽然已付了钱，你却还没有交货。”

李霞道：“你放心，你要东西，明天一早我就会交给你。”

陆小凤道：“为什么要等到明天早上？”

李霞也倒了杯酒，慢慢的喝下去，眼睛里又露出了那种奇怪的表情，缓缓道：“我们都是大人了，用不着再像两个孩子一样玩把戏。”

陆小凤道：“我也不想玩把戏。”

李霞盯着他，道：“这里的男人，都是又臭又脏的土驴，几个月也不洗一次澡，我看见就呕心，可是你……你……”

陆小凤道：“我怎么样？”<

李霞道：“你不但长得比我想像中年轻得多，你的身体看来还这么结实，这么棒。”

她眼睛里的雨雾更浓，呼吸也忽然变得急促，道：“我想要的是什么，你难道还不明白。”

陆小凤道：“我一点也不明白。”

李霞咬了咬嘴，道：“我也是个女人，女人都是少不了男人的，可是我……我却已有好几个月没有男人了，我……”

她的呼吸急促，忽然倒过来，用手握住了陆小凤的手。

她握得实在太用力，连指甲都已刺入陆小凤肉里。

她的脸上已有了汗珠，鼻翼扩张，不停的喘息，瞳孔也渐渐扩散，散发出一种水汪汪的温暖……

陆小凤没有动。

他看见过这种表情，那只有在某种特别兴奋的时候，一个女人脸上才会露出这种表情，但现在她却只握住了他的手而已。

在这一瞬间，他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会跟丁老大私奔，为什么会嫁给蓝胡

子。

她无疑是个性欲极旺盛的女人，又正在女人性欲最旺盛的年纪。

她长得虽不美，可是这种女人却通常都有种奇异的吸引力，尤其是那厚而多肉的嘴唇，总能让男人联想起某种原始的罪恶。

陆小凤没有动。

但是连他自己也不能否认，他的心又开始在动了。

他的喉结在上下滚动，嘴忽然发干，他想走，李霞却已倒在他身上，压在他身上，像章鱼般紧紧缠住了他。

就连陆小凤都没有遇见过需要得这么强烈的女人，他几乎己透不过气来，她的手忽然已伸入，用力握住了他的……

忽然间，“砰”的一声响，上面的木板被掀开，一个人在<嘶声呼喊：“让我进去，我要进去，谁敢拦住我，我就杀了谁。”

陆小凤一惊，李霞坐起，还在不停的喘息，一个女人从上面跳了下来，圆圆的脸已因愤怒而扭曲，陆小凤几乎已认不出她就是那站在“太白遗风”的木板招牌下，想勾引男人上她砧板宰割的唐可卿。

“是你……”李霞跳了起来，怒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快滚出去。”

唐可卿狠狠地瞪着她，冷笑道：“我偏不滚，这地方我为什么不能来，你不许我碰男人，自己为什么要在这里偷汉子。”

李霞更愤怒，厉声道：“你管不着，无论我干什么你都管不着。”

唐可卿也叫起来：“谁说我管不着，你是我的，我也不许男人碰你。”

李霞忽然冲过去一掌重重的掴在她脸上，她脸上立刻多出几条紫痕，忽然她也扑上来，缠住了李霞，就像李霞刚才缠住陆小凤一样。

“我要你，你打死我，我也要你。”李霞的拳头雨点般打在她身上，她却还是死缠住不放：“我也跟男人一样好，你知道的，你为什么……”

陆小凤不想听不下去，更不想再看下去，这件事让他觉得又可悲，又可笑，又恶心。

他已悄悄溜走，他心里已经明白，唐可卿为什么要憎恨男人，折磨男人了。

想到他自己居然还曾经拉过她的手，他简直忍不住要吐。

夜色忽然降临。<

陆小凤甚至不知道天是什么时候开始黑的，也没有回到天长酒楼去，只是在街上的酒店里，买了一大坛酒，一个人坐在这里来喝。

他心里充满了悲哀和沮丧，情绪甚至比昨夜更低落，因为他虽然知道人生中本就有黑暗丑陋的一面，但是他一向不愿看到。

这里是个没有人住的小木屋，是在江岸旁，木屋里的人，想必已迁到那冰河上的市镇去了，木屋的门都几乎已被冰雪堵死。

冷风从窗缝中吹进来，从门缝中吹进来，从木板的空隙中吹进来，冷如刀锋。

可是他不在乎。

他只希望李霞真的能遵守诺言，明天一早就把罗刹牌交给他，他拿了就走。

刚来的时候，他也曾觉得这地方是辉煌而美丽的，到处都充满了新奇的刺激。

现在他却只想赶快走，赶快回去，越快越好。

破旧的木板桌上，还摆着盏油灯，灯中仿佛还剩着点油。

可是他并不想点灯，甚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这两天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消沉，他甚至又想找孤松去拼一拼酒。

奇怪的是，一到了这里岁寒三友就好像忽然从地面上消失了。

远远望过去，冰上的市镇仍然灯火辉煌，这里的天黑得早，现在时候想必还不太晚，距离明天早上，时候还很长。

这漫漫的长夜要如何打发？

陆小凤捧起酒坛，又放下，他忽然听见外面的冰雪上，传来一阵很轻的脚步声。

此时此刻，还有谁会到这种地方来？<

忽然间，窗子被撞开，一个人跳进来门已被封死，陆小凤也是从窗子里跳进来的。

雪光反映，依稀可以分辨出，这人身上披着件又长又大的风氅，手里还捧着一大包东西，“ 砰 ”的放在桌上，用冷得宣抖的手，从包袱里拿出火折子，点着了桌上的油灯。

然后她才回过头，面对着陆小凤，微笑道：“ 我果然没有猜错，你果然在这里？ ”

她的脸冻得发白，鼻子冻得红红的，笑容却如春花般温柔美丽，竟是陈静静。

陆小凤并没有吃惊，却忍不住要问：“ 你怎么会猜到我在这里？ ”

陈静静嫣然道：“ 我看见你捧着一大坛酒往这里走，附近又只有这么样可以避风的地方，我虽然不聪明、却也不笨。 ”

陆小凤道：“ 你是特地来找我的？ ”

“ 陈静静道：“ 嗯。 ”

陆小凤道：“ 找我干什么？ ”

陈静静指着桌上的包袱，道：“ 替你送下酒的菜来， ”

她微笑着打开包袱，又道：“ 你总是我们的客人，我总不能让你饿着肚子了。 ”

陆小凤冷冷的看着她，忽然冷笑，道：“ 你不该来的。 ”

陈静静道：“ 为什么不该来？ ”

陆小凤道：“ 因为我是色鬼，你难道不怕我…… ”

陈静静没有让他说下去，微笑道：“ 假如我怕，我为什么要来？ ”

这句话如果是丁香姨说出来的，一定会充满挑逗，如果是楚楚说出来的，就会变得像是在挑战。

但是她的态度却很平静，因为她只不过是在叙说一件事实而已。我知道你是个君子，所以我来了，我也知道你一定<会像个君子般对我的。

这件事岂非本来就应该像是“ 二加二等于四 ”那么简单明显。

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女人用这种态度来对付男人，的确可以算是聪明的法子，只可惜陆小凤现在情况并不正常。

现在他不但情绪沮丧到极点，而且气得要命，不但气楚楚，气李霞，气唐可卿，更气自己，只觉得自己这两天做的每件事都该打三百大板，事实上，这几天他全身上下都好像不对劲。

陈静静又道：“ 我特地替你带了风鸡和腊肉来，你总该吃一点。 ”

陆小凤盯着她，缓缓道：“ 我只想一样东西。 ”

陈静静道：“你想吃什么？”

陆小凤道：“吃你。”

没有反抗，没有逃避，甚至连推拒都没有，这件事无论怎么样发展，她好像都早就已准备接受了。

她的反应虽不太热情，却很正常一个女人在正常的情况下，接近了她的男人，事情好像本就应该是这么样简单而自然的。

现在他们的激动已平息，她慢慢的站起来，整理好自己，忽又回过头来向陆小凤笑了笑，柔声道：“现在你想吃什么？”

陆小凤也笑了：“现在我什么都想吃，就算你带了一整条牛来，我也可以吞下去。”

两个微笑着互相凝视，一件本来应该令人悔恨憎恶的事，忽然变得充满了欢愉。

陆小凤看着她，除了这种和平安详的欢愉外，心里充满感激。

所有不对劲的事，都已像是阳光下的冰雪般溶化消失了，他忽然觉得全身上下都很对劲一个女人在男人身上造成的变化，往往就像是奇迹。

陈静静眼睛里闪动着的那种光芒，也是快乐而奇妙的。“现在我总算明白了一件事。”

陆小凤道：“什么事？”

陈静静道:“无论多好的菜，里面假如没有放盐，都一定会变得很难吃，”

陆小凤笑道：“一定难吃得要命。”

陈静静道：“男人也一样。”

陆小凤不懂：“男人怎么会一样？”

陈静静嫣然道：“无论多好的男人，假如没有女人，也一定会变坏的，而且坏得要命。”

她脸上还带着那种令人心跳的红晕，笑容看来就仿佛初夏的晚霞。

陆小凤的心又在跳，又想去拉她的手。

这一次陈静静却轻巧的躲开了，忽然正色道：“我本来是想来告诉你一件事的。”

陆小凤道：“你刚才为什么不说？”

陈静静道：“因为我看得出你情绪不太好，我不敢说。”

陆小凤道：“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可以说了？”

陈静静慢慢的点了点头，她当然也看得出他情绪现在已经很稳定：“我只希望你听了这件事之后，不要太着急。”

陆小凤道：“我不会着急的，你快说。”

他嘴里虽然说不着急，其实心里已经在着急。

陈静静终于叹息着道：“小唐死了，是死在李霞手里的。”

陆小凤皱眉道：“李霞杀了她？为什么？”

陈静静道：“不知道。”

陆小凤道：“你没有问她？”<

陈静静道：“我没有问，因为李霞又不见了，这次是真的不见了，我们找了很久，连影子都没有找到。”

她的话还没有说完，陆小凤已跳起来。

陈静静道：“我就知道你听了这件事，一定会跳起来的，因为除了她自己之外，谁也不知道她把罗刹牌藏在哪里。”

陆小凤又跳起来，跳得更高。

陈静静道：“ 那十二口箱子，也是她自己派人送走的，别人也不知道她送到什么地方去了。 ”

陆小凤大叫道：“ 这种事你为什么直等到现在才告诉我？ ”

陈静静苦笑道：“ 我现在才告诉你，你已经跳得有八尺高，假如刚才告诉你，你不一拳打扁我的鼻子才怪， ”

陆小风坐下来，既不再跳，也不再叫。

陈静静道：“ 就因为我，你才肯把箱子交给她的？ ”陆小凤道：“ 嗯。 ”

陈静静道：“ 现在你箱子没有了，她的人也不见了，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

陆小凤冷冷道：“ 你已经想出个很好的办法了，堵住了我的嘴。 ”

陈静静垂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轻轻道：“ 你若认为我这么样对你，只不过是为了要堵住你的嘴，你就错了，假如我怕你找我算帐，我也一样可以逃走。 ”

她的眼圈发红，泪已将落。

陆小凤心又软了，忽然站起来，道：“ 你放心，她走不了的。 ”

陈静静道：“ 你有把握能找到她？ ”

陆小凤道：“ 我上次既然能找到她，这次就一样能找到她。 ”

他嘴里虽这么说，其实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

他只不过是在安慰她。——假如你跟一个女人有了某种不寻常的关系，就算她做错了事，你也只有原凉她，还得想法子安慰她，就算她对不起你，你也只有认了。假如你始终跟一个女人保持着某种距离，她也不会着急的，着急的也是你。

“ 男人为什么总有这么多苦脑？ ”陆小凤在心里叹息着，“ 我为什么不能学学老实和尚，也剃光了头去当和尚？ ”

“ 她杀了唐可卿之后，心里也难免有点害怕，所以才会逃走。 ”

“ 嗯。 ”

“ 你当时也在银钩赌坊，你没有看见她是往什么方向走的？ ”

“ 我没有。 ”陈静静道：“ 我听到小唐的惨呼声，赶到下面时，她已经不见了。 ”

“ 别的人也没有看见她？ ”

陈静静摇摇头，道：“ 这地方只要天一黑，大家就全都躲到屋里去了，何况今天晚上又特别冷，那时候又刚好是吃饭的时候。 ”

陆小凤沉吟着，道：“ 但我却知道一个人，不管天气多冷，他还是会在外面瞎逛的。 ”

陈静静道：“ 你说的是谁？ ”

陆小凤道：“ 老山羊。 ”

陈静静道：“ 就是住在大水缸里的那个老怪物？ ”

陆小凤点点头，道：“ 你也看见过那个大水缸？ ”

陈静静道：“ 刚才我来的时候，还看见那边有火光，就好像房子着了火。 ”

陆小凤皱眉道：“ 但是那边并没有别的房子，那水缸又烧不着。 ”<

陈静静道：“ 所以我也想不通那是怎么回事。 ”

陆小凤道：“ 所以我们现在就应该赶紧去看看去。 ”

天气实在很冷，风吹在身上，隔着皮袄都能刺到你骨头里去。

他们还没有看见那大水缸，就嗅到了风中传来一阵阵烈酒的香气。

陆小凤的鼻子已经快冻僵了，还是嗅到了这阵酒香，立刻皱起了眉，道：“不好。”

陈静静道：“什么事不好？”

陆小凤道：“不管什么样的酒，若是已装到肚子里，香气都不会传得这么远的。”

陈静静道：“假如把酒点着了烧起来，香气是不是就会传得很远？”

陆小凤点点头，道：“但是老山羊却绝不会把酒点着的，他的酒通常都已装进了肚子。”

陈静静也皱了皱眉，道：“难道你认为有人要用酒点火来烧他的水缸？”

陆小凤道：“就算水缸烧不着，却可以把他的人烧死。”

陈静静道：“谁想烧死他？为什么要烧死他？”

陆小凤道：“因为他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一个人肝子里的秘密若是装得太多，就像是干柴上又浇了油一样，总是容易引火上身的。

现在火已灭了。

他们赶到大水缸的时候，只看见水缸已被熏得发黑，四面都堆着很高的柴木，柴木也被烧焦。

风中还留着酒香，这么高的柴堆，再浇上酒，火势一定不小，别说水缸里只有一个老山羊，就算有七八十个大水牛，也一定全都被烤熟。

陈静静道：“酒香既然还没有散，火头一定也刚灭了没多<久。”

陆小凤道：“我进去看看，你在外面等着。”

他跃身一纵而上，忽然又跳了下来。

陈静静道：“你为什么不进去？”

陆小凤道：“我进不去。”

陈静静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里面也结满了冰。”

陈静静道：“这地方就算热水一拿出来，也立刻就会结冰，谁也没法子在这么大的缸里倒满一缸水，里面又怎么会结满了冰？”

陆小凤道：“天知道……”

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突听“波”的一响，水缸裂开了一条大缝。

接着又是“波”的一响，又是一条缝裂开来，这加工精制的特大水缸，转眼间就己四分五裂，比桌还大的碎片，一片片落下，跌得粉碎。

水缸碎了，里面的冰却没有碎，在淡淡的星光下看来，就像是一座冰山般矗立着，透明的冰山里，仿佛还有图画。

陆小凤道：“你好像带着火折子？”

陈静静道：“嗯。”

她把火折子交给了他，他拾起一段枯枝，点着，火光亮起，他们两个人的心却沉了下去，陈静静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了。

就连陆小凤这一生中，都从未看见过这么诡异可怕的事。

闪耀的火光下，透明的冰山看来又像是一大块白玉水晶，光采流动不息，说不出的奇幻瑰丽。

在这流动不息的奇丽光采中，却有两个人一动也不动的凌空悬立着。<

两个赤裸裸的人，一个的头在上，一个人的脚在上，一个人干瘪枯瘦，正是老山羊，另一个人的乳房硕大，大腿丰满，赫然竟是李霞，两个人四只

眼睛都已凸出来，一上一下，瞪着陈静静和陆小凤。

陈静静终于惊呼出声，人也晕了过去，等她醒来时，她已回到了银钩赌坊，回到了她自己的卧室。

屋子里布置得精雅而别致，每一样东西看来都是精心挑选的，正好摆在最恰当的地方，只有铺在椅子上那张又大又厚的熊皮，温暖得就像是夏日阳光下的海浪一样。

陈静静已醒了很久，他却好像快睡着了，一直都没有回头。

炉火烧得正旺，灯也点得很亮，刚才发生的那件事，已远远得如同童年的噩梦。

陈静静轻轻叹了口气，苦笑道：“ 幸亏我晕过去了，若是再多看他们两个人一眼，说不定就会被吓死。 ”

陆小凤没有开口，也没有反应。

陈静静看着他，又道：“ 你在想心事？想什么？ ”

陆小凤终于缓缓道：“ 缸里没有水，就不会结满冰，既然谁也没法子把水倒进去，那一满缸水是哪里来的？ ”

陈静静道：“ 现在你已想通了？ ”

陆小凤并没有直接回答这句话，又问道：“ 昨天我去的时候，那边河床上还堆着很多积雪，今天却已看不见，这些积雪到哪里去了？ ”

陈静静眼珠子转了转，道：“ 是不是到水缸里去了？ ”

陆小凤点点头，道：“ 你若在水缸外面生起火，缸里的积雪是不是就会溶成水？ ”

陈静静眼睛里发出了光，道：“ 外边的火一灭，缸里的水就很快又会结成冰。 ”

陆小凤道：“ 水还没有结成冰的时候，李霞和老山羊就已<经被人抛进去了。 ”

陈静静咬着嘴唇，道：“ 她杀了小唐之后，就去找老山羊，因为他们本就是老朋友，而且…… ”而且老山羊的年纪虽大，身体却还很强壮，李霞又正在需要男人的时候。

这些话她并没有说出来，也不忍说出来，但是她也知道陆小凤必定能了解。

陆小凤果然叹了口气，道：“ 也许他们就是在那时候被人杀了的。 ”

陈静静道：“ 是谁杀了他们的？为的是什么？ ”

陆小凤道：“ 我想不出这个人是谁，但我却知道他为的一定也是罗刹牌。”

陈静静道：“ 可是杀了李霞，罗刹牌也未必能到他的手。

陆小凤苦笑道：“ 就算他自己到不了手，也不愿让我到手。 ”

陈静静也叹了口气，道：“ 我还是想不通，他杀了李霞后，为什么还要费那么多事，把积雪溶成水，再把李霞冻在冰里。 ”

陆小凤道：“ 也许他本想要挟李霞，要她在水还没有结成冰之前，把罗刹牌交出来。 ”

陈静静道：“ 可是李霞并不笨，当然知道自己就算交出了罗刹牌，也还是死路一条，所以…… ”

陆小凤道：“ 所以现在罗刹牌一定还藏在原来的地方。 ”

陈静静叹道：“ 只可惜李霞已经死了，这秘密又没有别人知道。 ”

陆小凤站起来，面对着炉子，沉默了很久，才缓缓道：“ 我有个朋友，

曾经告诉过我，这地方只有两个人可靠，一个是老山羊，另外一个就是你。”<

陈静静显得很惊讶，道：“你这朋友是谁？他认得我？”

陆小凤道：“她也是你的朋友，而且还是跟你从小在一起长大的？”

陈静静吃惊的张大眼睛，道：“你说的是丁香姨？你怎么认得她的？”

陆小凤苦笑道：“我只希望你知道她是我的朋友，别的事你最好不要问得太多。”

陈静静凝视着他，终于慢慢的点了点头，道：“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也希望你知道，她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陆小凤道：“所以你绝不会欺骗我？”

陈静静道：“绝不会。”

陆小凤道：“假如你知道罗刹牌藏在哪里，就一定会告诉我。”

陈静静道：“可是我真的不知道。”

陆小凤又长长叹了口气，道：“所以李霞本不该死的，更不该死得这么惨，我总认为只有疯子才能想得出这种法子来杀人，这地方却只有半个疯子。”

陈静静道：“谁？”

陆小凤道：“李神童。”

陈静静更吃惊，道：“你认为他对自己嫡亲的姐姐也能下得了毒手？”

陆小凤还没有回答，外面忽然有个人闯了进来，拍着手笑道：“她总算答应嫁给我了，我总算有了个老婆，你们快来喝我的喜酒。”

这个人当然就是李神童。

他身上还是穿着那件大红袍，头上还是戴着那顶大绿帽，脸上居然还抹了层胭脂，看起来比以前更疯，却不知是真疯？还是假疯？

陈静静忍不住问道：“是谁答应嫁给你了？”<

李神童道：“当然是我的新娘子。”

陈静静道：“你的新娘子在哪里？”

李神童道：“当然在洞房里。”

“今天我洞房，大家喜洋洋，新娘真漂亮，我真爱新娘……”

他疯疯癫癫的拍手高歌着，又冲了出去。

陈静静忍不住问陆小凤：“你想不想去看看他的新娘？”

陆小凤道：“想。”

李神童自己当然也有间卧房，房里居然真的燃起了一对红烛，床上居然真的有个身上穿着红裙，脸上还蒙着红巾的新娘子。

她斜倚在床头，李神童就站在她身旁，不停的唱，唱得真难听。

陈静静皱眉道：“我们不是来听你唱歌的，你能不能闭上嘴。”

李神童嘻嘻的直笑，道：“可是我的新娘子是真漂亮，你想不想看看她？”

陈静静道：“想。”

李神童立刻就伸手去掀那块红巾，忽又缩回手，喃喃道：“我总得先问问她，是不是肯见你们。”

他果然俯下身，附在新娘子的耳边，嘀嘀咕咕说了好几句话。

新娘子好像根本没有开口，甚至连一点反应都没有，李神童却又跳起来，笑道：“她答应了，还要你们敬她一杯酒。”

于是他又伸出手，这一次总算真的把新娘子脸上的红巾掀了起来。

陆小凤和陈静静的心却又沉了下去，全身上下立刻冰冷僵硬，甚至比刚才看到冰中的那两个死人时更呕心，更吃惊。<

新娘子的脸上也涂着一层厚厚的胭脂，可是一双眼睛却已凸了出来。

这新娘子竟赫然是个死人。

“ 小唐。 ”陈静静忍不住失声惊呼：“ 唐可卿。 ”

李神童居然还是笑得很开心，正捧着四杯酒，笑嘻嘻的走过来，给了陈静静一杯：“ 你一杯，我一杯，他一杯，新娘子也有一杯。 ”

陆小凤和陈静静只好接过他的酒，两个人心里很难受。

这个人看来好像真的疯了。

李神童已走到床头坐下，把一杯酒交给他的新娘子，笑道：“ 我们一起喝一杯甜甜蜜蜜的酒，喝完了我就把他们赶出去。 ”

新娘子当然没有伸手来接他的酒，他就瞪起眼，道：“ 你为什么不肯喝，难道你又改变了主意，不肯嫁给我了。 ”

陈静静实在已不忍看下去，她生怕自己会哭出来。更怕自己会吐出来，忍不住大声道：“ 你难道看不出她已经死了，你为什么还要…… ”

李神童忽然跳起来，嘶声道：“ 谁说她已经死了，谁说的？ ”

陈静静道：“ 是我说的。 ”

李神童狠狠的盯着她，厉声道：“ 你为什么要说这种话？ ”

陈静静道：“ 因为她的确已经死了，你若真的喜欢她，就应该让她好好安息。 ”

李神童忽然冲过来，道：“ 她没有死，她是我的新娘子，她不能死。 ”

他用力揪住陈静静的衣襟，拼命的摇晃，陈静静脸已吓得发青，忍不住重重给了他一个耳刮子。

一声清脆的掌声响过，哭声，叫声，立刻全都停止，屋子里忽然变得坟墓般静寂，李神童痴痴的站在那里，一双直<勾勾的眼睛里，忽然有两滴眼泪流下，慢慢的流过他涂满胭脂的脸。

眼泪混合了胭脂，红得就像鲜血。

他的眼睛还是直勾勾的瞪着陈静静，眼神既悲哀，又疯狂。

陈静静情不自禁的向后退，退了两步，又情不自禁打了个寒噤。

李神童缓缓道：“ 不错，她是死了，我还记得是谁杀了她的。 ”

陈静静道：“ 是……是谁？ ”

李神童道：“ 是你，就是你！我亲眼看见你用一只袜子勒死她的。 ”

他忽然回头掀开了唐可卿的衣领，露出她颈子上一条紫痕：“ 你看看，这就是你做的好事，你赖也赖不了的， ”

陈静静又急又气，全身不停的发抖：“ 你疯了，真的疯了，幸好谁也不会相信你这疯子的话。 ”

李神童已不再理她，忽然扑倒在唐可卿身上，放声大哭，道：“ 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跟着我姐姐，因为我一直都在偷偷爱着你，一直都在等着你嫁给我，我虽然没有钱，可是蓝胡子已答应给我三万两银子了，为了这三万两银子，我连姐姐都不要了，可是你……你为什么要死？ ”

陆小凤悄悄的走子出去，只要在这里多停留片刻，他很可能也会发疯。一个人的确不能太爱一个人，若是爱得太深，通常总是悲剧。人生中为什么要有这么多悲剧？

外面又黑又冷，陆小凤走出来，深深吸了口气，忽然弯下腰不停的呕吐。

<夜已很深了。

陆小凤已一个人在街上走了大半个时辰，一盏盏明亮的灯光，一盏盏的灭了，一点点闪烁的寒星，一点点的消沉。

他也不知道走了多远，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停下来的，等他抬起头时，才发现自己又走到了冷红儿草药店的门口。

门里居然还有灯光漏出，他又在门外发了半天怔，暗暗的问自己：“ 我是不是早就想来找她了？否则我为什么会恰巧停在她门口？ ”

这问题连他自己也无法回答。

一个人内心深处，往往会有些秘密是自己都不知道的——也许并不是真的不知道，只不过是不敢去把它发掘出来而“ 不管怎么样，我已来了。 ”

他已在敲门。

门是虚掩着的，他轻轻一推，门就开了，屋里点着灯，却看不见人。

人呢？

陆小凤心里忽然有了种不祥的预兆，立刻走进去，前面厅堂里没有人，后面的卧室里没有人，厨房里也没有人。

厨房后面的一道小门也是虚掩着的，被风吹得“ 哗啦哗啦 ”的直响。

冷红儿是不是又睡不着,又从这个小门溜了出去,等着看那只黑熊丢了？

神秘的寒夜，神秘的冰河，忽然出现，又忽然消失的黑熊。

无边无际的黑暗中，仿佛到处都充满了这种不可预测的神秘和恐惧。

陆小凤踏着大步，迎风而行，今夜他还会遇见什么事？他虽然无法预测，可是他已决心要找到冷红儿，他绝不会让<冷红儿消失在这神秘的黑暗中。

冷红儿在哪里？黑熊在哪里？

他完全不知道，远方还有几颗寒星，他就向星光走过去。

星光闪烁，他忽然听见了一声惨叫，呼声来自星光下，尖锐而惨厉，竟是女人的声音。

他立刻用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星光照着冰河，闪亮如银的冰河上，赫然有一滩鲜红的血迹。

血迹淋漓，一点点，一条条从冰河上拖过去，沿着血迹再走二三十步，就看见冷红儿动也不动的蜷曲在那里。

她身子已完全冰冷僵硬，脸上一片血肉模糊，还带着五条爪痕，这致命的伤口，竟是一只力大无穷的手爪打出来的。

她毕竟又看见了那只黑熊，对她说来，这一次黑熊象征的已不再是欲望，而是死亡。

奇怪的是，那饥饿的野兽为什么留下了她的尸身血肉，连碰都没有碰？

她身上并没有齿痕，显然并不是被黑熊拖过来的，而是自己爬过来的她为什么还要挣扎着，用尽最后一分力气来爬这段路？

她身子虽然蜷曲，一双手却笔直的伸出前面，手指已刺入坚冰里，仿佛在挖掘这冰河下难道也有什么秘密？

她想挖掘的究竟是什么？

最后的几颗寒星，忽然也消失了，大地冰河，都已被黑暗笼罩。

这正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候，可是陆小凤抬起头来时，眼睛里却在发着光，就仿佛光明已在望。

螳螂捕蝉

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候，也正是最接近光明的时候。

人生也一样。

只要你能把这段艰苦黑暗的时光挨过去，你的生命立刻就会充满了光明和希望。

第一线阳光冲破黑暗照下来的时候，正照在陆小凤身上。

阳光温柔如情人的眼波，楚楚和陈静静的眼波，也同样温柔的停留在他身上，只不过她们眼睛里还多了点忧虑和迷惑，她们想不通陆小风为什么一大早就把她们找到这里来。

阳光下的冰河，看来辉煌壮观，冷红儿的尸体已被搬走，连血迹都看不见了，但是她们都已看见，而且很难忘记。

陈静静一直靠在陆小凤身旁，脸色还是苍白的，直到这时才吐出口气，喃喃道：“ 我早就听说过这里有熊，却想不到它们竟这么凶！”

陆小凤道：“ 你得出她是死在熊爪下的？”

陈静静道：“ 只有最凶狠的野兽，才会有这么大的力气，野兽中又只有熊才能像人一样站起来，用前掌扑人！”

陆小凤道：“ 有理！”

陈静静黯然道：“ 若不是你恰巧赶到这里，现在她只怕已尸骨无存了，我们四个人里面，只有我跟她最谈得来，我她声音哽咽，眼圈又红了，忽然靠在陆小凤肩头，轻轻<啜泣。

陆小凤情不自禁搂着了她的腰，一个男人和女人之间，若是有了某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就橡是灰尘到阳光下，再也瞒不过别人的眼睛。

楚楚瞪着他们，忽然冷笑，道：“ 我到这里来，并不是来看你们做戏的，再见！”

她说走就走，直等她走出很远，陆小凤才淡淡道：“ 你想看什么？想不想看看那罗刹牌？”

这句话就像是条着活结的绳子，一下子就套住了楚楚的脚：“ 罗刹牌？你已找到了罗刹牌？在哪里？”

陆小凤道：“ 就在这里！”

这里就是他发现冷红儿的地方，也就是冷红儿用双手在坚冰上挖掘的地方。

冰结十丈，坚如钢铁，莫说她的手挖不下去，就连铁锹和铲也休想动得了分毫。

楚楚道：“ 你是说就在这冰河下面？”

陆小凤道：“ 而且就在这方圆一丈之内！”

楚楚道：“ 你的眼睛能透视？能看到冰河里面去？”

这里离河岸很近，冰的颜色却好像比别处还要深暗些，凡人的肉眼，当然无法透视，但却可以看见一段枯树露在河面上，想必是开始封江的时候倒下来的，枯枝也不知被谁削平了，树杆却还有一小半露在河面外，就像是一段一条长长的板凳，坐在这段树杆上，恰巧正面对着积雪的远山和岸上一座庙宇。

陆小凤道：“ 我虽然看不到里面去，但我却可以感觉到！”

楚楚冷笑道：“ 这反正是死无对证的事，就算罗刹牌真的在下面，你也

挖不出来！”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很小的时候就听过两句很有用的话！”<

楚楚冷冷道：“只可惜无论多有用的话，也说不动这冰河解冻！”

陆小凤不理她，接着道：“第一句话是‘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第二句话是‘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你当然也应该懂得这两句话的意思！”

楚楚道：“我偏不懂！”

陆小凤道：“这意思就是说，只要有坚强的决心和有效的利器，天下绝没有做不到的事！”楚楚道：“只可惜你的决心我看不见，你的利器我也没有看见！”

陆小凤又笑了笑，道：“你总会看得见的。”

楚楚就站在旁边看着。

谁也想不到陆小凤的利器竟只不过是十来根竹竿和一个小瓶子。

楚楚笑了：“这就是你的利器？”

陆小凤好像根本没听见她在说什么，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很严肃，小心翼翼的拔开瓶塞，把瓶子里装着的东西倒了一滴下去，淡黄色的液体滴在冰河上，立刻发出“嗤”的一声响，一股青烟冒出来，坚如钢铁的坚冰，竟然滴穿了一个洞洞。

青烟还没有完全消散，他已将一根竹竿插了下去，只见他一只手拿着瓶子，一只手拿着竹竿，顷刻间已将这十来根竹竿全都插入这一丈方圆的冰河里，围成了一个圆圈。

竹竿里还有根两三尺长的引线，他燃起一根香，身形展动，又在顷刻间将这十来根引线一起点着，忽然喝道：“退！快往后退！”

三个人倒退出五丈，就听见“轰”的一声大震，千万点碎冰飞激而起，夹带着枯树的碎片，花雨般滚落河面，只听“淙铮”之声不绝入耳，如琴弦轮拔，如珠落玉盘，就在这时，又有一样黑黝黝的东西被震得往冰河下飞了起来，随着碎木冰<块一起落下，“当”的一声，落在河面上，竟是个纯钢打成的圆筒。

撕开这圆筒的盖子，就有块晶莹的玉牌滑出来，果然正是罗刹牌。

楚楚已看得呆在那里，陈静静也不禁目瞪口呆，冰悄打在她们身上，她们也忘了疼痛。

陆小凤长长吐出口气，微笑道：“这就是我的利器，你看怎么样！”

楚楚勉强笑了笑，道：“这种奇奇怪怪的法子，恐怕也只有你想得出来。”

陆小凤道：“若没有江南霹雳量的火药，法子再好也没有用！”

楚楚道：“你怎么会有江南霹雳量的火药？”

陆小凤道：“我是偷来的。”

楚楚道：“从哪里偷来的？”

陆小凤道：“从水缸里！”

楚楚道：“谁的水缸？”

陆小凤道：“李霞的！”

发现冷红儿的尸体后，他就已怀疑罗刹牌是藏在这里的，只不过还没有十分把握而已。

陆小凤又道：“等我在李霞的水缸里找到这些东西后，我就知道我没有猜错了，因为她做事一向很谨慎，无论做什么事都一定会先准备好退路，假

如她敢把罗刹牌藏在冰河里，就一定有法子拿出来！”

这种极烈性的溶剂和极强力的火药，既然可以开山，当然也可以开河。

陆小凤道：“她既然准备了这种开河的利器，就当然一定已经把罗刹牌藏在冰河里，这道理简直就像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

其实这道理并不简单，他的结论是经过反复推证后才得到的。

楚楚忽然叹了口气，道：“我本来还想臭你几句的，可是我心里又实在有点佩服你！”

陆小凤笑道：“其实我心里也很佩服我自己！”

楚楚眼珠子转了转，道：“不过你的本事还不算太大，假如你能把害死李霞的凶手找出来，才真的了不起，”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既然不想别人说我了不起，也不是来替别人找凶手的，我要找的是罗刹牌！”

陈静静凝视着他，忽然道：“现在你既然已经找到了，是不是就已该走了！”

这两句话她轻轻的说出来，却又带着种说不出的幽怨和伤感。

陆小凤又不禁叹息，缓缓道：“也许我早就该走了的。”

陈静静勉强笑一笑，道：“不管怎么样，我总算是这里的主人，今天中午，我替你们饯行，你们一定要赏光！”

楚楚抢先道：“他一定会去的，我一定不会去！”

陈静静道：“为什么？”

楚楚道：“因为你的酒菜里面一定还有很多醋，醋吃得太多，我就会胃疼！”

她也叹了口气，用眼角瞟着陆小凤：“不但胃疼，心也会疼的，所以还是不去的好！”

一回到天长酒楼，陆小凤倒头就睡，一睡下就睡得很熟。

但是他已在心里告诉自己：“我最多只能睡两个时辰。”还不到两个时辰，他果然就醒了。

他身体里就好像装了个可以定时响动的铃铛，要它在什么时候响，它就会在什么时候响其实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有这么样一个铃铛的，只不过他的特别灵敏准确。<

他张开眼睛的时候，楚楚正在门口看着他：“我已经等你很久！”

陆小凤揉揉眼，道：“等我干什么？”

楚楚道：“等着向你辞行！”

陆小凤道：“辞行？你现在就要走？”

楚楚淡淡道：“你既然已找到罗刹牌，我就算还清你的债了，你想去喝酒，我却不想去吃醋，还不定干什么？”

她不让陆小凤开口，又问道：“我不过有点奇怪，你跟她怎么会忽然变得那么熟的？而且看来还一定有一腿！”

陆小凤笑了，道：“这原因很简单，只因为我是个正常的男人，她是个正常的女人！”

楚楚道：“我呢？我难道不是女人？我难道就不正常？”

陆小凤道：“你也正常，只可惜太正常了一点！”

楚楚盯着他，忽然冲过去，掀开他的棉被，压在他身上。

陆小凤道：“你又想干什么？”

楚楚道：“我只不过告诉你，只要我愿意，她能做的事，我也能做，而且比她做得更好！”

她火热的胴体不停在他身上扭动磨擦，咬着他的耳朵，喘息着道：“我本来已经愿意了，你却不要我，现在你是不是已经开始后悔了？”

陆小凤叹了口气，他也不能不承认，这女孩子实在是个可以迷死人的小妖怪。

楚楚却已跳起来，头也不回的冲了出去，大声道：“那么你就一个人躺在床上慢慢的后悔吧。”

陆小凤并没有在床上躺多久，因为楚楚刚走，陈静静就来了，还带来了两个小小的酒杯和一壶酒。微笑着道：“那位喜欢吃醋，又怕胃疼的姑娘，为什么先走了？”

陆小凤苦笑道：“因为她若再不走，我的头就会比她的胃更疼。”<

陈静静嫣然道：“她走了最好，我已经把那边堵坊结束，本就想到你这里来的！”

陆小凤笑道：“可惜你带来的酒只够让我漱漱口。”

陈静静柔声道：“酒不在多，只要有真心城意，一杯岂非已足够。”

陆小凤道：“好，你倒，我喝！”

陈静静慢慢的倒了两杯酒，幽幽的说道：“我敬你一杯，为你饯行，祝你一路顺风，你也敬我一杯，为我饯行，从此我们就各自西东！”

陆小凤道：“你也要走？”

陈静静叹了口气，道：“我们是五个人来的，现在已只剩下我一个，我还留在这里干什么？”

陆小凤道：“你你准备到哪里去？”

陈静静道：“我有地方去！”

陆小凤道：“既然我们都要走，为什么不能一起走？”

陈静静勉强笑了笑，道：“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真心带我走，也知道你身边的女人一定很多，女人没有一个不吃醋的，我也是女人，我……”

她没有再说下去，却喝干了杯中的酒，然后就慢慢的放下酒杯，慢慢的转过身，慢慢的走了出去。

她没有回头，仿佛生怕一回头，就永远没法子走了。

陆小凤也没有拦阻，只是默默的看着她走出去，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刚喝下一杯苦酒。

就在这时候，他忽然听见外面有人道：“恭喜你，你总算大功告成了！”

声音苍老，来的当然是岁寒三友。

陆小凤还没有看见他们的人，就先看见了他们的手。

“拿来！”孤松老人还没有走进门，就已伸出了手：“你把东西拿出来，就可以走了，我们的恩怨，从此一笔勾销！”<

陆小凤没有开口，也没有动，只是咧着嘴看着他们傻笑。

孤松老人沉下脸道：“我说的话你不懂！”

陆小凤道：“我懂！”

孤松老人道：“罗刹牌呢？”

陆小凤道：“不见了！”

孤松老人耸然变色，厉怕道：“你说什么？”

陆小凤还在笑：“你说的话我懂，我说的话你为什么不懂？”

孤松老人道：“ 难道罗刹牌不在你身上？ ”
陆小凤道：“ 本来是在的！ ”
孤松老人道：“ 现在呢？ ”
陆小凤道：“ 现在已经被人偷走了！ ”
孤松老人道：“ 被谁偷走了？ ”
陆小凤道：“ 被一个刚才压在我身上打滚的人。 ”
孤松老人道：“ 就是你带来的那个女人？ ”
陆小凤笑道：“ 当然是女人，若是男人压在我身上打滚，我早已晕了这去！ ”
孤松老人怒道：“ 你明知她偷了你的罗刹牌，还让她走？ ”
陆小凤道：“ 我一定要让她走。 ”
孤松老人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她偷走的那块罗刹牌是假的！ ”
寒冷的风，灰暗的穹苍，积雪的道路，一个孤独的女人，骑着一匹瘦弱的小毛驴，远处隐约有凄凉的羌笛声传来，大寺却阴瞑无语。
她的人已在天涯，她的心更远在天外。
“ 寂寞的人生，漫长的旅程，望不断的天涯路，何处是归途？…… ”
她走得很慢，既然连归途在何处都不知道，又何必急着<赶路？
忽然间，岔路上有辆大车驶过来，赶车的大汉头戴皮帽，手挥长鞭，赶过她身旁时，居然对她笑了笑。
她也笑了笑。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么笑一笑又何妨。
赶车的大汉忽又问道：“ 姑娘你冷不冷？ ”
陈静静道：“ 冷！ ”
赶车的大汉道：“ 坐在车子里，就不冷了！ ”
陈静静道：“ 我知道！ ”
赶车的大汉道：“ 那么你为什么还不上车？ ”
陈静静想了想，慢慢的下了毛驴，车也已停下既然连油锅都下去过，上车又何妨？
赶车的大汉看着她上了他的马车，忽然挥起长鞭，一鞭子抽在毛驴的后股上。
毛驴负痛，箭一般窜出去，落荒而走。
赶车的大汉嘴角露出微笑，悠然哼起一曲小调：
“ 松河里乌拉的姑娘美又娇呀，
带着百万家财来让我挑呀，
我一把楼住了她的腰呀，
不是为了家财，是为了她的娇呀！ ”
歌声悠扬，就连马蹄踏在冰雪上，都仿佛带着种欢乐的节奏。
然后马车就去远了。
“ 黑乌拉 ” 并不是 “ 松河黑乌拉 ”。
松河黑乌拉就是松花江，是条大江。黑乌拉虽然并不是个大城，可是在这种边极荒寒的地方，也不能算太小了。
一个多时辰后，这辆大车己到了黑乌拉，穿过两条大街，转入一条小巷，停在一家小屋门口。

赶车的大汉回过头，带着笑道：“我的家到了，姑娘要不要进去坐坐？”

过了半晌，车厢中才传出陈静静的声音，谈淡道：“既然来了，进去坐坐也没关系。”

她刚下车，破旧的木板门就“呀”的一声开了，一个傻头傻脑的脏小孩，站在门口，看着她嘻嘻直笑。

陈静静脸上连一点表情都没有，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慢慢的走了进去。

里面是一间很简陋的小客厅，当中供着个手捧金元宝的财神爷，后面的一扇门上，挂着已洗得发白的蓝布棉门帘，上面还贴着张斗大的红“喜”字，无论谁一走进这里，都可以看得出这地方的主人，一定是整天在做着财迷梦的穷小子。

一个穷小子，一个脏小孩，两三间东倒西歪的破房屋，四五张破破烂烂的破板凳，门上的喜字写得无论正着看，倒着看都不顺眼，墙上帖着的财神爷画得像是个暴发户。

这种地方陈静静本来连片刻都耽不住的，她喜欢干净，喜欢精致高雅的东西，可是现在她居然并没有要走的意思。

难道她已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那穷小子还在看着她笑，她脸上还是完全没有表情，四面看了看，居然掀进了那蓝布棉门帘，走进了别人的卧房。

卧房里当然有张床，床居然很大，而且是崭新的，床上铺着的被褥也是崭新的，还绣着大红的富贵牡丹花和一双戏水鸳鸯。

床后面堆着四五口崭新的樟木箱，还有个配着菱花镜的梳妆台，四面的墙壁，粉刷得跟雪洞一样，看来就像是间新婚夫妻的新房。

陈静静皱了皱眉，眼睛里露出了厌恶之色，可是等到她目光转到那些樟木箱子上的时候，她的眼睛就立刻发出了光。

然后她就做了件很不可想象的事，她居然跳上了别人的床，由自己身上拿出了一串钥匙，打开了别人的樟木箱上一把大锁。

忽然间，一阵金光亮起，这口樟木箱子放着的，竟全都是一锭锭分量十足的金元宝。

金光照得她的脸也发出了光，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用指尖轻抚着一排排叠得很整齐的金锭，就像是母亲在轻抚着她初出生的孩子。

能得到这些黄金的确不是件容易的事，甚至比母亲生孩子还要艰苦得多。

可是现在所有的苦难都已过去了，她满足的叹了口气，抬起头，就看见赶车的大汉施施然走进来，微笑着道：“我这出戏演得怎么样？”

陈静静嫣然而笑，道：“好，好极了，实在不愧是天下第一位神童！”

赶车的大汉大笑，摘下了低压在眉毛上的破毡帽，露出了一张看来还带着几分孩子气的脸，赫然竟是李神童。

脱下了那身装疯卖傻的红袍绿袍，这个人看来就非但一点也不疯，而且也不难看。

陈静静看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温柔的笑意，道：“这两天倒真是辛苦了你！”

李神童笑道：“辛苦倒算不了什么，紧张倒是有一点的，那个长着四条眉毛的王八蛋，倒真不是好吃的烂饭！”

他忽又问道：“你走的时候，他有没有问起过我？”

陈静静摇摇头，道：“他以为你真的疯了，根本就没有把你放在心上！”

李神童笑道：“所以就算这小子奸似鬼，还是喝了你的洗脚水！”

陈静静道：“那还不是全靠你，你装疯的时候，几乎连我都相信了！”

李神童道：“那并不难，我只要把红儿当做你，你也应该知道我那些话都是对你说的！”

他痴痴的看着她，也像是个正在向母亲索奶吃的孩子，过了很久，忽又笑道：“你看我把这屋子布置得怎么样？”

陈静静嫣然道：“好极了，简直就像是间新房！”

她微笑着躺下来，躺在那对鸳鸯的枕头上，用一双仿佛可以滴出水的眼睛，看着李神童，柔声道：“你看我像不像新娘子？”

李神童喉咙上下滚动着，好像已紧张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忽然一下子扑了上去，压在她身上，喘着气道：“我要你，我已经憋得快发疯了，上一次我们还是在三个月前……”

他嘴里说着话，一双手已在拉她的衣服。

陈静静并没有推拒，嘴里也在轻轻的喘着气，一口口热气喷在李神童的耳朵，他连骨头都酥了，她又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李神童喘气的声音更粗，道：“我不行了，快……”

突听“咯”的一声响，竟像是骨头拆断的声音，他的人忽然从陈静静身上跳起来，头却已软软的垂在一边，整个人就像是一滩泥，“叭达”一声，跌在地上，眼睛凸出，已断了气。

陈静静连看都没有再看他一眼，静静的躺在床上，闭起了眼睛。

就在这时，外面忽然传来一阵银铃声的娇笑，一个清脆的女子声音，拍着手笑道：“好，好极了，难怪小丁丁从小就说你是心最狠的女人，她果然没有看错！”

陈静静脸色骤然改变，可是等她站起来的时候，她脸上立刻又露出了那种温柔动人的微笑，道：“我的心虽然狠，却还不太黑，你呢？”

“我的心早就被野狗偷吃了！”

一个戴着貂皮帽，穿着五花裘的女孩子，嘴笑着走了进来，美丽的笑容如春日下的鲜花初放，竟是那楚楚动人的楚她身后还有三个人，一个人黑衣佩剑，一个人轻健如猿，一个人白发苍苍，看来就像是她的影子一样。

陈静静已迎上来，嫣然道：“我真想不到你会来，否则我一定会准备些你喜欢吃的小菜，陪你喝两杯你最喜欢的玫瑰露！”

楚楚笑得更甜，道：“想不到你居然还记得我喜欢吃什么？”

陈静静道：“我们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就算你忘了我，我也不会忘记你！”

楚楚道：“真的？”

陈静静道：“当然是真的，这两天我一直都想找个机会跟你好好聊聊，却又怕别人动疑心。”

楚楚道：“我也一样，那个长着四条眉毛的小色鬼，实在不是个好东西。”

两个人互相微笑着，笑容里都充满了温暖的友情。

陈静静柔声道：“你看来一点都没有变！”

楚楚道：“你也没有！”

陈静静道：“这些年来，我真想你！”

楚楚道：“我更想你！”

两个人都伸出了手，向对方走过去，仿佛想互相拥抱着来表示自己的感情。

可是她们的人还没有走近，陈静静的笑容已不见了，温柔的眼波变得充满了杀气，手势也变了，突然出手如鹰爪，一只手闪电般去扣楚楚的脉门，另外一只手狠狠的向她左肋下抓了过去。

这一着犀利而凶狠，用的也正是和冷红儿同样的分筋错骨手，楚楚若是被她一把拿住，就算想赶快死都来不及了。

可是她出手虽然快，楚楚比她更快，她一招刚击出，突听“ 叮 ”的一声轻响，两道细如牛芒的乌光从楚楚双袖里打出来。

她只觉得双腿膝盖上一麻，就好像被蚊子叮了一口，全身力气立刻消失，腿也软了，“ 噗 ”的跪了下去，跪在楚楚面前。

楚楚又银铃般娇笑起来，道：“ 我们多年的姐妹了，你何必这么多礼？ ”

清脆的笑声中，又是一点寒星射出，打在陈静静的“ 笑腰穴 ”上。

陈静静也笑了，吃吃的笑个不停，可是眼睛里却连一点笑意都没有，美丽的脸上也已因痛苦而扭曲，黄豆般大小的冷汗一粒粒滚了下来。

楚楚眨着眼笑道：“ 我明白了，你一定也知道自己有点对不起我，所以来向我赔不是的，可是你又何必跪下来呢？只要把东西拿出来，那我就不会再怪你！ ”

陈静静一面笑，一面流着冷汗，挣扎着道：“ 什么东西？ ”

楚楚道：“ 你不知道？ ”

陈静静摇了摇头，她全身都已笑软了，竟似连摇头都很吃力。

楚楚沉下了脸，冷冷道：“ 亲兄弟，明算帐，我们姐妹也一样，贾乐山要花四十万两黄金买李霞的罗刹牌，你却答应我，只要我出十万两，你就可以保证把罗刹牌交给我，对不对？ ”

陈静静道：“ 可是……罗刹牌岂非已经被你带来的男人拿走了？ ”

楚楚立从身上拿出一块玉牌，道：“ 你说的是这一块？ ”

陈静静点点头。

楚楚忽然走过去，反手给了她一个大耳光，冷笑道：“ 你以为我看不出这是假的？ ”

她忽然把玉牌用力摔在李神童头上，又道：“ 你把这小子当活宝，以为他做的假货已可唬得住别人，只可惜他刻的那些天魔天神，一个个都像是猪八戒！ ”

陈静静用力咬住嘴唇，想停住不笑，可是她已把嘴唇咬破了，却还是笑个不停。

楚楚道：“ 其实我早就在疑心你了，你明明知道罗刹牌是无价之宝，怎么肯卖给别人，你的心一向比谁都黑，吃了人连骨头都不肯吐出来的，所以我早就叫辛老二盯住你了，就算你躲到地底下去，我也一们能把你拎出来！ ”

陈静静道：“ 你你以为真的罗刹牌已被我拿走了？ ”

楚楚道：“ 李霞还没有把罗刹牌藏入冰河的时候，就一定已经被你用假货掉了包，虽然我们本来…… ”

她们本来的计划是——

约好要付的黄金，楚楚只要付出四分之一，十二口箱子里，只要有三口是装着黄金的，其余七口，都可以用石头充数。

因为验收的人就是陈静静，她收下这十二口箱子后，就通知李霞交货。

她本是李霞最信任的人，李霞当然不会想到其中有鬼，本来是准备在第二天用炸药开河，拿出罗刹牌来的，她要的只不过是黄金和男人，对西方魔教教主的宝座并没有光趣。

楚楚道：“可是你知道她只要一发现罗刹牌被掉包，就一定会想到你做的手脚，因为除了她自己和你之外，绝没有第三个人知道这秘密，所以你当天晚上就杀了她，还故意把她跟老山羊冻在冰里，来转移别人的注意力，因为无论谁都想不到你这么样的人会做出那种疯狂的事！”

她忽然接着道：“你看，你的秘密是不是完全没有瞒过我，你又何必还要装糊涂？”

陈静静全身都已扭曲痉挛，不但流出了冷汗和眼泪，甚至连裤裆都己湿透，两条腿的膝盖更像是在被钢刀刮着，尖针刺着，却偏偏还是像刚从地上捡到三百个金元宝一样笑个不停。

楚楚道：“你还不肯拿出来？你知不知道再这么样笑下去会有什么结果？”

陈静静拼命想咬紧牙，可是连嘴都已合不拢。

楚楚道：“你开始的时候，只不过流汗流泪，现在想必已连大小便都一起笑了出来，一两时辰后，你全身的关节就全都己笑松，你的人就会软得像是一摊泥，无论谁只要用指头在你关节上敲一下，我保证你一定会像杀猪一样叫起来！”

陈静静道：“你……你……”

楚楚道：“你若以为我绝不忍心下这种毒手，你就错了，就好像贾乐山以为我绝不会杀他一样！”

陈静静道：“你杀了他？”

楚楚道：“他又有钱，又有势，年纪虽已不小，却保养得很好，在床上还可以像小伙子般流汗，对女人的功夫又不知比小伙子好多少倍，对我更温柔体贴，谁也想不到我会杀了他的！”

她淡淡的接着道：“但我却偏偏杀了他，我既然能杀他，还有什么别的事做不出？”

陈静静忽然用尽全身力气，嘶声道：“罗刹牌就在我的月经带里，你饶了我吧！”

笑声已停止，陈静静也已像一摊泥般软瘫在地上。

罗刹牌当然已到了楚楚手里，她用掌心托着这面晶莹的玉牌，就像是帝王托着传国的玉玺，又高兴，又骄傲，又得意，忍不住放声大笑。

就在她笑得最开心的时候，窗外忽然有一条长鞭无声无息的飞过来，鞭梢一卷，卷住了她手里的玉牌，就立刻蛇信般缩了回去。

楚楚笑不出了，脸上的表情就好像忽然被人一刀割断了脖子。

只听窗外一个人带着笑，道：“你们不必追出来，因为我就要进去了，多亏你替我要回这块罗刹牌，我至少总得当面谢谢你！”

陆小凤！

楚楚咬着牙，道：“我就知道一定是你，你为什么不进来？”

她这句话刚说完，陆小凤已笑嘻嘻的站在她面前，一只手提着根长鞭，一只手握着玉牌。

看见陆小凤，她居然也笑了，道：“倒看你不出，居然还使得一手好鞭法！”

陆小凤微笑道：“ 我这是偷来的！ ”
楚楚道：“ 偷来的？怎么偷？ ”
陆小凤道：“ 这条鞭子是从外面马车上偷来的，这手鞭法也是从‘ 无影神鞭，那里偷来的，若论偷东西的本事，我虽然还比不上那个偷王之王，比你可就要高明得多了。 ”
楚楚叹了口气，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会偷的，连我的心都差点被你偷去了，何况别的？ ”
陆小风笑道：“ 你的心岂非早已被野狗偷吃了去？ ”
楚楚睁大眼睛，道：“ 你来得倒真早！ ”
陆小凤道：“ 你想不到？ ”
楚楚道：“ 你是怎么会想到的！ ”
陆小凤笑了笑，道：“ 因为我一个人躺在床上想得太多了，所以才想到了很多事！ ”
楚楚撅起嘴，道：“ 谁叫你一个人胡思乱想的，你为什么不强奸我？ ”
别人没有强奸她，她居然还像是很生气：“ 你又不是个君子，既然能强奸别人，为什么不能强奸我？ ”
陆小凤笑道 :“ 因为那时我还不急，你既然要吊我胃口，我也想吊吊你！”
楚楚眨了眨眼，道：“ 你是在什么时候改变主意的？ ”
陆小凤道：“ 石头从箱子里滚出来的时候！ ”
他微笑着，又道：“ 我虽然没有在上线开扒时去踩盘子，可是一口箱子是用铁打的？还是用黄金打的？我倒还能看得出！ ”
“ 上线开扒 ”就是拦路抢劫，“ 踩盘子 ”就是看货色，望风水，据说黑道的高手，只要看看车轮后扬起的尘土，就能看得出车上载的是什么货，这批货有多少油水。
楚楚又叹了口气，道：“ 原来你不但会偷，还会这一手，像你这样的人，居然没有去做强盗，实在可惜得很！ ”
陆小凤也叹息着道：“ 老实说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可惜，有几次都差点改了行！ ”
楚楚嫣然道：“ 你若真的改了行，我一定做你的压寨夫人！ ”
陆小凤笑道：“ 我若做了什么帮的帮主，一定还要请你做我内三堂的堂主，就像是你的老朋友丁香姨！ ”
楚楚又睁大眼睛，道：“ 你早就知道我认得她。 ”
陆小凤道：“ 因为你到拉哈苏，就好像回到你自己家一样，每个地方你好像都很熟，那我就已经在怀疑，你很可能也是在这里长大的，很可能早就认得陈静静和丁香姨！ ”
楚楚盯着他，道：“ 你既然认得小丁丁，就一定也跟她好过，我很了解她，看见你这种男人，她是绝不肯放过的！ ”
陆小凤没有否认，也不能否认。
楚楚又撅起嘴，道：“ 我们三个人里面，你已经跟两个好过，为什么偏偏让我落空？ ”
他们两个人说说笑笑，打情骂俏，站在后面的三个人脸色早已变了，三个人忽然同时窜出，虎视眈眈，围住了陆小凤。
陆小凤好像直到现在才看见他们，微笑道：“ 上一次三位不战而退，这次还想来试试？ ”

白发老人冷冷道：“上一次我们就该杀了你的！”

辛老二道：“我们放过了你，只不过因为她还想用你做一次傀儡而已！”

陆小凤大笑，道：“我若是她的傀儡，你们三位是什么？我只要点点头，她就会跟我走的，你们呢？”

三个脸色更可怕，转头去看楚楚，楚楚却施施然走开了，这件事就好像跟她一点关系都没有。

陆小凤道：“其实华山门下的‘一指通天，华玉坤，江北武林中的高手‘多臂仙狼’胡辛，披风剑的名家‘乌衣神剑’杜白，我是早已闻名了的，我一直不敢相认，只因为我一直不相信像三位这样的名门子弟，会为了一个女人做奴才！”

三个人脸上阵青阵白，他们以名为姓，想不到陆小凤还是认出了他们的来历身分。

白发老人佝偻的身子慢慢挺直，抱拳道：“不错，我就是华玉坤，请！”

陆小凤道：“你想一个人对我！”

华玉坤道：“你若不知道我的来历身分，我必定会跟他们联手对付你，但是现在……”

他的神情忽然变得很严肃，厉声接着道：“我个人的生死荣辱都不足为论，华山派的声名，却不能坏在我手上！”

华山虽不是武林中数一数二的宗派，但是门户高洁，弟子也很少有败类，更没有以多为胜的懦夫！

陆小凤的神情也变得严肃起来能尊敬自己的人，别人也同样会尊敬他的。

华少坤道：“久闻陆大侠指上功夫天下第一，在下学的恰巧也是这门功夫，就请陆大侠赐招！”

陆小凤道：“好！”

他深深吸了口气，藏好玉牌，放下长鞭，只听“嗤”的一声，锐风响起，华少坤并指如剑，急点他左右“肩井穴”。

他出手就是一招两式，劲力先发，余力犹存，果然不愧是名家子弟。

可是这一招攻出，陆小凤就已看出这老人功力虽深，招式间却缺少变化，出手也显得太古老呆板了些，也犯了名家子弟们通常都会有的毛病。

他虽然只看了一眼，却己有把握在两三招之间制敌取胜。

但是他又不禁在心里问自己。我是不是应该一出手就击败他？是不是应该替他留点面子？一个人若是爱上了一个人，不管他爱的是谁，都不应该算是他的错，何况他已是个老人，倒下去就不容易站起来了。

这念头在他心头一闪而过，华少坤的指尖距离他的穴道已不及半尺，劲风已穿过他衣服，他已没有选择考虑的余地。

他只有出手，出手如闪电，用自己的指尖，迎上了老人的指尖。

华少坤只觉得一股热力从指尖传过来，自己的力量突然消失。

华山的“弹背神通”本是武林中七大绝技之一，他在这上面已有四十年苦练的功力，可是现在，他的力量却像是阳光下的冰雪般消失了，化做了一身冷汗。

谁知陆小凤忽然后退了两步，苦笑道：“华山神指，果然名不虚传！”

华少坤道：“可是我……我已败了！”

陆小凤道：“你没有败，我虽然接住你这一招，出手也许比你快些，但

是你的功力却比我深厚，你又何若……”

这句话还没有说完，突然“叮”的一响，数十点寒星如漫天花雨，急打他的后背。

他后背没有眼睛，也没有手。

华少坤耸然失色，楚楚眼睛里却发出了光。

就在这一瞬间，陆小凤身子突然一转，数十点寒星竟奇迹般从他肋下穿过，竟全都打在本来站在他前面的华少坤胸膛上。

华少坤双眼凸出，瞪着胡辛，一步步走了过去。

胡辛脸色也变了，一步步向后退。

华少坤只向前面走了两步，眼角，鼻孔，嘴角，忽然同时有鲜血涌出。

胡辛仿佛松了口气，道：“我……”

他只说出了一个字，胸口忽然有鲜血涌出，一截剑尖随着鲜血冒出来。

他吃惊的看着这截剑尖，好像还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可是他自己嘴里也已有鲜血涌出，忽然狂吼一声，向前扑倒，就不能动了。

他倒下后，就可以看见杜白正站在他背后，手里紧握着剑，剑尖还在滴着血。

华少坤看着他，挣扎着笑了笑，道：“谢谢你！”

杜白也勉强笑了笑，却没有开口。

华少坤又转过头，看着陆小凤，一字字道：“更谢谢你！”

杜白替他报了仇，陆小凤保全了他的声名，这正是武林中看得最重的两件事。

华少坤闭上眼睛，嘴角仿佛真的露出一丝微笑，最后的微笑。

风从窗外吹过，寒意却从心底升起。

过了很久，陆小凤才长长吐出口气，喃喃道：“为什么？这是为了什么？……”

杜白脸上全无表情，缓缓道：“你应该知道这是为什么，我也知道！”

欲望！

对金钱的欲望，对权力的欲望，对声名的欲望，对性的欲望！

人类所有的苦难和灾祸，岂非都是因为这些欲望而引起的？

陆小凤又不禁长长叹息，转身面对着杜白，道：“你……”

杜白冷冷道：“我不是你的敌手！”

陆小凤笑了笑，笑得很凄凉，挥手道：“那么你走吧。”

剑尖的鲜血已滴干了，杜白慢慢的收回他的剑，剑入鞘，他的人却已走到楚楚面前，道：“我们走吧！”

楚楚道：“走？你要我跟你走？”

杜白道：“是的，我要你跟我走！”

楚楚忽然笑了，笑得弯下腰，好像连眼泪都快笑了出来。

看到陈静静的笑，陆小凤才知道笑有时比哭还痛若。

看到楚楚的笑，陆小凤才知道笑有时甚至比利剑尖针更伤人。

杜白的脸上已全无血色，一双本来很镇定的手，已开始不停的颤抖，却还不肯放弃希望，又问了一句：“你不走？”

楚楚的笑声突然停顿，冷冷的看着他，就好像完全不认得他这个人一样，过了很久，才冷冷的说出了一个字“滚！”

这个字就像是条无情的鞭子，一鞭子就已把杜白连皮带骨抽开了两半，

把他的一颗心抽了出来，直滚在他自己脚下，让他自己践踏。

他什么话也不再说，扭头就走，楚楚却忽然跃起，拔出了他背后的插着的剑，凌空翻身，反手一剑，向他的后心飞掷了过去。

杜白没有闪避，就让这把剑穿心而过。

但是他并没有倒下，反而转过身，面对着楚楚，冷冷的看着。

楚楚脸色也变了，勉强笑道：“ 我知道你不能没有我的，所以还不如索性让你死了算了！ ”。

杜白的嘴角也有鲜血涌出，慢慢的点了点头，道：“ 好，很好…… ”

第二个“ 好 ”字说出，他身子突然向前一扑，紧紧抱住了楚楚，死也不肯放。

他胸膛上的剑，也刺入了楚楚的胸膛，他心口里的血，也流入了楚楚心口。

楚楚的头搭在他的肩上，双眼渐渐凸出，喘息越来越粗，只觉得抱住她这个人的身子，已渐渐发冷，冷而僵硬，一双手却还是没有放松。

然后她自己的身子也开始发冷，连骨髓都已冷透，但是她的眼睛却反而亮了，忽然看着陆小凤笑了笑，道：“ 你为什么不强奸我，为什么…… ”

这就是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强敌丧胆

陈静静并没有死，而且一直都很清醒。

在这种情况下，清醒的本身就已是种无法忍受的痛苦，冥冥中竟像是真的有个为世人主持公道的神祇，在故意折磨着她。

现在陆小凤虽然已将她抱到另外一间房里，让她静静的躺在床上，可是她的痛苦并没有结束，也许已只有死才能解除她的痛苦。

痛苦已到了无法忍受时，死就会变得一点也不可怕了。

她想死，真的想死，她只希望陆小凤能给她个痛快的解脱，但是她绝不把自己的意思表露出来，因为她很小的时候，就得到过一个教训。

你越想死，别人往往就越要让你活着，你不想死，别人却偏偏要杀了你。

她至今还记得这教训，因为她看见过很多不想死的人死在她面前，也看见过很多活不下去的人偏偏活着，她本是在苦难中生长的。

陆小凤虽然一直都静静的站在床头，她却看得出他心里很不平静。

无论谁看到了那惊心动魄、惨绝人寰的事之后，心里都不会好受的。

陈静静忽然勉强笑了笑，道：“ 我想不到你会来，但你却一定早已想到是我了。 ”

陆小凤并不否认。

陈静静道：“ 我本来一直认为我做得已很好，假如楚楚也能小心些，没有让箱子里的石头滚出来，也许你就不会怀疑我了！ ”

陆小凤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道：“ 箱子里装的是石头，你却接受，楚楚和你本该是从小认得的，却故意装作素不相识，这两点虽然都让我觉得很可疑，却还不是最重要的线索！ ”

陈静静道：“ 最重要的是什么？ ”

陆小凤道：“ 是只黑熊！ ”

陈静静道：“ 黑熊？ ”

陆小凤道：“ 冷红儿认为自己看见过一只黑熊，其实那只不过是个披着黑熊皮的人而已，因为这个人做的事很秘密，她的模样又偏偏是别人容易认出来的，所以她就披上熊皮来掩人的耳目，无论谁发现一只黑熊，都一定会远远避开，绝不敢仔细去看的。 ”

陈静静道：“ 你认为这个人就是我？ ”

陆小凤道：“ 嗯！ ”

陈静静道：“ 因为你看见我房里有张熊皮。 ”

陆小凤道：“ 你当然想不到我会到你房里去，那本是件很凑巧的事！ ”

陈静静叹了口气，道：“ 我屋子确实从来都不让别人进去的，这一点你没有错！ ”

陈静静道：“ 你能到我房里去，并不是因为我恰巧晕倒，因为那天我根本就没有晕过去！ ”

她的声音虽微弱，可是每句话都说得很清楚，因为她一直都有控制着自己，这世上也许已很少有人能比她更会控制自己。

她接着道：“ 我让你到我房里去，只因为你抱起我的时候，我忽然有了种从来都没有过的感觉，我……我本来也想不到李神童忽然闯进去， ”

陆小凤也勉强笑了笑，道：“ 我若是他，我也会忽然闯进去的！ ”

陈静静道：“ 同样的熊皮，本来有两张，还有一张是李霞的！ ”

陆小凤道：“那天你们去埋藏罗刹牌的时候，身上就披着熊皮？”

陈静静道：“那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我们想不到红儿还坐在岸上发怔。我看见她的时候，她当然也看见了我！”

陆小凤道：“但是她并没有看清楚，她一直以为你是只黑能！”

陈静静苦笑道：“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不太放心，女人疑心病总是比较大的！”

陆小凤道：“所以你发现她昨天晚上又到那里去了，你就杀了她灭口。”

陈静静居然承认：“丁香姨一向认为心最狠的人就是我！”

陆小凤道：“她本来虽然不知道你的秘密，但是你下手杀她的时候，她终于认出了你。”

陈静静叹道：“她看见我的脸时，那种眼神我只怕一辈子部不会忘记！”

陆小凤道：“那时你心里也难免有点害怕，所以一击得手，就立刻走了。”

陈静静道：“因为我知道她已必死无疑。”

陆小凤道：“可是你没有想到，一个人临死的时候，往往也就是他这一生中最清醒的时候。”

陈静静没有开口，心里却有点酸酸的，现在她就很清醒。

陆小凤道：“所以她临死前，终于想到那天她看见的黑熊一定就是你，也想到了你一定是去埋藏罗刹牌的，所以她挣扎着爬到那天你出现的地方！”

陈静静道：“所以你才知道我们是把罗刹牌藏在那里的！”

陆小凤黯然道：“不错！”

陈静静忽然冷笑，道：“这么样说来，她的死对你岂非只有好处？你还难受什么？”

陆小凤想说话，又忍住。

陈静静道：“不该难受的事你难受，真正应该难受的事，你反而觉得很高兴。”

陆小凤已闭上嘴，等着她说下去。

陈静静道：“那天我去找你，并不是替你送下酒菜的，更不是为了关心你，喜欢你，我去找你，只不过为了要绊住你，好让李神童去把李霞的尸体冻在冰里，所以我只有忍受你的侮辱，其实你一碰到我，我就想吐！”

陆小凤忽然笑了笑，道：“我明白了！”

陈静静道：“你明白了什么？”

陆小凤道：“你想死。”

陈静静道：“你凭什么认为我想死？”

陆小凤道：“因为你一直在故意激怒我，想要我杀了你。”

陈静静冷笑道：“我知道你不敢的，你一向只会看着别人下手，你自己根本没有杀人的胆子！”

陆小凤又笑了笑，忽然转身走出去。

陈静静失声道：“你想去什么？”

陆小凤道：“去套车！”

陈静静道：“为什么现在要去套车？”

陆小凤道：“因为你既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

陈静静道：“你……你要带我走？”

陆小凤道：“你穴道里的暗器我虽然拿不出来，可是我知道有个人能拿出来！”

陈静静道：“你……你……你为什么不肯让我死？”

陆小凤淡淡道：“因为今天死的人已太多了！”

他头也不回的走了出去。

陈静静看着他走出去，眼泪己慢慢的流了下来，终于失声痛苦，却不知是为了悲伤？是为了悔恨？还是因为感激？

不管怎么样，一个人想哭的时候，若是能自由自在的痛哭一场，也蛮不错的。

陆小凤当然听得见她的哭声，他本就希望她能哭出来，把心里的悲伤痛苦悔恨全部哭出来，哭完了之后，她也许就不想死了。

阳光已消失，风更冷，那傻头傻脑的脏小孩还站在那里流着鼻涕傻笑，刚才发生的那些悲惨的事，对他竟似乎完全没有影响。

“别人虽然笑他傻，也许他活得反而比大多数人都快乐些。”

陆小凤在心里叹了口气，微笑着拍了拍这孩子的头，道：“你去替我照顾照顾房里的那个阿姨，她有好多好多的钱，她会买糖给你吃！”傻孩子居然听懂了他的话，雀跃着跑进去：“我喜欢吃糖，好多好多糖！”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刚走出门，就看见一只手伸了过来。

他并不意外，他早已算准岁寒三友一定会在外面等着他的。

孤松先生道：“拿来！”

陆小凤眨了眨眼，道：“你是想要钱？还是想要饭？”

孤松先生脸色又气得发青，冷冷道：“也许我这次是想要你的命！”

陆小凤微笑道：“要钱要饭都没有，要命倒有一条。”

孤松怒道：“难道你一定要我先打断你的腿，才肯交出罗刹牌。”

陆小凤道：“就算你打断我的腿，我也不会交出罗刹牌。”

孤松变色道：“你这是什么意思？”

陆小凤道：“我正想问你，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几时说过要把罗刹牌给你的？”

孤松厉声道：“你准备给谁？”

陆小凤道：“蓝胡子。”

孤松道：“一定要给他？”

陆小凤道：“一定。”

孤松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我要去换回一样东西！”

孤松道：“换什么？”

陆小凤道：“换我的清白。”

孤松盯着他，缓缓道：“难道你自己从来也没有想过要把这罗刹牌占为已有？”

陆小凤道：“我想过！”

孤松道：“现在你还想不想？”

陆小凤道：“想！”孤松脸色又变了。

陆小凤淡淡接着道：“我想的事很多，有时我想做皇帝，又怕寂寞，有时我想当宰相，又怕事多，有时我想发财，又怕人偷，有时我想娶老婆，又怕噜嗦，有时我想烧肉吃，又怕洗锅，有时我甚至还想打你一巴拿，又怕惹祸！”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孤松已忍不住笑了，但是一转眼他又板起脸，道：

“所以你想的事虽多，却连一样也没有做！”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每个人活在世上，好像都是想得多，做得少，又岂止我一个！”
孤松的目光忽然到了远方，仿佛也在问自己我想过什么，做过什么？
一个人只要活在世界上，就一定要受到某种约束，假如每个人都把自己想做的事做了出来，这世界还成什么样子？
过了很久，孤松才轻轻的叹息一声，挥手道：“你走吧！”
陆小凤松了口气道：“我本来以为这次你已不会让我走的，想不到你居然还很信任我！”
孤松板着脸，冷冷道：“这已是最后一次！”
陆小凤微笑道：“只要你想喝醉，随时都可以来找我，我一定就在你附近！”
他也挥了挥手，刚想从他们中间走过去，寒梅忽然道：
“等一等！”
陆小凤只好站住，道：“有何吩咐！”
寒梅道：“我想看看你。”
陆小凤笑道：“你尽量看吧，据说有很多人都认为我长得不错！”
寒梅脸上既没有笑容，也没有表情，冷冷道：“我要看的并不是你这个人！”
陆小凤道：“你要看我的什么？”
寒梅道：“看你的功夫。”
陆小凤的笑立刻变成苦笑，道：“我劝你不如还是看我的人算了，我可以保证，我的功夫绝没有我的人好看。”
寒梅却再也不看他一眼，忽然转身，道：“你跟我来。”
陆小凤迟疑着，看看枯竹，又看看孤松，两个人的脸也变得全无表情。
他叹了口气，只好跟着寒梅走，嘴里还喃喃的嘀咕：“你究竟想带我到哪里去？喝酒赌钱我都奉赔，若是要打架拼命，我就要开溜了！”
寒梅也不理他，三转两转，走到大街上，街上有家很大的酒楼，门口停着十来辆镖车，一杆紫缎镖旗斜插在门外，迎风招展，上面绣着的是一条龙，盘着个斗大的“赵”字。
陆小凤认得这杆镖旗，“金龙镖局”虽然还在关外，主顾大多是到长白山来采参的参客，可是在关内的名头也很响，因为这家镖局的总镖头“黑玄坛”赵君武，昔年本是中原极负盛名的镖师，不久之前才被金龙镖局重金礼聘来的。
现在他就在这家酒楼上喝酒，一个人有了他这样的声名地位，气派当然不小。
寒梅一上了酒楼，就笔直走到他面前，冷冷的看着他，道：“你就是黑玄坛赵君武？”
赵君武怔了怔，上下打量着这不僧不道不俗的怪老头，他眼力一向不错，却看不出这老头是什么来历，只好点点头，道：“我就是！”
寒梅道：“你知道我是谁？”
赵君武摇摇头，道：“请教！”
寒梅道：“我就是昆仑绝顶，大光明镜，岁寒三友中的寒梅先生，也就是西方魔教中的护法长老。”

他每个字都说得很慢，听到“岁寒三友”四个字，赵君武的脸已像是个面具忽然拉长了，听到“西方魔教”四个字，赵君武额上已冒出冷汗。

寒梅道：“现在你是不是已知道我是谁了？”

赵君武立刻站起来，抢步赶出，躬身道：“晚辈有眼无珠，不知道仙长大驾光临……”

他还在不停的说，恨不得把所有的恭维客套全都说出来，寒梅却已转身走了，走到陆小凤面前道：“你知道他是谁？”

陆小凤道：“听说过！”

寒梅道：“他的名头并不小，武功也不弱，见到我时，还是恭敬得很，你在我们面前却慢不为礼。”

陆小凤笑了笑，道：“他小时候家教一定很好，家教好的<人，总是比较有礼貌的！”

寒梅道：“你呢？”

陆小凤道：“我是个孤儿！”

寒梅道：“所以你没有家教！”

陆小凤道：“没有！”

寒梅道：“那么你就该受点教训。”

他忽又转身，指着陆小凤问道：“你知不知道这个人是谁？”

赵君武摇摇头。

寒梅道：“你也不必知道，我只要你替我教训教训他。”

赵君武面有难色，苦笑道：“可是在下与他素无过节，怎么能……”

寒梅打断了他的话，冷冷道：“我并不勉强你，你可以选择，是要出手教训他？还是我出手教训你？”

他一面说着话，一面从桌上拿起了个锡酒壶，随随便便的一捏一揉，酒壶就变成了一团，再轻轻一拉，就又变成条锡棍。

赵君武脸色变了，忽然一个箭步蹿过来，反手一掌，猛砍陆小凤后头，这一着凶狠迅速，出手居然一点也不留情。

陆小凤居然连动也没有动，就这么样站在那里挨了他一掌。

左颈后有条大血管，也是人身上的要害之一，赵君武虽然没有练过内家掌力，可是一双手粗糙坚硬如岩石，这一下打得实在很不轻，陆小凤不被打死，也该立刻晕过去的。

谁知他却偏偏还是好好的站在那里，而且居然还面不改色。

赵君武脸上又冒出了汗，突然一个时拳，用力撞在陆小凤胸腹间。

陆小凤又挨了他一拳，还是不动声色。

赵君武满头汗如雨落，他两次出手，明明都没有落空，却又偏偏像是打空了，只觉得对方整个人都像是空的，自己一拳打上去，竟连一点着力之处都没有。

他第三着本已准备出手，拳头也已握紧，却再也没法子打得下去！

陆小凤好像还在等着挨打，等了半天，忽然看着他笑了笑，道：“阁下是不是已教训得够了？”

赵君武也想勉强笑一笑，可是现在就算天下忽然有个大元宝掉在他面前，他也没法子笑得出来。

陆小凤又转过头看着寒梅笑了笑，道：“现在我是不是可以走了？”

寒梅脸色也变得很难看，还没有开口，枯竹已抢着道：“你请吧！”

陆小凤微笑道：“ 谢谢。 ”
他拍了拍衣襟，从桌上拿起个还没有被捏扁的酒壶，对着嘴一饮而尽，就大步从寒梅面前走了过去。
可是他还没有走下楼，下面已有个店小二奔上来，手里拿着封信，大声道：“ 哪位是陆小凤陆大侠？ ”
陆小凤指了指鼻子，带着笑道：“ 我就是陆小凤，却不是大侠，大侠只会揍人，不会挨揍！ ”
他脸上还带着笑，并没有生气，因为他知道世界上欺软怕恶的人多，比赵君武更糟十倍的人却有不少，这本就是人性中的弱点之一。
他热爱人类，热爱生命，对这种事他通常都很容易就会原谅的。
可是等他看完了这封信之后，却真的生气了，不但生 气，而且着急。
“ 小凤大侠吾兄足下：前蒙宠赐屁眼一枚，愧不敢当，只因无功不敢受禄，已转赠陈静静姑娘，又恐吾兄旅途不便，阿堵物若干两，弟也已代为运走，专此奉达，谨祝大安！ ”
下面的具名，赫然又是“ 飞天玉虎！ ”
陆小凤在看着这封信的时候，岁寒三友却在看着他。
他们也很吃惊，因为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陆小凤的脸色也会变得这么可怕。
所以陆小凤冲出去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冲了出去，只留下赵君武一个人怔在那里，脸上的表情好像恨不得马上一头撞死。
他做梦也想不到他刚才要教训的那个人，就是名满天下的陆小凤。
陆小凤虽然原谅了他，他却永远也设法子原谅自己，陆小凤虽然并没有出手，却已给了他一个教训。
可是陆小凤自己也做错了一件事，他本不该离开陈静静的，更不该离开那屋子，等他赶回去时，那地方几乎已变成了一片火海。
幸好天寒地冻。到处部积着冰雪，所以火势的蔓延并不广，被涉及的人家并不多，但却还是难免有很多无辜的人受到连累。
陈静静那美丽柔软的胴体，也无疑早已被烧成了一根根枯骨，一片片飞灰。
陆小凤来的时候，已来迟了。
烈火烤红了他的脸，烤红了他的眼睛，他的手脚却是冰冷的，心也是冰冷的。
巷子里一片混乱，男人们在奔跑吆喝着救火，女人们在尖叫，孩子们在啼哭，他们过的本是简朴平静的生活，从没有伤害到任何人，可是现在却无缘无故的受到伤害。
陆小凤忽然转身，瞪着寒梅，厉声道：“ 你看见了没有？ ”
寒梅道：“ 看见了什么？ ”
陆小凤道：“ 这就是你造成的灾祸，你自己又难道看不见？ ”
寒梅闭上了嘴，心里显然也不太好受。
陆小凤道：“ 现在你是不是还想看看我的功夫？ ”
寒梅道：“ 刚才我已看过。 ”
陆小凤道：“ 刚才那只不过是挨揍的功夫，你想不想看我揍人的功夫？ ”
这是挑战。
他从未向任何人这么样挑战过，他的态度虽然冷静如磐石，可是这种近

于残酷的冷静，却使得他的愤怒更可怕。

极端的冷静，本就是愤怒的另一种面具。

寒梅沉着脸，在闪动的火光下看来，他脸色也是苍白的，连嘴唇都已发白。

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样面对面的向他挑战。

他并不怕这个年轻人，他从来也没有怕过任何人，可是这一瞬间，他却忽然感觉到一种从来未有的紧张，紧张得连呼吸都已停顿。

因为他一直都是站在上风的，他已习惯于用自己的声名和地位去压迫别人，现在他却第一次感觉到别人给他的压力。

陆小凤的压力又来了：“ 你想不想看？ ”

寒梅还没有开口，枯竹忽然道：“ 他不想！ ”

孤松立刻接着道：“ 他唯一想看的，就是罗刹牌，我也一样。 ”

他扑在陆小凤面前，让枯竹拉走了寒梅，才慢慢的接着道：“ 所以你绝不能让我们失望。 ”

他没有转身，只是面对着陆小凤向后退，然后袍袖一挥，身形倒掠，忽然就看不见了。

陆小凤没有动，没有拦阻，过了很久才轻轻的吐出一口气。

他忽然发觉自己对这三个人已退让得太久，现在已应该让他们退一退了。

这是他第一次还击，虽然没有出手，却已赢得了胜利。

可是他也知道，他们绝不会退得很远的，等到他们再逼过来时，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 ”

陆小凤没有想下去。

火还没有灭，他绝不能就这么样站在这里看着，纵然有很多问题都需要去想，也可以等到以后再说，现在他一定要先去救火。

他卷起衣袖，冲人火场，从别人手上抢过一桶水，跃上隔壁的墙头，往火头上浇了下去。

他的动作当然比别人快得多，一个人出的力量至少可以抵得上五个人，可是旁边另外还有个人，动作居然也并不比他慢多少，甚至比他更卖力，有一次竟跃上已被火烧毁了的危墙，几乎葬身在火窟里。

冰雪溶化，打湿了易燃的木料，再加上大家的同心合力，火势很快就被遏阻，终于灭了。

陆小凤总算松了口气，用衣袖抹了抹汗，只觉得心里已很久未曾这么样舒服过。

旁边有个人在喘息着，带着笑道：“ 你一共提了七十三桶水，我只比你少六桶！ ”

陆小凤抬起头，才发现这个跟他并肩救火的人，竟是“ 黑玄坛 ”赵君武！

赵君武笑得很开朗，又道：“ 我刚才差点想一头撞死的，可是现在却只想再多活几年，活得越长越好！ ”

陆小凤微笑着，没有问什么？因为他知道答案。

假如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就绝不会想死的，因为你的生命已有了价值，你就会觉得它可贵可爱。

假如你真正全心全意的去帮助过别人，就一定会明白这道理，因为只要你肯去帮助别人，就一定是个有用的人。

陆小凤微笑着拍了拍赵君武的肩，道：“ 我知道你刚才比谁都卖力，你揍我的时候，假如也这么卖力，我就吃不消了！ ”

赵君武红着脸笑道：“ 我揍人的时候绝不会这么出力的，因为揍人并不是件愉快的事，我又怕手疼！ ”

两个人同时大笑，然后才发现四周已围满了人，站在那里陪着他们笑，每个人眼睛里都充满了欣慰，敬佩和感激。

一个梳着两条长辫子的小女孩，忽然冲出来，拉住他们的手，在他们的手心里塞了块冰糖，红着脸道：“ 这是我最喜欢吃的，可是我情愿让你们吃，因为你们都是好人，我长大了也要跟你们一样，别人家里着了火，我也会帮着去救的！ ”

陆小凤轻抚着她的头发，想说话，咽喉里却像是被塞住了。

赵君武看着她，几乎连眼泪都要掉了下来，只觉得自己刚才就算真的被火烧死，也是值得的。

就在这时，忽然有个小小的黑脑袋，从旁边一条又脏又窄的阴沟里钻出来，指着陆小凤大声道：“ 他不是好人，他骗我，阿姨没有糖给我吃！ ”

一个小小的黑人从阴沟里爬出，竟是那傻头傻脑的脏小孩。

他居然还没有死，也许并不是因为运气好，只因为他的愚笨无知，除了他之外，无论大人小孩都不会把自己塞进这么脏的阴沟里。

可是他有眼睛，而且刚才也在陈静静屋里，现在他已是唯一能说出当时情况来的人！

陆小凤眼睛亮了,立刻迎上去,这孩子能不能把那凶手的样子描叙出来？他虽然没有把握确定，但希望总是有的。

忽然间，人丛中有人大叫道：“ 他虽然帮着救火，放火的人也是他，大家莫要上了他的当。 ”

几个人大叫着冲出来，往陆小凤身上扑过去，情况立刻混乱，虽然有的人坚决不信，有的人已在怀疑，有几个房子已被烧光了的，更是不分青红皂白，也往陆小凤身上扑。

他们本就是头脑简单的小人物，看见自己的家被毁了，早已眼睛发红，想找人拼命。

陆小凤并不怪他们，更不愿对他们出手，幸好有赵君武在旁边挡着，他虽然挨了几拳，总算还是冲了出去，可是那脏小孩却已不见了。

阴沟旁还留着几个水淋淋的脏脚印，火窟里还在冒着青烟。

陆小凤咬了咬牙，忽然又冲进火窟。

赵君武旗下的镖帅趟子手们，也已起来镇压住暴乱的人群，赵君武又以自己的身分保证，陆小凤刚才一直跟他在一起，骚动才平息，再问刚才第一个大叫的人是谁，就没有人知道了。

这时陆小凤居然还留在那滚烫的火窟里，也没有人知道他在找什么？

“ 你刚才在找什么？ ”

他们一离开火场，赵君武就忍不住问他，陆小凤却没有回答。

他眼睛里一直带着种很奇怪的表情，也不知是正在思索着一个难题，还是已经把这难题想通了。

赵君武没有再问下去，也开始思索，忽然又道：“ 刚才冤枉你的那个人，一定就是放火的人，想要你替他背黑锅！ ”

陆小凤又沉默了很久，才缓缓道：“ 他们并不是要我背黑锅，而是要灭

口。”

赵君武道：“灭谁的口？从阴沟里爬出来的那个傻小子？”陆小凤点点头。

赵君武皱眉道：“那么样一个傻小孩，能懂什么？”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他们本来的确不必这么样做的！”

赵君武也叹了口气，道：“不管怎么样，事情总算已过去，咱们喝酒去，”

陆小凤道：“你要我陪你喝酒，恐怕要等一等了。”

赵君武道：“为什么？”

陆小凤握紧双拳，缓缓道：“不找到飞天玉虎，我从此绝不再喝一滴酒。”

赵君武道：“我能不能帮上你的忙？”

陆小凤道：“能！”

赵君武道：“你说！”

陆小凤道：“这一带你比我熟，你……”

他声音忽然压得很低，好像生怕被人听见，因为他已发现飞天玉虎的势力所及处，远比他以前想像中还要大得多。

等他说完了，赵君武立刻道：“这件事我一定替你做到，有了消息后，怎么样通知你？”

陆小凤道：“你有没有到银钩赌坊去赌过钱？”

赵君武笑道：“不但去过，而且还跟那大胡子赌过几手，居然还赢了他几百两银子！”

陆小凤道：“半个月之后，我们在那里见面，先到的先等，不见不散。”

赵君武看着他，忽然道：“谢谢你！”

陆小凤笑了，道：“我要你替我做事，我没有谢你，你反而谢我？”

赵君武道：“就因为你没有谢我，所以我才要谢你！”

陆小凤道：“为什么？”

赵君武眼睛里发着光，道：“因为我知道你一定已把我当作朋友！”

朋友！这两个字多么光荣！多么美丽！

你若也想和陆小凤一样，受人爱戴尊敬，就一定要先明白一件事。真正能令人折服的力量，绝不是武功的暴力，而是忍耐和爱心。

这并不是件容易事，除了广阔的胸襟外，还得要有很大的勇气！

屋子里布置得幽雅而干净，雪白的窗纸还是新换上的，窗外天气晴朗，阳光灿烂，窗台上摆着水仙和腊梅，丁香姨居然已能坐起来了，苍白的脸上已有了红晕，就像是要朵本已枯萎的花朵，忽然又有了生命。

这一切都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陆小凤的心情显然也比前几天好了些。

“我答应过你，我一定会再来看你！”

“我知道！”丁香姨脸上居然露出温柔的微笑：“我知道你一定会来的！”

她斜倚在床上，床上铺着刚换过的被单，她身上穿着温暖舒服的宽袍，袍子很长，袖子也很长，掩住了她的断足和断腕。

阳光穿过雪白的窗纸照进来，她看来还是那么美丽。

陆小凤微笑着道：“我还带了样东西来！”

丁香姨眼睛里发出了光，失声道：“罗刹牌？”

陆小凤点点头，道：“我答应过你的事，一定会做到，我没有骗你！”

丁香姨眨眨眼，道：“难道我又骗了你？”

陆小凤拉过张椅子坐下，道：“你告诉我，陈静静是你的好朋友，我可

以信任她！”

丁香姨承认。

陆小凤道：“她真的是你的好朋友？你真的能信任她？”

丁香姨转过头，避开了他的目光，呼吸忽然变得急促。仿佛在勉强控制着自己，过了很久，还是忍不住说出了真心话：“她是个婊子！”

陆小凤笑了：“可是你却要我去信任一个婊子！”

丁香姨终于回过头，勉强笑了笑，道：“因为我是个女人，女人岂非总是常常会叫男人去做一些她自己不愿做的事！”

这理由实在不够好，陆小凤却似乎已很满意，因为她是个女人，你若要女人讲理，简直就好像要骆驼穿过针眼一样困难。

丁香姨忽又问道：“她是不是死了？”

陆小凤道：“嗯！”

丁香姨轻轻叶出口气，脸上的表情就像是刚吐出口浓痰。

陆小凤盯着她，忽然问道：“你怎么知道她已经死了？”

丁香姨又转过头，轻轻咳嗽了两声，才缓缓道：“我并不知道，只不过这么样猜想而已！”

陆小凤道：“你怎么会这样想的？”

丁香姨道：“你刚才既然那么样问我，可见她一定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对不起你的人，岂非是活不长的！”

这解释更不够好，陆小凤居然也接受了：“不管怎么样。我总算已要回了罗刹牌，总算没有白走一趟！”

听到“罗刹牌”三个字，丁香姨眼睛里又发出了光，看着陆小凤的手伸进衣襟里，看着他拿出了这块玉牌，眼睛里忽又流下泪来。

陆小凤了解她的心情。

就为了这块玉牌，她不惜毁了自己的家，毁了自己一生的幸福，连自己的人都变成了残废。

这块玉牌纵然是无价之宝，可是幸福的价值岂非更无法衡量。

她这么样做是不是值得？现在她是不是已经在后悔？

陆小凤也禁叹息，道：“假如这是我的，我一定送给你，可是现在……”

丁香姨打断了他的话，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你用不着解释，现在你就算送给我，我也没有用了！”

她的泪又流下，慢慢的接着道：“现在我只要能看看它，摸摸它，就已心满意足！”

陆小凤也了解这种感情，立刻把罗刹牌送过去，丁香姨的表情却更加痛苦。

她已没有手，这块她不惜牺牲一切来换取的玉牌，虽然就在她面前，她也没法子伸手来拿了，这种痛苦岂非已不是任何人所能忍受的，可是她却偏偏只有忍受。

陆小凤又不禁叹息，勉强笑道：“我把它放在你身上好不好，你至少可以看得清楚些！”

丁香姨点点头，看着陆小凤把玉牌放上她的胸膛，含泪的眼睛里忽然露出种谁都无法解释的表情，也不知是感激？是欣慰？还是悲伤？

阳光满窗，玉牌的光泽柔和而美丽，甚至还是温暖的。

丁香姨垂下头，用嘴唇轻吻，就像是在轻吻着初恋的情人。

“谢谢你，谢谢……”

她反反复复不停的说着，用两只断腕，夹起了玉牌，贴着自己的脸。

陆小凤不忍去看她，他记得她的手本是纤细而柔美的，指甲上总是喜欢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花汁，使得她的手看来也像是朵盛开的玫瑰。

可是现在玫瑰已被无情的摘断了，只剩下一根光秃丑陋的枯枝。

玫瑰断了明年还会再生，可是她的手……

陆小凤站起来，转过身，突听“噗”的一声，一样东西穿破窗户，飞了出去，接着，又是“嗤”的一响，一样东西穿破窗户，飞了进来。

他立刻回头，丁香姨用两只断腕夹着的玉牌已不见了，心口上却有一股鲜血泉水般涌了出来。

她嫣红的面颊又已变为苍白，眼角和嘴角在不停的抽动，看来仿佛是在哭，又仿佛是在笑。

就算是笑，那也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凄凉痛苦的笑，一种甚至比哭还悲哀的笑。

她看着陆小凤，发亮的眼睛也变成死灰色，挣扎着道：“你……你为什么不追出去？”

陆小凤摇摇头。脸上只有同情和怜悯，连一点惊讶愤怒之意都没有。

丁香姨这么样做，竟好像早已在他意料之中，过了很久，才黯然道：“你是不是又被人骗了？”

了香姨的声音变微弱，道：“我骗了你，他却骗了我，每个人好像都命中注定要被某一种人骗的，你说对不对？对不对……”

她说得很轻，很慢，声音里已不再有悲伤和痛苦。

在临死前的一瞬间，她忽然领悟到一种既复杂，又简单，既微妙，又单纯的哲理，忽然明白人生本就是这样子的。

然后她的人生就已结束。

一个人为什么总是要等到最后的一瞬间，才能了解到一些本来早已该了解的事？

死前觉悟

夜，冬夜。

黑暗的长巷里，静寂无人，只有一盏灯。

残旧的白色灯笼，几乎已变成死灰色，斜挂在长巷尽头的窄门上，灯笼下，却挂着个发亮的银钩，就像是渔人用的钓钩一样。

银钩不住的在寒风中摇荡，风仿佛是在叹息，叹息着世上为何会有那么多愚味的人，愿意被钓上这个钩？

方玉飞从阴暗潮湿的冷雾中，走进了灯光辉煌的银钩赌坊，脱下了白色的斗篷，露出了他那剪裁极合身，手工极精致的银缎子衣裳。

每天这时候，都是他心情最愉快的时候，尤其是今天。

因为陆小凤回来了，陆小凤一向是他最喜欢，最尊敬的朋友。

陆小凤自己当然更愉快，因为他已回来了，从荒寒的冰国回来了。

布置豪华的大厅里，充满了温暖和欢乐，酒香中，混合着上等脂粉的香气，银钱敲击，发出一阵阵清脆悦耳的声音，世间几乎已没有任何一种音乐能比这种声音更动听。

陆小凤喜欢听这种声音，就像世上大多数别的人一样，他也喜欢奢侈和享受。

尤其是现在。

经过了那么长一段艰苦的日子后，重回到这里，他就像是一个迷了路的孩子，又回到温暖的家，回到母亲的怀抱。

这次他居然还能好生生的回来，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

他刚洗了个热水澡，换了身新衣服，下巴上的假胡子，眼角的假皱纹，头发上的白粉，全都已被他洗得干干净净。

现在他看来的确是容光焕发，精神抖擞，连他自己都对自己觉得满意。

大厅里有几个女人正在用眼角偷偷的瞟着他，虽然都已徐娘半老，陆小凤却还是对她们露出了最动人的微笑。

只要是能够让别人愉快的事，对池自己又毫无损伤，他从来也不会拒绝去做的。

看见他的笑容，就连方玉飞部很愉快，微笑着道：“ 你好像很喜欢这个地方！ ”

陆小凤道：“ 喜欢这地方的人，看来好像越来越多了。 ”

方玉飞道：“ 这地方的生意的确越来越好，也许只不过是因为现在正是大家部比较悠闲宽裕的时候，天气又冷，正好躲在屋子里赌钱喝酒！ ”

陆小凤笑道：“ 是不是也有很多女人是特地为了来看你的？ ”

方玉飞大笑。

他的确是个很好看的男人，仪容修洁，服装考究，身材也永远保持得很好，虽然有时显得稍微做作了些，却正是一些养尊处优的中年女人们最喜欢的那种典型。

陆小凤压低声音，又道：“ 我想你在这地方一定钓上过不少女人！ ”

方玉飞并不否认，微笑道：“ 经常到赌场里来赌钱的，有几个是正经的人？ ”

陆小凤道：“ 开赌场的呢？是不是也…… ”

他声音突然停顿，因为他已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着把尖刀，从后面扑过

来，一刀往方玉飞的左腰下刺了过去。

方玉飞却没有看见，他背后并没有长眼睛。

陆小凤看见的时候已迟了，这个人手里的刀，距离方玉飞的腰已不及一尺。

这正是人身的要害，一刀就可以致命，连陆小凤都不禁替他捏了把冷汗。

谁知就在这时，方玉飞的腰突然一拧，一反手，就扣住了这个人握刀的腕子，“叮”的一声，尖刀落地，拿刀的人破口大骂，只骂出一个字，嘴里已被塞住，两条大汉忽然出现在他身后，一边一个，一下子就把他架了出去。

方玉飞居然还是面不改色，微笑道：“这地方经常都会有这种事的！”

陆小凤道：“你知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杀你？”

方玉飞淡淡道：“反正不是因为喝醉了，就是因为输急了！”

陆小凤笑了笑，道：“也许他只不过是因为气疯了！”

方玉飞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因为你给他戴了顶绿帽子！”方玉飞大笑。

在他看来，能给人戴上顶绿帽子，无疑是件很光荣，很有面子的事，无论谁都不必为这种事觉得渐愧抱歉的。

陆小凤看着他，就好像第一次看见这个人。

刚才的事发生得很突然，结束得也很突然，却还是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尤其是靠近他们的几张赌桌，大多数人都已离开了自己的位子，在那窃窃私议，议论纷纷。

只有一个人还是动也不动的坐在那里，盯着自己面前的两张牌九出神，看来他在这副牌九上，不是赢了一大注，就了输了不少。

这人头戴着貂皮帽，反穿着大皮袄，还留着一脸大胡子，显然是个刚从关外回来的采参客，腰上的裤裢里装满了辛苦半年换来的血汗钱，却准备一夜之间输出去。

方玉飞也压低声音，道：“看样子好像很想过去赢他一票。”

陆小凤笑道：“只有赢来的钱化起来最痛快，这种机会我怎么能错过！”

方玉飞道：“可是我妹夫已在里面等了很久，那三个老怪物听说也早就来了！”

陆小凤道：“他们可以等，这种人身上的钱却等不得，随时都可能跑光的！”

方玉飞笑道：“有理！”

陆小凤道：“所以你最好先进去通知他们，我等等就来！”

他也不等方玉飞同意，就过去参加了那桌牌九，正好就站在那大胡子参客的旁边，微笑道：“除了押庄家的注之外，我们两个人自己也来赌点输赢怎么样？”

大胡子立刻同意，道：“行，我赌钱一向是越大越风凉，你想赌多少？”

陆小凤道：“要赌就赌个痛快，赌多少我都奉陪！”

方玉香看着他们，微笑着摇了摇头，忽然觉得自己一双手也痒了起来。

等她绕过这张赌桌走到后面去，陆小凤忽然在桌子下面握住了这大胡子的手——

蓝胡子正在欣赏着自己的手。

他的手保养得很好，指甲修剪得很干净，手指长而很气。

这是双很好看的手，也无疑是双很灵敏的手。

他的手就摆在桌上，方玉香也在看着，甚至连孤松，枯竹，寒梅，都在看着。

他们看着的虽然是同样一双手，心里想着的却完全不同。

方玉香也不能不承认这双手的确很好看，很干净，但却又有谁知道，这双看来干干净净的手，已做过多少脏事？杀过多少人？脱过多少女孩子的衣服？”

她的脸微微发红，她又想起了这双手第一次脱下她的衣服，在她身上轻轻抚摸时那种感觉，连她自己都分不出那究竟是种什么样的感觉？

岁寒三友正在心里问自己：“除了摸女人和摸牌之外，这双手还能干什么？

这双手看来并不像苦练过武功的样子，可是陆小凤的手岂非不像？

蓝胡子自己又在想什么呢？他的心事好像从来也没有人能看透过。

方玉飞已进来了很久，忍不住轻轻咳嗽，道：“人已来了！”

方玉香道：“人在哪里，为什么没有进来？”

方玉飞微笑道：“因为他恰巧看见了一副牌九，又恰巧看见了一个油水很足的冤大头！”

喜欢赌的人，若是同时看见这两样事，就算老婆正在生第一胎孩子，他也会忘得干干净净的。

寒梅冷笑道：“原来他不但是个酒色之徒，还是个赌鬼！”

方玉飞道：“好酒好色的人，不好赌的恐怕还不多。”

方玉香瞪了他一眼，冷冷道：“你当然很了解这种人，因为你自己也一样。”

方玉飞叹了口气，道：“天下乌鸦一般黑，我们男人本来就没有一个好东西！”

这本是女人骂男人的话，他自己先骂了出来。

方玉香也笑了，她显然是个好妹妹，对她的哥哥不但很喜欢，而且很亲热。

蓝胡子忽然问道：“这个冤大头是个什么样的人？”

方玉飞道：“是个从关外来的采参客，姓张，叫张斌。”

蓝胡子道：“这人是不是还留着一嘴大胡子？”

方玉香道：“不错！”

蓝胡子淡淡道：“胡子若没有错，你就错了！”

方玉飞道：“我什么地方错了？”

蓝胡子道：“你什么地方错了，这人既不是采参客，也不叫张斌！”

方玉飞道：“哦！”

蓝胡道：“他是个保镖，姓赵，叫赵君武！”

方玉飞想了想，道：“是不是那个‘黑玄坛’赵君武？”

蓝胡子道：“赵君武只有一个！”

方玉飞道：“他以前到这里来过没有？”

蓝胡道：“经过这里的镖客，十个中至少有九个来过！”

方玉飞道：“他以前既然光明正大的来过，这次为什么要藏头露尾？”

蓝胡道：“你为什么不问他去？”

方玉飞不说话了，眼睛里却露了种很奇怪的表情，这时候蓝胡子的手已摆了下去，孤松的手却伸了出来。

陆小凤总算来了。

孤松伸着手道：“ 拿来。 ”

陆小凤笑了笑，道：“ 你若想要钱，就要错时候了，我恰巧已经把全身上下的钱都输得干干净净！ ”

孤松居然没有生气，淡淡道：” 你本来好像是想去赢别人钱的！ ”

陆小凤叹了口气，苦笑道：“ 就因为我想去赢别人的钱，所以才输光，输光了的人，一定都是想去赢别人的钱的！ ”

孤松冷笑道：“ 难道你把罗刹牌也输了出去！ ”

陆小凤道：“ 罗刹牌假如在我身上，我说不定也输了出去！ ”

孤松道：“ 难道罗刹牌不在你身上？ ”

陆小凤道：“ 本来是在的！ ”

孤松道：“ 现在呢？ ”

陆小凤道：“ 现在已经不见了！ ”

孤松看着他，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瞳孔却已突然收缩。

陆小凤却又笑了笑，道：“ 罗刹牌虽然不见了，我的人却还没有死！ ”

孤松冷冷道：“ 你为什么不去死？ ”

陆小凤道：“ 因为我还准备去替你把那快罗刹牌找回来！ ”

孤松不禁动容，道：“ 你能找回来？ ”

陆小凤点点头，道：“ 假如你一定想要，我随时都可以去找，只不过…… ”

孤松道：“ 不过怎么样？ ”

陆小凤道：“ 我劝你还是不要的好，要回来之后，你一定会更生气！ ”

孤松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那块罗刹牌也是假的！ ”

蓝胡子的手又摆到桌上来了，孤松的手也已摆在桌上。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我一共已找到两块罗刹牌，只可惜两块都是假的！ ”

大家都在听着，等着他解释。

陆小凤道：“ 第一次我是从冰何里找出来的，我们姑且就叫它冰河牌，第二次我是用马鞭从人家手里抢来的，我们不妨就叫它神鞭牌，因为人家都说我那手鞭法蛮神的！ ”

孤松道：“ 神鞭是李霞盗去的，被陈静静用冰河牌换去，又落入你手里！”

陆小凤道：“ 完全正确！ ”

孤松道：“ 它绝不可能是假的！ ”

陆小凤叹道：“ 我也觉得它绝不可能是假的，但它却偏偏是假的！ ”

孤松冷笑道：“ 你怎么能看得出罗刹牌是真假？ ”

陆小凤道：“ 我本来的确是看不出的，却偏偏又看出来了！ ”

孤松道：“ 怎么样看出来的？ ”

陆小凤道：“ 因为我恰巧有个叫朱停的朋友，神鞭牌恰巧是他做出来的赝品！ ”

孤松道：“ 你说的是不是那个外号叫‘ 大老板 ’的朱停？ ”

陆小凤道：“ 你知道他？ ”

孤松道：“ 我听说过！ ”

陆小凤道：“ 这人虽然懒得出奇，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无论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他都能做得出，伪造书画玉石的赝品，更是天下第一把好手。”

说起朱停这个人，他脸上就不禁露出了微笑。
朱停不但是他的老朋友，也是他的好朋友，在“丹凤公主”那件事中，若不是朱停，直到现在他只怕还被关在青衣楼后面的山腰里。
陆小凤又叹了口气，苦笑道：“假如不是他，我现在也不会有这么多麻烦了，他替我惹的麻烦，简直比我所有的朋友加起来都多！”
孤松道：“他也是你的朋友？”
陆小凤道：“嗯！”
孤松道：“那神鞭牌是谁要他假造的？你去问过他没有？”
陆小凤道：“没有！”
孤松道：“为什么？”
陆小凤道：“我跟他至少已经有两年没有说过话了。”
孤松道：“你跟他是朋友，彼此却不说话？”
陆小凤苦笑道：“因为他是个大混蛋，我好像也差不多。”
孤松冷笑道：“若有人相信你的话，那人想必也是个大混蛋！”
陆小凤道：“你不信？”
孤松道：“无论那神鞭牌是真是假，我都要亲眼看看。”
陆小凤道：“我说过，假如你一定要看，我随时都可以替你找回来！”
孤松道：“到哪里去找？”
陆小凤道：“就在这里！”
孤松动容道：“就在这屋子里？”
陆小凤道：“现在也许还不在，可是等吹熄了灯，念起咒语，等灯再亮的时候，那块玉牌就一定已经在桌子上。”
蓝胡子笑了，方玉飞也笑了，这种荒廖的事，若有人相信才真是活见了鬼。
方玉香忍不住笑道：“你真的认为有人会相信你这种鬼话？”
陆小凤道：“至少总有一个人会相信的！”
方玉香道：“谁？”
孤松忽然站起来，吹熄了第一盏灯，道：“我。”
屋子里点着三盏灯，三盏灯已全都灭了，这秘室本就在地下，灯熄了之后，立刻就变得伸手不见五指。
黑暗中，只听陆小凤嘴里念念有词，好像真的是在念着某种神秘的魔咒，可是仔细一听，却又好像反反复复的说着一个地名：
“老河口，同德堂，冯家老铺，冯二瞎子……”
不管他念的是什么，他的声音听起来的确神秘而怪异。
大家听得彼此间心跳的声音，有一两个人心跳得越来越快，竟像是真的已开始紧张起来，只可惜屋子里实在太黑，谁也看不见别人脸上的表情，也猜不出这个人是谁？
这人的心跳得越来越快，陆小凤的咒语也越来越快，反反复复，也不知念了多少遍，忽然大喝一声，道：“开！”
火光一闪，已有一盏灯亮起，灯光下竟真的赫然出现了一块玉牌。
在灯光下看来，玉牌的光泽柔美而圆滑，人的脸却是苍白的，白里透着青。
每个人的脸色都差不多，每个人眼睛里都充满了惊奇。
陆小凤得意的微笑着、看着他们，忽然道：“现在你们是不是已全都相

信了我的鬼话？”

方玉香叹了口气，道：“其实我本就该相信你的，你这个人本来就是个活鬼。”

孤松冷冷道：“但这块玉牌却不是鬼，更不是活的，绝不会自己从外面飞进来。”

陆小凤道：“当然不会！”

孤松道：“它是怎么来的？”

陆小凤笑了笑，道：“那就不关你的事了，你若问得太多，它说不定又会忽然飞走的！”

它当然绝不会自己飞走，正如它不会自己飞来一样，但是孤松并没有再问下去。

这就是他所要的，现在他已得到，又何必再问得太多。

他凝视着桌上的玉牌，却一直都没有伸手，连碰都没有去碰一碰。

这块玉牌从玉天宝手里交给蓝胡子，被李霞盗走，又被陈静静掉了包，再经过楚楚，陆小凤和丁香姨的手，最后究竟落入了谁的手里？

在灯光下看来，它虽然还是晶莹洁白的，其实却早已被鲜血染红，十个人的血，十条命，他们的牺牲是不是值得？

孤松忽然长长叹了口气，道：“那些人未免死得太冤了。”

蓝胡子道：“哪些人？”

孤松道：“那些为它而死的人！”

蓝胡子道：“这块玉牌究竟是真是假？”

孤松道：“是假的！”

他慢慢的接着道：“这上面的雕刻，的确已可乱真，但玉质却差得很多！”

蓝胡子沉默了很久，转过头，凝视着陆小凤，道：“这就是你从静静手里夺走的？”

陆小凤点点头。

蓝胡子也叹了口气，黯然道：“她还年轻，也很聪明，本来还可以有很好的前途，但却为了这块一文不值的赝品牺牲了自己，这又是何若？”

陆小凤道：“她这么样做，只因为她从未想到这块玉牌会是假的。”蓝胡子同意。

陆小凤道：“她是个很仔细的人，若是有一点怀疑，就绝不会冒这种险。”

蓝胡子也同意：“她做事的确一向很仔细。”

陆小凤道：“这次她完全没有怀疑，只因为她知道这块玉牌的确是李霞从你这里盗走的，当时很可能她就在旁边看着。”

蓝胡子叹道：“但陈静静却忘了李霞也是个很精明仔细的女人。”

陆小凤道：“你认为是李霞把罗刹牌抢走的？”

蓝胡子道：“你难道认为不是？”

陆小凤道：“我只知道丁香姨和陈静静都是从小就跟她的，没有人能比她们更了解她，她们对她的看法，当然绝不会错的。”

蓝胡子道：“她们对她是什么看法？”

陆小凤道：“除了黄金和男人外，现在她对别的事都已不感兴趣，更不会冒险惹这种麻烦。”

蓝胡子道：“难道李霞盗走的罗刹牌，就已是假的？”

陆小凤道：“不错。”

蓝胡子道：“ 那么真的呢？ ”

陆小凤笑了笑忽然反问道：“ 碟子里有一个包子，一个馒头，我吃了一个下去，包子却还在碟子里，这是怎么回事？ ”

蓝胡子也笑了，道：“ 你吃下的是馒头，包子当然还在碟子里。 ”

陆小凤道：“ 这道理是不是很简单？ ”

蓝胡子道：“ 简单极了。 ”

陆小凤道：“ 李霞盗走的罗刹牌是假的，陈静静换去的也是假的，真罗刹牌到哪里去了？ ”

蓝胡子道：“ 我也想不通。 ”

陆小凤又笑了笑，道：“ 其实这道理也和碟子里的包子同样简单，假如你不是忽然变笨了，也应该想得到的。 ”

蓝胡子道：“ 哦？ ”

陆小凤淡淡道：“ 别人手里的罗刹牌，既然都假的，真的当然还在你手里。 ”

蓝胡子笑了。

他是很温文，很秀气，笑声也同样温文秀气。

可是他笑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看过别人，总是看着自己的一双手。

这双手是不是也和桌上的玉牌一样？看来虽洁白干净，其实却布满着血腥。

陆小凤道：“ 你故意制造个机会，让李霞偷走一块假玉牌 …… ”

蓝胡子微笑着打断了他的话，道：“ 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

陆小凤道：“ 这正是你计划中最重要的一个关键，李霞中计之后，你的计划才能一步步实现。 ”

桌上有酒。

蓝胡子斟满一杯，用两只手捧住，让掌心的热力慢慢把酒温热，才慢慢的喝下去。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优雅，神情更悠闲，就像是正在听人说一个有趣的故事。

陆小凤道：“ 你早已对李霞觉得憎恶厌倦，因为她已老了，对男人又需要太多，你正好乘这个机会，让她自己走得远远的，而且永远不敢再来见你，这就是你计划的第一步。 ”

蓝胡子浅浅的啜了一口酒，叹息着道：“ 好酒。 ”

陆小凤道：“ 你知道李霞和丁香姨的关系，算准了李霞一定会去找她的，这也是你计划的一步，因为你早就怀疑她对你不忠，正好乘这个机会试探试探她，找出她的奸夫来。 ”

蓝胡子又笑了，道：“ 我为什么要试探她，她又不是我的妻子？ ”

陆小凤也笑了笑，道：“ 她不是？ ”

蓝胡子道：“ 她的丈夫是飞天玉虎，不是我。 ”

陆小凤盯着他，一字字道：“ 飞天玉虎是谁呢？是不是你？ ”

蓝胡子大笑，就好像从来也没有听过这么好笑的事，笑得连酒都呛了出来。

蓝胡子却不再笑，缓缓道：“ 飞天玉虎是个极有野心的人，和西方魔教更势不两立，可是这次他并没有参加来争夺罗刹牌，因为他早已知道别人争夺的罗刹牌是假的。 ”

蓝胡子还在笑，手里的酒怀却突然“格”的一声，被捏得粉碎。

陆小凤道：“丁香姨并不知道飞天玉虎就是蓝胡子，因这她看见的蓝胡子，是个满脸胡子的大汉，她从来没有怀疑这点，因为她也跟大多数人一样，总认为蓝胡子当然是有胡子的，否则为什么要叫蓝胡子？”

他冷冷的接着道：“知道你这秘密的，也许只有方玉香一个人，就连她都可能是过了很久以后才发现的，所以最近才找到这里来。”

方玉香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慢慢的站起来，从后面的柜子里取出个金杯，用一块洁白的丝巾擦干净了，才为蓝胡子斟了一杯酒。

蓝胡子轻轻握了握她的手目光竟忽然变温柔了起来。

陆小凤道：“你用蓝胡子的身分做掩护，本来很难被人发现，她找来之后，你本可杀了她灭口，但你却不忍心下手，因为她实在很迷人，你怕她争风吃醋，泄露了你的秘密，只好把另外的四个女人都赶走。”

方玉飞一直站在旁边静静的听着，连寒梅和枯竹都没有开口，他当然更没有插嘴的余地。

但是现在他却忽然问出句不该问的话：“既然你也承认他用蓝胡子的身分做掩护，是个很聪明的法子，你又是怎么发现的？”

蓝胡子的脸色骤然变了，方玉飞问出这句话，就无异已承认他也知道蓝胡子和飞天玉虎是同一个人。

陆小凤却笑了，淡淡道：“无论多周密的计划，都难免会有些破绽。”

陆小凤道：“他本不该要你和方玉香去对付丁香姨，丁香姨若不是他的妻子，他绝不会叫你去下那种毒手，更不会去管别人这种闲事。”方玉飞目中仿佛露出了痛苦之色，慢慢垂下头，不说话了。

蓝胡子忽然冷笑道：“你怎么知道我要他去的？你怎么知道飞天玉虎不是他？”

陆小凤的回答简单而明白：“因为我是他的老朋友。”

蓝胡子也闭上了嘴。

陆小凤忽又笑了笑，道：“我还有个朋友，你也认得的，好像还曾经输给他几百两银子。”

蓝胡子道：“你说的是赵君武？”

陆小凤点点头，道：“他见到的蓝胡子，也是个满脸胡子的大汉，别人见到的想必也一样。”

蓝胡子冷冷道：“可是你见到的蓝胡子，却没有胡子。”

陆小凤微笑道：“因为你知道，有些人的眼睛里是连一粒沙子都揉不进去的，何况一大把假胡子。”

蓝胡子道：“你就是这种人？”

陆小凤道：“你自己难道不是？蓝胡子冷笑。

你不但早已看破了丁香姨的私情，也早已知道她的情人是谁，你这么样做，不但可以乘机杀了他们，还可以转移别人的目标。”

孤松忽然冷冷道：“你说的别人，当然就是我。”

陆小凤道：“我说的本来就是你。”

孤松道：“你呢？”

陆小风苦笑道：“我只不过是个被他利用来做幌子的傀儡而已，就像是有些人猎狐时故意放出去的兔子一样。”

一个人若是把自己比做兔子，当然是因为心里已懊恼极了，无论谁发现

目已被人利用了的时候，心里部不会觉得太好受的。
孤松道 :“ 兔子在前面乱跑，无论跑到哪里去，狐狸都只有在后面跟着。”
陆小凤道：“ 你看见他费了那么多事，为的只不过是要请我替他去找回罗刹牌，当然就不会怀疑罗刹牌还在他手里。 ”孤松承认。
陆小凤道：“ 不管我是不是能找回罗刹牌，不管我找回来的罗刹牌是真是假，都已跟他没关系，因为他已经把责任推在我身上。 ”
孤松道：“ 罗刹牌若是在你手里出了毛病，我们要找的当然是你。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这段话实在很远，简直就像是充军一样，我们在路上喝西北风，他却舒舒服服的坐在火炉旁等着，等到正月初七过去，就算有人能揭穿他的秘密，也只好干瞪眼了。 ”
孤松道：“ 因为那时他已经是西方罗刹教的教主。 ”
陆小凤道：“ 那时他不但是罗刹教的教主，也是黑虎帮的帮主，只可惜…… ”
孤松冷冷道：“ 只可惜现在他还不是。 ”
陆小凤道：“ 实在可惜。 ”
孤松道：“ 现在他只不过是条翁中的鳖，网中鱼。 ”
蓝胡子忽然也叹了口气，道：“ 实在可惜，可惜极了。 ”
陆小凤道：“ 你觉得可惜的是什么？ ”
蓝胡子道：“ 可惜我们都瞎了眼睛。 ”
陆小凤道：“ 我们？ ”
蓝胡子道：“ 我们的意思，就是我和你。 ”
陆小凤道：“ 我？…… ”
蓝胡子道：“ 只有瞎了眼的人，才会交错朋友。 ”
陆小凤道：“ 我交错了朋友？ ”
蓝胡子道：“ 错得厉害。 ”
陆小凤道：“ 你呢？ ”
蓝胡子道 :“ 我比你更瞎，因为我不但交错了朋友，而且还娶错了老婆。”
“ 老婆 ”这两个字还没有说出口，他已闪电般出手，扣住了方玉香的腕脉，厉声道：“ 拿出来。 ”
方玉香美丽的脸已吓成铁青色，道：“ 我又不知道真的罗刹牌在哪里，你叫我怎么拿出来？ ”
蓝胡子道：“ 我要的不是罗刹牌，是…… ”
方玉香道：“ 是什么？ ”
蓝胡子没有回答，没有开口，甚至连呼吸都似已停顿，就好像忽然有双看不见的手，紧紧的扼住了他的咽喉。
他那张始终不动声色的脸，也已忽然扭曲，变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惨碧色。
方玉香吃惊的看着他，道：“ 你……你要的究竟是什么？ ”
蓝胡子的嘴紧闭，冷汗已雨点般落下。
方玉香的眼睛里忽又充满了温柔和怜惜，柔声道：“ 我是你的妻子，无论你要什么，我都会给你的，你又何必生气。 ”
蓝胡子也在瞪着她，眼角突然崩裂，鲜血同时从他的眼角，嘴角、鼻孔和耳朵里流了出来。
是鲜血，却不是鲜红的血。

他的血竟赫然也已变成惨碧色的。
他的人竟已坐都坐不住，已开始往后倒。
方玉香轻轻一拂，就挣脱了他的手，方玉飞也赶过去扶住了他。
“你怎么样了？你……”
他们没有再问下去，因为他们知道死人是无法回答任何话的。
一瞬前还出手如闪电的蓝胡子，忽然间已变成了死人。
可是他那双凸出来的眼睛，却仿佛还在瞪着方玉香，眼睛里充满了悲愤和怨毒。
方玉香看着他，一步步往后退，晶莹的泪珠，泉水般流下。
“你这是何苦？……你这是何苦？……
她的声音惨切悲伤：“事情还没有到了不可解决的地步，你又何苦一定在自寻死路？”
屋子里没有别的声音，只能听见她一个人的悲伤低诉。
每个人都已怔住。
蓝胡子居然死了，这变化实在比刚才所有的变化都惊人。
奇怪的上，陆小凤并没有吃惊，甚至连一点吃惊的表情都没有。
表情最痛苦的人是孤松，他也在喃喃自语：“真的罗刹牌还在他手里，他一定收藏的很严密，这秘密一定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现在他却死了……”
陆小凤忽然道：“他死不死都无妨。”
孤松道：“无妨？”
陆小凤淡淡道：“他的秘密，并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孤松道：“还有谁知道？”
陆小凤道：“我。”
孤松霍然站起，又慢慢坐下，神情已恢复镇定，缓缓道：“你知道他把罗刹牌藏在哪里？”
陆小凤道：“他是个阴沉而狡猾的人，狡猾的人通常都很多疑，所以他唯一真正信任的人，也许只有他自己。”
孤松道：“所以罗刹牌一定就在他自己身上？”
陆小凤道：“一定。”
孤松又霍然站起，准备冲过去。
陆小凤却又接着道：“你现在若要在他身上去找，一定找不到的。”
孤松道：“可是你刚才还说罗刹牌一定在他身上。”
陆小凤道：“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一瞬之间，往往就会发生很多变化。”
孤松道：“所以罗刹牌刚才虽然是在他身上，现在却已不在了。”
陆小凤道：“一定不在了。”
孤松道：“现在在哪里？”
陆小凤忽然转过头，面对方玉香慢慢的伸出手，道：“拿出来。”
方玉香咬着嘴唇，恨恨道：“连我丈夫的命都被你拿走了，你还要什么？”
陆小凤道：“他刚才向你要的，的确不是罗刹牌，因为那时罗刹牌还在他自己身上。”
方玉香道：“你知道他要的是什么？”
陆小凤道：“他要的是解药。”
方玉香道：“解药？”

陆小凤笑了笑，拿起蓝胡子刚喝过的金杯，道：“他一向是个很谨慎的人，任何人要毒死他都很不容易，可是这一次……”

方玉香道：“这一次他难道是被人毒死的？”

陆小凤点点头，道：“这一次他会中毒，只因为他确定酒中无毒，杯上也没有毒。”

方玉香道：“那末他怎么会被毒死？”

陆小凤道：“因为他忘了一件事。”

方玉香道：“什么事？”

陆小凤道：“他忘了这金杯是你拿出来的，而且用你的丝巾擦过一遍。”

他看着掖在方玉香襟上的丝巾，慢慢的接着道：“他也忘了，酒里虽然没有毒，杯上也没有毒，你的丝巾上却有毒。”

方玉香沉默着，过了很久，才轻轻道：“我只想问你一句话。”

陆小凤道：“我在听。”

方玉香道：“我问你，像飞天玉虎这样的人，该不该杀。”

陆小凤道：“该。”

方玉香道：“那么就算是我杀了他，你也不该怪我。”

陆小凤道：“我并没有怪你，只不过要你拿出来。”

方玉香道：“拿什么？”

陆小凤道：“罗刹牌。”

方玉香道：“罗刹牌？我哪里有什么罗刹牌。”

陆小凤道：“你本来的确没有，现在却有了。”

方玉香道：“你要的就是……”

陆小凤道：“就是你刚才从蓝胡子身上摸走的那一块。”

方玉香又沉默了很久，才轻轻叹了口气，道：“看来陆小凤果然不愧是陆小凤，无论什么事好像都瞒不过你。”

陆小凤微笑，道：“有时我的眼睛虽然也会瞎，幸好大多数时候都睁开着的。”

方玉香咬着嘴唇，看看陆小凤，又看看岁寒三龙，终于跺了跺脚，道：“好，拿出来就拿出来，反正这鬼东西能带给人的只是噩运。”

她真的拿了出来，拿出来居然是一块晶莹无暇的玉牌，玉质之美，的确远在另两块玉牌之上。

这块玉牌刚落在桌上，孤松的长袖已流云般飞出。

桌上的玉牌，立刻落入了他的袖中。

陆小凤微笑着，看着他，道：“完壁已归，幸不辱命。”

孤松道：“前嫌旧怨，就此一‘璧’已勾销。”

陆小凤道：“多谢。”

孤松道：“多谢。”

方玉香板着脸，冷冷道：“现在飞天玉虎已死了，罗刹牌也已还给了你们，你们还不走？”

陆小凤道：“你在赶我们走？”

方玉香咬着嘴唇，道：“难道你还想要什么，要我的人？”

陆小凤笑道：“要当然是想要的，只不过还有个小小的问题。”

方玉香道：“什么问题？”

陆小凤道：“你真的是个人？”

方玉香笑了，陆小凤也笑了。

他大笑着走出去，忽然又回过头，拍了拍方玉飞的肩，道：“陈静静是个很聪明的女孩子，你既然喜欢她，就应该好好的对待她。”

方玉飞道：“陈静静？哪个陈静静？”

陆小凤道：“当然就是我们都认得的那一个。”

方玉飞道：“那么你当然也应该知道她已死在火窟里。”

陆小凤道：“她没有。”

方玉飞道：“没有。”

陆小凤道：“火窟里的确有副女人的骸骨，却不是陈静静。”

方玉飞道：“哦？”

陆小凤道：“陈静静中了楚楚三枚透骨针，那女人骸骨上却连一枚都没有，你烧死她之前，难道还会先把她身上的暗器拔出来？”

方玉飞笑了笑：“我还没有那么大的功夫。”

陆小凤道：“所以死在火窟里的，绝不是陈静静。”

方玉飞笑得已有些勉强，道：“死的绝不是陈静静，陈静静到哪里去了？”

陆小凤道：“包子既然还在碟子里，你吃下去的当然是馒头。”

方玉飞道：“死在火窟里的既然不是陈静静，陈静静当然已被人带走。”

陆小凤笑道：“我说过，这道理本来简单极了。”

方玉飞道：“你知道他是被谁带走的？”

陆小凤道：“你。”

方玉飞闭上了嘴。

陆小凤道：“我本来并没有怀疑到这一点的，但你却不该杀了那孩子。”

方玉飞垂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陆小凤道：“你当然也看得出那孩子是个白痴，绝不会认出你的面目，但你却还是要冒险杀他灭口，只因为你怕他告诉我，那个要给他糖吃的阿姨并没有死，他虽然痴呆，这一点总是看得出来的。”

方玉飞道：“从那时你才开始怀疑的？”

陆小凤道：“所以我才到火窟中去找，才发现那女人的骸骨不是陈静静。”

方玉飞道：“但你却还是不能证明，陈静静是被我带走的。”

陆小凤道：“所以我就托赵君武去帮我查一件事。”

方玉飞道：“什么？”

陆小凤道：“那时陈静静受的伤重，你想要她活着，就得带她去求医，能救活她那种伤的大夫并不太多。”

方玉飞道：“那附近几百里之内，也许只有一人。”

陆小凤道：“绝对只有一个。”

方玉飞道：“老河口，同德堂，冯家老铺的冯二瞎子。”

陆小凤道：“最妙的一点，就因为他是瞎子，瞎子看不见暗器。”

方玉飞淡淡道：“也许因为这一点，所以他才活着。”

陆小凤道：“只可惜陈静静中的透骨针，是种很少有的独门暗器。”

方玉飞道：“所以赵君武到那里去一问，就问了出来。”

陆小凤道：“由此可见，丁香姨是被你杀了的，她的情人也就是你。”

方玉飞道：“哦？”

陆小凤道：“因为我拿给她看的玉牌，已落入你手里，所以我刚才一提起冯二瞎子，你就乖乖的交了出来。”

他微笑着，接着道：“ 我那句咒话对别人一点用也没有，对你却是种威胁。 ”

方玉飞道 :“ 救人活命，并不是丢人的事，我为什么要因此受你的威胁。”

陆小凤道：“ 因为你怕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

方玉飞道：“ 我……我怕谁知道。 ”

陆小凤笑了笑，转过脸，看着方玉香。

方玉香的脸色已铁青。

陆小凤又拍了拍方玉飞的肩，微笑道：“ 我刚才已说过，陈静静的确是个很可爱的女孩子，不但聪明美丽，而且温柔体贴，你既然冒险救了她，就应该好好待她你说对不对？ ”

方玉飞道：“ 对，对极了。 ”

他在笑，陆小凤也在微笑，两个人的笑容看来却连一点相同的样子都没有。

于是陆小凤就微笑着走出去。

方玉香忽然大声道：“ 等一等。 ”

陆小凤停下。

方玉香道：“ 你还忘了一件事。 ”

陆小凤道：“ 哦？ ”

方玉香道：“ 你还忘了送样东西给他。 ”

“ 他 ”就是方玉飞。

她正在看着方玉飞，以前她看着他的时候，眼睛里总是带着甜密亲切的笑容，现在却连一点都没有了。

现在她的眼睛里，只有痛苦，嫉妒、怨毒，一种几乎已接近疯狂的嫉妒和怨毒。

她一字字的接着道：“ 你还忘了送给他一个屁眼！ ”

灯芯老了，灯光弱了。

屋子里忽然又变得死寂如坟墓。

方玉飞动也不动的站在那里，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可是也不知为了什么，他那张本来极英俊动人的脸，现在已变得说不出的阴森可怖。

就连方玉香都似不敢再看他。

她又转向陆小凤，道：“ 我知道你说过，你要送他的。 ”

陆小凤道：“ 我说过。 ”

方玉香道：“ 一定？ ”

陆小凤道：“ 一定。 ”

方玉香忽然笑了，疯狂般大笑，笑得连眼泪都流了出来。

她就用掖在衣襟上的丝巾去擦眼睛。 ”

“ 我宁可让眼睛瞎了，也不愿看见你跟那婊子在一起。 ”

她在嘶声大呼，嘴角已沁出鲜血。

她就用丝巾去擦嘴。

“ 其实我早该明白，你一直都在利用我，但我却想不到你会真的喜欢那婊子。 ”

她开始咳嗽：“ 你一直都瞒着我，只不过怕我泄漏你的秘密，等到这件事一结束，我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因为我知道你的秘密实在太多了，太多了…… ”

她还想再说下去，可是她的咽喉也仿佛突然被一双看不见的手紧紧扼住。

忽然美丽的脸就开始扭曲，鲜血也开始流下来。

血不是鲜红的，是惨碧色的，她倒下去的时候，就恰巧倒在蓝胡子身上。

方玉飞看着她倒下去，还是连动都没有动，脸上还是完全没有表情。

陆小凤却忍不住叹了口气，喃喃道：“有些话我本来并不想说的，只可惜……”

方玉飞忽然打断了他的话，道：“只可惜你早就在怀疑我。”

陆小凤点点头，道：“你才是真正的飞天玉虎，蓝胡子只不过也是个被你利用的傀儡而已。”

方玉飞道：“你早已也知道她不是我妹妹。”

陆小凤道：“楚楚、静静、香姨，她们都是跟她一起长大的，却从来也没有提起她有个哥哥！”

方玉飞道：“你很仔细。”

陆小凤道：“飞天玉虎出现的时候，你总是在附近，蓝胡子却始终没有离开过这里。”

方玉飞没有否认。

陆小凤道：“你知道罗刹牌在蓝胡子手里，就叫陈静鼓动李霞，盗走了它，再用方玉香做饵，钩上了我，又利用李霞引来贾乐山，最后还要蓝胡子做你的替死鬼，他们的财产，当然就全变成了你的。”

方玉飞淡淡道：“你应该知道我的开销一向很大，我要养很多女人，女人都是会花钱的，尤其是聪明漂亮的女人。”

陆小凤道：“这些女人，的确每一个都很聪明，但却在你的眼里，她们只不过……”

方玉飞道：“只不过是一群母狗而已。”

陆小凤道：“不管怎么样，你能够地利用这么多女人，本事实在不小，只可惜……”

方玉飞又打断的话，道：“只可惜到最后我还是被一个女人害了。”

陆小凤道：“真正害你的，并不是方玉香。”

方玉飞道：“不是她是谁？”

陆小凤道：“陈静静。”

方玉飞道：“她……”

陆小凤道：“只有她一个人能害你，因为你只有对她是真心的，若不是为了她，你怎么会泄露出那么多秘密？”

方玉飞闭上了嘴，脸上虽然还是全无表情，却已看得出他是在勉强控制着自己。

陆小凤道：“我因为你还有这一点真心，所以我也给你个机会。”

方玉飞道：“什么机会？”

陆小凤道：“对你这种人，我们本来不必讲什么江湖道义的，这里我们有四个人，我们若是同时出手，在一瞬间你就必死无疑。”

方玉飞没有否认。

陆小凤道：“可是现在我却愿意给你个公平决斗的机会。”

方玉飞道：“由你对我？”

陆小凤道：“不错，我对你，一对一。”

方玉飞道：“ 我若胜了你又如何？ ”
陆小凤道：“ 你若胜了我，我死，你走。 ”
方玉飞目光转向岁寒三友。
孤松冷冷道：“ 你若胜了他，他死，你走。 ”
方玉飞道：“ 一言为定？ ”
陆小凤道：“ 绝无反悔！ ”
方玉飞忽然笑了，道：“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做。 ”
陆小凤道：“ 哦？ ”
方玉飞道：“ 因为你一心想亲手杀了我。 ”
陆小凤也不否认。
方玉飞微笑道：“ 你错了。 ”
陆小凤道：“ 我常常做错事，幸好我偶尔也会做对一次。 ”
方玉飞道：“ 可是这次你又错了，而且错得很厉害。 ”
陆小凤道：“ 哦？ ”
方玉飞道：“ 你胜不了我的，只要你一出手，就必死无疑。 ”
陆小凤也笑了。
方玉飞道：“ 你的武功，我已清楚得很，你的灵犀指，用来对付我根本连一点用都没有，我却有对付你的手段。 ”
陆小凤微笑着，听着。
方玉飞忽然转身，等他转回来时，手上已多了副银光闪闪的手套。
手套上不但有尖针般的倒刺，还带着虎爪般的钩子。
方玉飞道：“ 这就是我特练来对付你的，你的手指只要沾上它一点，走不出三步，就得倒地而死。
陆小凤笑道：“ 我能不能不去沾它。 ”
方玉飞道：“ 不能。 ”
他悠然接着道：“ 用手指去夹别人的武器，已成了你的习惯，多年的习惯，一时间是改不了的，尤其在遇着险招时，我保证你一定会遇着险招。
陆小凤看着他的银手套，终于叹了口气，苦笑道：“ 这么样看来，我好像已死定了。 ”
方玉飞道：“ 你本来就已死定了。 ”
他的声音和态度中都充满自信，高手相争，自信本来就是种很可怕的武器，甚至比他戴着的那双奇异的银手套更可怕。
陆小凤脸上的笑容已看不见了。
就在这时，方玉飞已出手。

群丑伏诛

银光闪动，闪花了陆小凤的眼睛。奇诡的招式，几乎全封死了他的出手。

这屋子本不宽阔，他几乎已没有退路。

这世上本就有永远不败的人。

陆小凤也是人。今天他是不是就要败在这里？

孤松背负着双手，远远站在角落里，冷冷的看着，忽然问道：“你看他是不是已必败无疑？”

枯竹沉吟着，道：“你看呢？”

孤松道：“我看他必败！”

枯竹叹了口气，道：“想不到陆小凤也有被人击败的一日。”

孤松道：“我说的不是陆小凤。”

枯竹很惊讶，道：“不是？”

孤松道：“必败的是方玉飞。”

枯竹道：“可是他现在似已占尽上风。”

孤松道：“先占上风，只不过徒耗气力，高手相争，胜负的关健只在于最后之一击。”

枯竹道：“但现在陆小凤似已不能出手。”

孤松道：“他不是不能，是不愿。”

枯竹道：“为什么？”

孤松道：“他在等。”

枯竹道：“等最后的机会，作最后之一击？”

孤松道：“言多必失，占尽上风，抢尽攻势的人，也迟早必有失招的时候！”

枯竹道：“那时就是陆小凤出手的机会了？”

孤松道：“不错。”

枯竹道：“就算有那样的机会，也必定如白驹过隙，稍纵即逝。”

孤松道：“当然。”

枯竹道：“你认为他不会错过？”

孤松道：“我算准他只要出手，一击必中。”

寒梅一直静静的听着，眼睛里仿佛带着种讥诮的笑意，忽然冷笑道：“只可惜每个人都有算错的时候。”

就在他开始说这句话的时候方玉飞已将陆小凤逼入了他们这边的角落。

没有人能形容他拔剑的速度，没有人能看清他拔剑的动作，只看见剑光一闪！

闪电般的剑光，直刺陆小凤的背。

这才是真正致命的一击！

陆小凤前面的出手本已被逼死，只怕连做梦都想不到真正致命的一击，竟是从他背后来的！

他怎么能闪避？

他能！

因为他是陆小凤。

一弹指间已是六十刹那，决定他生死的关键，只不过是一刹。

就在这一刹那间，他突然拧身，整个人都好像已突然收缩。

剑光如飞矢，一发不可收。
剑光穿透了他的衣衫，却没有穿透他的背，飞矢般的剑光反而向迎面而来的方玉飞刺了过去。
方玉飞双手一拍，夹住了剑锋。
他也已无处闪避，只有使出这一着最后救命防身的绝技。
只可惜他忘了他的对手并不是寒梅，而是陆小凤。
陆小凤就在他身边。
几乎就在这同一刹那间，陆小凤已出手。
更没有人能形容这一击的速度，更没有人能看清他的出手。
可是每个人都能看见方玉飞双户之间，已多了个血洞。
每个人都可能看得很清楚，因为鲜血已开始从他双户之间流出来。
他整个人都已冰冷僵硬，却没有倒下去，因为他前胸还有一柄剑。
寒梅的剑。
真正致命的，也不是陆小凤那妙绝天下的一指，而是这柄剑。
陆小凤的手指在他眉心时，他刚夹住剑锋的双手就松了。
剑的去势却未歇，一剑已穿胸。
寒梅的人似乎也已冰冷僵硬每个人都有算错的时候，这一次算错的是他。
这件事的结果，实在远出他的意料之外。
陆小凤看着方玉飞眉心之间的洞，缓缓道：“我说过的我要送给你的，我一定要送出去。”
方玉飞茫然看着他，锐利如鹰的眼睛，已渐渐变得空洞灰白，嘴角却忽然露出一丝讥诮的笑容，挣扎着道：“我本来一直很羡慕你。”
陆小凤道：“哦？”
方玉飞道：“因为你有四条眉毛。”
他喘息着，挣扎着接下去：“可是现在你已比不上我了，因为我有两个屁眼，这一点我保证你永远也比不上的。”
陆小凤没有开口，也无法开口。
方玉飞看着他，忽然大笑，大笑着往后退，剑出胸，血飞溅。
他的笑声立刻停顿。
他呼吸停顿的时候，寒梅手里的剑尖还是滴着血。
寒梅的脸色苍白。
从他剑尖上滴落的血，仿佛不仅是方玉飞的，还有他自己的。
他不敢抬头，不敢面对枯竹孤松，他们却一直在盯着他。
孤松忽然叹息，道：“你说的不错，每个人都有看错的时候，我看错了你。”
枯竹也叹息，道：“你怎么会和这个人狼狈为奸，怎么会做出这种事？”
寒梅忽然大叫喊：“因为我不愿一辈子受你们的气！”
枯竹道，“难道你愿意受方玉飞气？”
寒梅冷笑，道：“这件事若成了，我就是罗刹教的教主，方玉飞主关内，我主关外，罗刹教与黑虎堂联手，必将无敌于天下。
枯竹道：“难道你已忘了自己的年纪？我们在昆仑隐居二十年，难道还没有消磨掉你的利欲之心？”
寒梅道：“就因为我已老了，就因为我过了几十年乏味的日子，所以我

才要乘我活着的时候，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

孤松冷冷道：“只可惜你的事没有成。”

寒梅冷笑道：“无论是我成也好，是败也好，我反正都不再受你们的气了。”

死人是永远不会受气的。

夜。

黑暗的长巷，凄迷的冷雾。

陆小凤慢慢的走出去，孤松枯竹慢慢的跟在他的身边，稀星在沉落。

他们的心情更低落成功有时并不能换来真正的欢乐。

可是成功至少总比失败好些。

走出长巷，外面还是一片黑暗。

孤松忽然问道：“你早已算准背后会有那一剑？”

陆小凤点点头。

孤松道：“你早已看出他已跟方玉飞串通？”

陆小凤又点点头，道：“因为他们都做错了一件事。”

孤松道：“你说。”

陆小凤道：“那天寒梅本不该逼着我去斗赵君武的，他简直好像是故意在替方玉飞制造机会。”

孤松道：“哼。”

陆小凤道：“一个人的秘密已被揭穿，已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本不该还有方玉飞刚才那样自信，除非他另有后着。”

孤松道：“所以你就故意先将自己置之于死地，也不是好事。”

陆小凤道：“每个人都应该有自信，可是太自信了，也不是好事。”

孤松道：“就因为他们认为你已必死无疑，所以你才没有死。”

陆小凤笑了笑，道：“一个人最接近成功的时候，往往就是他最大意的时候。”

孤松道：“因为他认为成功已垂手可得，警戒之心就松了，就会变得自大起来。”

陆小凤道：“所以这世上真正能成功的人并不太多。”

孤松沉默着，过了很久，忽又问道：“我还有一件事想不通。”

陆小凤道：“你说。”

孤松道：“你并没看见过真的罗刹牌？”

陆小凤道：“我没有。”

孤松道：“可是你一眼就能分辨出它的真假。”

陆小凤道：“因为那是朱大老板的手艺，朱大老板是我的朋友，我知道他的毛病。”

孤松道：“什么毛病。”

陆小凤道:“他仿造赝品时，总喜欢故意留下一痕迹。故意让别人去找。”

孤松道：“什么样的痕迹？”

陆小凤道：“譬如说，他若仿造韩干的马，就往往会故意在马鬃间画条小毛虫。”

孤松道：“他仿造罗刹牌时，留下了什么样的痕迹？”

陆小凤道：“罗刹牌的反面，雕着诸神诸魔的像，其中有一个是散花的天女。”

孤松道：“ 不错。
陆小凤道：“ 赝品上那散花天女的脸，我一眼就可以认出来。 ”
孤松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那是老板娘的脸。 ”
孤松道：“ 老板娘？ ”
陆小凤微笑，道：“ 老板娘当然就是朱大老板的老婆。 ”
孤松的脸色铁青，冷冷道：“ 所以你当然也已看出来，方玉香从蓝胡子身上拿出的那罗刹牌，也是假的。 ”
陆小凤叹了口气，道：“ 我本来并不想看的，却又偏偏忍不住看了一眼，所以…… ”
孤松道：“ 所以怎么样？ ”
陆小凤道：“ 所以我现在很快就在倒霉了。 ”
孤松道：“ 倒霉？倒什么霉？ ”
陆小凤道：“ 倒寒梅那种霉。 ”
孤松的脸沉下。
陆小凤道：“ 寒梅那么做，是因为不肯服老，不甘寂寞，你们呢？ ”
孤松闭着嘴，拒绝回答。
陆小凤道：“ 你们若真是那种淡泊自甘的隐士，怎会加入罗刹教？你们若真的不想做罗刹的教主，怎会杀了玉天宝？ ”
枯竹的脸色也变了，厉声道：“ 你在说什么“ ？
陆小凤淡淡道：“ 我只不过在说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
枯竹道：“ 什么道理？ ”
陆小凤道：“ 你若真的对罗刹教忠心耿耿，为什么不杀了我替你们教主的儿子复仇？ ”
他笑了笑，自己回答了这问题：“ 因为你们也知道玉天宝并不是死在我手里的，我甚至连他的人都没有看见过，究竟是谁杀了他，你们心里当然有数。 ”
枯竹冷冷道：“ 你若真的是个聪明人，就不该说这些话。 ”
陆小凤道：“ 我说这些话，只因为我还知道一个更简单的道理。 ”
枯竹再问：“ 什么道理？ ”
陆小凤道：“ 不管我说不说这些话，反正都一样要倒霉了。 ”
枯竹道：“ 为什么？ ”
陆小凤道：“ 因为我看过了那块罗刹牌，因为世上只有我一个人知道那块罗刹牌是假的，你若想用这块罗刹牌去换罗刹教教主的宝座，就只有杀了我灭口。 ”
他叹了口气，接着道：“ 现在四下无人，又恰巧正是你们下手的好机会，松竹神剑，双剑合壁，我当然不是你们的对手。 ”
孤松冷冷的看着他，忽然道：“ 你给了方玉飞一个机会，我也可以给你一个。 ”
陆小凤道：“ 什么机会？ ”
孤松道：“ 现在你可以逃，只要这次你能逃得了，我们以后绝不再找你。”
陆小凤道：“ 我逃不了。 ”
孤松枯竹虽然好像是在随随便便的站着，占的方位却很巧妙，就好像一双钳子，已将陆小凤钳在中间。

现在钳子虽然还没有钳起来，却已蓄势待发，天上地下，已绝没有任何一个人能从钳子间逃走。

陆小凤看得很清楚，却还是笑得很愉快：“我知道我逃不了，有件事你们却不知道。”

孤松道：“哦？”

陆小凤道：“就算我能逃得了，也绝不会逃，就算你们赶我走，我都不想走。”

孤松道：“你想死？”

陆小凤道：“更不想。”

孤松不懂，枯竹更不懂。陆小凤做的事，世上本就没有几个人能懂。

陆小凤道：“近六年来，我最少已经应该死过六十次了，可是直到现在，我还是好好的活着，你们知道为什么？”

孤松道：“你说。”

陆小凤道：“因为我有朋友，有很多朋友，其中凑巧还有一两个会用剑。”

他的“剑”字说出口，孤松背脊上立刻感觉到一股森寒的剑气。

他霍然回头，并没有看到剑，只看到一个人！

森寒的剑气，就是从这个人身上发出来的，这个人的本身，就似已比剑更锋锐。”

有雾，雾渐浓。

这个人就站在迷迷蒙蒙，冰冰冷冷的浓雾里，仿佛自远古以来就在那里站着，又仿佛是刚刚从浓雾中凝结出来的。

这个人虽然比剑更锋锐，却又像雾一般空蒙虚幻飘渺。

孤松枯竹看不见他的脸，只能看见他一身白衣如雪。

绝世无双的剑手，纵然掌中无剑，纵然剑未出鞘，只要他的人在，就会有剑气逼人眉睫。

孤松枯竹的瞳孔收缩：“西门吹雪！”

他们并没有看见这个人的脸，事实上，他们根本从来也没有见过西门吹雪，可是就在这一瞬间，他们已感觉到这个人一定就是西门吹雪！

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剑。

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西门吹雪！

西门吹雪没有动，没有开口，没有拔剑，他身上根本没有剑！

陆小凤在微笑。

孤松忍不住问道：“你几时去找他来的？”

陆小凤道：“我没有去找，只不过我的朋友中，凑巧还有一两个人会替我去找人。”

孤松道：“你总算找对了人。”

枯竹冷冷道：“我们早已想看看‘月明夜，紫禁巅，一剑破飞仙’的西门吹雪。”

陆小凤道：“所以我就算不找他来，你们也会去找他的。”

枯竹冷笑。

西门吹雪忽然道：“你错了。”

枯竹道：“错在哪里？”

西门吹雪道：“白云城主的剑法，已如青天白云，无暇无垢，没有人能破得了他那着天外飞仙。”

枯竹道："你也不能？"
西门吹雪道："不能。"
枯竹道："可是你破了。"
西门吹雪道："破了那一着天外飞仙的人，并不是我。"
枯竹道："不是你是谁？"
西门吹雪道："是他自己。
枯竹不懂，孤松也不懂，西门吹雪说的话，世上也没有几个人能懂。
西门吹雪道："他的剑法虽已无垢，他的心中却有垢。"
他的眼睛发光，慢慢接着道："剑气精义，就在于'诚心正意'，一个人的心中若有垢，又岂能不败？"
枯竹忽然又觉得有股剑气逼来，这些话仿佛比剑更锋锐。
这是不是因为他的心中也的垢。
西门吹雪道："心中有垢，其剑必弱……"
枯竹终于忍不住打断了他的话，厉声道："你的剑呢？"
西门吹雪道："剑在！"
枯竹道："在哪里？"
西门吹雪道："到处都在！"
这也是很难听懂的话，枯竹却懂了，孤松也懂了。他的人已与剑溶为一体，他的人就是剑，只要他的人在，天地万物，都是他的剑。这正是剑法中最高深的境界。
陆小凤微笑道："看来你与叶孤城一战之后，剑法又精进了一层。"
西门吹雪沉默着，过了很久，才缓缓道："还有一点你也不明白。"
陆小凤道："哦？"
西门吹雪发亮的眼睛，忽然又变得雾一般空蒙忧郁，道："我用那柄剑击败了白云城主，普天之下，还有谁配让我再用那柄剑。"
枯竹冷道："我……"
西门吹雪不让他开口，冷冷道："你更不配，若要靠双剑联手才能破敌制胜，这种剑只配去剪花裁布。"
忽然间，"呛"一声，剑已出鞘。
枯竹的剑！
剑光破空，一飞十丈。
这一剑的气势，虽不如"天外飞仙"，可是孤峭奇拔，正如寒山绝顶上的一根万年枯竹。
西门吹雪还是没有动，没有拔剑。
他手中根本无剑，他的剑在哪里？
忽然间，又是"呛"的清吟，剑光乱闪，人影乍合又分。
雾更浓，更冷。
两个人面对面的站着，枯竹的剑尖上正地滴着血……
他自己的剑，他自己的血。
剑已不在他手上，这柄剑已由他自己的前心穿入，后背穿出。
他吃惊的看着西门吹雪，仿佛还不相信这是真的。
西门吹雪冷冷道："现在你想必已该知道我的剑在哪里。"
枯竹想开口，却只能咳嗽。
西门吹雪冷冷道："我的剑就在你手里，你的剑就是我的。"

枯竹狂吼，再拔剑。
剑锋从他胸膛上拔出来，鲜血也像是箭一般飞激而出。
西门吹雪还是没有动。
鲜血飞溅到他面前，就雨点般落下，剑锋到了他面前，也已垂落。
枯竹倒下去时，他甚至连看都没有去看一眼。
他在看着陆小凤。
陆小凤不禁叹息，孤松却已连呼吸都停顿。
西门吹雪道：“你找人叫我来的。我来了！”
陆小凤道：“我知道你会来。”
西门吹雪道：“因为我欠下你的情。”
陆小凤道：“因为你是我的朋友。”
西门吹雪道：“纵然我们是朋友，这也是我最后一次。”
陆小凤道：“最后一次？”
西门吹雪冷冷道：“我已还清了你的债，既不想再欠你，也不想你欠我，所以……”
陆小凤苦笑道：“所以下次你就算眼见着我要死在别人手里，也绝不会再出手。”
西门吹雪冷冷的看着他，并没有否认。
然后他的人就忽然消失，消失在风里，消失在雾里，就像是他来的时候那么神秘而突然。
孤松没有动，很久很久都没有动，就像是真的变成了一株古松。
冷雾弥漫，渐渐连十丈外枯竹的尸体都看不见了，西门吹雪更早已不见踪影。
孤松忽然长长的叹息，道：“这个人不是人，绝不是。”
陆小凤虽然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一个人的剑法若已通神，他的人是不是也已接近神？他的人就是他的剑，他的剑就是他的神！
陆小凤眼睛里忽然露出种说不出的同情和忧郁。
孤松居然看出来，冷冷问道：“你同情他？”
陆小凤道：“我同情的不是他。”
孤松道：“不是？”
陆小凤道：“他已娶妻生子，我本来认为他已能变成真正的一个人。”
孤松道：“可是他没有变。”
陆小凤道：“他没有。”
孤松道：“剑本就是永恒不变的，他的人就是剑，怎么会变？”
陆小凤黯然叹息。剑永恒不变，剑永能伤人。
孤松道：“一个女人若是做了剑的妻子，当然很不好受。”
陆小凤道：“当然。”
孤松道：“所以你同情他的妻子。”
陆小凤又不禁叹息。
孤松凝视着他，缓缓道：“你们之间，一定有很多悲伤的往事，他的妻子很可能也是你的，往事不堪回首，你……”
“你”字刚说出口，他的剑已出手。”
剑光如电，直刺陆小凤的咽喉！”
咽喉是最致命的要害，现在正是陆小凤心灵最脆弱的时候。

不堪回首的往事，岂非总是能令人变得悲伤软弱？
孤松选择了最好机会出手！
他的剑比枯竹更快，他与陆小凤的距离，只不过近在咫尺”
这一剑无疑是致命的一击，他出手时已有了十分把握。
只可惜他忽略了一点——
他的对手不是别人，是陆小凤！
剑刺出，寒光动。
就在这同一刹那间，陆小凤也已出手只伸出两根手指，轻轻一夹！
没有人能形容这一夹的神奇和速度，这一夹表现出的力量，几乎已突破了人类潜力的极限。
寒光凝结，剑也凝结，剑锋忽然间就已被陆小凤两根手指夹住。
孤松拔剑，再拔剑！
剑不动！
孤松的整个人却已因恐惧而颤动，突然撒手，凌空倒掠，掠出五丈。
这一掠的力量和速度，也是令人不可想象的，因为他知道这已是他的生死关头。
人类为了求生而发出的潜力，本就是别人很难想像的。
陆小凤没有追。
就在这时，他忽然发觉浓雾中又出现了一条人影。
一条淡淡的人影，仿佛比雾更淡，比雾更虚幻，更不可捉摸。
就算你亲眼看见这个人出现，也很难相信他真的是从大地上出现的，就算你明知他不是幽灵鬼魂，也很难相信他真的是个人。
孤松夭娇如龙的身形突然停顿，坠下，他的力量就好像已在这一瞬间突然崩溃，完全崩溃。
因为他也看见了这个人，这个似人非人，似鬼非鬼的人。
“砰”的一声，这轻功妙绝武林高手，竟像是石块般跌落在地上，就动也不再动。
看来非但他的力量已完全崩溃，就连他的生命也完全崩溃。
这突然的崩溃，难道只不过因为他看见了这个人？
这个人身上难道带着种可以令人死亡崩溃的力量？难道他本身就是死？
雾未散，人也没有走。
雾中人仿佛正在远远的看着陆小凤，陆小凤也在看着他，看见了他的眼睛。
没有人能形容那是什么样的眼睛。
他的眼睛当然是长在脸上的，可是他的脸已溶在雾里，他的眼睛里当然有光，可是连这种光也仿佛与雾溶为一体。
陆小凤虽然看见了他的眼睛，看见的却好像只不过还是一片雾。
雾中人忽然道：“陆小凤？”
陆小凤道：“你认得我？”
雾中人道：“非但认得，而且感激。”
陆小凤道：“感激？”
雾中人道：“感激两件事。”
陆小凤道：“哦？”
雾中人道：“感激你为我除去了门下败类和门外仇敌，也感激你不是我

的仇敌。”
陆小凤深深吸了口气，道：“你就是……”
雾中人道：“我姓玉。”
陆小凤轻轻的将一口气吐出来，道：“玉？宝玉的玉？”
雾中人道：“宝玉无暇，宝玉不败。”
陆小凤道：“不败也不死？”
雾中人道：“西方之玉，永存天地。”
陆小凤再吐出一口气，道：“你就是西方玉罗刹？”
雾中人道：“我就是。”
雾是灰白色的，他的人也是灰白色的，烟雾弥漫，他的人看来也同样迷迷蒙蒙，若有若无。
他究竟是人？还是鬼魂？
陆小凤忽然笑了，微笑着摇头，道：“其实我早就该想得到的。”
西方玉罗刹道：“想到什么？”
陆小凤道：“我早就该想到，你的死只不过是一种手段。”
玉罗刹道：“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手段？”
陆小凤道：“因为西方罗刹教是你一手创立的，你当然希望它能永存天地。”
玉罗刹承认。
陆小凤道：“可是西方罗刹教的组织实在太庞大，分子实在太复杂，你活着的时候，虽然没有人敢背判你，等你死了之后，这些人是不是会继续效忠于你的子孙呢？”
玉罗刹淡淡道：“连最纯的黄金里，也难免有杂质，何况人？”
陆小凤道：“你早就知道你教下一定会有对你不忠的人，你想要替你的子孙保留这份基业，就得先把这些人找出来。”
玉罗刹道：“你想煮饭的时候，是不是也得先把米里的稗子剔出来？”
陆小凤道：“可是你也知道这并不是容易的事，有些稗子天生就是白的，混在白米里，任何人都很难分辨出来，除非等到他们对你已全无顾忌的时候，否则他们也绝不会自己现出原形。”
玉罗刹道：“除非我死，否则他们就不敢！”
陆小凤道：“只可惜要你死也很不容易，所以你只有用诈死这种手段。”
玉罗刹道：“这是种很古老的计谋，留存到现在，就因为它永远有效。”
陆小凤微笑道：“现在看起来，你这计谋无疑是成功了，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很愉快？”
他虽然在笑，声音里却仿佛带着种说不出的讥诮之意。
玉罗刹当然听得出来，立刻反问道：“我为什么会不愉快？”
陆小凤道：“就算你已替你的子孙保留了永存天地，万世不败的基业，可是你的儿子呢？”
玉罗刹忽然笑了。
他的笑声也像他的人一样，阴森飘渺，不可捉摸，笑声中仿佛也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讥诮。
陆小风实在不懂他怎么还能笑得出。
玉罗刹还在笑，带着笑道：“你若以为死在他们手里的真是我儿子，你也未太低估了我。”

陆小凤道：“ 死在他们手里的那个人，难道不是真的玉天宝。 ”
玉罗刹道：“ 是真的玉天宝，玉天宝却不是我儿子。 ”
陆小凤道：“ 他们都已跟随你多年，难道连你的儿子是谁都不知道。 ”
玉罗刹悠然道：“ 我的儿子在他出生的那一天，就不是我儿子了。 ”
陆小凤更不懂。
玉罗刹道：“ 这种事我也知道你绝不会懂的，因为你不是西方罗刹教的教主。 ”
陆小凤道：“ 如果我是呢？ ”
玉罗刹道：“ 如果你是，你就会知道，一个人到了这种地位，是绝对没法子管教自己的儿子，因为你要管的事太多。 ”
他的声音忽又变得有些伤感：“ 为我生儿子的那个女人，在她生产的那一天就已死了，假如一个孩子一生下来就是西方罗刹教未来的教主，又没有父母的管教，他将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 ”
陆小凤道：“ 当然是像玉天宝那样的人。 ”
玉罗刹道，“ 象愿不愿意那样的人来继承你的事业。 ”
陆小凤在摇头，也在叹息。
他忽然发现要做西方罗刹教的教主固然不容易，要将自己的儿子养成人也很不容易。
玉罗刹道：“ 所以我在他出世后的第七天，就将他交给一个我最信任的人去管教，也就在那一天，我收养了别人的儿子作为我的儿子，这秘密到今还没有别人知道。 ”
陆小凤道：“ 现在你为什么要告诉我？ ”
玉罗刹道：“ 因为我信任你。 ”
陆小凤道：“ 我们并不是朋友。 ”
玉罗刹道：“ 就因为我们既不是仇敌，也不是朋友，所以我才信任你。 ”
他眼睛里又露出那种讥诮的笔意：“ 如果你是西方罗刹教的教主，你就会明白我这是什么意思。
陆小凤已明白。
有些朋友往往还比仇敌更可怕。
只不过他虽然也有过这种痛苦的经验，却从来也没有对朋友失去过信心。
因为他并不是西方罗刹教的教主。
他也不想做，不管什么教的教主，他都不想做，就算有人大轿来抬他，他也绝不会去的。
陆小凤就是陆小凤。
玉罗刹的目光仿佛已穿过了迷雾，看透了他的心，忽又笑道：“ 你虽然不是罗刹教的教主，可是我知道你已很了解我，就等于我虽然不是陆小凤，也已经很了解你。 ”
陆小凤不能不承认。
他虽然还是看不清这个人的脸，可是在他们之间，却无疑已有种别人永远无法明白的了解和尊敬。
一种互相的尊敬。
他知道玉罗刹思虑之周密，眼光之深远，都是他自己永远做不到的。
玉罗刹仿佛又触及了他的思想，慢慢的接着道：“ 我感激你不是我的仇

敌，只因为我发现了一件很可怕的事。”

陆小凤道：“什么事？”

玉罗刹道：“你是我这一生中所遇见的最可怕的人，你能做的事，有很多都是我做不到的，所以我这次来，本想杀了你。”

陆小凤道：“现在呢？”

玉罗刹道：“现在我只想问你一件事。”

陆小凤道：“你问。”

玉罗刹道：“现在我们既非朋友，也非仇敌，以后呢？”

陆小凤道：“但愿以后也一样。”

玉罗刹道：“你真的希望如此？”

陆小凤道：“真的。”

玉罗刹道：“可是要保持这种关系并不容易。”

陆小凤道：“我知道。”

玉罗刹道：“你不后悔？”

陆小凤笑了笑，道：“我也希望你能明白一件事。”

玉罗刹道：“你说。”

陆小凤道：“我这一生中，也曾遇见过很多可怕的人，也没有一个比你更可怕的！”

玉罗刹笑了。他开始笑的时候，人还在雾里，等到陆小凤听到他笑声时，却已看不见他的人了。

在这迷梦般的迷雾里，遇见了这么样一个迷雾般的人，又看着他迷梦般消失。

陆小凤忽然觉得连自己都已迷失在雾里。

这件事他做得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连他自己都分不清了……